
武俠世界
第37年
23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的「折翼魔仙」。慕容超羣年過半百，有五個天仙化人的女兒，個個文武雙全，老懷堪慰。夫人溫柔竟在年近五十老蚌生珠，喜獲一麟兒，舉家上下莫不歡欣雀躍，彌月之際大擺讌席，不料却禍從天降，剛滿月的男嬰……欲知曲折離奇的故事內容，究竟武林四大世家：東納蘭、西拓跋、南慕容、北宇文的關係如何，他們之間存在着甚麼矛盾？幕後眞兇的動機是甚麼？請閱南宮宇先生所著的故事。

*　　*　　*

本期新刊辛棄疾先生撰著的另一篇小說「歪歪小爽哥」。辛棄疾先生的作品向以詼諧幽默稱著，頗受廣大讀友擁戴。新故事人物描寫栩栩如生，內容頗具地方色彩，令人閱之趣味無窮，堪作炎炎盛夏之清凉劑，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冷劍鐵心」「湖海兩條龍」「非洲美人」，耑此預告，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84.10.5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格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23期

（總號188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折翼魔仙

新派奇情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彌月讌宴　麟兒失踪

今年的八月十五，對慕容世家來說，實在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

其實，七月十五才是眞正的令人難忘的日子，因爲那天早上，慕客夫人誕下了一個兒子。

那孩子白白胖胖，母子平安。

慕容超羣年過半百，早已有了五個女兒，但一直渴望有一個男丁，可以繼承香燈，這天早上，果然如願。

慕容夫人也接近五十，老年產子，喜上眉梢，不在話下。

七月十五日那天早上，慕容超羣與五個女兒，在客廳中等待着。

他五個女兒，最大的一個已是二十歲，芳名宛若，對於母親生產之事，異常緊張，與父親一起，在客廳中踱來踱去。

最小的一個女兒，芳名欣容，看着兩人，笑道：「又不是你們兩個臨盆，爲何這麼焦燥不安？

慕容宛若道：「你小女孩子不懂事，母親年紀這麼大，說不定……」她突然發覺自己失言，不敢再說下去。

慕容超羣道：「祖宗保佑，但願誕下一個男丁，母子平安，那便……」

他說得緊張起來，也不知該如何說下去。

二女兒秀媚道：「天一定能如爹爹所願！」

欣容似乎有點妒忌道：「爹，爲何一定要多一個兒子，有了我們五個女兒，不是已足夠嗎了？」

慕容超羣笑道：「有你們五個女兒，當然足夠，而且你們孝順，既懂女紅，又懂武功，爹爹當然歡喜，不過，你們始終要嫁人的！」

三女兒君悅立即道：「爹，我不會嫁人，一定服侍你們兩位老人家！」

慕容超羣笑道：「不，不，千萬不要這麼說，你們長大，自然要嫁人，若然不嫁，那反而令我們兩老不安！」

四女兒俏卿道：「爹爹，你還未有兒子，便嫌棄女兒了！」

「不，不，當然不是！」

慕容宛若道：「二妹、三妹、四妹、五妹，你們不要再爲難爹爹了……接生婆入房內這麼久，也應該有個消息的了！」

慕容超羣與五個女兒，感情十分好，慕容超羣雖然是慕容世家的最高代表，但對待家人，甚至傭僕，都是和藹慈祥。

他五個女兒，自小習文也習武，她們都聰穎過人，文才武功，足令慕容世家在江湖中的聲名，更加顯赫。



雖然，慕容超羣平日並沒有提起，但心中是覺得，沒有一個兒子，總是今生的遺憾。

想不到在他半百之年，夫人竟然再孕，而且臨盆在即，叫他如何不緊張起來。

當他們正在談論之際，內房突傳出了「嗚呀」的聲音，衆人立即靜了下來。

不一會，「嗚呀」之聲更大。

慕容超羣緊張起來，竟然不理一切，要衝入房中，幸好宛若一手把他拉住。

宛若道：「爹爹，忍耐了十個月，也不在乎多忍耐這一刻！」

慕容超羣有些尷尬。

幸好，這時接生婆已抱了一個用大紅氈裹着的嬰孩出來，叫道：「恭喜老爺，是個男丁，恭喜！恭喜！」

慕容超羣聽了，尤似在夢中，道：「是個男丁？是個男丁！」

接生婆聽了，以爲慕容超羣不信，她打開了紅氈，讓慕容超羣看看。

慕容超羣一看，大喜道：「是個男丁，眞是個男丁！」

五位姑娘都互瞥了一眼，沒有作聲。

慕容超羣早已準備了一封大紅包，塞在接生婆的手裏，並道：「夫人怎樣了？」

「夫人平安無事！」

「讓我去看看她！」

接生婆道：「等一會你再與姑娘進去！」說完之後，她抱了嬰兒返回房內。

大廳之內，反而是一片寂靜。

慕容超羣看着五個女兒，大聲問道：「爲甚麼你們還不恭喜爹爹？」

五個女兒如夢初醒，一起道：「恭喜爹爹！」

慕容超羣忍不住的大笑。

五位姐妹，其實也十分高興，互相恭喜。

慕容欣容道：「我終於不再是家裏最小的了！」

大姐宛若道：「我將來一定教他讀書。」

二姐秀媚道：「我教他學盡南拳北腿！」

三姐君悅道：「我教他學刀劍！」

四姐俏卿道：「我教他撫琴喝酒，高山流水！」

五妹欣容道：「你們甚麼都教給了他，我還可以教他甚麼？」

慕容超羣道：「當然有！」

「甚麼？」欣容不明所以。

慕容超羣笑道：「你這麼多古靈精怪的鬼主意，給你指點之下，一定會更加古靈精怪！」

慕容欣容道：「爹爹，你罵女兒！」她故作了一個不悅的神情。

慕容超羣道：「不，我不是罵你，而是讚你！」

慕容欣容道：「好極，我想到了一個好主意，我會教弟弟女紅！」

「甚麼？」衆人異口同聲道。

慕容欣容道：「我要爹爹好像是多了一個女兒！」

衆人聽了，大笑起來。

慕容超羣聽了，也不介意，因爲他的確已有了一個兒子，幾十年來的心願已償。

這時，接生婆出來，道：「請老爺進內！」

慕容超羣立即與五個女兒同進。

只見慕容夫人，雖臉有倦容，但神情却是十分愉快，見了慕容超羣，也忍不住微笑。

慕容超羣道：「夫人辛苦了！」

慕容夫人道：「總算了結了你幾十年心願！」

「甚麼心願？」慕容超羣故作不明白。

「你不是一直渴望有個兒子？」

「我沒有說過，有五個女兒，不是已很好嗎？」

「雖然你沒有說過，但是……幾十年夫妻，難道我還不知你的心意？」

慕容超羣也忍不住打從心裏笑了出來。

五位姐妹都來恭喜母親，母親笑不攏口。

慕容夫人道：「老爺，還不快替孩子起個名字？」

慕容超羣道：「我已想過了幾個……叫祖澤好嗎？」

「慕容祖澤——好極，希望這孩子得到我們庇護，快高長大！」

五個姐姐，一齊逗着熟睡的小弟弟，道：「祖澤，祖澤！」

慕容超羣道：「他還不懂得你們叫他呢！」

* * *

慕容祖澤的出生使慕容世家上下一片歡欣。

慕容宛若畢竟是個大姐，對老父道：「祖澤彌月之日，我們應該好好慶祝一番！」

慕容超羣道：「這個當然，請一些親戚朋友來喝一杯喜酒也好，讓他們看看祖澤！」

二姐秀媚道：「不，不單請我們的親戚，還要請所有與我們有交情的武林中人！」

三姐君悅也道：「對，請武林中人，讓他們也知道我們慕容世家終於有了繼承人！」

四姐道：「是的，到時與我們齊名的三大世家——東納蘭、西拓跋，北宇文都來到，爹爹，你想一下，到時是多麼熱鬧！」

慕容超羣道：「對，想起他們，我們四大世家，很久也沒有見過面了。」

五妹欣容道：「爹爹，一切不用你費心，我們五姐妹一定會安排妥當，不會令慕容世家失禮於人！」

慕容超羣當然信得過這五位掌上明珠，想起五位掌上明珠，而今又多添一顆翡翠，他實在忍不住又笑了起來。

* * *

轉眼便到了八月十三。

慕容世家上下，一片歡欣，宅中各處，早已張燈結綵，粉飾一新。

各地親友，有些已來到，住在他們早已預備的客房之內。

八月十四日，納蘭世家、拓跋世家和宇文世家都來了，他們都帶了名貴的禮物，來看這個慕容世家的繼承人。

慕容祖澤一個月大了，他比出生時，更加白胖了，一對精靈的眼睛，加上他常常微笑，使每一個親友都非常喜愛他。

八月十五日，既是個中秋節，也是慕容世家彌月之喜，日間還陸續有親友到來，到了晚上，慕容家的大廳，擺了十三席，這還不夠，大廳對面的院子，也擺了八席，一共是二十一席，到處是一片喜洋洋之聲。

入黑之後，玉兔東升，筵席也開始了。

還未上第一道菜，忽然，有個傭僕進來，對慕容超羣道：「老爺，有個客人剛到來！」

慕容超羣道：「是誰？不管是誰也好，爲甚麼不請他進來，喝一杯水酒？」

僕人有點支吾，道：「他一人獨來，似……」

「似甚麼？還不快請？」

僕人只好出去。

當他轉身，院子入門之處，已站了一人。

此人一身黑衣，還戴了一頂笠帽，帽前一幅黑紗蓋臉。

衆親友看見此人，都靜了下來。

因爲這實在是個古怪的人，來喝喜酒，竟穿上一身黑衣，實在有點不吉利，而且帶着一點邪門。

不過，慕容超羣畢竟見過大場面，並不介意，拱手上前，道：「請問公子高姓大名？」

那黑衣人道：「我只想來喝一杯喜酒叨光！」他並沒有回答慕容超羣，似是不以爲意。

人們都暗道：「此人不懂禮貌之極！」

慕容超羣道：「承蒙賞光！」他已吩咐僕人，擺上酒菜。

那黑衣人似乎不願與其他人同桌，慕容超羣再吩咐僕人，就讓他在大廳一角處，獨坐一隅，獨自喝酒，他也不打擾衆人。

幸好有慕容超羣這位胸襟廣闊的主人，才把這個不速之客的事大化爲小，如果換作他人，不識大體，可能一發而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漸漸，衆人不再注意那個黑衣怪人。

三大世家的人紛紛向慕容超羣敬酒，一時之間，滿場都是吉利的賀詞。

慕容家五位小姐，週旋在衆親友客人之間，她們各有各風範，雍容華貴，溫婉嫻淑，各擅勝場。

有親友道：「慕容世家有這五位大小姐，已是足夠，而今多了一位少爺，那實在是錦上添花！」

又有人道：「慕容世家與三大世家早已在江湖有顯赫地位，而今又添生力軍，看來將來四大世家，在江湖上另有一番新氣象！」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十分高興。

最高興的當然是慕容超羣，每逢有親友與他乾杯，他定不推辭，一飲而盡。

幸好他是天生海量的人，更加上心情愉快，一杯接着一杯，逸興遄飛。

忽然，有親友道：「何不抱慕容少爺到堂前，讓親友一瞻世侄兒的風采！」

慕容超羣道：「好極，好極，應該是把孩兒抱出來，見過各位世叔世伯的面，好讓將來各位世叔世伯，多多關照！」

於是，五位小姐一起進內堂。

大廳庭院之內，又再是杯籌交錯。

可是，衆人等了一會，尤未見五位小姐伴着慕容夫人出來。

有人笑問道：「慕容老爺，你這位少爺，取了個甚麼名字？」

慕容超羣道：「哈哈，衆位親友見笑了，我這把年紀得子，當然是欣喜若狂，兒子彌月，居然沒認眞取好名字，你們說好笑嗎？」

衆人都笑了起來。

又有人道：「令公子既是慕容世家長子嫡孫，當然是要認眞取個好名字！」

慕容超羣道：「是的，在座有前輩宿儒，不妨給我一個好提議。」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一時之間，提出百十個名字供慕容超羣參考。

這時，他也開始有些心急，因爲兒子仍未出現。

他叫了一個管家，道：「你進內看看！」

那管家還未轉身，慕容超羣最小的女兒欣容已奔了出來，向父親那邊走過來。

祇見她在慕容超羣耳邊說了一句話，慕容超羣立即臉色大變，反問道：「甚麼？」

他聲音之大，使在場的親戚朋友都靜了下來。

慕容欣容道：「弟弟不見了！」

這話一出，所有在場的人，都不期然發出了一陣驚呀，慕容超羣不再理會一切，拔步跑進內室，慕容欣容與一些僕人，緊隨其後。

* * *

慕容夫人的閨房，本已不算小，但而今擁滿了四位小姐、幾個丫頭，還有乳娘傭僕，因而有些擁擠。

慕容超羣人未到，聲先到，問道：「夫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聲音未落，慕容超羣已在門檻之處。

慕容夫人一見夫君，忍不住哭了起來，道：「老爺，兒子不見了。」

「怎會如此？」

慕容夫人道：「我本把孩子放在床上，乳娘剛出去準備一些巾被毛氈，我正在前面梳理儀容，突然內急，出去了一會，再回來之時，孩子已是不見！」

「怎會如此？」慕容超羣似乎找不着另一句話來說。

夫人道：「我也不知！」

慕容超羣在房中左走右走，本來是一家之主，想不到這時却變得六神無主。

畢竟是關心則亂。

夫人發出輕輕飲泣之聲，更令慕容超羣不知所措。

大小姐宛若道：「爹爹，我早已派人在內院搜索，一有消息，我將會來告！」

三小姐君悅道：「我也叫了護院總管前來，我叫他們上瓦面察看，就算賊人遠逃，希望也有跡可尋！」

夫人哭道：「我這孩兒命苦，出生剛彌月，便要受此苦難！」

慕容超羣道：「夫人，不用傷心，我一定有辦法將孩兒找回來的！」他說這話，目的當然是安慰夫人，但他內心其實也傍徨不已。

三小姐秀媚道：「爹爹，我看應該把這消息告之衆親友，使他們知此事，將來也多一些眉目！」

宛若也道：「對，通知親友與其他三大世家，這樣，賊人也有所顧忌！」

慕容超羣本是一片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如今聽到幾位女兒提及外面衆親友，才想起那個黑衣人！

「是他？」慕容超羣自言自語。

衆人高聲問：「是誰？」

「黑衣人！」

夫人道：「誰？甚麼黑衣人？」

宛若把那個不速之客，描述了一下。

夫人道：「一定是他，快去抓他。」

慕容超羣道：「夫人，我看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你看見有人進來過嗎？」

夫人搖搖了頭。

慕容超羣道：「宛若，你陪我出去向各位親友交代，你們幾姐妹，伴着母親！」

衆人都點頭。

宛若伴着父親，往大堂走去，她在父親耳邊道：「爹，從容應付一切，我們一定要找回弟弟，我估計弟弟可能還在大宅之內，我們要小心言語，否則害死弟弟！」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想不到這位大小姐，在此危急關頭，尤能鎮定自如，還可以提醒父親。

她那句「弟弟還可能在大宅之內」，使慕容超羣加快了脚步。

大廳之內，本是嘩然嘈吵，衆人都在發表議論，或是你猜我估，聲如沸鼎。

當慕容超羣一踏入大廳，衆人立時靜了下來，一時之間，鴉雀無聲。

慕容超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各位，本來我應帶孩兒出來與衆親朋見面，可是，孩兒無端不見了！」

這話一出，大廳之內，又是一片混亂之聲。

慕容超羣道：「想老夫在江湖之上，一向循規蹈矩，向來不曾得失朋友，不過，人心不同，假若在下過去有甚麼對不起衆親友，或者是對不起江湖朋友，就讓在下在此道歉一句。」

他突然一手抓了枱上一杯酒，道：「在下先敬這一杯，先飲爲敬！」

他一口飲盡杯酒，然後又道：「稚子無辜，請朋友高抬貴手！假若孩兒將來有毛髮損失，當如此杯！」他把杯子往地一擲，登時碎片飛散。

有些親友並不明白，何以慕容超羣有此舉動，祇有宛若最是明白，因爲她覺得弟弟仍有在大宅內的可能。

慕容超羣這一舉動，恩威並重，一時之間，衆人噤若寒蟬。

慕容超羣以凌厲的目光環視大廳，忽然，他發現那黑衣人獨處之一隅，竟然沒有了人！

「那人呢？」

衆人都望着那桌。

本來黑衣人是衆人焦點所在，但剛才發生之事實在突然，一時之間，反而沒有人注意他。

這黑衣人甚麼時候離去，更是沒有人留意。

慕容超羣道：「宛若，快派人追！」

宛若應命。

慕容超羣道：「各位請繼續飲酒，這次眞是酒微菜薄，招呼不週！」

他吩咐了僕人，繼續招呼親友。

慕容超羣也要出外，希望可以追及那黑衣人，當他出了大廳，有三個人隨他而出。

這三人正是三大世家的人。

「東納蘭」的納蘭餘香，「西拓跋」的拓跋拔，還有「北宇文」的宇文俊傑。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不用心急，這人定然離此不遠，我們合力追他！」

拓跋拔也道：「慕容兄，這黑衣人大膽，竟然在我們四大世家聚首之際下此卑鄙手段！」

「北宇文」宇文俊傑並沒有說甚麼，祇是隨着三人出了大宅之門。

這時，外面已有護院和其他一衆家丁。

二小姐秀媚正指揮衆人。

她一見父親，便上前道：「不見有甚麼可疑之人！」

「那黑衣人呢？」

「沒有見到！」

「有沒有上屋頂看過？」

秀媚點點了頭。

慕容超羣心尤不甘，道：「我們上去看看！」他身形不動，直拔而上，這一手輕功，實在不可多見。

納蘭餘香多走了一步，才隨着慕容超羣上了屋頂，二人站穩了，拓跋拔與宇文俊傑才上到來。

四人在屋頂環視四周。

這裏一帶都是平原，祇有慕容世家這一間巨宅才建築得這麼高，因此，他們可以游目四顧，看得很清楚。

四邊路上，那有人影？

那時一輪明月，高懸空中，要是有甚麼風吹草動，他們一定不會看走眼。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我看在這裏看也沒有甚麼結果，倒不如追上前去！」

拓跋拔也道：「納蘭兄說的是，假若那黑衣人眞的帶走了孩子，以一般輕功而言，也可以走上二十里以上！」

慕容超羣道：「如何追？」

「咱們兵分四路，東西南北！」

納蘭餘香道。

「好極！我往南！」慕容超羣道。

納蘭餘香道：「咱們是東南西北四大世家，那就各向東西南北方向追去！」

慕容超羣道：「如此追去，可能也是毫無頭緒，倒不如我們以三更爲限，到了三更，仍無發現，那時我們再回大宅，共商進一步對策！」

三人同道：「好極！」

四人各自向自己方向奔去。

慕容超羣向南面去，這是市鎮中央地方，他非常熟悉，不過，此時已是深夜，雖是市鎮中央，但並不多見閒人，因爲今夜是中秋夜，人們大多躲在家中後院，與家人一起賞月飲酒，不會出來。

他一直往南走，出了鎮中，來到南郊，一路上也無所見，追了廿餘里，結果是頹然而返。

當他回到大宅，衆人都湧上來，問道：「有沒有發現？」

慕容超羣搖搖了頭道：「沒有，他們呢？」

「他們還沒有回來！」

慕容超羣回到屋內，不一會，又有人回來，那是納蘭餘香，看他表情，已知道並沒有發現。

納蘭餘香道：「我一路向東去，並無發現！」

慕容超羣道：「辛苦納蘭兄了！」

「不，慕容兄有事，小弟定必赴湯蹈火！」

慕容超羣勉强笑了一下，道：「謝謝。」

又再過了一會，是拓跋拔回來，他也是一臉無奈，也沒有發現賊踪。

拓跋拔道：「今夜明月，照理那賊人並沒有法子躲藏起來！」

慕容超羣道：「還有一個希望！」

那當然是指宇文俊傑還沒回來。

他們坐在偏廳之內，一起喝悶酒，那時，衆親友已散去，慕容超羣爲他們預備了被褥，很多人都無法幫助慕容超羣，經過一日辛苦，便各自去睡。

三人坐着，無言相對，間中互相碰杯喝酒。

突然，慕容超羣道：「今晚不單是小兒的彌月之日，而且是中秋節，我們何不在後院，賞月飲酒？」

衆人並無異議。

他們都知道，慕容超羣其實心情鬱結，失去了兒子，他事實上並無心情賞月，祇想兩位人客不致太悶，才有此提議。

出到後院，祇見一輪明月，掛在半空，照得後院處處有如白晝，清風徐來，帶來陣陣桂花香氣，倒使人頭腦爲之一醒。

慕容世家的五位姑娘，也各有各忙，她們負責招待好親友之外，還不斷在大宅之內，找尋那黑衣人所留下的線索，又詢問各人，有否與那黑衣人交談，或者看過那黑衣人有甚麼特徵。

雖然所獲線索不多，但總希望可以得到一些蛛絲馬跡，有助找尋無端失踪的小弟弟。

情緒最爲激動的，當然是慕容夫人，她在閨房之內，不時哭泣，也不時的在自怨自艾，她的丫環傭人都安慰她，她的女兒也來安慰她，不過，失去了這個寶貝的兒子，對她來說，那實在是難於割捨的事，因此，她無法控制自己，又哭泣又嘶叫，狀近瘋狂。

直到第三更，尤未見宇文俊傑回來。

慕容超羣一直沒有作聲。

似是納蘭餘香有些忍耐不住，道：「以宇文俊傑的輕功，來回二十里應該早已回來。」

拓跋拔道：「難道他有些甚麼發現？」

納蘭餘香道：「假若有所發現，更應該早點回來，與慕容兄商量。」

慕容超羣道：「也許他遇到較突然之事，一時無法抽身回來。」

他口中雖是如此說，但心中也在嘀咕，因爲三個人已回來，宇文俊傑究竟去了那裏？

他們一直在等，至四更，四更之後，已是天明，仍未見宇文俊傑回來。

慕容超羣道：「難道發生了甚麼意外？」

納蘭餘香道：「以他的武功，等閒的人非他敵手，難道……」他欲言又止。

拓跋拔是個口快心直之人，道：「難道他走了，不再回來？」

納蘭餘香道：「沒有這個道理，就算他找尋不到，也應回來有個交代。」

慕容超羣却有不同的想法，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有甚麼事情，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總好過鬱在心內。」

慕容超羣道：「也許他不回來了。」

「爲甚麼？」

「因爲宇文世家以前與我們有過一些過節，而今眼看我有此劫，他似不欲援手。」

拓跋拔道：「不加任何援手也沒有問題，不過……慕容兄，你與宇文世家有過節，江湖上的朋友大多知道，不過，事情已是解決，況且，宇文俊傑也親自來喝這一頓喜酒，看來這事情應告一段落。」

慕容超羣道：「我心中也是如此想，不過，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也不願多言。」

那是兩個世家的私人恩怨，納

蘭餘香與拓跋拔也不敢再說多一句。

他們又再閒聊了一會，那時，東邊一片金霞，天色已是大白。

慕容超羣道：「我們不必再等了，納蘭兄、拓跋兄，你們辛苦了一整晚，先去休息休息一下。」

兩人也沒有推卻。

慕容超羣回到自己的書房，他需要冷靜一下，把這件事情反覆再思考一遍。

當他坐下不久，有人拍門，接着是五個女兒進來。

宛若見到父親神情萎頓，便道：「爹，事情已發生了，不用擔心，有我們五個女兒在。」

慕容超羣聽了，大為感動。

其餘四個女兒，都各向爹爹安慰幾句。

慕容超羣道：「你們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宛若道：「第一個最可疑的人，當然是那個不速之客，頭戴黑帽身穿黑衣的人。」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

秀媚道：「爹對這人，有甚麼看法？」

慕容超羣道：「不認識，也沒有印象，何況，此人一進來之後，也沒有多說話。」

君悅道：「我聽過他說一兩句話，他應該是外地的人，並有夾雜其他地方的口音。」

俏卿道：「他剛進來時，似乎要向爹爹說一些話，但在當時那樣人聲鼎沸的場合，他沒有說，祇乞求一些酒水，一些飯菜。」

欣容道：「這人步履輕盈，身體結實，肯定是個武功高强的人。」

慕容超羣道：「他可有離開過？」

宛若道：「有，但一會便回來，我也查問過僕人，他去過茅厠。」

「還有甚麼？」

「沒有！」衆女兒同道。

慕容超羣道：「他甚麼時候不見了？」

「當發現小弟弟不見了，那時場面混亂，沒有人知道他是何時離開。」

慕容超羣道：「這個黑衣人是不速之客，無論如何，都不能擺脫我們失去小弟弟之事的關係。」

「對，我已派人全力追踪。」宛若道。

慕容超羣擔心地道：「如果他眞的搶了小弟弟，到時就算追到了他，也是無用。」忽然，慕容超羣說到這裏，竟然紅了眼圈。

宛若道：「不，爹爹不用擔心，假使他搶了小弟弟有另外目的，他當然不會傷害小弟弟，因為小弟弟生存一日，在他手上，才可威脅我們。」

這話倒分析得非常有理。

欣容也道：「對，他不會傷害小弟弟，我們祇是等他發言，看看有甚麼要求。」

秀媚道：「第二個問題，為甚麼宇文世伯會一去而不復返？」

俏卿道：「難道他也有嫌疑？」

慕容超羣道：「喝喜酒之時，他一直留在席上，沒有離開過，不過，如果是他下手，也不一定要離開，他可能早已派人下手。」

宛若道：「宇文俊傑與爹，可有過節？」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

欣容道：「這事我們也知一些，不過，爹爹，你一直不肯詳細透露。」

慕容超羣道：「那已是過去之事，而且是我們上一代之事。」

君悅道：「本來是，但而今與我們小弟弟有關，事情也與我們有關了。」

慕容超羣道：「我看宇文俊傑並不是那樣的人，况且，我們之間的事情，早已解決，而且他肯來喝這一頓喜酒，那不是已經表明，我們之間，前嫌盡釋？」

君悅道：「並不一定。」

「為甚麼？」

君悅道：「所謂冰釋前嫌，也許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他並沒有，祇不過是，他隱瞞得較好。」

四位姐妹也點首同意。

宛若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何況有我們五個姐妹，爹爹，且把你與宇文世家之事說個清楚。」

欣容已遞上了一杯茶，慕容超羣接過，呷了一口，道：「事情是這樣的……」

* * *

慕容超羣道：「咱們四大世家，各位處東西南北，在我祖父輩時，已有互通往來，當年四大世家合力打過入侵的羅刹人，那是北方那些金髮高鼻子的野蠻人，因而成為好友，而且訂下了一個約會，每年在陽關見面一次。」

「陽關？那是一處偏僻之地，也沒有甚麼名勝古蹟，怎會是四大世家集會之地？」欣容問道。

慕容超羣道：「你們有所不知，你們可曾讀過一首詩，其中兩句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衆人點頭。

「陽關接近邊陲，是風沙之地，却有一種最好的葡萄，那種葡萄釀出與別不同的美酒。」

秀媚道：「原來四大世家的祖父，都是喜歡喝酒。」

慕容超羣道：「對，他們四

人，十分喜歡喝這種葡萄酒，每年到此地一遊，一方面可以聚首一堂，回憶當日聯手殺那些羅刹人之快事，也可以在回程之時，帶幾罏葡萄酒回去。」

君悅問道：「他們聚首，祇是喝酒那麼簡單？」

「當然不是，還有比武。」

「比武？那有傷感情。」

「不，他們互相切磋，點到即止。」慕容超羣道。

俏卿道：「有時動手動脚，很難點到即止。」

「事情在我們祖父輩之時，他們果眞做到點到即止，可是，到了我父親輩，事情有了變化。」

「眞的打起來？」

慕容超羣道：「是的，不過，四大世家都各有自己的絕功，武藝各有各自的精湛。」

欣容道：「到了我們爺爺那一代，互相切磋比武，有了變化？」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道：「是的，不過，他們仍盡量保持點到即止，間中有些差誤，他們都沒有把事情放在心上，這一代也平安渡過。」

宛若道：「那麼，問題出現在爹爹你的身上？」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並嘆了口氣。

秀媚問道：「不單是武功問題，還夾雜了其他問題，使事情複雜起來？」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

「甚麼事情？」

「那年我祇有二十歲。」

「還未娶妻？」

「沒有。」慕容超羣似欲言又止。

「爹，快說！」各位姐妹齊道。

「那年我們在陽關一處叫『花醉樓』的地方，飲酒論劍，十分逍遙自在。不過，那地方平日很少人到，但那天却出現了兩個人。」

「兩個姑娘？」欣容俏皮地道。

慕容超羣有點詫異道：「你怎知道？」

欣容並沒有回答。

慕容超羣續道：「那時我們都是年輕人，『君子好逑』，我喜歡了其中一位姑娘，二位姑娘之一便是你們的娘親。」

五位姐妹從來沒有聽過父親提起自己過去的情史，而今聽起來，覺得甚有滋味。

欣容道：「原來爹爹是這樣認識娘親的。」

秀媚道：「既然成為我們的娘親，也應該沒有甚麼枝節的事情。」

慕容超羣道：「可惜，宇文俊傑也喜歡。」

君悅道：「宇文世伯也喜歡了娘親？」

欣容道：「不要這麼大聲說。」

君悅伸伸了舌頭，道：「不過，娘親並不喜歡他。」

俏卿道：「你也知道？」

君悅道：「當然知道，否則她也不會成為我們的娘親了。」

慕容超羣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你們娘親開始的時候並不喜歡我。」

衆人又覺詫異。

慕容超羣道：「讓我詳細的說一遍。那兩位姑娘，一個姓溫，閨名叫阿柔，另一個是她的同鄉姐妹，也姓溫，閨名叫婉順，你們娘親叫溫柔，你們都知道，但開始的時候，我喜歡溫婉順。」

「她比娘親漂亮？」

「她比娘親溫柔？」

慕容超羣搖了搖頭，道：「不，兩位姑娘都是那麼美麗動人，但人與人之間一個緣字，却非常玄妙，我喜歡溫婉順，宇文俊傑也是。」

「怎會這麼巧？」

「是的，也因為這麼巧，宇文俊傑一直耿耿於懷。」慕容超羣道。

「事情也很簡單。」欣容道：「已過了幾十年了，娘親生了我們這麼多個女兒，他還會……」

慕容超羣道：「其中還有一段枝節，溫柔和溫婉順其實都是塞外的人，她們對於男女之間的事，並不如我們漢人那麼看得重，她們與我與宇文俊傑邂逅之後，我們一起同遊玩，但都不是單獨的。」

「結果怎樣？」欣容最為心急。

慕容超羣道：「經過了一段日子，我發覺溫柔對我也有情意，但我不想累己累人，當我想向她說清楚……不過，這種話是非常難說的……那時，宇文俊傑知道溫婉順對他並沒有甚麼意思，他轉而求其次，便向溫柔追求。」想起往事，慕容超羣似滿懷心事。

欣容道：「那也很好。」

慕容超羣道：「轉眼過了三個月，我打算回家，叫我父親為我提親，這件事在我內心也是十五十六，因為不知道父親肯不肯，可惜這件事情我並沒有麻煩過父親！」

「為甚麼？」衆人都覺奇怪。

「那天早上大雪紛飛，我在『花醉樓』的客棧之內，一連接到兩個噩耗！第一，是我的一個家人，千里迢迢趕來，告訴我，你們的爺爺已是在彌留之際……」

「第二個噩耗呢？」

「是溫宛順姑娘……她死了！」

「怎會的？」

「人生無常，在那天，我實在嚐到那種難以忘懷的滋味！我聽了這消息，並不相信，因為我們前幾

天還跟她一起帶着羊羣，她怎會……我與宇文俊傑二人趕往前去，雖然是大雪紛飛，我們並沒有理會，溫柔帶着我們往山上走。原來溫婉順姑娘，爲了在下大雪之前，要把幾隻走失的小羊趕回欄內，但因下雪，一不小心，竟滑倒在地上，撞向一塊尖石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去了！」

慕容超羣說到這裏，眼角已滿是淚水。

衆姐妹聽了，也是非常難過。

「我昏倒在雪山之上，溫柔非常同情我，也一直陪着我們住在山上，那時，我還有些不大相信，直到我見到了她的屍體，我才不能不接受事實，我暈了幾次，最後，宇文俊傑送了我回客棧，我在第二天，決定上路，一來離開這傷心之地，二來我還要回去看你們的爺爺！」

「那麼娘親是……」欣容心急地問。

宛若白了欣容一眼，道：「讓爹爹仔細說下去。」

慕容超羣道：「我起程南回，宇文俊傑並沒有送我，我明白他的心境，那知道，我在走了不及五十里，却發現有人追踪我！」

「誰？」

「宇文俊傑？」

「不，當然不是他，那是你們的娘親！」

「後來怎樣？」

「後來我與你們娘親結婚之後，我才明白，原來她看見我對逝去的溫婉順那麼多情，在雪山之上跪拜，反而感動了她，她決定來找我！當時，我傷心極了，並沒有甚麼，只當作她是好朋友，她一直陪伴我南下。」

「怪不得宇文俊傑惱了你！」

「不過，他爲甚麼沒有追來？」

「有，他有追來，事情也就由這樣鬧僵的！我們走了百里之後，宇文俊傑出現了，他當時看見溫柔與我並肩走，他與我們打了一個招呼，沒有談話，我想解釋一下，不過，他那眼神，令我無從解釋！」

「爹爹，你又把他心愛的人搶了過來！」

「不，其實我並沒有這樣做，你娘親也沒有再理會宇文俊傑，她一直陪伴我，那時，我非常傷心失落，有她在旁，當然比較好一點，我們一直回到老家，你們爺爺見了她，並沒有反對甚麼，竟然也喜歡她做我們家的媳婦，於是，我與你娘親正式成親了！」

宛若道：「這也怪不得你，你在失意之時，有紅顏知己在場幫你，並不是你有心搶走娘親！」

欣容道：「是的，娘親只不過是被父親多情的品格所感動而已！」

秀媚道：「在宇文俊傑來說，事情可不是這樣，如果我是他，也會恨透你！」

慕容超羣道：「我明白，不過，人與人之間的緣份，有時實在難以估計，也難以逃避！」

秀媚道：「而今宇文俊傑沒有回來，也許他在幸災樂禍！」

慕容超羣道：「我知道這幾十年來，他對這一件事，對我，一直是耿耿於懷，但他並沒有甚麼的行動表示。」

君悅道：「宇文俊傑一向深沉，這多年來，他來過我們這裏，也沒有甚麼表示過，但這並不代表他對過去的事已不介懷！」

慕容超羣道：「難道你認爲他……」

秀媚道：「世事難料！」

慕容超羣也沒有再說甚麼。

宛若道：「爹爹已是十分疲倦，我們回去休息，爹爹，我們再等一天，看有甚麼發展再說！」

翌日，大部份的親屬都已離開，他們從老遠而來，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不過，他們留在慕容府上，也幫不了甚麼。

納蘭餘香與拓跋拔二人，一早便來到慕容超羣家。

慕容超羣一夜沒有好好睡過，精神顯得有點憔悴。

納蘭餘香一見了他，便道：「慕容兄，要好好保重！」

拓跋拔也道：「慕容兄，吉人自有天相，你不用爲這事太擔心！」

慕容超羣道：「多謝兩位相勸……你們也明白，失去了這一個兒子，對我打擊……」

納蘭餘香道：「怎的，我們兩人商議了一個晚上，我們既爲世家之交，在這事情上，我們定然要出一份力量！」

「謝謝二位兄長！」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不用客氣，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可以出些甚麼力量，我們打算留下，與你們一起找尋令公子下落！」

拓跋拔也道：「慕容兄有甚麼計劃，儘管吩咐！」

慕容超羣道：「這事發生之後，我可以說是方寸大亂，不過，我的大女兒宛若，她向來做事冷靜，我想這件事由她決定，請你們兩位世伯，給他一些意見！」

納蘭餘香道：「好極，令千金聰慧過人，由她主持一切，看來一定可以把令公子找回來！」

慕容超羣吩咐僕人，請宛若過來。

約莫過了一炷香工夫宛若才來，並且四位妹妹也隨着而來。

慕容超羣把兩位世伯要留下幫

忙的事情，告訴了宛若。

宛若道：「多謝兩位世伯，也多謝爹爹把這件大事情交與我去做。」

妹妹齊聲道：「姐姐，我們一定全力以赴協助。」

宛若道：「兩位世伯，我們這個地方，再向東走，已是到大海，如今是秋涼，出海已是不易之事。」

納蘭餘香道：「是不易，但我一向在沿海東部一帶，這一帶交我來查辦！」

宛若答道：「我正想納蘭世伯爲我們調查這一帶！」

拓跋拔道：「那麼西方一帶路上調查之事，非我莫屬了！」

宛若道：「對，拓跋拔世伯爲我們調查西面一帶。」

納蘭餘香道：「你們又有甚麼計劃？」

宛若道：「我們五姐妹，會在附近東南西北一帶，找尋一些蛛絲馬跡！」

慕容超羣道：「我要北上！」

宛若道：「爹，你不是說過，要好好休息，而且娘親還要你照顧！」

慕容超羣道：「不，我已經好好想過，如果我不參與行動，一直呆在家裏，我大概會胡思亂想，可能會瘋了也說不定！」

宛若道：「不過……」

納蘭餘香道：「我想令尊參加一份子，也是應該的，而且他有所寄託，也武功高强，遇到了敵人，他可以剋敵制勝！」

宛若也明白老父心意，道：「爹你想往北走？」

慕容超羣點點頭。

「你認爲宇文……」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道：「如果這事與他有關，那麼，我有機會與他面對面說清楚也好！」

宛若道：「爹爹，你千萬要小心！」

「不用擔心，我與宇文在江湖上齊名，他的武功並不一定勝過我！」

宛若道：「好極，我們五姐妹以我們這大宅爲中心，一直搜查開去，如果沒有結果，我們會南下，不過，無論怎樣調查也好，我們過些日子也會回來，好把事情交代！」

「好極，今日是八月十八，十一月十八之前，無論怎樣，大家都回到慕容世家！」

納蘭餘香與拓跋拔首先整裝出發，下午時份，已離開了慕容世家。

＊　＊　＊

其實納蘭餘香並非單獨一個人前來慕容世家賀喜，隨他而來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他們入室弟子戈高，另一個是他的最小兒子納蘭小寶。

不過，納蘭餘香並沒有把二人介紹給慕容超羣，一來是因爲慕容家大喜，來來往往的人非常之多，他實在非常忙碌。

他們一行三人，直往東走。

那時已是深秋時份，一路上涼風送爽，非常舒適，三人一邊走，一邊談論。

納蘭餘香的入室弟子戈高道：「我看是那個黑衣人偷去了嬰孩，倒是毫無疑問的了！」

納蘭小寶道：「那也未必！」

「爲甚麼你又這麼肯定？」

小寶道：「我並不是肯定，而是單憑人性這一環節上下判斷！」

「說來聽聽！」

小寶道：「如果你是黑衣人，你有心前來偷嬰孩，你會打扮得如此出衆嗎？」

兩人聽了，也覺有理。

小寶續道：「而且，你們記得，那個黑衣人進來之時，已是盛筵開始，人人都集中注意力在他身上，試問在座的每一個人，那個不知有黑衣人存在？如果你來偷東西，你會如此嗎？！」

兩人越聽，越覺有理。

戈高却是心軟口硬，仍然要在言語上與這個小師弟頂撞一番，道：「也許他故意如此做，目的在惹人注目，那麼人人以爲他不會做，他却偏偏是偷去嬰孩的人！」

本來這只是故意執拗一番，但聽下去却又不是全無道理，因爲人生根本上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納蘭餘香也沒有表示贊成那一方，只道：「對於宇文世家的宇文俊傑，你們有如何看法？」

小寶對着戈高道：「這次你先說，以免你又要故意與我的看法有所相違背！」

戈高道：「宇文俊傑與師傅與慕容超羣齊名，以他在江湖上地位，不應有盜嬰這一種卑鄙行動！」

小寶道：「爹爹，我聽你說過，宇文世家與慕容世家有過過節！」

納蘭餘香點點頭，道：「不過，那已是幾十年之前的事，而且宇文俊傑接受了慕容超羣的邀請，前來喝喜酒，宇文應已原諒了慕容！」

小寶道：「那也未必，有道是報仇雪恨，十年未晚，宇文也許仍懷恨在心！」

「我也不敢說，因爲人心莫測，人各不同！」

戈高問道：「師傅，你與宇文的功夫，誰高誰低？」

納蘭餘香道：「十年前，我們

在花醉樓喝酒論劍之時，我們四人是不相伯仲，不過，二十年後，每個人的功力，有多少進展，實在不易知道！」

這時，他們來到一個分岔路，時已近晚，暮色四合，一時之間，他們還不能決定應往那條岔路走。

戈高請纓道：「你們等等，讓我先往右邊這條路走走，你們待我回來，再作決定！」

二人同意，戈高勒馬便跑。

這一帶路上，向來並不平靜，不過，戈高自恃藝高人膽大，也不以爲意。

想不到走了一盞茶工夫，突然，前面有幾個黑影出現，戈高立時眼睛爲之一亮。

因爲那幾個人的打扮，非常眼熟——正是與在慕容世家見的黑衣人一模一樣！

全身黑衣，頭戴黑竹笠，不過，這幾個人卻完全幪面，並不能見到他們眞面目。

戈高停了下來，滿以爲不出一會，那幾個黑衣人會來向他襲擊，可是說也奇怪，他們並沒有再出現。

戈高再等，仍沒有發現，他決定立刻回去，告之二人，看師傅與師弟二人，有何決定。

當他勒馬回去之後，突然，五個黑衣人又出現。

他們不由分說，用大刀向戈高劈來。

戈高也不示弱，以大刀抵擋來勢，不過，他可以一連擋去四刀，卻擋不了最後那一刀。

那一刀並不是劈在戈高的身上，而是劈在戈高的馬的前軀。

馬兒被劈，痛入心脾，狂叫起來，並作人字直立，把戈高拋了下馬。

戈高人未落地，便是一個旋身，把大刀橫掃，嚇退了來攻的四個黑衣人。

當他再原地穩身，第五個黑衣人又殺到，這人的功力十足，一刀劈下，戈高以刀擋之，那知道兩刀相抵之下，戈高祇覺虎口震裂，竟然流血。

這一刀之功力，實在厲害。

戈高如何不知，一個滾身，以刀在半空旋着，護着自己，並沒滾開。

其餘四個黑衣人，並不放過他，同時以大刀劈下，一時之間，刀聲轟轟，在他四邊，到處都是刀影。

戈高拚盡了勁，身體上下，已中了三刀，幸好祇是皮肉之傷，不過，外表看來，血流如注。

戈高自知再纏下去，並非敵手，便想辦法逃離，那幾個黑衣人，早已知道他的去向，卻一招緊似一招，不讓他有機會逃離。

戈高又再中了三刀，背部，臀部和右腿後邊亦已中刀，使他身上痛楚非常。

戈高祇好拚命招架，不過，說也奇怪，這些黑衣人其實早已打敗了戈高，但他們並不下毒手，一直祇傷及他皮肉，並沒有致命之招。

戈高一直抵抗，直至雙手再不能拿起那大刀爲止。

他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那五個黑衣人，祇要其中一個動手，把刀一插，戈高立時便要命喪陰曹。

可是，那五個黑衣人都沒有動手。

其中武功最好的一個，踢了他一脚，並示意他的同伴離開。

五人來如風，去也如風。

他們並沒有發過一言，實在不知他們來龍去脈。

五人走後，戈高躺在地上，直到月亮懸於半空，才用力站起來。

他這時也覺奇怪，爲甚麼自己離開師父與師弟，足有一個多時辰，爲甚麼他們不尋來？

難道他們也……

戈高一想到這裏，精神奮發起來，此時他身上血漬已乾，但他那坐騎，早已逝去多時。

他祇能一步一步走回岔路口之處。

當他來到路口，登時嚇了一跳。

路旁有很多大樹，其中一棵正吊着一人，而那人身形看來，卻似是師父納蘭餘香。

戈高還以爲自己眼花，但奔近那棵樹一看，果然是師父，並且聽了納蘭餘香道：「戈高……戈高，你……你回來了，快放我下來。」

戈高上前，顧不得自己的傷勢，爬上了樹，幾經辛苦才把吊在樹上的師父放下來。

納蘭餘香並沒有受傷，但全身軟綿綿的，戈高一看，知道他中了別人的點穴。

於是，他立刻施展解穴之法，替師父解穴，可是，一連試了幾下，也無法解開穴道。

納蘭餘香輕聲道：「先開大宗，再解左門……」他一面說，戈高一面依他所言，爲他推血過宮。

過了一會，穴道才解開，納蘭餘香仍然躺在地上，全身乏力。

戈高道：「師父，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納蘭餘香道：「不要理我，快去找你師弟。」

「他去了那裏？」

納蘭餘香指指另一邊的岔路，道：「快去看他！」

「你怎樣了？」

「解了穴道，暫時沒有關係。」

戈高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師父催他上路找小寶，他便決定先找小寶。

他暫時忘記身上的刀傷痛楚，沿着那邊岔路猛奔，不一會，又見前面有一個黑影，那人一拐一拐的前來。

「小寶？」戈高大叫。

「師兄？」

前面那一拐一拐的人，果然是小寶。

戈高上前，把他扶着，原來他與戈高一樣，全身被刀所傷，衣衫盡爛，幸好也祇是皮外之傷。

兩人互相扶着。

「你怎會如此？」二人異口同聲問。

戈高道：「我被五個黑衣人所襲，幾乎沒命。」

小寶道：「我也是！」

忽然，小寶想起爹爹，問道：「爹爹呢？」

「他也受襲！」

「怎會？他武功比我們高。」他非常心急，想快走幾步去看父親。

戈高道：「他沒有受甚麼重大傷勢，不過，說出來也極丟人，他竟被人吊在樹上。」

「怎會？他不懂反抗？」

「他被人點了穴，然後才縛在樹上的。」

「點穴？我納蘭世家，也是點穴名家，怎會被人點穴？」小寶實在不能相信。

戈高道：「開始我也不信，但我爲師父解穴，所用的正宗納蘭世家解穴功夫，卻半個穴道也解不開。」

「後來怎樣？」

「幸好師父還勉强可以說話，才教我先解開一些穴道，再推血過宮，才使他穴道解開。」

「眞奇怪，那會是甚麼人做的？」小寶問。

戈高道：「你全身傷了，甚麼人攻擊你？」

「五個黑衣人。」

「我也是。」

「他們打得我遍體鱗傷，卻似乎並沒有殺我之意。」小寶道。

「我也是如此！」戈高道。

兩人已回到岔道上，卻不見了納蘭餘香，兩人立時又緊張起來。

「爹爹！」

「師父！」

兩人狂叫一番，忽然，樹林中有一陣沙沙聲响，似是一陣大風吹過，隨即有一張紙隨風飄下。

小寶把那張紙拾了起來，月色之下，他們卻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有一個手掌印，是個血掌印。

「是爹爹的！」小寶叫道。

「對，是師父的！」原來納蘭右手，尾指較一般常人爲短，所以他們一看，便可以肯定那是納蘭餘香的手印。

小寶發狂的向前奔去。

戈高一手把他拉着，道：「你往那裏去？」

「去救爹爹！」

「你這樣去，可以救他嗎？」

小寶怔住，低首看自己，也看看師兄戈高。

「我們有能力救師父？」

兩人都知道自身難保。

小寶一時沒有了主意，道：「師哥，我們該怎麼辦？」

戈高年紀較大，遇事也較多，定了一定神，道：「如果連師父也可以被捉去的人，我們再去，那祇是送羊入虎口。」

「那怎辦？」小寶幾乎要哭起來。

戈高道：「我們倒不如先回慕容世家，看慕容超羣他們可以替我們下些甚麼主意。」

「不過……」

「我也知道，這樣回去，是失盡了納蘭世家的面子，我……」

「面子重要，還是找回你爹爹我師父重要？」

小寶無言。

於是，兩人互相扶持着，一直往慕容世家而去。

＊　＊　＊

拓跋拔西去，遭遇也不比納蘭世家好得多。

拓跋拔也不是一個人來慕容世家，他帶了兩個弟子，也是他的兩個誼子。

拓跋氏本屬匈奴，但百多年前，早已歸化漢人，學習漢人一切，到了拓跋拔，他已完全漢化，祇是姓氏方面仍有匈奴的色彩。

他們的武功，滲雜了匈奴人本身的標悍勇猛本色，加上向來流行於西域的異功，因此，他們武功可算是深不可測，也可算是古怪異常。

拓跋拔的兩個誼子，一個叫撲台，一個叫拿斯古，那是他們的地方土語名字，平日，拓跋拔叫他們作亞撲與斯古。

他們三人，身材都是異常高大，走在一般人當中，高出人們一個頭以上，因此他們看來都是威風凜凜。

他們一邊走，一邊用他們的土語交談。

忽然，他們都停下了脚步來，因爲前面一個小樹林，本來是非常平靜的，但這時卻有一些鳥兒飛起。

這時，快近黃昏，很多出外覓食的鳥兒已開始回巢，可是，這羣鳥兒卻紛紛而出，飛上半空。

拓跋拔道：「亞撲、斯古，這個小樹林之內，定然有些古怪。」

亞撲道：「讓我進去看看。」

斯古也道：「我們師兄弟同去，可以互相照應。」

拓跋拔也同意。

兩人分別由左右包抄而進了小樹林，樹林非常茂密，因此，一入林內，便看不見週遭的環境。

有道是：逢林莫入。

不過，他們兩人，自恃藝高人膽大，也不害怕，直往林中而去。

走了十來步，委實太過黑暗。

亞撲停下來，輕聲道：「等一等！」

他從懷中拿出了火摺子，拉開了火煤，祇見火光一閃，却嚇得兩人驚叫起來。

看來在他們前面，每一棵大樹小樹旁，都有一個青面獠牙的古怪東西，這些東西似動不動。

亞撲雙手一抖，連火煤也跌了在地上。

斯古臨危不亂，一脚把火煤踏熄了，然後，以背靠着亞撲的背，這樣，可以互相照應。

這時，一陣陰風吹起，他們隱約的看見那些青面獠牙的東西都從四方八面的撲向他們。

他們立時抽出了佩刀，一時之間，刀起刀落，可是大刀砍下的地方，堅硬如鋼鐵，並沒有傷害到那些怪物。

而那些怪物，似並不害怕他們的大刀，有時，簡直以身迎刀，强行迫近他們。

當怪物一迫近，牠們也出手，並不是用甚麼武器，而是一些爪，這些爪尖銳異常，祇要一碰及他們的身體，兩人立時受傷。

幸好所傷之處，皆是皮肉，不過，這些爪抓過之處，都被抓得皮破血流，如果是抓着衣衫之處，部份衣服均被撕了下來。

亞撲知道，這樣瞎打下去，遲早會被他們打死，於是用土語叫了一聲。

他用土語，除了是本能之外，還有因爲他認爲這些青面獠牙的東西，並非怪物，而是人所扮的，他既然認爲他們是人，因此，不用漢語說話，免被他們聽到。

斯古聽了，也應了一聲。

原來兩人想抽身而退。

不過，那些青面獠牙的怪物，四面八方都是，他們想退也並不容易退。

他們且戰且走。

終於，他們來到一個有光射入的地方，那些怪物，似是害怕光線，一時之間，慢了下來。

亞撲與斯古立時把握了這大好良機。

當他們走出了樹林之外，那些怪物都沒有再追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樹林的外面，他們的師傅正與另一批黑衣人大戰，黑衣人一共有十個，拓跋拔雖然武功高强，但一時間，要應付十個人，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亞撲與斯古立時一撲而上，加入了戰圈。

拓跋拔見二人平安無恙出來，雖然身上臉上多處有被抓傷痕跡，但見二人仍生龍活虎，倒也放心下來。

亞撲與斯古大刀一揮，那些黑衣人稍退。

拓跋拔趁着這個時機，他的斬馬刀也一探，劈倒了其中一個黑衣人。

其他黑衣人見他這麼厲害，不期然的後退。

拓跋拔剛才一直被他們所纏，未能發揮所長，而今再無羈絆，雙手使出他的斬馬刀厲害功夫。

他左一揮，右一掄，又再斬傷了兩人。

這一轉瞬之間，拓跋拔傷了三人，那些黑衣人大爲震驚，一聲忽哨，黑衣人立時退走。

「師傅，你怎麼了？」亞撲問道。

「師傅，你沒有事嗎？」斯古問道。

「你們進入了樹林，這麼久才出來，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拓跋拔問道。

「我們被一些怪物所纏！」斯古道。

「怪物？」

亞撲道：「我想那些東西都是人扮的！」

斯古問道：「這些黑衣人是怎樣出現的？」

拓跋拔道：「當你們入了林中不久，他們便出現了，你看他們像誰？」

「像誰？」二人你我望了一眼，異口同聲道：「這些黑衣人，豈不是那個出現慕容世家彌月宴之上……」

拓跋拔道：「那次是一個黑衣人，而今是十幾個，在慕容世家出現那個，雖然有蒙面，但却不是面幪黑布，而是紗。」

「這些黑衣人，與那個黑衣人……」

「一定有關連！」拓跋拔道。

「那麼，我們應否再追去看看？」斯古問。

拓跋拔道：「看來他們極有組織，如果再追下去，恐怕會再走入他們的陷阱！」

亞撲道：「依你看，我們是否回去報告？」

斯古道：「有甚麼辦法？師傅，我們技不如人！」

「不，他們是有心人，用陷阱陷害我們，我們武功如何高强，也怕他們暗算！我們回去告訴慕容超羣，讓他知道，這一次擄走他公子的人，並非庸材之輩！」

設計捉人　瞭解情況

當拓跋拔與兩個誼子回到慕容世家的時候，天空已露曙光。

三人衣衫襤褸，臉有傷痕，但迎接他們入內的三位慕容小姐，似乎並不感到奇怪。

慕容君悅道：「拓跋世伯，你們身上的傷，並不是太嚴重吧？」

拓跋拔道：「並不，祇是皮外傷而已！」

「怎麼又是如此？」慕容俏卿道。

斯古聽了這話，問道：「他們也像我們一樣？」

慕容欣容道：「是的，納蘭世伯與他的兒子及一個手下，也是如此歸來！」

亞撲問道：「他們怎樣了？」

慕容君悅道：「我們還是回到大廳再說！」

眾人隨着慕容世家三姐妹回到大廳去。

大廳之內，坐着納蘭世家的三人。

慕容世家的大姐宛若迎上前來，道：「拓跋世伯回來了，怎麼也是如此傷法！」

斯古道：「我們傷勢並不重，祇是皮外之傷！」

他們一眼看去，祇見納蘭餘香、戈高與及小寶也是臉部手部身處有很多傷處，不過，那些傷勢都是皮外。

宛若已吩咐了僕人，拿出刀傷用藥，讓他們自己各自敷治。

宛若道：「你們又遇見了甚麼事？」

拓跋拔把他們所遇見的叙述了一遍。

納蘭餘香聽了，道：「我們所遇的，與你們所遇的差不多，不過你們多遇了一些青面獰牙的怪物！」

拓跋拔道：「不過，最爲相同的，都是黑衣人！」

「你遇到多少個？」

「十個左右！」

「你呢？」

「也是十個左右。」

「還有一點……」納蘭餘香道：「他們祇是想傷我們，但並不是要害我們性命！」

「是的，他們爲的是甚麼？」

宛若聽了兩位世伯所言，想了一會，才道：「兩位世伯，你們所遇的情形，略有相似……我看那是一個局，一個人所佈的局！」

「局？甚麼局？」

「是一個撲朔迷離之局，讓我們陷入一個撲朔迷離的境地，無從入手去偵查我弟弟被劫走之事！」

「你認爲是甚麼人所幹？」

「當然是擄走我弟弟的人！」

「黑衣人？」

「黑衣人當然是一個關鍵的人物，但你們在途中，遇到了幾十個黑衣人，那表示甚麼？」宛若實在也無法解開其中秘密。

「那些人又不欲殺我們，祇是抓傷我們，爲的又是甚麼？」斯古問。

「我們比納蘭世伯所見的，多了一些青面獰牙怪物，那又是其中一個局？爲的是甚麼？」

眾人紛紛提出了更多問題，可是，問題越多，越把他們陷入迷霧之中。

納蘭餘香道：「宛若姑娘，令尊也出去？」

宛若點點了頭，道：「是的。」

「還沒有回來？」

「沒有！」

「他比我們遲一些才出去，假若他回來，現在也應該是時候了！」

五姐妹雖沒有說話，但他們開始有些擔心。

宛若道：「看來要等我爹爹回來，看他有甚麼遭遇，才可以下一個結論。」

眾人也同意他的話。

宛若又道：「納蘭世伯、拓跋世伯，慕容家累你們辛苦了一場，眞是抱歉！」

納蘭餘香道：「宛若姑娘，千萬不要這麼說，在下未能爲慕容世家盡一點綿力，實在慚愧！」

拓跋拔也道：「世侄女，你不用擔心，其實，慕容世家與我們是世交通好之家，慕容家的事，也是我們家的事，我們一定會盡力協助，大小姐不用介懷！」

宛若謝了他們，並且安排了他們去各自休息療傷。

＊　＊　＊

慕容超羣在納蘭餘香與拓跋拔離開慕容世家之後，才離開自己府邸。

這地方是他一手所建造的，因此，他對附近環境非常熟悉，他知道宇文俊傑是從北而來，所以他決定向北走，希望可以追及他，當面問個清楚。

慕容超羣一直在告訴自己，並不一定是宇文俊傑所爲，雖然他與自己有過一些不愉快的過節，但那是幾十年前的事，而且是感情之事，宇文俊傑怎會這樣看不透？

況且，他肯來參加這個宴會，定必是原諒了自己，否則他也不會千里迢迢從北方而來。

這件事一定是那個黑衣人所

為！

黑衣人是何方神聖？

慕容超羣一路心想：這十多年來，我已少涉足江湖，如果說是開罪了人，自問這十多年來根本沒有，而我的手下，也日日在慕容世家，那裏有機會與外間結怨，至於我的五個女兒，她們又從來沒有涉足江湖，也是不可能與人有仇怨的！

那黑衣人，年紀並不大，看來我慕容超羣也沒有可能開罪過他，不過，可能是黑衣人的長輩吧！

但是，黑衣人的身份還未弄清楚，怎能知道自己是否曾經開罪過他甚麼人？

慕容超羣坐在馬背之上，似乎越想越是糊塗。

幸好是一路明月，馬匹熟悉附近道路，不用他駕馭，也能循向正路而行。

漸漸，他已遠離市鎮。

來到荒涼的郊野，連那匹馬也不知應走那一邊，馬兒停了下來，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個黑影。

那個黑影在他前面，標竄而過。

慕容超羣不再猶豫，雙腿一夾，馬匹標前。

他往前跑了一段時間，却並沒有甚麼發現，他把馬勒停了，正以為自己眼花的時候，忽然幾十個黑影自四方八面出來，把他重重包圍了。

慕容超羣怔住。

因為這些黑衣人的出現，好像是突如其來的出現，有點像鬼魅般的出現。

他們的動作也像鬼魅，因為他們一舉一動，似乎受了一種力量在牽引着。

就在這時，遠處傳來一聲忽哨，那幾十個黑衣人，蜂擁而上，攻擊的卻不是慕容超羣，卻是慕容超羣的馬！

那馬匹受驚擾，突然人立，瘋狂的往前奔，把馬上的慕容超羣也甩了下來。

慕容超羣下了馬，那匹馬更像似着魔似的，不理會主人，拚命往前跑去，轉眼不見影踪。

慕容超羣見過大場面，雖然被這麼多黑衣人包圍着，他仍然保持鎮定。

那些黑衣人，每一個人都是黑衣黑笠，臉上都蒙上了黑布，祇露出兩隻精光閃閃的眼睛。

他們動也不動，但每人都是一個架式。

慕容超羣抽出了長刀，喝道：「你們想怎樣？」

這話一出，那些黑衣人似乎立時有了反應，拿長劍的刺來，拿刀的劈來，一時之間，慕容超羣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

他並不膽怯，先以刀護着自己，繼而以刀劈向靠近自己的一些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武功並不高强，被慕容超羣一劈，立時便退下去，但另有一人又再補上。

漸漸，慕容超羣覺得有點吃力，這裏足有五十個以上的黑衣人，如果眞的要自己一一劈死才罷休，那麼到時自己也因雙手發軟而敗下陣來。

說時遲那時快，慕容超羣又劈開了幾個黑衣人，立時又有幾個補充上來。

慕容超羣知道，這樣糾纏下去，總有一刻要被這些黑衣人纏死，他立時下了決定，先擺脫了這些黑衣人後再作其他打算！

他先虛晃了一招。

那些黑衣人以為這是一個好機會，齊齊向他這一個大空門劈下，那知慕容超羣正好利用他們擠在一起而露出另一個大空隙而脫出了他們的包圍。

慕容超羣害怕黑衣人找到了他的方向，又再蜂湧而至，因此，他立時向前狂奔。

在他發力奔走的這一刹，他也看見離他不遠之處一個小坡之上，也站着一個黑衣人。

是單獨的一個黑衣人！

這人豈不正是那日來他喜宴上的竹笠黑衣人？

慕容超羣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可能是擄走自己兒子的人，他往那黑影竄前去。

那黑影一見他衝出了重圍，似乎也有些驚愕，而且不等他來，轉身便走。

他並不是走，而是向前騰升，一直升至山崖高處。

慕容超羣走近，以自己的輕功功力來說他有把握追上去，不過，他並沒有如此做，因為，這地方非常陡直，提氣上升，已需要眞氣眞力，假若那黑衣人從上攻下，那時他便無法抵擋。

他站在山崖之下，叫道：「好漢！」

那山崖的黑衣人並沒有答他。

「既然喝過我一杯水酒，好歹也算是個朋友！」慕容超羣叫道。

那黑衣人站在山崖之上，搖搖了頭。

「你搶了我的兒子？」慕容超羣為了刺激這人，不理甚麼道理，硬生生地把這個罪名加在他的身上。

「沒有……」那黑衣人聲若洪鐘。

「沒有？為甚麼我的兒子失踪之後，你也失去了踪影？如果不是你擄了我的兒子，你為甚麼要走？」

黑衣人沒有再回答。

「我究竟開罪你甚麼，你何不直言？

「你要銀子？

「你要我慕容超羣甚麼都可以，只要你說出來！

「稚子無辜，你為甚麼不放過小生命？

慕容超羣用不同的問題問話，希望那黑衣人可以答話，只要他多說一句話，便可以多得到這人的一點線索。

可是，那黑衣人只是搖頭，並沒有再說話。

慕容超羣覺得奇怪，這黑衣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他與這件事又有甚麼關係？

他絕不能放過這大好機會，他決定提氣上升，與這人在山崖上決一死戰！

他一經決定，不再猶豫。

猛地來了一個旱地拔葱，慕容超羣已升上了兩丈，然後以力借力，再往上一騰，已到了那黑衣人所站的山崖之處。

那黑衣人見他突然騰飛，似乎有些意外，有些愕然，不過，他並沒有攻擊慕容超羣，只是往上一望，他又再騰身。

這山崖之上便是一處筆直的懸崖，根本再沒有甚麼地方可以攀爬。

當慕容超羣到了黑衣人所站之處，黑衣人又再騰升至懸崖之上，而且他不再停下來。

根本上黑衣人並沒有停留之處。

不過，他的輕功實在了得，他一直騰升，好像有無限的動力，看得慕容超羣也呆了。

他一直呆着，直至黑影在崖頂上失去踪影。

他忍不住嘆了一句，道：「好功夫！」

這個黑衣人，有如此輕功，江湖上不會超過十個人，而這十個人，都沒有理由是慕容超羣的仇敵，當然不會來擄他的兒子。

那麼，這黑衣人究竟是誰？

慕容超羣站在那僅可容他一人的山崖之上，一陣寒風吹來，把他吹醒了，往下一望，他也立時覺得有點心寒，他決定先下去再說！

他飛身往下，輕穩地落在山坡之上。

更覺奇怪的是，山坡之下，本有幾十個黑衣人，但在這時，卻一個也沒有了。

這些黑衣人，究竟去了那裏！

明月依然掛天上，山坡上一片澄明。

慕容超羣好像發了一場夢，一陣寒風吹來，他打了一個寒噤，一切却又是那麼眞實。

＊　＊　＊

慕容超羣是最後一個人回到慕容世家，他的五個女兒，還有納蘭餘香和他兒子小寶、弟子戈高，還有拓跋拔與他兩個誼子亞撲與斯古，都非常焦急的等他回來。

他本是騎馬出去，而今却見徒步回來。

宛若一接到父親回來的消息，她立刻親自來到大門，看見父親有些狼狽的情形，也忍不住的立刻便問：「爹爹，你又遇見了甚麼怪事？」

慕容超羣反問道：「你們遇見了甚麼怪事？」

欣容道：「我們還是回到裏面再說！」

一行人等，回到宅內大廳之內。

慕容超羣坐下，秀媚已奉上了香茗。

慕容超羣呷了一口茶，把自己所遇的事情，一一說了出來。

眾人都覺得慕容超羣的所遇最為奇特。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你此行與我們比較，你最有價值！」

「為甚麼？」

「因為你見到那個黑衣人，而他是嫌疑最大的人！」

「是的，不過，我仍然不敢肯定！」

「為甚麼！」

「因為他由頭到尾，只說過一句話——不是——那是否認他擄走我的兒子！」

拓跋拔道：「他當然否認！」

「不過，他甚麼也不肯說，只說這二字，看來這句話對他非常重要，否則，他會連這一句話也不說了！」

眾人也同意慕容超羣的見解。

慕容超羣又耐心的聽了納蘭餘香與拓跋拔所遭遇的情形，看來他們所遭遇的，與慕容超羣相比較，似乎並沒有多大價值。

這實在令他們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一直商談了兩個多時辰，仍然沒有甚麼具體的結果。

這時，天已是大亮，傭僕們送來了食物，還有一大窩粥，他們經過一夜勞頓，吃了這些早點，都覺得異常舒服。

三位年紀較大的長輩，分別回到房間休息。

大廳之內，只剩下了慕容世家五姐妹，還有納蘭世家的戈高與小寶，還有拓跋世家的亞撲與斯古。

這九個年青人，另有他們的見解，但長輩在旁，都沒有甚麼機會提出來。

這時，老前輩已休息去了，他們大可以自由發表意見。

納蘭小寶知道，慕容宛若這位

大姐最有見地，便道：「宛若姑娘，我看你在諸位長輩的談話中，似有一些發現，却又欲言又止！」

宛若道：「小寶弟弟，你觀察力不錯！」

亞撲道：「各位，我們兩人，自知並沒有甚麼計謀頭腦，只得一身牛力氣，一些武功，只要你們用得着我們兩人，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

斯古也同意道：「我們一定捨命陪你們找弟弟去！」

宛若道：「我仔細的想過三位長輩這次出去所遇的事情，都有一個共通點！」

「甚麼？」

「那班黑衣人！」

衆人都點點了頭。

「那些黑衣人當中，又以我爹所見的最爲奇特！」

戈高道：「對，看來他們都受了那個眞正黑衣人控制——要解決這問題，找着這個黑衣人便知！」

秀媚道：「這黑衣人武功高强，輕功更是了得，找他並不容易！」

戈高道：「找這帶頭人不易，但他手下這麼多黑衣人，有一個可以被我們抓着，便可……」

「對！」衆人都同意。

「他們會否全部離去？」欣容問。

宛若道：「不會，我看這件擄劫去我們弟弟的事，只是一個開始，背後還有更重大的陰謀！」

「陰謀？甚麼陰謀？」俏卿有些緊張。

宛若道：「我只是猜測，不用緊張，正如戈高兄所言，我們要先想辦法抓一個普通的黑衣人！」

「有甚麼辦法？」

「這次由我們年輕人出馬。」宛若道。

「三位老人家會阻止嗎？」

「會，但我們可以暫時不讓他們知道！」

衆人都非常贊成，每一個青年人，都想在長輩面前，表現他們的不凡與出色的地方。

宛若道：「不過，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好計劃，你們有甚麼意見？」

衆人搖頭。

宛若道：「我倒有一個想法……」

她輕聲與衆人說了，衆人點頭稱是。

當她說完了這個計劃之後，衆人散開，各有各的任務，各有各的工作。

慕容超羣經過昨夜的勞累，一睡便睡到當日的黃昏，他走出大廳，却不見了五個女兒。

納蘭餘香也走出來，他也正想找尋戈高與小寶。

拓跋拔一出到大廳，見到了二人，便問道：「你們有沒有見到亞撲與斯古？」

兩人都搖搖了頭。

當他們正在奇怪的時候，一個老僕上前，對慕容超羣道：「老爺，小姐有一張字條留給你！」

「字條？甚麼字條？」

老僕遞上了字條。

只見字條上面寫着四個大字：「靜候佳音」，下面簽署的是慕容宛若。

慕容超羣看着，自言自語道：「宛若在弄些甚麼把戲？」

他把字條遞給納蘭餘香與拓跋拔，兩人見了，都是摸不着頭腦。

靜候佳音？候甚麼佳音？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我看你不用擔心，令千金宛若姑娘具有領導之材，既然她寫下這字條，她定然有好的計劃，好的結果！」

拓跋拔也道：「也許她想到辦法去找那些黑衣人，或者甚至找到宇文俊傑也說不定……我想，一班年輕人也跟了她去了！」

慕容超羣嘆了口氣道：「爲甚麼不先找我商量一下？難道我們老了……不中用？」

拓跋拔道：「不，年輕人也許有新的想法！」

納蘭餘香也道：「既然他們有辦法，我們何不依你千金所言，靜候佳音？」

「好極！我們好好喝一頓，靜候佳音！」

* * *

慕容宛若果然具有非凡領導的才能，她把自己四個妹妹與納蘭世家的納蘭小寶與戈高，以及拓跋世家的亞撲與斯古，分成了四組。

每一組由一男一女所組合，而每一組都司特別的任務，而她自己却配合了各組，在不同的時間做不同的事情。

她一聲令下，各組開始他們的工作。

第一組是由慕容世家二小姐秀媚與戈高所組成，二人迅速地備了用品，乘馬出發。

他們一直向東而去。

戈高一直沒有作聲，與秀媚並排而行。

秀媚道：「戈高兄，你很緊張？」

戈高道：「有一點！」

「你有沒有把握？」

「我向來不慣扮鬼扮馬，我害怕給他們發現，反而會弄巧反拙！」

「不會的，」秀媚看看附近形勢，道：「這地方應該是個適當的地方！」

兩人下了馬，並把馬拴在一個

小樹林之內。

當兩人再從小樹林出來的時候，兩人的打扮已完全改變了——他們變成了兩個頭戴大竹笠，幪面，身穿黑衣的黑衣人！

原來他們兩人的任務是扮黑衣人，引那些黑衣人出來，然後抓一個或者幾個回去。

兩人互望了一眼，都笑了起來。

戈高道：「秀媚姑娘，你扮得不錯！」

秀媚道：「你也不差！」

戈高道：「我們往那方走才對？」

無所謂——我知道前面是岔路，看來那裏有較多人經過，那些黑衣人，大概也有一些哨站之類的東西，會發現我們的！」

於是，兩人直往那岔路之處走去。

這一帶地方，已是郊區，平日人跡罕到，他們走了不久，便聽到前面有些馬蹄聲音。

兩人是幪面的，太惹人注目，因此，他們互相打了手勢，躲在一塊大岩石之後，讓這些騎馬的人經過。

騎馬的人共有兩個，後面却拖着另外兩匹馬，本來，他們是策騎得相當快，但到了那塊大岩石之前，兩匹馬都慢了下來。

坐在馬上的兩人，身穿普通勁裝，看不出是行旅客商，還是江湖人物。

兩人輕聲地說了一番話。

然後，其中一人叫道：「你兩個人出來。」

秀媚道：「怎麼？他們竟能發現我們？」

戈高道：「那我們應怎樣？」

「見機行事，暫時不要動。」

突然，那兩個人之中的一個，一躍而來到岩石之上，兩人登時無所遁形。

秀媚轉身便走，戈高隨之而後。

「站住！」那人叫道。

戈高本想繼續往前走，但秀媚一把把他拉住，轉過身來，望着那人。

那人又再叫道：「誰叫你們在這時刻穿這衣服？」

秀媚不知如何作答。

這時，另一個騎馬的人也趕了過來，道：「你們兩個，屬於那一個組別？」

秀媚聽了兩個人的語氣，已知他們都是黑衣人的行列，心中大爲高興，因爲他們想擒黑衣人，一出馬便引來這兩個前來。

秀媚人急智生，道：「我們趕往……」

「趕往甚麼地方？沒有行動，我們早已得到吩咐，不能亂穿此衣行走，你們還幪上面。」

戈高道：「有甚麼不對？」

「不對，當然不對。」

兩人互望一眼，並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一人道：「好了，好了，你們往東邊走，東邊日出一點紅。」

這句話有些九不搭八。

秀媚却知道，這人並非在吟詩，目的在探自己的虛實。

不過，暗語總是暗語，沒法說出一句來，可是，無法之中，竟然又被秀媚想出了一個辦法。

「高山隴上行人少！」秀媚道。

「甚麼？你說甚麼？」

秀媚道：「難道你們不知道有了新的暗語？」

「新的暗語？」

「當然，我們有新任務。」

「甚麼任務？」

「我們要趕去那邊，會合衆人，再大舉進攻。」

「甚麼？爲甚麼我們不知？」

秀媚心中慶幸，自己妙計果然得逞。

「好極，我們一起趕去。」那人道。

秀媚與戈高一起轉身，那知道，一陣勁風自背後而來，一刀已削在秀媚的背後。

黑衣被削破，露出她本來的衣服。

那人叫道：「奸細！」

戈高一聽刀風，早已回過頭來，這時，他知道再無掩飾，也抽出了佩刀，與二人打鬥起來。

秀媚被那人的刀一削，心中也大爲惱怒，抽出長劍向兩人刺去。

四人混戰，刀來劍往。

這兩個人，武功並不算高强，但一時之間，秀媚與戈高也無法打敗他們。

秀媚知道，這樣糾纏下去，萬一他們的黑衣人多起來，更是無法脫身。

她虛晃了一招，躍出了重圍，叫了一聲：「走！」

她自己已向東面奔去。

本來對付戈高那人，也不再動手，與另一人撲向秀媚而去。

戈高也拚命的追上了秀媚，秀媚道：「我們分開兩路走，然後回小樹林。」

戈高轉身向另一邊走。

因爲兩人分開走，也令對方二人無法不分開，不過，其中一人倒也機靈，道：「不要追那個男的，這個女的，才最重要。」

於是，另一人不再追戈高，兩人合力追秀媚，戈高也不以爲意，折向西邊。

秀媚被二人窮追不捨。

不一會，來到了一條小溪，溪

上滿佈石卵，是一個水並不深的石灘。

秀娟踏着卵石，走了過去。

兩人來到溪畔，似有些猶豫。

這時，秀娟已過了小溪，見二人並不追來，便停在對面，叫道：「你們千萬不要再進來，否則……」

她的語調，對二人似有不屑之感。

二人登時大怒。

其中一人道：「我捉不到妳這丫頭，誓不爲人。」

另一人道：「小心！」

不過，那人已被激得動了眞火，不再聽另一人勸告，大踏步上了溪上的石卵，另外一人無法，也祇好與他一前一後，踏着石卵過河。

當他們來到小溪中央，本來是靜止不動的溪水，突然射出了無數枝大竹竿。

兩人反應也快，同時抽身躍起，並抽出了佩刀，劈開向他們攻來的竹竿。

這些竹竿從何而來？

原來這些竹竿，都是慕容欣容與亞撲二人所設，計劃是當秀娟與戈高二人，引了黑衣人來此，再由他們發動機括，使這兩個黑衣人陷入這個竹陣。

這個竹陣，非常厲害，一枝枝竹竿，自水底飛射出來，竹竿早被削尖，祇要被其中一支插中，受傷當然不輕。

可是，這兩人武功實在不差。在半空之中，猛劈猛削，居然沒有一枝竹竿可以傷及他們。

在旁躲着觀看的欣容與亞撲，也暗叫不妙。

秀娟在岸上，以爲二人一定被竹竿插中，但見一輪刀光，竹枝射飛，二人又再安然落下。

亞撲見了，忍不住飛身而出。

那兩個人迎戰亞撲，但並不戀戰，他們知道，早已陷入敵方陣地，再留在溪上，是自招其禍。

他們猛力退開，一躍而過了這小溪。

秀娟也並未走開，迎戰二人。

這時，欣容見亞撲飛身躍出，也飛身過溪，加入戰圈。

三人圍攻二人，眼看這兩個獵物，再無所遁走。

但這二人也非比尋常之輩，突然，其中一人，大叫了一聲，這話三人都無法聽懂。

這二人耍出古怪花樣，祇見眼前一亮，一陣强光，叫三人都睜不開眼來。

原來，這二人反手撒了一個花炮之類的東西，但這花炮卻並不爆炸，祇發出强光，令衆人目爲之一眩。

當三人再可看到周圍時物之時，那二人已逃了。

三人正大嘆功虧一簣，那邊卻又傳來一陣叫聲：「你們逃不了。」

秀娟一聽，道：「是戈高的聲音。」

他們循聲而至，果見戈高與那兩個遁走之人，正在刀劍交加。

三人急忙加入戰圈。

兩個獵物，雖然武功高强，但在四人夾攻之下，無法擺脫。

其中一人，手脚稍爲一慢，便被亞撲所傷。

另一人關心同伴，也同時被戈高劈了一刀。

秀娟叫道：「留活口！」

兩人聽了，精神反而一振，因爲對方既要留活口，自然不會有殺身之禍，因此兩人不用擔心自己性命，反而能把他們本身武功，發揮得更爲淋漓盡致。

秀娟心想：「這樣纏下去也不是辦法，假若他們那些黑衣人一出現，自己這一方也沒把握戰勝。」

突然，她手脚慢了下來。

本來是四人圍攻，其中一個人慢了下來，圍攻的圈子便有了一個缺口。

那人如何不知把握這個良機，他向缺口一衝，並且猛向秀娟攻去。

秀娟一時之間不敵，轉身便走。

那人不知是計，反而窮追。

秀娟叫道：「散開！」

衆人不知是甚麼原因，但聽她令下，立時散開，秀娟又道：「殺！」

那兩個人，更不知秀娟弄些甚麼玄虛。

不過，他們再無心戀戰。

後面是三個敵人，前面祇有秀娟一個，他們要走，也無從選擇，祇能避重就輕。

秀娟轉身便走，但一邊走卻裝出了她似是受傷，走了一步，跌了下來。

兩人乘機，想先擒秀娟作爲人質，同時撲上，可是，秀娟並不是眞正受傷，而祇是一個誘敵之計。

當他們一撲來，她又再竄前，卻又倒地，兩人又再追來。

這樣一撲一竄，已來到一個小樹林前面。

秀娟這時，却好像有點痛苦，再沒有力往前邁開，這二人看了，如何不開心？

他們再無顧慮，向前一撲。

那知道，秀娟早已提氣，蓄勢待發，當兩人一撲，她便和身而上。

而這兩人，四隻長腿突然好像被地上一些東西咬着似的，他們再不能前進，祇有極力的用腿甩開。

溫柔告訴慕容超羣：「最近溫婉順……」

「蓬」的一聲，兩個大漢看來四條腿已陷入了一個陷阱，雙雙被繩索套住，無法動彈。

接着，繩索一緊，兩人已被吊上半天。

這時，埋伏在旁的慕容君悅與納蘭小寶都走了出來，拍手叫好。

兩個漢子在半空中蕩來蕩去，滿口汚言穢語。

君悅道：「秀娟姐，幸好妳引他們來，否則也難捉住這兩個不知廉恥的壞人。」

納蘭小寶也道：「看他們越是說歪話，咱們就讓他們多吊在半空，讓他們好好嚐嚐半天吊的滋味。」

兩個漢子聽了，立時收口。

君悅道：「怎樣處理這二人？」

秀娟道：「當然是押他們回去，好好審問一番！」

忽然，小寶看到上面兩人，似有異動，不過他們極有信心，他們所製的繩索，一定不會被他們甩掉，祇會是越甩越緊。

不過，其中一人，並非是想甩開繩套，而是拚命從懷中拿出一些東西來。

正當他們要看看這漢子會拿甚麼東西出來，這人狂叫了幾聲，他們還以爲他發瘋了，紛紛退後。

那漢子却把一些東西拋上了半空。

「轟」的一聲，居然是個响炮。

小寶道：「麻煩，他用响炮通知他們附近的伙伴！」

這個响炮，不單有巨大的聲响，還有一陣閃光，雖在太陽之下，仍然刺目。

小寶道：「我們快把二人放下來，以免夜長夢多。」二人合力，先把繩索放了下來。

慕容秀娟上前，向兩人各踢了一脚，兩人立時不動，已被秀娟點了昏穴。

小寶與君悅又再合力，五花大綁的紮了二人，便要立時與衆人回程。

可是，不遠之處，已有了人聲。

秀娟道：「你們先走！」

戈高也道：「讓我們抵擋一陣。」

小寶與君悅拖着二人，用了一輛早已預備的簡陋車子，推了他們向慕容大宅而去。

來的黑衣人並不多，祇有十來個，他們看不見兩個伙伴被人捉走，但看到聽到响炮之聲，又見他們都是慕容世家的人，不用多言，已一湧而上。

戈高與秀娟周旋在兩個大漢之間，開始並不吃力，但過了一會，人似乎又多了。

兩人武功雖然不弱，但人多總

難以應付。

他們想逃，却又一時之間，無法逃出他們的包圍。

那些黑衣人拚命的打，却不言語，因此，不知們心意如何，只是拚命的困着他們。

不久，又再有更多的黑衣人加入。

這時，戈高與秀媚才知自己陷入了黑衣人的包圍，再沒有脫身的機會。

正當他們感到有些支持不住的時候，突然，一陣馬蹄聲，自慕容大宅那邊傳來。

不久，兩匹白馬，衝入人羣之內。

馬上正是坐着慕容俏卿與斯古，他們兩人，在計劃之中，是掩護衆人撤退，本來以爲用不着他們，因爲爲了捉兩個黑衣人，不用那麼勞師動衆，但想不到這二人會引來這麼多黑衣人！

幸好他們計劃中有這一部份，他們把慕容世家的馬匹，全放了出來，一時之間，眞有萬馬奔騰之勢，嚇得那些越來越多的黑衣人，也不得不作鳥獸散！

秀眉與戈高被救出了重圍。

俏卿上前，扶起了秀媚，問道：「有沒有受傷？」

秀媚搖了頭，道：「幾乎受傷了，幸好有戈高大哥奮力搶救！」

俏卿轉向戈高，問道：「你受傷了？」

戈高也搖搖頭，道：「沒有，幸得秀媚姑娘協助，否則早已滿身傷痕！」

原來他們兩人合作殺敵，互相協助，互相扶持，兩人從此更加深了認識。

兩人上了馬匹，不過，此時雙手倦得連馬韁繩也沒有力量去拉，由俏卿與斯古二人，拉着他們的馬向大宅奔去。

慕容超羣早已領着納蘭餘香、拓跋拔二人，在大宅門口迎接他們。

當秀媚調動大宅中的馬匹之時，慕容超羣早已知悉一切，本來他們也想加入這一次行動，不過，秀媚對她爹爹道：「我可以打點一切！」

慕容超羣看見這個二女兒非常有自信，道：「好極，我等你們好消息！」

納蘭餘香也道：「而今是年輕人天下，讓他們去試試，免我們擔心後繼無人！」

這一次佈下天羅地網，總算成功。

＊　＊　＊

爲了安全起見審問這兩個黑衣人，並不是在慕容世家大宅的大廳舉行，而是在慕容世家一個地室舉行。

負責主審的是慕容超羣、納蘭餘香及拓跋拔，他們的後輩當然也到席。

兩個黑衣人，一直受到非常良好的對待，他們也沒有甚麼反抗。

他們被推到衆人之前。

慕容超羣負責審問，首先問道：「你們姓甚名誰？」

兩人都沒有作答。

「你們來自那一個組織？」

也是沒有答案。

慕容超羣拿他們沒有辦法。

拓跋拔道：「這些人不受一些苦刑，是不會招供的！慕容兄，讓小弟出一些力！」

慕容超羣並沒有表示甚麼異議。

拓跋拔對兩人道：「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否則當你們想再說之時，也無法說話！」

兩人似乎並不明白拓跋拔的意思，依然是垂下頭來，愛理不理。

拓跋拔站了起來，慢慢的走近二人。

二人顯得有些害怕。

拓跋拔來到二人面前，突然伸出手來，在二人頭上輕輕一拍。

二人本想閃開，但不及拓跋拔的手快，然後，拓跋拔走回自己的太師椅處。

當他回身，一步一步的走回自己的椅子時，二人仍沒有甚麼反應。

可是，當拓跋拔坐下，二人竟然狂叫起來，並且發出了尖聲呼叫，捧着他們自己的頭顱，在地上打滾。

拓跋拔道：「怎麼樣？想說沒有？」

兩個黑衣人，頭痛欲裂，發出狠嘷般的狂叫。

拓跋拔道：「我早已說過，到你們想說之時，已沒有機會再說了！」

慕容超羣道：「拓跋拔的『腦穴神功』果然是獨步天下！」

拓跋拔道：「慕容兄誇獎了，只是雕蟲小技而已！」

其中一個黑衣人實在忍受不住，叫道：「我講，我講了！」

拓跋拔道：「既然要講，何必受這無謂的痛苦！」

他並沒有離開太師椅，只是一掌拍出，那求饒的黑衣人，中了這隔空之掌，突然停止了狂叫。

不過，另外一個黑衣人，仍然捧着頭顱，痛苦狂叫，本來他想忍受，但看見身旁的同伴如此，也不再忍，高聲叫道：「我也說了！」

拓跋拔道：「你要說我反而不讓你說！」

那人又再在地上狂滾，雙手捧

頭實在使人有慘不忍睹的感覺。

慕容超羣道：「拓跋兄，給他一條生路吧」

拓跋拔笑了一笑，點了一下頭，又使出了他的隔空之掌，那人狂叫也停了下來。

拓跋拔道：「慕容兄，一切交由你了！」

慕容超羣道：「好極，你們說吧！」

其中一個黑衣人道：「我們實在不知道從何說起！」

「這話怎講？」

黑衣人道：「我們只是接受命令！」

「命令？甚麼命令？」

「我也不知，只是接到命令，叫我們作黑衣人——頭戴大竹笠，幪面，身穿黑衣——我們便依命令來扮！」

「誰給你們命令？」

另一個黑衣人也道：「實在不知道！」

「沒有理由，總有一個人給你們下命令！」

「也沒有，這些命令從我們間傳開，不知是誰發出的，但我們要絕對服從！」

「爲甚麼？」

「因爲……我最近做了父親，但我剛出世的兒子，却被人擄走了……」

慕容超羣聽了，奇怪地道：「怎會如此？

另一個黑衣人也道：「我也是這樣！」

「誰擄了你們剛出世的兒子？」

慕容超羣頓起了同病相憐之心。

「我們也想知道！」

慕容超羣沉默了一會，道：「我想，你們也知道，我也像你們一樣，失去了剛滿月的兒子！」

兩個黑衣人聽了，有點錯愕。

慕容超羣道：「既然大家都是同病相憐的人，你快把細節說出，說不定可以找回我的兒子，也可以找回你們的兒子！」

兩人聽了，眼中似乎有了希望。

慕容超羣道：「你們姓甚名誰？」

「我叫牛冲，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去年從武當山下來，回鄉成親，上月內子生了一個兒子，那知道有一天，兒子突然失踪了，他的搖籃之內，却有一張字條，叫我往太湖去接兒子！」

另一個黑衣人也接口道：「我叫王宇，與牛冲的遭遇差不多，我是崑崙派，兒子還未彌月，便失去了踪影，也是在搖籃之內有字條留下，叫我上太湖！」

「到了太湖之後又如何？」

牛冲道：「那天我到了太湖，只見一隻黑色的大帆船泊在湖邊，上面的船家，見了我的面，問我是否找人，我說是的，他便叫我上船！」

「上了船又如何？」

王宇道：「上了船上，發現有幾十個人，都像我們一樣，憂心忡忡，談起上來才知，都是失去了兒子的人！」

「你們之間還有甚麼相同的地方？」

牛冲道：「他們都是懂武功，而且是名門正派的弟子，有的像我一樣是武當弟子、也有少林的，峨嵋的，甚至崆峒、海鯨、巨鯊……的弟子。」

「有沒有人安撫你們？」

「沒有，完全沒有。」

「那麼，船開到了甚麼地方？」

「就來到附近的加濟河！」

慕容超羣道：「加濟河？那是離我們不遠之處！」

「到了加濟河又如何？」

王宇道：「我們上了船，每人獲派食物，在船上航行一天一夜，完全沒有東西吃，因此一上岸上，有豐富的食物，那有不狠吞虎嚥。」

牛冲道：「吃的時候滋味無窮，吃完之後，才知後患無窮！」

「怎麼無窮？」

「當天夜裡，我們每一個人都肚子痛，痛得非常厲害，就像我們剛才受了那位大爺一掌差不多！」

「食物之內有毒？」

兩人點了點頭。

牛冲道：「不過，另一個帳篷之內，却擺着一顆一顆的丸子！」

「另一個帳篷？」

王宇道：「是的，我們上了船，吃飽了飯之後，入住了那裏的帳篷！」

「帳篷內的食物，一定有人管理的？」

「有，不過，他們只知道自己應做的事情，譬如煮飯的，他們只知自己應該煮飯，其他的完全不知道。」

「好了，你們吃了丸子？」

「是的，吃了丸子之後，肚痛好了！」

「然後呢？」

「第二天，我們無所事事。」

「沒有想過要逃走？」

牛冲道：「當然有，不過，有些比我們早到一兩天的人警告我們，想不想當夜再肚痛？我們當然不想；另一個又警告我們，要不要找回兒子？這兩個問題，都把我們留了下來。」

王宇道：「我們也想過，不吃那些食物，也許不再肚痛！」

「事實呢？」

牛冲道：「不吃那些食物更

慘，到了半夜時候，肚子又痛又餓，雙重受苦！」

「那麼，你們只好照舊吃飯，照舊肚痛？」

「是的，不過，吃了那些丸子，大概是解藥吧，便再沒有那麼痛！」

「然後呢！」

王宇道：「命令來了……」

「命令怎麼來？」

「不知道，總而言之，有人在我們之間發出，但一直不知是誰發出，便見衆人依命而行，我們也只好依命而行！」

「第一個命令？」

兩人點頭。

慕容超羣道：「甚麼命令？」

王宇道：「潛入慕容大宅！」

這話令所有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

慕容超羣道：「甚麼？潛入我家？你們有甚麼辦法潛入我家？」

牛冲道：「我們扮作你們家人，只在日間出現，那時，你家的夫人正懷孕！」

「那是幾個月之前之事了？」

兩人點頭。

慕容超羣聽了，一陣寒氣自心底上升，不過，他仍然有些不大相信，因爲他們這一家，一切都有自己作主，加上五位辦事精明的千金，這些外人潛入，怎會不知？怎會沒有令人發覺？

王宇似乎明白他的心意，道：「夫人在懷孕五月之時，曾經不小心摔過一跤，那一次險些兒……」

慕容超羣感到心底的寒氣更甚，因爲這一件事，只有家中女兒知道，連很多下人，也從未知悉。

「你們潛入我家，有甚麼企圖？」

王宇道：「當時接到的命令是監視你們，一直等到你家夫人誕下麟兒！」

「有沒有加害我們！」

牛冲道：「如果有接到命令，我們也祇能接受，不過，一直沒有！」

「夫人誕下麟兒之後，又如何？」

「我們不再在貴宅監視，反而是在外面監視！」

「監視甚麼？」

「監視大宅之中，一舉一動！」

「爲了甚麼？」

「並不知道，我一向祇是接受命令而行，我們吃過沒有解藥的苦頭，因此沒有人敢多問一句！」牛冲道。

「直至我兒子彌月？」

王宇想了一想，道：「彌月之前，我們開始接到另一個命令——全身黑衣打扮！」

「大竹笠，黑色勁裝？」

兩人點點頭，道：「正是！」

「爲了甚麼？」

「不知道，直到如今，我們確實不知道！」

慕容超羣知道，這兩個黑衣人，實在是和盤托出，他們已說了這麼多，不用再加隱瞞。

慕容超羣道：「你們搶去了我的兒子？」

兩人搖頭。

牛冲道：「是否有人接到這個命令，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轉問王宇，道：「你呢？」

王宇搖頭道：「沒有，至於其他人，有沒有接到這一個命令，我實在不知道。」

慕容超羣道：「那麼，你們還有甚麼其他命令，尤其是對我慕容世家不利？」

兩人又再搖頭。

王宇道：「我們近日常扮黑衣人在附近出沒，不知是爲了甚麼緣故，當我們被你們引入陷阱之前，是接到一個命令的！」

「甚麼命令？」

「要我們趕往光山那邊！」

「光山？去做甚麼？」

牛冲道：「我想你們也明白，祇有去了才知道！」

衆人聽了二人所言，都知道慕容世家其實已陷入了一個巨大危機之中，而這個危機，並不是自今日始，也不是自兒子彌月之日始，而是在夫人懷孕之初，早已開始。

是甚麼人對慕容世家有如此深仇大恨？

看來奪去這晚年所得之子，祇是這個加害慕容世家的其中一個步驟而已。

還有其他的呢！

慕容超羣這十多年，早已退隱江湖，不理世事，怎會惹來如此仇恨，實在令他也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過，他並沒有把憂慮展現於臉上。

王宇道：「慕容先生，我們甚麼也說了出來，而今祇有一個要求——放我們回去！」

牛冲道：「放我們出去，反而對你們有利！」

「爲甚麼？」

牛冲道：「這表示你對我們知道還不多，你們防範不多！」

慕容超羣道：「假若我要你們作人質？」

兩人都笑了起來。

「笑甚麼？」

王宇道：「在他們這個組織之內，像我們這樣的兩個人，實在不知有多少，多我們一個並不多，少我們一個也不算少！」

牛冲道：「而且，因爲我們的失踪，他們會提早進攻你們也說不

定！」

慕容超羣道：「進攻我們？他們憑甚麼進攻我們？」

「我不知道，那祇是我的直覺！」

慕容超羣內心不以爲然，道：「押他們下去！」

牛冲與王宇發出了求饒的呼叫，但沒有人理會。

當他們離開了，大廳之內，鴉雀無聲。

慕容超羣道：「大家都聽到這兩人所言，你們有甚麼感覺？」

沒有人作聲。

最後是慕容宛若打開了緘默，道：「看來我們這一次眞是大禍臨頭，失去了弟弟，祇是一個開端！」

宛若一開聲，其他人都忍不住。

秀媚道：「我不相信他們果眞有如此的力量，混入了我們當中多月，我們竟不知道！」

君悅道：「你不信也好，事實是擺在眼前，弟弟失去了，黑衣人也無端的出現！」

欣容道：「我們慕容世家，一向都是以誠待人，從來也沒有開罪甚麼人，他們怎能如此對待我們？」她人生經驗少，覺得天下之事，那能如此不公平。

俏卿道：「他們既然如此說，看來也未必無根無據，我們一定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五個女兒都發表了意見，但慕容超羣並不表示甚麼，他望了望納蘭餘香。

納蘭餘香並沒有說話。

反而拓跋慷慨開言道：「我們四大世家，一向在江湖著名，也向來互相幫助，超羣兄，這一次無論甚麼事，我一定支持到底！」

「在下非常感激！」

看來，納蘭餘香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開口，道：「慕容兄，這事不簡單，而且要加害於慕容兄身上的人，也不知是甚麼來龍去脈，我看我們應該好好部署一番！」

「有甚麼高見？」

「第一，慕容兄府邸，看來防範不夠，有人混了進來還不知；第二，派人深入這個組織，找尋令公子，才是上策！」

慕容超羣道：「納蘭兄說得是。」

納蘭餘香道：「至於怎樣防範保安，恕在下不便參與，因爲這是你們府第，一切設備佈置，也應由你們自己的主張，保安防範也不是祇顧目前，而是以後也十分重要。」他頓了一頓，又道：「找令公子之事，我當會盡力，祇要慕容兄吩咐，在下萬死不辭！」

慕容超羣道：「多謝兩位。」

他又轉向五個女兒，道：「宛若，這一次誘捕黑衣人回來，確是你的功勞！」

「不，不是我的功勞，而是大家的功勞，少他們任何一個，我們都不能成功！」

慕容超羣心中讚嘆：這一次女兒的表現，實有大將之風，既不邀功，也能把功勞與上下大衆分享，正是領袖人物未來具備的風範。

慕容超羣道：「對，你們說的也是，既然你們已成功捉了兩個黑衣人回來，你們也一定有辦法去找出擄劫你們弟弟的人……這一切，就交由你們年輕人去做！」

宛若道：「爹爹，你……」

「我沒有甚麼……不過，這多年來，我雖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仍惹來這麼多的事情，如果我再現身江湖，看來這事會鬧得越來越大，我老了，我感到疲倦了！」

宛若聽了父親的話，覺得奇怪，不過，她爲人十分機智，知道父親既說這話，自然有其原因。

宛若道：「爹爹既然認爲我有能力對付此事，孩兒自當悉力以赴。」

慕容超羣道：「而今已晚，你們可以好好再商量一下，兩位世兄可暫時休息一下，當他們有了甚麼決定，或者需要兩位前輩長者協助，我們才協力誅敵，你們意下如何？」

納蘭餘香與拓跋也沒有意見，分別離開了大廳，回到他們休息的居處。

慕容超羣也要離開衆人。

宛若忍不住問道：「爹爹，你認爲怎樣處置兩個黑衣人？」

「你們自己決定吧！」

宛若看着父親離開大廳，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宛若道：「你們可有甚麼意見？」

這話一出，幾姐妹七嘴八舌，連戈高、小寶、斯古與亞撲，都忍不住發言。

一時之間，非常吵雜。

宛若道：「這樣吵雜，我無法聽到你們的意見，首先，我們先下決定，那兩個黑衣人，怎樣處理？」

「放了他們！」四姐妹似乎是異口同聲。

「你們呢？」

戈高道：「不，這麼艱難才抓到他們，却任由他們自由離去，會不會太便宜了他們？」

小寶道：「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說實話，大有可能是危言聳聽！」

亞撲道：「不，放了他們，可以引來更多黑衣人也說不定！」

斯古道：「抓住他們，沒有辦

法再進一步探索他們所言究竟是眞是假，放了他們，反而有機會！」

宛若道：「對，斯古所言有理，放了他們，再加以監視，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衆人想了一下，也覺得有理。

宛若道：「斯古、亞撲，放黑衣人，跟踪他們，一切由你們兩人負責，好嗎？」

亞撲與斯古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

宛若又道：「我們無端被這衆多黑衣人，引開了我們的注意力，其實，劫去我們弟弟的嫌疑者，除了席上不速之客的黑衣人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嫌疑人物——宇文俊傑！」

「對，宇文俊傑沒有理由不辭而別，一去不返！」欣容道。

「其實，他有擄去令弟的嫌疑，不過，他沒有理由這麼愚蠢……他可以先回來，以表白自己的一舉一動！」戈高道。

其他的人也發表了對宇文俊傑的意見，有人懷疑他擄劫了小弟弟去，也有人並不相信宇文俊傑會做出如此下流的勾當。

宛若道：「宇文俊傑也是這案子中關鍵的人物，爲了破案，非把此人抓到不可！」

「那裏去找他？」

「他已經離開了慕容世家多天了！」

宛若道：「假若他是擄了我們的小弟弟，他定然是走不遠，就算是遠，也離不開他宇文世家這範圍。」

納蘭小寶道：「那麼，我們應直闖宇文世家！」

戈高道：「不過，這樣會否冒犯宇文世家，一旦發現他們並沒有做這事，豈不是……」

宛若道：「如果他沒有擄劫弟弟，也會諒解我們爲了找尋小弟弟的苦心，一定不會怪責我們，就算怪責，我們也不能放棄這條線索！」

戈高道：「對，我認爲一定要去。」

宛若道：「你們還有甚麼高見？」

衆人再沒有其他意見。

宛若道：「這件事需要攀山涉水，而且宇文俊傑武功不弱，普通人並不易對付，戈高兄，我們慢慢商量！」

戈高道：「沒有問題。」

秀媚道：「我也去！」

俏卿道：「既然二姐也去，我也去！」

斯古道：「我也去！」

他們這兩對，在抓黑衣人之時，早已合作過，而今再上路，更可互相照應。

但宛若不同意。

爲報恩義　詐死隱居

慕容超羣經過幾天來的劇變，實在使他感到疲倦不堪，本來找回小兒子這麼重大的事情，他應該親自出馬，一力承擔，但而今他一切交與了大女兒宛若。

他並不是不去面對現實，而是他有另一套的想法。

他一直覺得，這件擄劫小兒子的事，似乎一直是衝着自己的夫人而來。

慕容超羣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慕容夫人坐在床上，目光呆鈍，旁邊有一老媼一個丫環，正在好言相慰。

兩人見了慕容超羣回來，都躬身道：「老爺！」

「夫人怎麼了？」

「夫人自失去……終日以淚洗面，不肯吃飯。」

慕容超羣看着夫人，對丫環道：「你們先出去。」丫環領命而去。

慕容超羣又再望着夫人一會，夫人似乎已哭得痲木，再沒有淚水，祇是木無表情。

慕容超羣想說話安慰，可是，話在口邊，却是無從說起，祇是嘆息一聲。

這嘆息却打動了夫人的心。

夫人道：「老爺，我實在對不起你。」

「你終於肯開口了，夫人！」

「我對你不起。」夫人似是喃喃自語。

「你怎麼如此說？」

「我這年紀，尤能爲你添一脈香燈，本來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可惜，這天大的喜事，而今却變成了大大的禍事，他祇滿一月，身體仍是十分脆弱，我害怕……」她說到這裏，開始激動。

慕容超羣道：「夫人，一切都不關你的事，你何必自怨自艾，有道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一切的一切，都是命定。」

慕容夫人情緒漸穩。

慕容超羣道：「上天既然在我這年紀，賜我麟兒，自然有保我麟兒之法，夫人不用擔心。」

夫人道：「聞說你們捉了黑衣人？」

「妳可記得，彌月宴上，出現的黑衣人？」

「當然記得，他可是擄去麟兒之人？」

「當時黑衣人祇有一個，但我們在家大宅附近，抓到的却是兩個。」

「兩個？」

「這還不止，附近還有很多黑衣人。」

「怎會如此？他們是誰？」

慕容超羣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敘述那兩個黑衣人的口供，他是怕嚇倒夫人。

夫人追問道：「他們有甚麼話說？」

「黑衣人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早已滲入我們家之內，擄去麟兒是他們加害我們家的一件事，不過，若是我們沒有這麟兒，相信他們也正設法，加害我們。」

「你的意思是，他們一早對我們有加害之心？」

慕容超羣點了點頭。

「誰人對我們慕容世家，有如此深仇大恨？」夫人似是自言自語。

「看來這是個關鍵問題。」慕容超羣道。

夫人深思了一會，整個人似是呆了，過了一會才道：「老爺，這十多年來，你已退隱，江湖上有甚麼大風大浪，早已不過問我們慕容世家。」

「是的。」

「那麼，事情並不是在慕容世家之上！」

「那在誰人身上？」

「我！」夫人斬釘截鐵地道。

「你？你比我更早不理江湖之事，終日是相夫教女，一切與你何干？」

夫人嘆了一口氣，道：「老爺，這麼多年以來，其實你有很多事情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慕容超羣覺得奇怪，但他並沒有追問，因爲他明白，夫人要說的，並不用追問。

「年輕時我們之事，你可曾緬懷？」

慕容超羣起初還以爲是甚麼重大事情，而今聽得夫人如此說，便道：「關於宇文俊傑之事？」

夫臉上紅暈一現。

「我已把我們之間與宇文俊傑之事，已一一告知女兒，因爲這也是事件之關鍵。」

夫人並不以爲意，道：「女兒知道這事也好，讓她們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眼前你們喜歡的人，並不一定會成爲你的至親，眼前並不愛的，也並不一定不會成爲你未來的夫婿。」

「你是指我們？」

「當然不是，我們是情投意合，雖然，他們對我曾經有所表示，不過……」

「甚麼？他們對你有所表示？他們是誰？」

「宇文俊傑之事，你最清楚。」

「還有……誰？」慕容超羣實在如墮五里霧中。

「本來，這些陳年舊事，你不知道比知道還好，記得當年婉順死

後……」

「記得，不過，夫人，我娶你過門，並非退而求其次，而是……」

夫人道：「老爺，不要再說下去，我並不需要聽任何解釋，我相信你的確喜歡我，要娶我爲妻，而且，這幾十年來我克盡婦道。」

「這點我非常明白，五個女兒，如果不是妳撫愛有加，教導有方，今日又何能助我慕容世家？」

夫人道：「當一切事實，你有信心去相信之時，那一切便是眞實，不用懷疑，如果有些微懷疑於其中，那祇會讓人一生不安，那又何必？」

慕容超羣實在也不知道，這位夫人平日不大言語，却有她自己的一套哲理。

夫人又道：「不過，事實上我有些事情是隱瞞了你，不過，我以前不告訴你，是因爲不想讓這些事情而影响我們感情，而今我要告訴你，是爲了要拯救我們的兒子。」

「妳懷疑甚麼人？」

「在我們成親之前，你有一段傷心的日子？」

「不祇一段，而是兩段。」

「對，第一段是婉順的去世。」

慕容超羣也不諱言。

「第二段是老爺去世，也因爲他的去世，我們沒有立即成親。」

「是的，大孝在身。」

「你一年之後，才回到塞外找我。」

「是的，在這一年之內，妳可想到有甚麼事發生在我身上？」

慕容超羣搖了搖頭。

「你當然不會想到，因爲你一直爲你父親過世而傷心，這也難怪你。」

「爹一直對我很好。」慕容超羣想起他的父親，臉上仍然泛着那想念的神情。

「有三個人向我求親。」

「是麼？是誰？是妳的族人？」

夫人搖了搖頭。

「那是納蘭餘香、宇文俊傑、拓跋拔！」

「甚麼？是他們？」慕容超羣實在有些不相信，除了宇文俊傑在提親之前與自己有過過節之外，他們兩人，完全沒有甚麼表示。

「妳怎樣應付？」

「我告訴他們，我早與你私訂終身，而且在一年之後，來塞外娶我。」

「你不害怕我不回來？」

「我害怕，但我也有信心。」

「他們三人，却在塞外我們族人所居之處，等了一年，因爲他們認爲你不會回來。」

「就算我不回來，他們三人……」

「他們當時並沒有想過怎樣解決，因爲祇要你在一年之後不再回來，他們才會……」

「結果我回來，並且實踐了我的諾言，但是，我在塞外與你成親之時，却不見他們？」

夫人苦笑了一下，道：「你回來了，他們還不自動自覺的消失？」

「事情解決了，夫人，我也感激妳，一直沒有把這些事情告訴我，讓我免去多添不必要的煩惱。」

夫人不再說話。

慕容超羣想了一會，才發覺夫人而今告訴他這些事情，當然是有原因。

他似是恍然而悟道：「你的意思是……他們三人，而今各有所成，但仍然妒忌我？」

「我不敢這麼說，也沒有這麼大的自信，不過……」夫人話雖如此說，但她的確是有所懷疑。

慕容超羣嘆了口氣道：「這麼多年了，難道他們眞的對我還在妒忌？」

夫人依然不說話，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慕容超羣又道：「如果他們眞的妒忌我，可以不來參加這一次讌宴。」

「但是，宇文俊傑不是不辭而別嗎？」

「不過，至低限度，納蘭餘香與拓跋拔仍沒有甚麼表示，拓跋拔對於搜索黑衣人，依然十分落力參加。」

「納蘭餘香呢？」

「他似乎年紀大了，對很多事情不感興趣，但他仍有派他兩個手下參加。」

夫人道：「老爺，請不要說我婦道人家之見，他們的確還在妒忌你。」

「妳怎知道？」

「憑他們的眼神，我記得當日一個人的眼神。」

「怎樣？」

「當我堅決拒絕他們的提親時，納蘭餘香、宇文俊傑、拓跋拔，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怨毒的眼神，多年了，那種眼神依然存在我的腦海之內。」

「印象那麼深刻？」

「是的，當我今年又再看見他們的時候，甚至在宴會的時候，我仍然看到他們那種怨毒的眼神。」

「怪不得夫人一直迴避與他們見面，就算是迫不得已，也祇是相見片刻，便藉詞退下。」

「是的，他們的怨毒眼神，也許祇有我感受得到。」

「爲甚麼他們不怨恨我？是我搶去了他們心頭所愛。」慕容超羣道。

「也許有，祇不過你不覺得罷了，因爲你有了一個兒子，這世上每一件事物，對你而言也是美好的。」

夫人的話的確有道理，當一個人心境愉快，對甚麼也感到愉快。

「他們的怨恨，可以加在你我身上，總不會加諸一個剛滿月的小孩子身上吧！」

「誰知道？」

這話令慕容超羣打了一個突兀，他再重新把夫人所說的一番話，再加以分析，細心咀嚼，越想越覺其中未嘗沒有道理，自己祇不過是當局者迷而已。

夫人見他沒有說話，問道：「老爺，你覺得怎樣？」

「那麼，我以後在找尋我們的兒子的時候，範圍要更擴闊，甚至三大世家，也應在提防之列。」

他又再陷於沉思中。

夫人似是十分疲倦，但她看來仍有話對慕容超羣訴說，不過，她却是欲言又止。

「夫人，你還有甚麼要告訴我？」

夫人想說，却又用一聲歎息來找替了。

「夫人，你我已經幾十年夫妻了，還有甚麼事情不可以說？」

「我怕……我怕說了出來，你會怪責我。」

「甚麼事情？」

夫人想了一刻，終於鼓起了莫大的勇氣，道：「記得溫婉順嗎？」

「甚麼？」幾十年來，這個名字是他們之間一個禁忌，二人不曾提起。

爲了表現自己的冷靜，慕容超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爲甚麼提起她？」

「你記得？」

「當然記得，正如你一樣，你也記得，爲甚麼在這個時候提起她？」

「因爲……因爲她並沒有死去。」

「甚麼？」慕容超羣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她並沒有死去。」

「怎會的？當年，我一連接到兩個噩耗，第一個是我父親去世，第二個是她……」

「是的，你知道嗎，我們本是好姐妹！」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道：「那又如何？」

「當年是她與我一起與你邂逅！」

慕容超羣的幾十年回憶，又再重現腦海。

夫人道：「其實我知道，當年你對她有意思！」

「不，夫人爲甚麼這樣說？」

「你不用推搪，也不用隱瞞，女人對這種事情最敏感，天生有特殊的感覺。」

「如果是，那也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如果當年我忍痛退出，也許不會有這件事情的發生！」夫人飲泣地說着。

「夫人，你爲何如此說？」

「幾十年的事了，不過，如果我不坦白告訴你，我害怕再沒有機會告訴你，或者更會害了我們的兒子！」

「那麼嚴重？」

「是的，可能是十分嚴重，當年，我們曾經爲了你，而作了一個協議！」

「爲我？」

「是的，我一早表白，對你有情意，婉順也是對你有情意，不過，我先說了出來。」

「你先說其實也沒有甚麼關係！」

「但你可知我們姐妹情深。」

「這也不是一個好理由。」

「而我早年有恩於她……甚至可以說，她之所以仍可活在世上，也因爲我！」

「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夫人點點了頭。

「你就拿了這一點威迫她？」

「不，我並沒有迫她……也許，她是性情中人，感激我救命之恩，她不單沒有再表示她內心怎樣想，反而爲了成全我，便即時退出。」

「其實當時也沒有所謂誰進誰退。」

「不，我知道，祇有她在你面前多留住一天，我與你成親的機會一定大減！」

慕容超羣到現在，仍然不敢想像是否如此。

「婉順也知道，並且向我提議，這一個提議，既保證了她退出的決心，也使我更爲安心！」

「死？」

「不，詐死！」

「詐死？」那實在出乎慕容超羣的想像。

「她並沒有死去，祇是佯裝跌倒在地上……你看見她的屍體，也看過她的墳墓，其實她並沒有死去！」

「那麼，她去了那裏？」

「遠離塞外。」

「再沒有她的消息？」

「有！」

「爲甚麼我不知道，也沒有再聽聞過？」

「因爲她已變成了另一個人！她隱居在雁門關外，據說得異人傳授，練得一身武功！」

「甚麼門派?」

「孤雁派。」

「孤雁派?出了一個女魔頭的孤雁派?」

「正是,那個女魔頭便是溫婉順!」

「甚麼?但那女魔頭並不叫作溫婉順,好像是……」

「折翼魔仙!」

「對,折翼魔仙殺人如蔴,是個不講情理之人……夫人,你怎知道?」

「近這幾年,她才變得如此,以前並不是如此。」

「她有來過這裏?」

「有。」

「但我完全不知。」

「老爺,請你原諒我不讓你知道,而且,溫婉宛順也不想你知道。」

「你請了她來參加這個彌月之宴?」

「沒有。」

「爲甚麼?」

「因爲這幾年她少再來,而且行踪不定,想要找她也不容易,還有一點,她近幾年來,行事有些……不合情理!」

「走火入魔?」

「我不知道,也許是多年來的怨鬱,再不能藏在心裏,要發洩了出來!」

「那是她行事有悖常理的原因?」

「也許是。」

「那麼你認爲她……她會向我們的兒子下手?」

「也說不定!」

「爲甚麼?」

「因爲我們晚年得子,我們有五個女兒,沒有兒子,對你對我來說,也是一生一大缺陷,可是,今年天賜麟兒,這唯一的缺陷也沒有了!」

「又使人妒忌?」

「這完美的人生,對我們來說,是錦上添花,對她來說,無疑是再一次令她感到自己的不幸。」

慕容超羣千萬也想不到,在他背後竟然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溫宛順最近有沒有來過?」

「沒有。」

「我不敢肯定,因爲她而今已是一個來無踪去無跡的人,武功高强……」

「如果我們的兒子落在她的手上……」

夫人聽了這話,哭了起來,全身顫抖。

慕容超羣安慰道:「夫人,你也不用擔心,她始終是你的好姐妹,她既然可以成全你,委屈自己這麼多年,看來她也不會……」

這些安慰的話,其實連慕容超羣自己也覺得難以相信,不過,他仍然要表現得非常有信心,如果不是這樣,他害怕夫人支持不下去。

「夫人,不用擔心,其實這一切都是你想像出來的。」

這話反而使夫人較爲放心。

慕容超羣對着那快要乾枯的油燈,想起夫人這一番話,實在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頭。

當年,假如溫婉順並不詐死,並不爲了報恩而成全了溫柔,今日這個慕容世家府邸,大有可能她才是眞正的主人,這一切都是她的。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假若當年任何一個人,心思一轉,心念一變,整個故事都要改寫。

也許,人生可悲之處,便是再沒有機會,讓人們再來一次!

油盡燈枯,油燈突然熄了。

慕容超羣立時親自添了油,再度燃亮了油燈,當這個房間再度燃亮之後,慕容夫人早已睡着了,她睡着的臉容,正如她的名字,竟是那般溫柔!

慕容超羣不想吵醒夫人,連日心情上的勞累,使她身心受創,祇有聽到了慕容超羣的幾句安慰話,心頭才放鬆下來,夫人才墮入了夢中。

慕容超羣一出走廊,便聽到一些嘈吵的聲音,他立時趕往聲音之處。

欣容與她的姐姐在談論着。

她們一見了父親,立時圍攏上來。

「發生了甚麼事?」慕容超羣問道。

欣容平日是蹦蹦跳跳的,而今是滿臉嚴肅,道:「爹,他們死了!」

「死了?究竟是誰?」

「那兩個被我們釋放出去的黑衣人!」

「你們怎知道?」

「我們各有任務,一出大宅門口,離開大宅不遠之處,便發現了二人的屍體!」

「怎樣死的?」

「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傷痕……」

此際外面更傳來一片嘈雜的聲音,因爲他們正抬了屍體進來。

宛若並吩咐人把屍體抬入了一間偏廳,她見了父親,道:「爹,看來事情比我們想像中,還更複雜!」

「怎麼說?」

衆人與慕容超羣一起跟着宛若,來到了偏廳。

兩具屍體便在當中,兩人面目有些詭異的感覺,但衣衫完整,似無經過打鬥,或任何掙扎痕跡。

慕容超羣上前,解開了其中一人衣衫,頭、胸、腹等重要的部份,也沒有傷痕。

他再看看那人的鼻孔,用手按按了屍體的臉,屍體的眼角與鼻孔,竟然滲出了一點血絲。

慕容超羣道:「內傷致死!」

「强大的掌力?」宛若問。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

宛若又等父親,檢視另一個屍體,同樣,那屍身身上並無傷痕,但嘴角却滲出了血絲。

「甚麼人可以有如此掌力?」欣容問。

慕容超羣道:「江湖之上,有很多人有如此功力,單說我們四大世家,每一個人都有這功力!」他頓了一頓,道:「屍體附近有沒有甚麼特別的線索?」

宛若搖搖頭,道:「而且,屍體安放得非常整齊,放在離我們大宅不遠之處,很明顯,是向我們作出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

「對,有這個意思!」

戈高問道:「甚麼警告?」

「可能是他們……要攻進來!」

欣容道:「攻入我們慕容世家?」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

「你以爲甚麼時候?」

「任何時候也有可能!」

在場的人都緊張起來。

宛若道:「我已重新部署,假若他們眞的攻入,我們有辦法應付。」

慕容超羣道:「最重要的是,保護你們娘親!」

欣容道:「是的!」她立即出了偏廳。

忽然,有人叫道:「屍體有變!」

衆人一起望着那兩具屍體,屍體有變——但並非屍變,而是屍體的臉容,本來是青白的,臉容却變成了黑色。

「怎會如此?」

慕容超羣不答話,一脚踢起那張地毡的一端,然後用地毡捲了屍體。

宛若看見,立刻也在另一邊,把地毡捲起,立時把兩具屍體捲好。

慕容超羣叫道:「屏住呼吸!」

他又示意衆人,抬了那捲着屍體的地毡出外,又道:「燒了他們!」

幸好在場人多,戈高、小寶、亞撲與斯古四個大男人抬了地毡出外,立刻用柴枝生火,在門外空地之上,把這兩具屍體火化。

宛若雖然大概猜到發生了甚麼事,但她畢竟是江湖閱歷較少,並不十分明白。

「究竟是怎甚麼一回事?」宛若問。

慕容超羣道:「這兩人屍體,被餵了一種毒藥,這種毒藥,在外面不會發生改變,但一入室內,溫度有了改變,立時發生變化!」

「甚麼變化?」

「你也看到屍臉變色。」

「是,並且發出了一種氣味。」

「這種氣味,其實是毒氣,假若我們把這兩具屍首放在屋內,而暫時不加理會,那麼,在一夜之間,他們屍身所發出的毒氣,足以令我們整間屋內的人死去!」

宛若忍不住伸伸了舌頭。

「無端殺他們,心狠手辣!」

「他們目的在害我們!」

「害我們?奪去我們的弟弟,這還不夠,還要加害我們全家,這人安的是甚麼心?」宛若怒道。

「還算上天有眼,讓我們及時發覺這件事,否則……一切難以想像!」

慕容超羣實在不敢想像全家被毒氣殺死的景象。

突然,又有人聲傳來。

是戈高,他氣急敗壞的進入來,一見了宛若,叫道:「來了,來了!」

「甚麼來了?」

「那些黑衣人!」

「從那一方攻來?」

戈高並沒有說話,只是指着天空。

「甚麼意思?」

「從天而降!」

「甚麼?你眼花了?黑衣人怎會從天而降?」

衆人隨着戈高奔向外面。

外面仍有烈火,正在燃燒地毡捲着的兩具屍體,因爲火勢極猛,照得到處光亮,有如燈火通明。

他們都亮出兵器,仰望長空。

黑衣人果然是從天而降,他們利用一些巨型的風箏,向這個光亮的空地,飛降下來。

有些黑衣人已着陸,一句話也沒有說,見人便斬,這一場難以忘懷的打鬥,不由分說,立時開始。

慕容超羣首先攻向那些黑衣人,他三幾下拳脚,已有七個黑衣人被震開十丈以外。

其他在場的人,士氣大振,沒有了恐懼,圍住下降的每一個黑衣人。

宛若開始的時候,有些忙亂,有些不知所措,但當衆人奮勇抗敵,她的自信心恢復過來。

宛若叫道:「家丁家僕,回守大宅!」

那些家丁家僕,武功不高,並不是那些黑衣人的對手,他們最適宜回防。

宛若的三個妹妹,秀媚、君悅、俏卿可以阻擋其中南面而下的黑衣人。

戈高、小寶、亞撲與斯古頂着

另一邊。

拓跋拔本來在休息，聞了聲音，也從他住所之處，飛身出來，與慕容超羣一起並肩作戰。

獨是不見了納蘭餘香。

不過，衆人也並不十分在意，連慕容超羣也只顧與黑衣人對打，渾忘一切。

黑衣人一共有接近百人，遭人擊傷擊斃的足有三十多人，其餘的在天光之前一刻，紛紛奪路而去。

慕容超羣叫大家不要再追，因爲他們這一邊，也有損傷。

秀媚、君悅與俏卿三人都有輕傷，長髮散下。

戈高、小寶兩人背傷，斯古與亞撲受了幾處刀傷。

慕容超羣與拓跋拔畢竟是所有人之中，武功最高的兩個，僥倖沒有受傷。

家丁家僕受傷的人數極多。

幸好欣容早已到內房保護母親，裏面的人等，只是受了驚嚇，並沒有受傷。

納蘭餘香一直沒有出現。

宛若也覺奇怪，她先看看爹爹，知他沒有受傷，又吩咐衆人互相療傷之後，才對父親道：「納蘭世伯並沒有露臉，難道他中了敵人之伏？」

慕容超羣道：「沒有可能，以他的武功，可以以一敵十，黑衣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那麼，他去了那裏？」

「我在這裏！」納蘭餘香的聲音，只見他依然是一身光鮮的打扮。

「你們沒事吧？」他從容的問道。

慕容超羣心中有氣，道：「沒有甚麼，你呢？」

「托慕容兄鴻福，也沒有甚麼……不過，這八個黑衣人，已死在我的樓台上面，煩你派人去收拾一下！」

「八個黑衣人？」

「是的，當我聽到人聲嘈雜之際，一推開門，已是十多個黑衣人向我那邊空降下來！」

「原來黑衣人在那邊下來。」

「看來他們本想從另外一邊下來，趁着沒人，可以潛入內宅，有些人身上帶有易燃的東西，看來是想入內放火，幸好……」

慕容超羣聽了，知道怪錯了好人，道：「幸得納蘭兄，否則，火焰一起，我看我這一家人的生命財產損失，還不止於此！」

「我只擊傷擊斃了八個，其餘的見事敗，也逃去無踪，你們怎樣？」

戈高與小寶都已包扎了背傷，上前向納蘭餘香問好，納蘭餘香笑道：「以前你們說我不肯帶你們出來，而今知道江湖險惡了吧？」

兩人苦笑。

納蘭餘香見他們有傷並不嚴重，也不多說，又向其他人問好。

他忽然想起，道：「夫人如何？」

「欣容已去保護她，看來沒有大問題。」

「你還是去看看夫人，她身體氣虛血弱，受不了驚嚇，快去看她！」

「多謝納蘭兄關心！」

慕容超羣再吩咐宛若打點一切，他自己立刻回到後宅，去看看他的夫人。

黑衣人並沒有攻入住宅，欣容也派了一些家丁把她母親的小樓好好把守。

她見了父親趕來，問道：「究竟怎麼了？」

「黑衣人已被我們打退，你母親如何？」

「沒事，只是虛驚而已。」

「那麼，你出去外面，看你大姐有甚麼吩咐，助她一臂之力！」

欣容離去，慕容超羣入內，夫人端坐床上，見了丈夫，也覺舒了一口氣。

宛若一再顯示了她的領導才能，她首先把宅中一切人等，加以重新調配，好好地把守慕容大宅。

另外，她也安排衆人休息療傷。

欣容見她已是筋疲力盡，勸她休息，欣容自己暫時代理負責一切，因爲在這一場大打鬥之中，她是在宅中保護母親，其實並沒有費過甚麼氣力，因此，衆人之中，只有她最爲氣足力壯。

宛若開始也不願意，但身心疲乏，最後只好讓欣容代理，自己去閨房之內好好休息一番。

一日一夜，慕容大宅平靜無事。

不過，氣氛仍是外弛內張，因爲他們都不知道，下一步，敵人將有甚麼行動。

＊　＊　＊

那天夜裏，衆人正在大廳之內用晚膳。

爲了安全起見，戈高、小寶、斯古與亞撲，負責把守大門，以防萬一。

正當他們用膳快要完畢之際，亞撲跑進來，叫道：「黑衣人來了！」

衆人聽了，立時把碗筷放下，抽出兵器。

亞撲緊張地道：「慕容世伯，你要快些出去！」

「有多少個黑衣人來？」

「一個！」

這個答案，實在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一個？」

「是，只有一個。」

慕容超羣聽了，向衆人道：「你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宛若，你與我一起出去！」

宛若應命。

夫人道：「老爺，你要小心！」

慕容超羣道：「夫人，你先回房，只有一個黑衣人，就是三頭六臂，也不用擔心！」

宛若道：「他們又弄些甚麼名堂？」

「出去一看便分曉！」

兩人隨着亞樸，一直來到大宅門口。

大宅前面，當中的確站了一個黑衣人，頭戴竹笠，身穿黑衣勁裝，在戈高，小寶與斯古三人包圍當中。

因爲那人幪面，看不見他們的表情。

慕容超羣上前，問道：「閣下是……」他向來是個小心的人，在此情形，仍然先禮而後兵。

那黑衣人拱手，道：「慕容先生，日前贈予一杯水酒，至今仍未忘懷！」

「甚麼，你便是那天來酒筵的黑衣人？」

「對，我外形沒有甚麼改變？」

「沒有，不過……」

「不過，你近日不只見到我一個黑衣人？」

「是，那些是你同伴？」

「我向來獨來獨往，怎會有同伴？」

「那些……」

「我也見過幾個，與我打扮一模一樣，而且，當我再來之時，發覺他們來攻打過貴府！」

「是的……那些不是你手下？」

黑衣人大笑。

「你笑甚麼？」

黑衣人仍然大笑，而且笑得更爲狂妄。

宛若實在忍耐不住，上前道：「請問前輩高人，你爲何對我們慕容家如此訕笑？」

黑衣人止住了笑聲，道：「我笑的是你們無知——我那裏有手下？」

「那些人……」

「那些人打扮像我，便是我的手下，如果，我扮成京城內的錦衣侍衛，那麼，滿京城的天子侍衛，都成了我的手下了！」

宛若道：「如果不是你的手下，爲何打扮和你一樣？」

「這問題更加可笑，別人的打扮，我怎可以干預？他們愛怎樣打扮便怎樣打扮！」

宛若道：「好了，我不和你再作無謂的爭辯，你是擄奪我的弟弟最有可疑的人之一！」

「你們弟弟沒找回？」黑衣人聲調充滿疑惑。

「是的，你怎會不知道？」

「我怎會知道？」這一反問，語調轉帶驚疑。

「當日我們在彌月宴會之上，正想抱弟弟出來，與衆親友見面之時，便發覺弟弟失了踪影！」

「那關我何事？」

「你接着也失去了踪影！」

黑衣人道：「我在筵席之上，早已說過，只是叨擾一杯水酒而已，當你們離開筵席，我不告而別，你們慕容世家是天下出名世家之一，怎會拘此小節？」

宛若道：「你推得好乾淨！」

「甚麼？」黑衣人有點發怒。

「既然這事與你無關，你大可以拉下面罩，以表示你的清白。」

「這事與我戴上面罩根本毫無關係！」

「做了虧心之事，不敢與人面對！」宛若如此說，實在是强詞奪理，强屈黑衣人。

黑衣人怒道：「如果我不敢面對，我又豈會再來？」

「那你拉下面罩！」宛若道。

慕容超羣聽了，也覺得宛若似乎過了火，正想說話，宛若已開口道：「如果你不敢……」

黑衣人怒道：「我不是不敢，而是……」

宛若急忙接口道：「而是推搪！」

黑衣人已被她激得怒氣上衝。

宛若已擺出了招式，預備向他攻去，黑衣人看見，更是怒從心上起，叫道：「得罪了！」

他左右晃動，突然一躍而起，連環踢了六七脚，宛若也不甘示弱，避開了他的來勢之後，立時出招，向黑衣人臉上攻去。

黑衣人更加憤怒，這後輩姑娘，突然要親手拉下自己面紗，那成何體統？

黑衣人猛退，然後又再出招，他的招數非常狠辣，迫得宛若速翻後退。

宛若的四位妹妹，看見姐姐似有敗下陣來之虞，一時心急，紛紛跳入戰圈之內。

一時之間，五位慕容姑娘大戰黑衣人，看得在場的人眉飛色舞。

慕容超羣一直沒有說話，但看五位女兒，其實並不及黑衣人的武功，但黑衣人一直與她們周旋着。

突然，宛若一掌打出。

黑衣人這時與宛若極近，他無法避開，他衹能以掌對掌，因而兩人同時擊出一掌。

「砰」的一聲，宛若已應聲飛出了外面，眼看要撞在後面一列假石山之上。

說時遲，那時快，那黑衣人急

忙飛身一撲，這一撲竟然比宛若的身形還快。

如果宛若這樣撞在假山之上，一定是頭破血流，幸好那黑衣人後發而先至，竟能以身體擋着假山，而宛若的頭部便硬生生的撞在那人身上。

黑衣人雙手接着宛若的來勢，宛若無可避免的墮入了他的臂彎。

衆人本來以爲宛若要受傷，但結果並沒有，衆人都舒了一口氣。

可是，宛若却變成非常憤怒。

這一下在衆人面前落在這黑衣人臂彎之內，實是羞煞女兒家，她不知是怒，還是憤恨，在那人臂彎之內，雙手襲向那人，並一手扯下那人面罩。

那黑衣人立即放開了宛若，把臉轉向了假山那邊。

宛若再想下手。

慕容超羣已一躍而上，拉住了宛若，道：「宛若，不要任性。」

宛若被父親所阻，一時之間，也沒反抗。

慕容超羣道：「好漢，小女兒得罪，讓在下向你賠不是。」

那黑衣人仍然面向假山，道：「慕容先生，其實我今晚趕來，祇爲先生指示一些實情。」

「實情，甚麼實情？」

「我並非擄去你寶貝孩兒的人。」

衆人聽了，本來以爲有甚麼聳人聽聞的消息，却原來又是舊調重彈，便忍不住的發出了噓聲。

那人續道：「而是貴府中一個貴客所爲。」

「誰？」

衆人屏息着。

「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誰，祇不過是，當我離去之時，他也離去，而且抱着嬰兒離去。」

「你看見他？」

那人點了點頭。

「爲甚麼你不阻止他？」宛若道。

「爲甚麼不告訴我們？」慕容超羣問道。

那人道：「兩件事情我都一一做了。」

「你說謊！」

「沒有……當時，我跳上屋頂，一直追着那抱嬰兒走的人，那人輕功了得，但我仍然死纏着她，一直跟了十里之外，突然，那人停了下來，等我追上去。」

「你有沒有追上去？」

那人點了點頭。

「結果呢？」

「原來他等我追上去，是要殺我滅口，當我飛身走近他時，他便一掌拍出，我根本來不及抵擋，而他的掌力厲害，把我打落在一個山崖上，我受了重傷，幸好我早已受慣了傷，在山崖之下，運氣自療，總算在鬼門關繞了一圈，又再回來。」

慕容超羣道：「而今你便是回來報訊？」

那人點了點頭。

慕容超羣道：「那你再小心描述一下，擄走我嬰孩的人，是甚麼模樣？」

那人道：「那人高大英俊，臉孔瘦削，並留了一部鬍子，雙目烱烱有神。」

這個形容，在場的人都知道，再無疑問，那是宇文俊傑，這個答案，其實並不出乎衆人意料之外，而他們早已懷疑宇文俊傑，缺乏的祇是證據而已。

而今黑衣幪面人指證，宇文俊傑已是無可置疑的擄去嬰兒的主謀。

宛若道：「原來眞是他，剛才開罪前輩，我在這裏賠個不是。」

那人搖了搖頭，道：「那也難怪你。」

這時，夫人從裏面，由一班丫環擁簇出來，問道：「找到了孩子？」

慕容超羣上前道：「夫人，還沒有找到，不過，終於有人證實是宇文俊傑所爲。」

「是宇文俊傑？」

「他在宴會中突然失去踪影，而我們的兒子也同時失去，不是他還會是誰？」

「爲甚麼他要這樣做？」夫人頓足哭泣。

慕容超羣道：「我不知道。」

「既知是他，爲甚麼還不立刻派人去找他？」

「對，我們應該立刻去宇文世家。」宛若早已應道：「我們五姐妹同去。」

戈高與小寶也同道：「我們也去！」

斯古與亞撲同道：「我們也去！」

納蘭餘香上前道：「我們四大世家本來是世代通好，爲甚麼宇文兄要作出此事，我也希望一查眞相。」

拓跋拔道：「這件事雖是慕容兒之事，其實也是我們的四大世家之事，既然你們要去，我自是不甘後人。」

慕容超羣道：「宇文世家在長白山下，離這裏有千里，他沒有這麼快便到他家，而且，他抱着我們的嬰孩，要走迢迢千里。」

夫人聽了，哭道：「那麼他會把孩子……」她不敢想像下去，也不敢說下去。

慕容超羣道：「他既然親手擄去我們的孩子，必然有一個目的，而且，做了賊的人，又豈會立時回

家？」

黑衣人道：「對，我看他仍在附近。」

衆人都在議論。

慕容超羣道：「宛若，我看找回妳們弟弟之事，妳又要再部署一番。」

宛若道：「對，我們這裏有很多人手，如果宇文俊傑仍在附近的話，他逃不了我們慕容世家的五指山。」

夫人忽然止住了哭泣，上前道：「老爺，這位黑衣人……」

「他是在我們筵席上出現過的。」

夫人道：「你究竟是誰？」

那黑衣人見夫人上來，立時轉身，把臉藏了起來。

夫人又再上前一些。

慕容超羣害怕黑衣人突然發難，他也同時上前，護着夫人。

夫人道：「你身形很熟，你實在是我們恩公，爲甚麼你不給我們看看你的容顏？」

那人道：「我並不是你們甚麼恩公，我祇是……」他的聲音有些顫抖。

夫人道：「你聲音更熟，你亦不是本地的人，你來自塞外……」

那人聽了，更把臉藏在假山之後。

「你是……你是我們的族人亞基拉，是，你是勇士亞基拉。」

那人聽了，更是全身顫抖不已。

「爲甚麼你會來？爲甚麼你又不給我看看你的眞面目？」夫人又再上前。

「我是亞基拉，但不再是你心目中的勇士了。」

「怎會，你是我們族裏當年的勇士，而今也是。」

「我，我不再是……」

慕容超羣道：「夫人，你既認識他，而且也是我們的恩人，爲甚麼不請他入內，好好讓我們招待一下。」

夫人道：「對，亞基拉，無論發生了甚麼事，你是我以前的恩人，也是我而今的恩人，你不肯見我，那我便要跪下。」

她一邊說，一邊便要跪下來。

亞基拉突然轉身，他扶起夫人，這一轉身，他忘記掩着自己的臉孔。

這臉孔實在嚇怕了所有在場的人。

因爲這臉孔根本不成臉孔，祇有那對眼睛還算有些光采之外，臉頰的肌肉，看來曾經腐爛過，而今痊癒了，結了不少疤痕，那個鼻子，早已塌下，祇餘兩個孔，還有那嘴唇，與疤痕結合，分不出那裏是傷痕，那裏是嘴唇。

那樣子實在可怕極了。

見多識廣的慕容超羣也被嚇了一跳，夫人更是仰着臉孔發呆。

亞基拉這時才如夢初醒，發覺自己的臉孔已暴露於人前，嚇了衆人一跳。

如果他不是在這裏與人說過話，與宛若交過手，如果他是突然以這個眞面目出現，那一定會嚇死人。

夫人驚嚇的道：「亞基拉，你是我們族中最著名的英俊武士，你怎會變成如此？」

亞基拉連忙把黑紗幪上，定了定神，才道：「各位，請原諒我這見不得人的臉孔，現在，你也明白我要幪面的原因了。」

這一張可怕的臉孔，當然有他一個悲慘的故事。

夫人道：「亞基拉，你一定要告訴我。」

亞基拉道：「不怕？」

「不怕，你是我們的大恩人，老爺，請恩公進去，好好的招待他。」

「這個當然。」慕容超羣扶着夫人，恭敬地請亞基拉進入他們的居處。

宛若已與衆人入了大廳，開始商量對付宇文俊傑以及如何找回弟弟之事。

* * *

慕容超羣與夫人，領着亞基拉進入了他們的客廳，丫環早已奉上香茗。

亞基拉道：「慕容先生，又再打擾了。」

「恩公請進！」夫人道。

「夫人，千萬不要這樣說，否則我要立刻離去。」

夫人向慕容超羣道：「老爺，當年，爲了……溫婉順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他幫我辦理。」

「啊！原來你也是我們的月老。」

亞基拉道：「其實，我要多謝夫人，如果不是夫人要我做這事，我也沒有機會接近溫婉順姑娘。」

「你怎會變成如此？」夫人問。

亞基拉低下了頭，並沒有回答。

夫人對慕容超羣道：「當年你也到過我們族中，你是知道的，要當我們族中的勇士，可不容易。」

「我也聽聞過。」

「當我族的勇士，武功要了得自不在話下，而且要面貌英俊，而當時的亞基拉，曾被譽爲最英俊的勇士，可是，現在我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亞基拉道：「我的臉孔弄得如此一團糟。」

「是的，怎會如此？」

慕容超羣道：「如果恩公不願

說……」

亞基拉竟然道：「不，是溫婉順。」

夫人似不明白，問道：「是溫婉順？」

亞基拉點了點頭。

「她，她爲甚麼要這樣對你？」

亞基拉道：「但我並沒有後悔，也沒有恨她。」雖然亞基拉的面孔蒙在面罩之下，不過，他們都可以感覺得到，亞基拉說這話時，心內充滿喜悅，臉上竟有微笑。

亞基拉又道：「她有來赴這喜宴？」

夫人道：「沒有，我很想她來，但你也知道，她行踪無定，很難找到她的。」

亞基拉點了點頭道：「是的，我這次前來，也是以爲她會到。」

夫人問道：「你一直跟着她？」

亞基拉點了點頭。

「她不喜歡你？」

亞基拉祇搖搖了頭。

「她喜歡你？」

亞基拉却又搖搖了頭。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夫人問道。

亞基拉嘆了口氣，道：「漢人有一句俗話是：自作孽，不可活，一切都是我自己作的孽，我不怪誰！其實，我明白你叫我照料溫婉順的時候，你是對我一番美意！」

「是的，我早知道你對溫婉順有意思，而且，我也希望她有一個好歸宿，當年你貴爲族中第一勇士，她也是族中美人，美人配武士，非常登對！」

「我也是如此想，當年的葬禮，一切的一切，都由我一手包辦。」

夫人望了慕容超羣一眼，慕容超羣也明白他們所說的話。

「你們去了那裏？」

「我們離開了塞外，當時，她有點傷心，我用盡了辦法，讓她開心！」

「她怎樣？」

「有時心情好些時，也對我溫言美語，可是，當她心情不好的時候，她對我完全不理睬，甚至，我跟着她，她也趕我走開！」

「你怎樣？」

「我明白她當時心情惡劣，希望日子有功，她可以忘記一切，那時，我的努力，當然有結果！」

不過，他說完這話，祇有一聲嘆息。

很明顯，他並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

「你灰心了？」

「絕對沒有，當時，我已立下決心，不論怎樣，我也要在她身旁，使她快樂。」

慕容超羣心中嘆了一句：「天下間竟有如此癡心人。」

「後來她遇到一個黑人？」

「你怎知道？」

「她來過這裏，告訴過我，不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那時不見你！」

「當她遇到了孤雁派的黑人之後，她潛心學武，我也沒有打擾她，我祇希望，她學武之後，仍然對我……」

「她成了高手？」

「當她學武之時，全心全意，對我是視而不見，不過，後來，她又對我忽冷忽熱！」

「她已有所成？」

「是的，不但有成，而且有走火入魔之嫌，她發脾氣之時，遇物即毀！」

「連你也在內？」

亞基拉點點了頭，道：「這個臉孔，也是在當時被她打塌了，甚至有幾次，把我打至重傷，奄奄一息。」

「爲甚麼你沒有死去？」

「因爲在最後一刻，她仍然把我救活過來！」

「爲甚麼她會這樣？」

「那可能是她對我仍有一份感情，也許，那是她回到現實，清醒的一刻！」

「她走火入魔……」

「武功上的急進，固然使她走火入魔，但有另一件事，常使她精神迷惘……」

「是甚麼？」

「是你！」亞基拉道。

「她對我怎樣？」

「有時她恨你入骨，曾經對我說過，她一生最錯的，是成全了你，委屈了自己。」

「我承認這一點。」夫人傷感的道。

「有時，她似進入瘋狂狀態，她說要毀了你，並且要敗你一家！」

這話令慕容超羣與夫人立時起雞皮疙瘩。

「不過，她却又有很多時候，在祝福你，祝福你有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我想，她說那些可怕的話時，祇是一時之氣，基本上她是非常希望你幸福！」

「而今她在那裏？」慕容超羣問道。

「我正想找她，當日我不辭而別，其實是好像看見她在你們大宅之內出現，然後又離去！」

「會不會是她搶了我們的孩子？」慕容超羣問道。

夫人道：「我想婉順不會這樣的，她當然知道我這年紀才得一個兒子……」

「她當然知道，那也是你最心愛的，她要毀你，當然是要把你最

心愛的兒子毀掉！」

「不，她不會是這種人！」

「最怕的是，她當時迷惘，眼前祇是恨，爲了洩這幾十年的恨意，她不理一切，亦無從控制一切！」

這話連慕容超羣本人，也越說越驚怕。

亞基拉却以肯定的語氣，道：「不，她不會，我看見宇文俊傑抱走你的孩子！」

「爲甚麼他會這樣？」

「這一點我不清楚。」

「你去追他？」

「我剛才在外面已說過，他一掌打了我下山崖，然後是不知所踪。」

「但後來又有這麼多黑衣人，而那些黑衣人，一直潛藏在我們府宅附近，這又是一個甚麼緣故？」

亞基拉道：「慕容先生，夫人以前對我有恩，幾十年來，我日夜想報答她，苦無機會，而今你們失去了兒子，我要留下，助你們一臂之力。」

「那是求之不得！」

夫人道：「亞基拉，你說我有恩於你？」

「當然，你給我大好機會，接近溫婉順！」

「其實我那是害了你！」

「爲甚麼？」

「如果你仍留在族中，你會成爲族中最受人尊敬的武士，你會在族內成家立室，有最美好的妻室，有很多的牛羊，甚至你已成爲了族長！」

亞基拉道：「我不稀罕這些！」

「你弄到如此田地，你不後悔？」

亞基拉肯定地搖搖了頭，道：「我今生無悔，我而今唯一的願望，仍然是日夕陪伴溫婉順！」

慕容超羣又再嘆了口氣。

這時，客廳之內一片寂靜。

突然，夫人站了起來，道：「你們聽到了沒有？」

慕容超羣道：「聽到甚麼！」

「是孩子的哭聲！」

「甚麼？」

兩人側耳傾聽，可是，以兩人的武功，方圓十里之內，如果有孩子哭聲，他們一定會聽到的。

「聽到沒有？」夫人問。

慕容超羣搖搖了頭，道：「沒有！你呢？」

亞基拉也搖搖了頭。

夫人却道：「我的確是聽到的。」她看看外邊的天色，仿似自言自語道：「這個時刻，應該是孩子吃奶的時候了……」她陷入了迷惘，突然淚如雨下。

慕容超羣知道，夫人懷念兒子。

亞基拉道：「夫人，你好好休息，我們一定可以把孩子找回來的！」

慕容超羣立時召了丫環入內，服侍夫人，他安頓了亞基拉，立時趕往大廳。

＊　＊　＊

大廳之內，燈火通明。

宛若在當中，似乎已有商議的結果。

他們見慕容超羣來，紛紛過來。

慕容超羣道：「我們已決定，明早便追上去，把宇文與他的同黨一起追回！」

「他的同黨？」

「我們相信，這一批一批的黑衣人，都是他的同黨，而宇文這人，爲了奪得我們弟弟，很早便已有了預謀，因此，此行就算找到了宇文俊傑，對付他也不是易事！」

「說到武功，有了爹爹、納蘭世伯，拓跋世伯，看來他是應付不來！不過，這一次武功並不是掌握一切，因爲弱小的弟弟在他手上。」

「那你們想怎樣？」

「我想這一次，既要力敵，也要智取！」

「有特別的計謀？」

宛若搖搖了頭，道：「隨機應變！」

「好極，你們打算怎樣追？」

宛若道：「我不想你們老人家勞累，你與兩位世伯，仍留在大宅之內，以逸待勞！」

慕容超羣並沒有異議。

宛若續道：「而我們分作兩路，直闖宇文俊傑在長白山下的府邸！」

「他沒有理由回家！」

宛若道：「對，我們也是如此想！」

「那你們爲甚麼還要去他長白山下的府邸？」

「那祇是一種謠言，一個局！」

「甚麼局？」慕容超羣問。

宛若並沒有立即回答。

「既然是一個局，那自有其中玄妙之處，好極，一切由你作主！」

翌日一早，衆人還是依着次序出發。

戈高、小寶、秀媚與俏卿作先頭部隊。

欣容、君悅、斯古與亞撲是第二個部隊。

宛若却是最後出發，而且單人匹馬。

慕容超羣醒來的時候，她們早已離開，他先去看看夫人，見她情緒已較爲穩定。

然後，他叫僕人找納蘭與拓跋二人前來，也打算商議一套辦法。

可是，僕人祇找到拓跋拔前來，却找不到納蘭餘香，慕容超羣也不以爲意，可能是他到附近散步。

拓跋拔道：「聽說夫人身體有恙?」

「祇是情緒仍未平復而已！」

「那也難怪。」

忽然，慕容超羣想起了亞基拉，親自趕往他所居之處，却發現他已不在。

慕容超羣簡單的把亞基拉的事情，述說了一遍，拓跋拔聽了，也覺得這個勇士，實在是天下最癡情的人。

當他們聊了一會，納蘭餘香却施施然從外面回來，立時解釋道：「我因睡不好，到附近山頂走了一下，練一下功！」

三人又再閒聊一會，開始商議一套應變之計。

拓跋拔有很多意見，也非常熱心，但納蘭餘香並沒有多說甚麼。

慕容超羣知道他是個深謀遠慮之人，他一定有好的見解，但似乎是碍着甚麼，不想多言。

「納蘭兄，你有高見，何不一同討論?」

「沒有，我那有甚麼高見，我想，我們也不可能做些甚麼，祇能好好保護這慕容大宅而已！」他頓了一頓，轉了一個話題，道：「聽下人說，夫人染恙?」

「沒有甚麼，那祇是情緒不穩，說來也可笑，昨夜我們閒談之際，她說她聽見了孩子的哭聲！」

「甚麼?」納蘭餘音似乎臉色有變，不過，很快他便道：「也許她惦念孩兒成狂！」

「是的，我也如此想。」

納蘭餘香道：「你要好好安慰她。」

「是的，多謝納蘭兄關注！」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怎會如此說，你的事尤如我自己的事一般，我一定要替你或者協助你找回孩子，才會離開！」

拓跋拔也道：「是的，這事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慕容超羣又再多謝二人。

納蘭餘香道：「你有一個如此聰明的大女兒宛若，你其實不用擔心！」

「是的，宛若十分聰明能幹！」

「她昨晚說心中有一個計劃，一個甚麼局，可以從宇文俊傑手中搶回嬰兒來，你可知道?」

慕容超羣搖搖了頭，道：「不知，我還以爲你們知道，因爲我昨夜來遲了，宛若後來也沒有告訴我。」

「既是如此，也沒有關係。」

納蘭餘香又立時改變了話題。

這一天，在慕容府邸來說，是平安的一天，並沒有發生甚麼事情，但也沒有接到宛若他們任何消息。

慕容超羣單獨一個人，巡視大宅附近一帶方圓十里的地方，也沒有甚麼蛛絲馬跡可以找到。

情結難解　忍鬱成瘋

慕容宛若是在衆人中最後出發的一個，她却早已吩咐她兩個妹妹秀媚及君悅，叫她們用盡辦法散播一個謠言。

其實也並非完全是謠言，主要是直接指控宇文俊傑盜走慕容世家的初生嬰孩。

她們並沒有證據，但謠言之內，却是確確實實的指控宇文俊傑，如果他聽到這謠言，無論他眞的擄劫了嬰兒，或是沒有擄劫嬰兒，他都不能睡得安枕。

宛若打算過，如果宇文俊傑沒有擄劫嬰兒的話，他將會忍受不了這個謠言，會毅然而出，加以否認。

如果他眞是有擄劫了嬰兒的話，那麼，他的行程將會受到極大的阻力，要更加東躲西藏，也會有更多人注意他的行踪，使他無所遁形。

宛若想出這個計策，果然是一個妙計。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其實這是很易辨到的，尤其是世上智者根本不多。

到了第三天，北上長白山一帶，早已有了一首順口溜，很多孩子也懂得唱：「宇文絕，慕容劫，擄嬰殺孩，無良俊傑！」

經附近幾十里方圓地方的孩子們唱，慕容超羣失去嬰孩之事，幾乎成了無人不知的事，而宇文俊傑這個名字，亦在同時間，已惡名昭彰，衆人皆知。

慕容世家人分三組出發，在第三天開始，已接到了一些江湖熱心人士的通風報訊，據說有人看到宇文俊傑的馬車進入長白山的官道上。

再過一天，秀媚那一組人，與君悅那一組，已追到了那條官道上面。

他們用快馬追查，却找不到那輛馬車。

接着宛若也到了，但仍然找不着宇文俊傑，當他們聚在一處驛站休息之際，却看到一輛馬車施施然而到。

守候驛站的一個驛長，最先發現那輛馬車，立即通知了宛若道：「那是宇文世家的馬車。」

衆人聽了，立時緊張起來。

宛若先安定了衆人，道：「可能他早已聽到風聲，有備而來，大家要非常小心。」

馬車一直入了驛站。

出乎衆人意料之外，那輛馬車並非十分豪華，但車旁却眞有「宇文」兩個字。

馬車停了下來。

那個趕馬車的人，看見了這麼多人，並沒有甚麼表示，祇是做他自己應做的事情，他解下馬轠，讓馬兒休息一下，也拉了牠往水槽之處。

馬車的門終於開了，從容走出來的，正是宇文俊傑，在場的每一個人，早在筵席之上見過他，雖然他一直沒有說甚麼話，但他那傲然之氣，人人都記得很清楚。

欣容年紀最小，見了宇文俊傑，也想起了她的小弟弟，忍不住衝上前去。

宇文俊傑一手攔着，問道：「小妹妹，你要往那裏跑?」

欣容並不是攻擊宇文俊傑，而是想打開馬車車門，看看自己的小弟弟是否在內。

「我要看馬車。」

「馬車是我的，你沒有權搜查。」

「我不是搜查，是看看我的小弟弟是否在內。」

宇文俊傑道：「如果我告訴你沒有，你會怎樣?」

欣容笑道：「我當然不信。」她回頭與衆人道：「你們信嗎?」

衆人都鼓噪起來。

宇文俊傑仍然是一派冷傲，道：「果然是你們放出的謠言，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所說的，確實是謠言，我並沒有抱走你們慕容世家的小弟弟。」

他雖然竭力按捺着自己的怒火，但依然一字一句的說了出來。

欣容道：「爲甚麼你不能讓我入內查看?」

宇文俊傑道：「第一，小妹妹，你以爲我搶了你們的寶貝弟弟，又明知你們十萬火急追查我，我還會把這個小孩子帶在身邊?」

這話倒是使衆人心服。

可是，他又多加了一句話：「第二，憑我宇文俊傑在江湖上的名氣，你們一定要相信我。」

這一句話不單令衆人發出噓聲，而且更加不信任宇文俊傑，這話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個笑話。

欣容已不理會，便要衝過去。

那知道，宇文俊傑依然站在原來的位置上，右手略略把衣袖一揮，欣容整個人不單無法接近馬車，反而被他的袖風拂倒，打了一個觔斗。

宇文俊傑露了這一手，實在使在場的人括目相看，宇文世家能與其他三大世家並存，有其道理。

欣容一倒在地上，立時翻身起來。

「你爲甚麼不讓我看看?」

「我早已說過了原因。」他似不欲多言，不想再多一句解釋。

欣容並不因爲被宇文俊傑一拂倒下而罷休，不再理會他如何說，又再一衝而上。

宇文俊傑這一次，雙手擱在胸前，似乎是動也沒有動過，可是，欣容一近他，似接觸到一股極其大的阻力，根本無法前進。

宇文俊傑祇是冷笑。

君悅與俏卿看見妹妹被辱，心下非常憤怒，已一躍而上，戈高、小寶、亞撲與斯古，也敵愾同仇，同時躍向宇文俊傑。

宇文俊傑道：「憑你們?」

衆人聽了，更爲惱怒，不發一言，七人齊攻上，宇文俊傑却屹立不動，一股力量似是一堵鐵壁銅牆，就是七個人也無從攻上。

戈高與納蘭小寶突然一個高飛，然後兩人如大鵬展翅，分別由左右兩邊，攻向宇文俊傑。

宇文俊傑笑道：「這樣才像個樣子。」他左手一拂，在地上的衆人，被他這一股力量拂得立時猛退。

然後，他右手雙袖齊拂，反擊戈高與小寶的來勢，兩人但覺一股力量向他們拂來。

納蘭小寶在這麼多人之中，無疑是武功最爲高强的一個，他抵受得了宇文俊傑這一拂，仍然可以接近的攻向宇文，但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宇文俊傑道：「好功夫，如果我沒有看錯，你應該是納蘭餘香的入室弟子。」

納蘭小寶道：「在下正是納蘭餘香的小兒子。」

「納蘭兄有此兒子，亦可以舒懷，不過，你是我子侄輩，你不應和我交手。」

小寶道：「如果宇文世伯擄去了嬰兒，我不會理會擄劫的人是否世叔伯，我也會插手，因爲這種事是義不容辭，當仁不讓。」

這話實在對答得體，使宇文俊傑一時之間，也無法再反駁他。

宛若也上前道：「小寶兒說得是！」她也迫近宇文俊傑，並且一連揮出了幾掌。

這出其不意的攻擊，當然不會難倒宇文俊傑，不過，他一直對任何攻擊都是採取紋風不動之守法，但宛若攻來，他再沒有那麼從容。

他雙袖齊拂，竟然也不能拂開宛若，他竟然臉色一沉，雙眉也是一沉，衆人又感到一股力量，向四方八面逼出，他們無法不退後一步。

獨是宛若一人，並沒後退。

「果然是慕容世家的慕容神

功。」

宛若道：「慚愧！慚愧！」

「你這個年紀，已臻此功力，而且是個女孩子，不用再說慚愧，想當年，我與慕容超羣比試，他的功力，也祇是比你高出一層而已。」

宛若道：「在下便是慕容宛若，慕容世家的大女兒，那我可有資格問及擄嬰之事？」

宇文俊傑道：「我說的並非甚麼資格，而根本上是輩份問題，慕容超羣有此女兒，也應自豪，但如果他還有一個兒子，那他再沒有遺憾。」

「請不要左右而言他！」宛若道：「前輩得罪了，我要開馬車一看。」

「不，絕對不能！」

「那你想怎樣？」

「這事是關係到我一生榮辱，我宇文俊傑大半輩子在江湖上走，從來也沒有給人懷疑過，更從來也沒有被低一輩的人質疑過。」

「你非常重視輩份？」

「當然，我們這一輩的事，又豈容你們這些黃毛丫頭、毛頭小子來干涉？」

「不過，這一件事，你懷疑最大。」

「我知道，我在宴會上出現，但我在你們發生失嬰之事時，却悄然身退。」

「你既然知道……」

「我在事發之時，離開宴會，那並非表示我便是擄嬰之人。」

「那你爲甚麼要離去？」

「我也不需要向你們解釋。」

「這話無疑是推搪，你是前輩，我們尊重你，但我們絕不能因你說一句你沒有擄嬰而相信你。」

「你一定要相信。」

衆人聽了，心下都覺得這人太橫蠻。

「那你爲何不肯解釋？」

「不是不肯，有很多事情，向你們解釋，也無用。」宇文俊傑嘆了口氣。

「你可以直接向我父親解釋。」

宇文俊傑想了一想，道：「可以！」

但他又搖了搖頭，道：「但不是現在。」

「甚麼時候？」

「三天之後。」

「爲甚麼不可以立即與我們回去？」

宇文俊傑道：「我不想向你們解釋，但你們要相信我，三天之後，我一定會再現身慕容世家。」

欣容道：「三天之後我們再想找你，那比登天還更難。」

宇文俊傑道：「你不相信，我也無法。」

宛若忽然斬釘截鐵道：「好極，宇文世伯，三天之後，我們在慕容世家之內迎接大駕光臨。」

宇文俊傑對宛若這一個決定，似是非常欣賞。

宇文俊傑也不再多望衆人一眼，逕自上車，而那個馬伕，亦把馬拉了回來，再上韁繩，他慢條斯理的上車，「吁」馬兒開始上路。

衆人欲跟上前。

宛若道：「讓他走，我們立刻回到家中，迎接這宇文俊傑的光臨。」

「他不來呢？」

宛若極有信心，道：「不會的，這人非常重視輩份，他在我們這些小輩面前，許下這一個諾言，他不會不來的。」

沒有人再出聲，雖然宛若的幾位妹妹都在心中嘀咕，不過，她們仍然要相信這位大姐姐的判斷。

慕容超羣聽了宛若的簡述追查事件經過之後，對宛若道：「宛若，你的抉擇是正確的。」

「他一定會來？」

「一定會！」

納蘭餘香與拓跋拔都沒有出聲，因爲他們也懷疑，究竟宇文俊傑是否一定會來？

他們原都是守信重諾的人，但在過去的十年，他們見面機會甚少，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每一個人的變化？

等待是最辛苦的事，三天，三天似乎比三年還要長久，慕容世家上下人等，越來越焦急。

到了第三天，黃昏時份，仍沒有宇文俊傑的踪影，衆人開始懷疑的時候，終於傳來了宇文俊傑那輛馬車出現的消息。一個在放哨台上的守衛叫道：「馬車來了！」

這消息令所有在慕容世家府邸內的人都振奮起來，連慕蓉超羣本身也有些緊張。

大宅門口，已是燈火通明。

那輛馬車，用普通的速度向着大宅而來。

令衆人覺得出奇的，馬車之上，並沒有馬伕，而那匹馬，雖無人駕馭，却穩步前來。

馬車終於停了下來。

慕蓉超羣上前，拱手道：「宇文兄，請！」

可是，馬車之內既無人聲，也沒有其他反應。

慕蓉超羣又再拱手，清了清喉嚨，再朗聲道：「宇文兄，既然來到，何不立刻現身？」

衆人屏息的等候着。

可是，車內仍然沒有任何反應，在場的人，都覺得奇怪，也在心中詛咒這個「擺款」的宇文俊傑。

幾乎連慕蓉超羣也忍耐不住的時候，在旁的納蘭餘香似乎比他更

爲忍耐不住。

他突然叫了一聲，道：「我來也！」

他騰身躍起，一掌打向那馬車，這一掌力道，實在是用了他八成以上的勁道。

馬車應聲而散了！

本是密不見天的車廂，被掌力震開，木椽向四方八面飛射而出。

納蘭餘香似是一掌仍未盡意，人未下地，又再揮出了另外一掌。

這一掌擊出，竟落在那無辜的馬匹上面，馬受痛而嘶叫人立，但嘶聲未完，馬已沒有了力量，像一個洩了氣的大皮球，「啪」的一聲，倒了在地上。

衆人嘩然。

令所有在場的人，更爲嘩然的，便是那散開的馬車車廂之內，並沒有宇文俊傑的踪影。

這一輛竟是一輛空車。

納蘭餘香也是十分愕然，叫道：「宇文俊傑，你在那裏？」

「我在這裏！」

衆人循着聲音回望去，只見慕容大宅上面，飛簷之處坐着了一個人。

那人正是宇文俊傑！

他何時上了屋頂，何時坐在飛簷上，沒有人知道！

慕容超羣着實也吃了一驚，拱手道：「宇文兄，請下來！」

宇文俊傑飛身一躍，落在破爛馬車之旁，他看見了那猝斃的馬匹，無奈嘆息。

慕容超羣拱手道：「宇文兄，事情已擺在眼前，一切都有待你好好解釋！」

宇文俊傑道：「解釋？慕容兄，你說得對，事情已擺在我們的眼前，事實已經給你最好的解釋！」

「甚麼？」不單是慕容超羣不明所以，恐怕在場所有的人皆不明所以。

但是，當中只有一人最爲明白。

納蘭餘香道：「宇文兄，你似乎有所指責！」

「受責的人，當然知道！」

這話一出，在場的人都明白，受責的人當然是納蘭餘香。

納蘭餘香怒道：「此話怎麼說？」

「你自己最爲明白。」

納蘭餘香不再說話，突然雙掌同時揮出，納蘭的掌法，在剛才破馬車，斃馬兩掌中，已見端倪。

宇文俊傑側身閃開，然後後退，他似乎不想跟納蘭餘香動手。

可是，納蘭餘香並不給宇文俊傑多開一次口，他已全力攻上。

宇文俊傑也不甘示弱，出手相迎。

廿多年前，四大世家常在一起切磋武藝，飲酒消遣，四人的武功，大家心裏有數。

但自從衆人遇上了溫柔與溫婉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不愉快的事，而慕容超羣娶了溫柔回來後，他們再沒有一年一度的相聚。

轉眼是廿年，各人武功都已進入了不同的境界。

納蘭餘香的掌力，早已震撼了人心，他再以掌力，一招力迫一招，似乎立即便要斃下宇文俊傑。

宇文俊傑並不與納蘭餘香硬拚，他以力御力，每接一招，都似乎十分危險，但在最危險之當兒，却又側身而過，化險爲夷。

在場的後輩，都屏息而觀之，因爲這兩大世家的高手拚鬥，並不是隨時可見。

但納蘭小寶與戈高却比衆人更爲緊張，因爲納蘭餘香是他們的長輩。

兩人拚鬥了五十多回合，出手更狠。

衆人開始覺得奇怪，爲甚麼納蘭餘香不給宇文俊傑一個辯白的機會？

而今最迫切的問題，是找尋嬰孩的所在，本來宇文俊傑出現，應該可以知道嬰孩下落，就算沒有甚麼眉目，至低限度，也可讓宇文俊傑自己說出，是否是盜去嬰孩的眞正兇手！

可是，宇文俊傑只有暗示，而並無機會表白。

也許，是納蘭餘香太過心急，而他被宇文俊傑的無端指責，惹起他心頭怒火！

不過，這一切都不應阻止宇文俊傑的發言。

慕容超羣也看不過。

比慕容蓉超羣更看不過的，却是拓跋拔。

拓跋拔叫道：「兩位請停手！」

拚鬥中的納蘭餘香與宇文俊傑似乎充耳不聞。

拓跋拔爲人率直，見二人如此，也覺不對，於是一個飛身，站在了二人當中。

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令兩人無法不分開！

宇文俊傑向後一退，正想說話，納蘭餘香却搶先道：「拓跋兄，你站在那一方？」

「我？我並不站在任何一方！」

「既然如此，請你離開！」

「納蘭兄，你不讓宇文兄解釋一下？」

「他是盜嬰之人，何必再去聽他說些花言巧語？」

拓跋拔大不以爲然道：「你怎知他是盜嬰之人？」

「當日失嬰之時，也是他失去踪影之時！」

拓跋拔道：「這的確是事實，不過，他雖有最大的嫌疑，却並不一定是他所為！」

一時之間，納蘭餘香啞口無言。

宇文俊傑大聲道：「納蘭餘香，你對這事這麼緊張，又不欲我多言，難道你是……」

「你說甚麼？」

「我說你才是盜嬰之人！」

這話一出，衆人嘩然，連慕容超羣也覺得，這話似乎是過火了一些。

慕容超羣道：「盜嬰一事，何必互相放無矢之的，互相指責？」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我一直在你身旁，為了你孩子之事，我……」

「這點我明白！」

宇文俊傑却插口道：「這並不代表你並沒有盜去嬰兒的嫌疑！你們可知有欲蓋彌彰一語？」

納蘭餘香道：「你含血噴人！」

宇文俊傑道：「慕容兄，我今晚來貴府，目的便是向你好好解釋一下，我並沒有盜走令郎！不過，我未來貴府之前，便已感到有不祥的預兆，因此，我並沒有坐馬車來，只讓馬車進入府邸大宅，而結果……」

結果的情形當然是人盡皆知。

「你怎會有些不祥預兆？」

「因為我既然沒有盜嬰，而事發當日，我又眞的不辭而別，這豈不是兇徒最佳的嫁禍？而今我辯白，納蘭兄不讓我開口說話，豈不是把嫁禍之人指証出來？」

這說話不無道理。

宇文俊傑道：「慕容超羣，你素知我的為人，我一向我行我素，並不與人同羣，就算是我們以前的四大世家相約論劍比武，我是獨來獨往。」

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三大世家都知道。

「當日發生了事，我立刻離去，是因為我不想見嫂夫人愁容滿臉……」

納蘭餘香道：「你這個解釋，太過勉強了吧？我們四大世家，一向有交往，你一句獨行獨往，你可以推卸協助慕容兄的義務？」

宇文俊傑道：「失嬰之事，在我看來，是一件陰謀，這陰謀蘊釀已久……最重要的一點，我認為找回嬰兒之事，慕容兄有足夠的能力去辦，多我這一個人，反而是礙手礙脚。」

慕容超羣道：「這是一個陰謀？甚麼陰謀？」

「一個早已極有計劃的盜嬰行動！」

「那麼，主謀是誰？」

宇文俊傑並沒有回答，只是雙目望着納蘭餘香。

「你說是我？」納蘭餘香問道。

「我並沒有說過。」

納蘭餘香怒極，竟一躍而越過拓跋拔，又再出手，似要擊斃宇文俊傑才甘心。

兩人一接觸，又再開始一場大戰。

在旁的人都非常焦急，因為盜嬰之事，關鍵全在這二人的身上。

慕容超羣與拓跋拔同時撲上，分開了二人。

慕容超羣道：「納蘭兄，請讓他說話！」

宇文俊傑道：「你一直不讓我開口，你要我死去才甘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說話之時，早已退開。

宇文俊傑又道：「納蘭餘香，我而今並不是一力指證盜嬰之事一定是你所為，但我只說出疑點，目的是要還我清白！」

慕容超羣道：「你說！」

「我與慕容兄交往有年，雖然過去一段日子，我隱居長白山，不再理會世事，也不理江湖之事，但聽到你在這個時候，喜獲麟兒，我實在忍不住要來看看，賀慶一下！」

「你不是來看孩子，而是來看孩子的母親！」納蘭餘香道。

這話使在場的後輩，也感到有點不對勁。

宇文俊傑並沒有抗議，反而淡淡說道：「看誰也可以。」

「慕容兄，你聽，他招認了！」

慕蓉超羣道：「幾十年了，他來看看我的夫人，也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對，那年在塞外，我們四人都認識溫柔、溫婉順兩人……而今再見見故人，有何不可？」

納蘭餘香似乎找不着反駁之處。

宇文俊傑道：「慕容兄，你的邀約，是今年的八月十五，而我在七月上旬已到貴府！」

「甚麼？你這麼早來，但却又不見你……」

「我來到貴府附近，却發覺有人似在監視貴府，一來我好奇；二來我這麼早來打擾貴府，也不好意思，因此，我在附近居住，並監視貴府的人。」

納蘭餘香道：「眞有趣！」

「對，非常有趣！我看見那些人潛入慕容府邸，却並不是傷害任何人，只是探查慕容夫人的產期！那時，我知道，有人想謀取嬰孩！」

「你為甚麼不直接來告訴我？」慕容超羣道。

宇文俊傑道：「如果我當時來告訴你，你正在靜候佳音之際，你會相信我嗎？我只會枉作小人而已！就算而今我告訴你，誰是盜嬰之人，你仍然未必相信我！」

他說這話實有道理。

「再者，看來監視你們二人的却並無大惡意，因此，我也完全沒有出手干預，我只是依照你讌日前來，好好與你飲酒盡興而已。

納蘭餘香道：「如果有人盜嬰，你便可以插手！」

「飲宴之日，事情有了變化！」

「甚麼？」

「黑衣人的出現！」宇文俊傑道：「我看，如果這人出手，肯定逃不過慕容兄你的五指關，我何必又再多作一次小人，因此我決定離去，免得捲入是非漩渦！」

慕容超羣道：「我已經知道那個黑衣人是誰！」

「你知道便好！」宇文俊傑並沒有追問下去。

反而是納蘭餘香却要追問，並且有點緊張地道：「他究竟是誰？」

慕容超羣並沒有回答他。

宇文俊傑道：「那黑衣人成為他的代罪羔羊！」

「怎會？」慕容超羣道。

「那人手下都紛紛扮作黑衣人，既可擾亂視聽，又可嫁禍於黑衣人，眞是何樂而不為？」

這時，一切的矛頭都是指向納蘭餘香。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望着他。

一時之間，他似乎有些窘態，不知如何是好。

慕容超羣道：「我已聽了宇文兄一面之詞，納蘭兄，你又如何解釋？」

納蘭餘香道：「你以為我會這樣做嗎？」

宇文俊傑道：「沒有人以為你會這樣做，但事實你是有這樣做！」

「證據呢？」

宇文俊傑一時之間，也沒有辦法拿出甚麼證據。

納蘭餘香道：「是嗎？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事實上，他盜走了嬰兒，返身回來你府上，目的是證實自己無罪，這才是欲蓋彌彰！」

宇文俊傑被他反咬這一口，一時間，也無言以對，他一向並不是一個善於詞令的人。

納蘭餘香道：「其實，你與慕容超羣之間，早有嫌隙！」

「怎會？」

「為甚麼不會，自從溫柔下嫁了慕容超羣之後……」

「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還提來作甚麼？」宇文俊傑實不想提起這件事。

納蘭餘香却道：「你一直恨透慕容……」

「不，我不會，我與溫柔無緣無份，那怪得誰，我不會因此恨慕容超羣。」

「那麼，今次你來作甚麼？」

「當然是祝賀慕容兄令郎彌月之喜！」

「這麼簡單？」

「當然是。」

「當然不是……你是來看溫柔！」

宇文俊傑滿臉泛紅，那是不打而自己招認了。

慕容超羣本來已知道，宇文俊傑以前在他未婚之前，也表示過喜歡溫柔，其實，那也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溫柔當時在塞外是絕色美人，幾乎所有人見過她的，都會有說不出的喜歡。

宇文俊傑道：「我想來看她，這又如何？」

「這又如何？你想不到，溫柔而今生活這麼美滿，你妒忌她，你要把她最後一個美夢也打破！」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

「因為幾十年屈藏心底下的愛而變了質。」

「變了甚麼？」

「恨！」

簡簡單單的一個字，使宇文俊傑，欲辯無從。

納蘭餘香見自己一擊中的，正中了他心中要害，十分高興，洋洋自得。

「因此，我可以推斷一切的事情，盜走嬰兒，然後折返，表示自己清白無辜，一切都在他計劃之內！」

「我不會如此！」宇文俊傑有些發怒，可是却又不能把怒氣發作出來。

突然，他想起另一個因由，問納蘭餘香道：「其實你也與慕容超羣不和，你又來作甚麼？」

「我？我來賀喜慕容兄！」

「不，你也是來見一個人！」宇文俊傑道。

「是誰？我早已見過慕容夫人溫柔，我並不像你一樣，對她……」

「你不要亂說，毀我清譽不要緊，對慕容夫人有一點污辱，我不會放過你！」

慕容超羣聽了這話，心下也打了一個突，因為宇文俊傑對溫柔的既愛且敬之心，納蘭餘香並不是無中生有的！

宇文俊傑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定了自己起伏的心情，道：「對，你是來見一個人！」

「誰？」納蘭餘香從容的問。

宇文俊傑回首對宛若道：「宛若世侄女，多謝你在驛馬站上對我的信任，讓我先辦完我自己一件私人的事，才再來慕容府上……」

宛若道：「宇文世伯是重諾之人，世侄女怎會不相信？」

「好極，你以爲我去了那處？」

「既然是世伯私人之事，世侄女當然不知！」

宇文俊傑道：「我去了一處很遠的地方！」

納蘭餘香似不耐煩，道：「這事與我們之事，有何關係？」

「當然有關，我去了陽關！」

「陽關？那是幾百里之外？」宛若問道。

「是的，慕容兄、納蘭兄、拓跋兄，你們當然記得那地方！」

二人齊聲道：「當然記得。」

納蘭餘香道：「那是我們的四大世家，飲酒論劍之地，怎會忘記？」

拓跋拔道：「幾十年了，那裏的酒，我至今還常懷念，好香，好香！」

宇文俊傑道：「其實那地方也是我們最不想提的地方，至低限度，我和你……」

「你」是直指納蘭餘香。

「爲甚麼是我？」納蘭餘香問。

「因爲那是你我失意……失戀的地方！」

「我？我沒有！」納蘭餘香道。

「你沒有？」宇文俊傑笑了起來。

「有甚麼好笑？」

「對，你而今是沒有！」這話不單在場的人不明白，連慕容超羣、納蘭餘香也不明白。

「你以爲我去做甚麼？」宇文俊傑問納蘭餘香。

納蘭餘香並沒有回答他。

「去看一個墳墓！」

這實在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問題。

「甚麼墳墓？」

「是溫婉順的墳墓！」

這話一出，納蘭餘香臉色大變，這一次的變色，無論納蘭餘香如何狡猾，如何深藏不露，也不能掩飾。

不過，他最後仍强作鎮定，道：「那又如何？」

「那裏而今再沒有溫婉順的墓！」

拓跋拔問道：「我知道溫婉順死後，的確是葬在塞外，怎麼會沒有了墓？是年代久遠……」

「不，因爲溫婉順根本沒有死！」

拓跋拔有些驚愕，道：「她怎會沒有死？」

「她的死原本是假的，慕容兄，你知道？」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勇士亞基拉早已向他說過了，因此，他並不感驚奇。

出奇的是，納蘭餘香並沒有特別表示。

宇文俊傑看看納蘭餘香道：「我此行幾百里，費了三天，僕僕風塵，並沒有浪費！」

「你的意思是……」

「我此行是證實一件事——溫婉順的確沒有死，而這件事你比我早知。」

「那又如何？」

「那麼，我可以肯定，這一次你來慕容府，是因爲你要見一個人！」

「見誰？」

「溫婉順！」

「甚麼？她怎會在此？」

宇文俊傑並不與納蘭餘香說下去，反而向在場的後輩道：「各位世侄，你們並不知道誰是溫婉順是嗎？」

眾人搖頭，表示不知。

宇文俊傑道：「你們當然不知道，不過，我說出一個人的名字，你們一定認識，孤雁派的『折翼魔仙』！」

眾人點頭。

宛若道：「這是一個女魔頭，近年殺人無數，行事古怪！」

「對，這人便是溫婉順！」

納蘭餘香怒道：「不，她並不是女魔頭，她仍然是以前的溫婉順！」

「對，在你的心目中，她永遠如是！」

宛若不明所以，道：「如果納蘭世伯要見溫婉順，他怎會來我家？」

「因爲……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可知溫婉順與你母親是好姐妹嗎？」

宛若搖搖了頭。

宇文俊傑道：「我想其中細節，你要再向令壽堂好好問一番！」他轉向納蘭餘香，道：「你便是來見她！」

「她怎會在這裏？」

「她不單而今在這裏，而且月前已來這裏！」

這話一出，納蘭餘香强作鎮定。

「那女魔頭在此？」宛若問。

「是的。」宇文俊傑非常肯定地回答。

宛若是個非常聰明的女子，她看見父親對這話，並沒有多大反應，應該此言非虛。

納蘭餘香道：「我來見她又如何？」

「你爲了她，甚麼事也願做。」

納蘭餘香在這麼多人面前，並沒有半點猶豫，斬釘截鐵道：「甚麼也肯！」

「包括你的性命？」

「如果她要，我隨時奉上！」納蘭餘香向來是個剛直的大男人，說

這話時簡直溫柔得像個小姑娘。

「那她叫你做甚麼，你也願意？」

「願意！」

「你們聽到了？」

眾人點頭。

宇文俊傑道：「那麼，她叫你盜嬰，你一定義無反顧，誓死不辭！」

這一句話，弄得納蘭餘香無轉寰餘地，他也略爲遲疑了一會，點點了頭。

原來宇文俊傑兜了這一個大圈子，最關鍵的是在這句話上面。

慕容超羣道：「她眞的叫你盜去我的孩子？」

納蘭餘香沒有答，但從他的眼神，他似乎已經默認了一切。

宛若道：「弟弟在女魔頭的手上？」

眾人非常緊張。

慕容超羣道：「納蘭兄，宇文所說的，是否事實？」

納蘭餘香整個人似癱軟了下來。

「這是生死一線之事，快說！」

納蘭餘香慢慢的點了頭。

「那麼……那麼……她……她在那裏？」這一次輪到慕容超羣驚惶失措。

一個出生不久的小孩子，落入一個女魔頭的手上，作爲父親的，也難怪他如此六神無主。

突然，一陣尖銳的笑聲，來自屋頂。

眾人仰首，祇見一個道姑打扮的女人，正站在飛簷之上，仰天長笑。

納蘭餘香叫道：「婉順！」

「我不是婉順，婉順已死，我是折翼魔仙！」

眾人都驚叫了起來。

「納蘭餘香，你對我說過甚麼？」

「說一定守這個秘密！」

「而今呢？」

「我無法守下去，因爲我不能忍受他們任何一個人對你一些不敬！」

「我不理會你有甚麼原因，我祇是要指出，你並沒有爲我守這個秘密。」

納蘭餘香點頭道：「是的。」

「其實我一直在考驗你，你以前對我說的，一切都並不是眞的。」

「不，我對你說的一切，都是眞的。」

「你可知，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我……我……」

「你不用再找藉口，你說過，守不了這個秘密，你便要怎樣？」

「死！」納蘭餘香肯定地說道。

「好極，你要實踐你的諾言。」

納蘭餘香走近那女魔頭道：「你也要守一個諾言，我才死！」

「甚麼？」

「你說過，你要親手打死我。」

「那有甚麼分別？」

「在別人來說，沒有，但我有。」納蘭餘香再走上前，垂首而立。

這女魔頭向來是殺人不眨眼，戈高與小寶，看見納蘭餘香如此，心驚膽顫，不過，他們也立即躍了出來。

戈高道：「師父，你不要……」

小寶也道：「爹，你……」

納蘭餘香道：「你們兩個走開！」

兩人退後。

納蘭餘香轉向女魔頭，道：「殺我，若是被你親手所殺，我死而無憾。」

慕容超羣道：「溫婉順，妳不要殺人！」

納蘭餘香道：「這是我與婉順之間的事，我沒有守信用，說出了她在此，我出賣了她，我沒有守諾言，我應有此報。」

慕容超羣道：「溫婉順，納蘭兄一切都是爲了你，你怎能殺他？」

「不，他有權殺我，我死亦甘心。」

女魔頭並沒有理會慕容超羣，她祇是滿眼迷惘，望着納蘭餘香。

突然，她雙手一展。

這是一個「巨雁翔空」的姿勢，據說沒有人會再見下一個招式，因爲她這一招一出，便有一個人喪命，因此沒有人看見下一個招式。

納蘭餘香已閉上了眼睛。

戈高與小寶，立時一躍而上，擋在納蘭餘香前面，兩人全身護着他。

女魔頭雙目一睜，發出了一道精光，裏面包含了一團邪氣，毀滅的邪氣。

宛若道：「你不能殺人！」

可惜的是，她說的話並沒有女魔頭的出手那麼快，「折翼魔仙」不祇出手快，而且是勁力狠。

戈高與小寶二人，發出了一陣痛苦的呻吟，兩人突然身體向橫飛去。

納蘭餘香道：「不要傷害其他人，殺我！」

原來在最後的關頭，納蘭餘香把兩人向橫推開，這樣，戈高與小寶並沒有直接的中招，不過，他們仍然是受了傷，身體像斷綫的風箏，飛了出去。

兩邊的人，都一擁而上，接住了兩人，兩人已是半昏迷狀態，秀媚與君悅，立時救治二人。

這女魔頭實在是見面有如聞

名，殺人不眨眼。

她又再出手。

這時，拓跋拔已看得不過眼，一閃身，已擋在了納蘭餘香的身前，叫道：「不容你再放肆。」

這女魔頭並沒有理會誰人前來，雙掌翻飛，猛地攻向拓跋拔。

拓跋拔以雙掌迎她，「轟」的一聲，兩人立時各震開了半丈。

他心中也吃了一驚，自忖道：「這女魔頭果是武功高强，自己幸好全力以赴，否則立時被她折翼。」

拓跋拔想再還以顏色。

納蘭餘香已比他快，一衝上前。

女魔頭似乎不辨東西，祇是有人閃上來，不理一切，雙掌又再出。

又是「轟隆」的一聲，納蘭餘香整個人，硬接了女魔頭的雙掌，被震開二十丈以外，倒在地上，有如一堆爛泥，衆人大驚起來。

宛若道：「這人已失常性，快上！」

衆人聽了，都一擁而上。

可是，人多對女魔頭來說，簡直是毫無作用。

亞撲與斯古都是身材高大的人，可是，來到她的面前，祇不過像兩團較大的麵團，被她用力一擲，兩人又竟似毫無反抗的彈了出去。

其他的人，一個一個上前，也一個一個的被她以掌、拳、踢、撐，一一彈了開來。

宛若也上，但她無論如何小心，出招如何刁鑽，都是無法傷及這女魔頭，反而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全部年輕的一輩，都湧了上來，與女魔頭一拚，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對她稍有威脅。

女魔頭却是越打越興趣，她像個頑童，左右逢迎，有時出手重些，有時却在耍花招，她似並不在打，而是在玩耍，可憐這班後輩，却拚命在生死邊緣中左閃右避。

女魔頭大叫：「好呀，好呀，你們都上來吧！」

拓跋拔已回復了元氣，他實在無法忍受這女魔頭在此胡亂打人，他不理會自己是這些年輕人的長輩，毅然上前，加入了戰圈。

他的出手當然跟那些後輩不同，女魔頭不能再視他的每一招如遊戲。

宇文俊傑看見如此情形，知道祇有自己加入了戰圈，或者可以暫時制住這女魔頭。

這女魔頭遺禍人間，應該是擊殺的時候。

他一躍而上，叫道：「你們退下。」

衆人聽了，紛紛退下。

宇文俊傑一個旋身，追近女魔頭，然後一掌，這一掌勁力十足，「轟」的一聲，使女魔頭吃了狠狠的一記。

這一記並沒有使她害怕，她的雙目，精光更露，那邪惡的眼光，使在場的每一個人，又再攻上。

一時之間，女魔頭大戰兩大世家。

而且，對着兩大名家，她却又變得頭腦清醒起來，每招每式，自有其妙處，她不再是在玩遊戲，而是欲以生平所學，抗敵致勝。

兩大世家，所出招式，自是名家風範，出掌如雷擊，踢脚如撼山，叫人心弦震動。

不過，兩人雖如此厲害，但一時之間，都無法損及女魔頭分毫。

慕容超羣一直沒有出手，原因是他是這地方的主人，如果出手，未免給人話柄。

其實那也並不是一個眞正的理由。

溫婉順對他來說，已是一個夢，而今夢境在前，那份迷惘與空虛，非常人所能想像。

溫婉順已不是當年的溫婉順，但那一份情懷，仍留在他的心胸。

一時之間，那種凄苦的滋味，縈繞在他心頭。

轉眼又戰了五十回合，二人與女魔頭仍然未分勝負，戰況更是越趨激烈。

突然之間，有人在旁推了慕容超羣一下。

慕容超羣回過頭來，祇見宛若扶着母親，不知甚麼時候，已站在她的身旁。

夫人道：「老爺，爲甚麼你不出手？」

慕容超羣沒有回答。

夫人道：「難道你還懷念着以前？」

「不！」慕容超羣道：「不！」

他祇是說了「不」，但仍硬生生站在那裏。

宛若也道：「爹，如果你不出手，永不能制服這個女魔頭。」

慕容超羣望了宛若一眼，苦笑道：「是的，我也知道。」

「爲甚麼你還……」

慕容超羣不想再聽下去，他也一躍而出。

女魔頭仍能在百忙之中叫道：「好了，好了，你也出來了。」

慕容超羣以爲她還認得自己，稍爲遲疑了一下，可是，這一遲疑，立時吃了一掌。

這一掌打在他的心胸之上，打得他整個人清醒起來，慕容超羣知道，眼前這個溫婉順，其實不再是當年的溫婉順，而是一個女魔頭，一個殺人不眨眼，也認不得誰是誰的女魔頭。

慕容超羣雙掌打出。

「轟隆」幾聲，發揮了他的「慕容神功」。

女魔頭避無可避，猛退幾丈，然後一連翻了七八個觔斗，才可以穩住了身子。

宇文俊傑忍不住的叫道：「慕容兄，十多年來，你的神功大進呀。」

拓跋拔也道：「我們四大世家，一向以你爲首，果然不同凡响！」

慕容超羣道：「女魔頭暫時分心，才給我有這機會一擊成功。」

女魔頭突然發出狂笑，她的笑聲尖銳而凄厲，在夜色之中，她不像一個女魔頭，而像一隻厲鬼。

本來是束了一個髮髻的，而今被「慕容神功」一震，頭髮散披下來，把她的臉孔也遮住了，就像一隻來自陰間的厲鬼，那形象，實在嚇怕每一個人。

凄厲的笑聲之中，她又再旋身而上，這一旋身，就像一個大風箏，闖入了三大高手之中。

三個人不敢怠慢，見招拆招，祇有慕容超羣，一見有機會，又再施展神功，暫時可以擊退女魔頭。

不過，她越是受挫，再度反擊的力量反而更大。

三人暗暗叫苦。

慕容超羣暗想：「不能再留她的性命！」

祇有擊斃她，才能中止這一場戰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女魔頭亦正蓄勢待發，她彎着身體，就像一隻受了傷而跌了下來的孤雁，這隻孤雁一定要鼓其餘勇，再追上她前面的隊伍。

孤雁派的雁行功！

女魔頭也決意以這一招看家本領與慕容超羣一拚，她知道這一拚可能是最後的一拚。

這時候，整個大宅之前，靜似深海。

每一個人都知道，決戰的一刻，已迫在眉睫。

突然，一聲嬰兒似的哭聲，打破了這緊張的沉寂。

最震驚的並不是他人，而是女魔頭，她本來蓄勢待發的身體，突然鬆弛了下來。

嬰兒的哭聲又再响起。

這一次，在場每一個人都聽得一清二楚，沒有人再懷疑那是幻覺。

慕容夫人大叫：「孩兒！」

她說完之後，已再支持不住，倒了下去，幸好宛若在旁，一手把她扶着。

慕容超羣也忘記了施展「慕容神功」，飛身撲向夫人，問道：「妳怎麼了？」

在這混亂的一刹，女魔頭已一飛衝天，上了懸崖，再一眨眼之間，已是無影無踪。

宇文俊傑與拓跋拔都想追上去。

慕容超羣叫道：「不要追她，因爲孩子在她手裏。」他轉向宛若道：「快扶娘親入內。」

他又對衆人道：「我們入大廳之內，再商對策。」

拓跋拔與宇文俊傑扶了納蘭餘香入內，其他人也協力扶了亞撲與斯古，戈高與小寶入內，一齊來到大廳。

慕容超羣擔心夫人，一直送她入房，不過，她在半途中醒了，要回到大廳，聽衆人商議拯救兒子之事。

大廳之內，一片肅穆。

＊　＊　＊

納蘭餘香身受重傷，但已醒了過來。

慕容超羣道：「納蘭兄，我想聽你的解釋！」

納蘭餘香道：「慕容兄，我實在對你不起！」

「而今不是道歉的時候！」

「是的，孩子的確是在溫婉順的手中！」

「是你盜去？」

納蘭餘香點點了頭，道：「是的，是她叫我盜去你的孩子，然後交給她！」

「爲甚麼？爲甚麼她要這樣做？」

「我不知道，她祇說，她祇要好好的照顧這孩子，也許是一天兩天。」

「不過，她已抱走孩子多天，一個剛滿月的孩子，十分脆弱，在她手中，恐怕……」夫人不忍再說下去。

慕容超羣道：「你知不知道她在那裏？」

「山上！」

「甚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沒有去過。」

「假扮黑衣人，派人潛入我家中，一切一切，都是你所爲？」

納蘭餘香點點了頭，道：「是的，假扮黑衣人，嫁禍宇文俊傑，一切都是我所爲！」

「爲了甚麼？」

納蘭餘香有點赧然，道：「我不知道，祇是她吩咐我如此做，我便如此！」

夫人道：「納蘭餘香，你瘋了嗎？」

「我不知道！」

「可是，溫婉順是瘋了的，你可知道？」

「我知道。」

慕容超羣道：「夫人，爲甚麼

你如此說？」

夫人道：「實不相瞞，老爺，溫婉順在孩子出世之後來過，不過，當時她是十分正常的，她看着初生的孩子，滿臉歡喜，還祝福孩子！」

「為甚麼她又要搶走孩子？」

納蘭餘香接口道：「這幾年來，我一直暗中跟在她身旁，我知她本身因過去的事，而有點不大正常，加上她練的『孤雁派的雁行功』，已是走火入魔，很多時候，她已不再是溫婉順，而是一個女魔頭！」

「她怎會找你？」

「她一直知我在她附近，突然，有一天，她變得溫柔婉順，叫了我來，我正喜她能恢復正常，那知道她給了我一個難題，她說要抱孩子玩一玩！」

「那你……」

「我知道那當然是不對，孩子是你們的寶貝，而她是個魔頭，怎能把孩子交在她的手上？不過，我立時像着了魔似的，沒有再考慮其他，決定要如她所願！」

「你決定搶我孩兒？」

「是的，我無法自拔，不過，我還是決定，祇是讓她抱一抱，便把孩兒交還你們！」

「你並沒有。」

「因她接過了孩子之後，改變了主意，她說要多抱幾天。」

「那你怎樣想？」

「我不想把這事情弄大，而且，我也不能強搶孩兒回來，因為我知自己武功未必及她，就算與她打個平手，那麼，孩兒的性命呢？」

「後來呢？」

「她答應我，祇多抱幾天，我祇好想辦法，把這事拖延一下，那黑衣人出現，正好利用他！」

這時，黑衣人亞基拉出現在大廳。

衆人大驚。

納蘭餘香道：「他並非壞人，而且他已向你們解釋過他出現的原因！」

納蘭餘香續道：「我利用了他，也利用了你！」他望着宇文俊傑。

宇文俊傑道：「為了這個女魔頭，你就不顧我們四大世家的幾十年交情？」

「我不知道，我祇是聽了她的吩咐，我甚麼也願意做，甚麼也要為她做到最好！」

亞基拉聽了，接口道：「納蘭先生，我最明白你的心情。」

納蘭餘香也知道他是自己的情敵，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他也再沒有甚麼表示。

納蘭餘香道：「而今我清醒了，一切都是空幻的，慕容兄，我會為你搶回孩兒！」

「她而今把孩子放在那裏？」

「我不知道。」

慕容超羣怒道：「你還替她掩飾？」

「不，我確實不知道她把孩子放在那裏……其實，連她住在山崖那一處，我也不知，她武功高強，上那些懸崖峭壁，如履平地，我自愧不如！」

宛若道：「那麼，她在山崖之上？」

納蘭餘香點點了頭，道：「祇知是在上面，但眞的不知道確實地點在那裏。」

宛若道：「上面山崖連我們也沒有到過，祇知其中一崖，最高的一崖，叫摩頂崖！」

慕容超羣道：「對，是摩頂崖！不過，我們怎樣上去？就算上到，那地方看來祇能容納她一人，我們又如何與她週旋，去搶回孩子？」

夫人哭道：「千萬不要強來，否則……」

慕容超羣道：「夫人，我們都明白，你不用擔心，對了，你幾天之前，也說過聽到孩兒的哭聲……他竟然眞的在附近！」

「也許這是娘親與孩兒之間的感應！」

納蘭餘香道：「以我所知，近日孩子眞的哭得厲害，而且不停地哭！」

「為甚麼會不停地哭？」

「可能……可能身體不適！」

夫人發狂的道：「不，不是不適，而是病了，孩子病了！」

在場的每一個人，看見慕容夫人的情形，都為之黯然傷心，幾位姐姐，更是悲傷又憤慨。

慕容超羣內心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可是，在這情形之下，又無法想出一個十全十美之法。

衆人提了很多意見，但都是無法保證孩子的安全，孩子的安全最為重要，否則，一切都無意義。

直到天亮，衆人仍是毫無頭緒。

忽然，外面幾個傭僕，奔了進來，叫道：「女魔頭來了！」

又有人叫道：「公子也來了……」

還有人叫道：「是那大鷹，大鷹……」

一連串無法叫人明白的說話，衆人也不理會，一齊衝出大宅。

外面已是天亮，東方透出一片金光。

晴空之中，竟有一隻大鷹在飛翔，在大宅門外上空盤旋着。

而那大鷹的口，正銜着一個布包袱似的東西，而包袱之內，赫然

有個熟睡的嬰兒！

還有最叫人吃驚的，大蒼鷹的背上，竟有一人，這人正抓緊了蒼鷹背上的羽毛，但仍搖搖曳曳不定，看來快要跌下來似的。

這人正是女魔頭折翼魔仙溫婉順！

他們看到這個情景，才明白這些傭僕所言，既有蒼鷹，又有孩子，更有女魔頭。

蒼鷹仍在大宅之上空盤旋，牠見許多人出現，突然又向上空飛去。

慕容超羣見此情景，叫道：「衆人分開，以免阻碍蒼鷹……否則牠不敢降下！」

衆人立時分開，有些更伏了下來。

慕容超羣道：「溫婉順，快控制蒼鷹，讓牠降下來！」

「我也想！你以為這蒼鷹是我養的，不，我回到摩頂崖上，祇見牠已銜起了孩兒，我撲上牠背上，希望可以搶回孩子，那知牠更背我飛起，我在牠背上，甚麼力量也運用不出來！」

蒼鷹仍在半空盤旋，看來那摩頂崖本是牠的住處，被溫婉順佔了之後，牠再回去，銜了孩子，祇是想奪回自己的居處。

宛若在慕容超羣耳邊道：「用暗器打下蒼鷹！」

為甚麼這麼簡單的方法，慕容超羣也想不到？那是因為蒼鷹所銜是他寶貝兒子。

所謂關心則亂。

「好，放暗器！」慕容超羣叫道。

宛若道：「不，爹，這事由我吩咐。」

慕容超羣點點了頭。

宛若對衆人道：「我放暗器打蒼鷹，牠一中暗器，小弟弟便會跌下來，你們準備接小弟弟！」

幾個姐姐已準備一切。

宛若又對其他人道：「女魔頭也會跌下來，我看跌她不死，祇怕她跌了下來，瘋狂起來，亂開殺戒！」

宇文俊傑與拓跋拔道：「我們會先發制人，她一下來，便制住她！」

一切都準備妥當。

夫人不敢看，伏在慕容超羣身上啜泣。

宛若手握暗器，不過，事關重大，她也有點手顫，然而，在這最危急關頭，她不能猶豫。

暗器一出，蒼鷹發出了一聲狂嘷！

那個包袱果然首先跌了下來，四個姐姐，早已圍成一圈，把孩子接了下來。

蒼鷹受傷，仍猛力盤旋，似乎是想把背上的溫婉順摔下來，不過，溫婉順拚命抓着牠不放，一時之間，落下了幾根羽毛！

宛若知道，應再撒一把暗器！

蒼鷹又再應聲中了一把暗器，受了重傷，再無力向上飛去，但雙翼展開，仍可以滑翔而下。

在背上的女魔頭，趁此良機，一躍而下，她也十分關心孩子，衝向衆姐妹當中。

她們當然不讓她再接近這個寶貝小弟弟。

女魔頭叫道：「他全身發熱，病了……病了……」

宇文俊傑與拓跋拔上來，要把她分隔開。

這時蒼鷹已不支的倒了下來，不過，牠仍然沒有死去，這時，蒼鷹突然鼓其餘力，一飛而起，但飛不了多高，猛然撲向溫婉順！

溫宛順祇覺眼前一黑！

原來這蒼鷹雖已受重傷，但報仇之念仍在，伸爪一擊，竟然用雙爪抓去了溫婉順的雙目！

溫婉順痛極，狂叫狂奔。

納蘭餘香聽了，躍上前去，似要助她一臂之力，那知道，溫婉順以為蒼鷹又飛來，一掌擊出，打中了納蘭餘香的天靈蓋，立時斃命。

亞基拉也撲了上來，溫婉順又再擊出另一掌，亞基拉也當堂命喪！

兩個深愛溫婉順這女魔頭的人，到頭來却要死在這女人的手上。

溫婉順並沒有停下來，她拚命的向前奔去，因她已失去了雙目，看不見前面是甚麼東西，她狂奔之力，更是無人能擋，那知道，她竟是向着山崖的石壁狂奔，到了石壁猶不自知，猛力撞向石壁，整個人竟陷入了石壁之內……

衆人先把孩子交回夫人，夫人趕快抱了孩兒入內救治，幸好孩兒之病，祇是受了風寒，並無大碍，不過，這一幕情景，三天之後想起，仍然使人驚慄。

慕容超羣把納蘭餘香屍體交與納蘭小寶，他準備把父親運回家鄉下葬。

亞基拉似乎比較幸運一些，他可以葬在溫婉順的旁邊。這一個塞外勇士，生平不知多麼勇猛，却敵不過一個情字，也許，他可以葬在心儀的人身旁，也算是一番造化！

慕容夫人溫柔也曾到溫婉順墳前拜祭，她沒有說甚麼，但過去的情景，使她泣不成聲。

情之為何物，實教人生死相許！

（全文完）

湖海兩條龍

俠義奇情武林故事／楊　帆・文
可　飛・圖

武功卓絕　引人注目

于方赤手空拳走進金陵，他二十四五歲上下，不算矮也不算高，衣着平常，相貌普通，言行舉止也和常人無異，他的一切都不易令人注目。

混在人羣中，人家不會發覺他的存在，這是最了不起的隱身法。

他混在人羣中，他不快不慢在大街上走着。

「平安鏢局」是一塊金字招牌，二十年來在大江南北通行無阻。

趙子手老趙，在鏢局裏的資格最老，從開張到現在，他從沒有請過假，「平安鏢局」威震綠林，具有今天的地位，他也感到光榮！

這時候，他正在大街上昂首闊步，顧盼自豪，好像皇帝出巡一樣，氣概不可一世！

突然，他看到了于方正朝着「平安鏢局」走過來。

「喂！站住！」老趙嗓門兒又響又亮，倒也威風十足。

于方依言站好，怔怔地望着老趙吶吶道：「大爺，是叫小的麼？」

這口脗，好像是做慣下人似的，老趙本來就神氣十足，這時更加威風凜凜，喝道：「幹甚麼的，在街上亂闖！」

「小人是送信的。」于方依然是恭敬有加的答道。

「嗯！」老趙心內感到很滿意，語氣立即緩和了下來，問道：「可是送到『平安鏢局』？」

「正是！」于方答應了一聲，似乎想到了甚麼，立即道：「你老是『平安鏢局』的大鏢頭？」

老趙聽了，心內有點不是味道，趙子手與大鏢頭似乎還有段距離，以他如今所扮演的神態，只好來個冒認，含糊道：「你找哪一位？」

「『鐵筆神判』俞德先俞鏢頭。」于方恭敬地道。

「哦！老俞呀，好，交給我好啦！」爲抬高自己，趙子手老趙連稱呼都改了。

于方神色越加恭敬，伸手從懷內掏出一封信，呈交老趙手內，口中忙道：「有勞！咦！還未請敎大鏢頭貴姓。」

「我姓趙。」趙子手老趙心內暗自嘀咕，這小子日後來到鏢局，拆穿西洋鏡，那可有點尷尬。

「原來是趙大鏢頭，日後可要多多關照小的！」于方恭敬的道。

「沒問題，有事隨時找我。」趙子手老趙衝口而出，他自己也感到眞個威風八面，是個人物了！

「好，趙大鏢頭一定很忙，小的不敢多打擾，再見！」于方恭敬行禮後，轉身走開。

「有空來鏢局坐坐！」趙子手老趙隨口敷衍。

「一定。」于方的聲音在前面響起。

「鐵筆神判」俞德先是「平安鏢局」的皇牌鏢頭，除了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左雲軒之外，「平安鏢局」二十名大鏢頭，要算他武功最紮實。

像他這樣的武林高手，在江湖上自然是名頭響亮，遠近知名的。

所以，像今天這樣，有朋友送封信來，自然是普通不過的事情。

趙子手老趙這時恭恭敬敬的將信交付後，望着這位四十來歲的「鐵筆神判」俞德先，希望他能賞點甚麼，或嘉獎他幾句，到底人家是個大鏢頭，說句話已夠你趙子手享用不盡了，所以老趙今兒心情極愉快。

拆開信封，「鐵筆神判」俞德先抽出信紙閱後，不知上面寫的是甚麼，竟然令「鐵筆神判」俞德先臉色大變，隨即放入袋中。

「俞鏢頭，有甚麼不對？」趙子手老趙低聲的問道。

「沒有甚麼！」「鐵筆神判」俞德先口內雖然如此說，但是臉色依然掩飾不了內心的激動。像他在江湖上闖過的人物，那怕身入龍潭虎穴，刀山劍樹，也未露過怯意，今兒這一封信，竟令他臉色大變，難道有甚麼兇險不成？

趙子手老趙跟隨這班老江湖二十年，察言觀色，也知道此事不尋常，莫非是江湖上的仇家尋來此處？以「鐵筆神判」俞德先一身超卓武功，還怕誰來？

由於以往事事順利，即使有幾個黑道好漢尋仇挑釁，也是落個灰頭土臉的逃去，趙子手老趙暗自思忖一會兒也就算了！

「鐵筆神判」俞德先逕自出門，直往關帝廟走去。

在金陵，這關帝廟可算是位處鬧中帶靜的地點，「鐵筆神判」俞德先自然很熟悉，但對方只在信上寫明關帝廟，午時，沒有落款，不知是甚麼來歷，只將他「鐵筆神判」俞德先寫在信封上，這封信帶着古怪，看來不是好路道。

但是，「鐵筆神判」俞德先闖蕩江湖，橫行大江南北二十多年未嘗敗績，自然不會害怕，故而，他未將此事告訴鏢局其他人，竟然自己單槍匹馬赴約。

只個把時辰，他已走進關帝廟。

他裝着若無其事，緩緩走進廟門。

空蕩蕩的，廟內沒有一個人。

「鐵筆神判」俞德先不動聲色，像瀏覽古蹟一樣，在大殿上轉了一個圈，然後往後殿緩緩的走去。

表面上若無其事，但暗中却是全神戒備。江湖上甚麼人都有，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他不能不小心。

但是，走完整個關帝廟，也未遇見一個人，這是甚麼緣故呢？

「這可能是人家惡作劇，開玩笑吧！」「鐵筆神判」俞德先暗自忖道。當他想打道回府之時，突然院子裏出現一個人，不知他是從哪裏冒了出來，事先毫無動靜，以「鐵筆神判」俞德先的一身武功，聽覺何等敏銳，竟未發現此人由何而來，這是多麼令人驚駭之事！

「俞大鏢頭，你果然來了！」

「鐵筆神判」俞德先仔細辨認，院中這人年紀很輕，二十四五歲上下，相貌平常，毫無特徵，相信以前從未見過，當下抱拳道：「閣下似乎面生得很，何事見召？尚請明示！」

「哦！小可于方，只不過一名下人，奉主人之命，約俞大鏢頭來此一談。」于方笑道。

「貴主人是……」

「『平安鏢局』名震大江南北，二十年來未出過事，這是何等難得之事，敝主人知道，這是『鐵筆神判』威名所致！」于方和婉道。

「閣下還是說出你的主要目的，這等好聽的話俞某不願與聞！」「鐵筆神判」俞德先莊容道。

「很好，到底與常人大不相同，小可只好直說了！」于方笑口道。

雖然如此，仍然未說出此行目的，「鐵筆神判」俞德先雖然未知道對方來歷。但憑多年的閱歷經驗，知道此人必然非同小可，所以全神戒備，凝神靜聽。

于方神態絲毫未變，看起來既像酒樓上的小二，也像做生意的老闆，無論你內心怎麼想，他兩種人都相像，僅以此點，已令得「鐵筆神判」俞德先越來越不耐煩！

「這地方很幽靜，我想先討教幾招，然後再說吧！」于方從容道。

「比試拳脚，還是較量兵刄？」「鐵筆神判」俞德先平和的問。如果在平時他決不會隨便與人動手，但是今天已落入人家的算計中，不知對方有何意圖，所以只想在武功上探探對方的來歷，然後再說。

「隨便吧！客隨主便，俞大鏢頭作主好啦！」于方仍然很平靜的回答道，臉上露出親切的微笑，令人看來像是兩位多年老友相逢，喜氣洋洋。

俞德先一生時間全部花在演練

判官筆上，依理說，他不能動兵刃。但今日他感到這少年人的身手和笑容內，蘊含着殺機，可想而知，對方決非庸手，必然是一位絕頂高手，俞德先一生謹愼小心，自然不會意氣用事。

「鐵筆神判」俞德先反復思考好半晌後，才開口道：「本來比拳腳較好，但俞某一生只學了幾招判官筆，沒有辦法，只好拿來獻醜獻醜！」

「鐵筆神判在當今武林中，威名赫赫，今日有緣領教神筆絕招，也算是三生有幸，請！」于方抱拳爲禮。

俞德先一向沉得住氣，這時見對方竟然想以空手對招，的確心內暗怒。鐵筆神判在江湖上二十年多，未逢敵手，多少武林名家也不敢輕視，這小子莫非是初出道，不知天高地厚。

不管俞德先心內如何想，于方依然微笑站着，似乎等待對方出手。

「鐵筆神判」俞德先極其愼重的取出判官筆，暗吸口氣，將全身精神貫力集中提到十二成功力，口中一聲：「有僭！」身形微晃，判官筆輕點，完全是試招性質。

于方連眼皮都未撩一下，那種笑容令人看着有些氣惱，「鐵筆神判」俞德先仍然不敢用狠招，只在防守上全神戒備。顧及對方可能是個絕頂高手，但也可能是個初出道的弟子，如果自己不愼傷了對方性命，惹起了對方師門報仇，那可得不償失。

五十招過去，二人依然在游鬥。

于方完全未採取攻勢，即使有攻勢，那也是爲了防守上的需要。

「鐵筆神判」俞德先越來越感到迷惑，對方的武功看不出是甚麼門路，但却在相應的提高，自己攻勢越强，他的反應更强，自然而然，令他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好！」這一來，「鐵筆神判」俞德先激發了好勝之心，大喝一聲，絕招源源的施出，只聽見「嗤嗤」之聲不絕於耳。

于方臉上的笑容依然未變，身形在密如驟雨般的判官筆招式下游走，絲毫不現遲滯呆板，從容應付，游刃有餘，更氣人的是尚未全力反擊！

「鐵筆神判」俞德先心頭發火，暴喝如雷：「再試試這招！」判官筆上絕招全力施出「巧取豪奪」、「繁星滿天」、「千重波濤」，這麼一來，頓時殺氣漫天，大有風雲變色，鬼哭神號，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鐵筆神判」俞德先威震江湖，果然有其不凡的造詣，判官筆下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集中焦點往于方衝擊，下手絲毫不留情。

突然，于方身形一凝，臉上笑容不見了，他整個人都變了！整個人立即像天神一樣，威勢赫赫，有股莫能抗拒之氣勢。

「鐵筆神判」俞德先大驚，但他全力施爲之下，有進有退，而且去勢極快，電光石火之下，判官筆已雨點般的猛擊了過去。

于方右手伸出反擊，招式簡單，清楚。

可是「鐵筆神判」俞德先那雙判官筆已經主客易位，落在于方的手上！

這是甚麼武功，「鐵筆神判」俞德先雖然親臨其境，仍然有點迷惘，這不是做夢吧？

于方恢復了平庸的神態，臉上又露出慣常的微笑。

過了好半晌，「鐵筆神判」俞德先才回過神來，他猛力搖了搖頭，好像要把這眼前的事實從腦袋中趕出去。事實上，他已清醒過來，知道既成的事實，已經不容易改變。

他的失敗也註定了！

江湖人物的一生過的是刀口上舔血的生涯，成與敗，生與死，本不算甚麼。「鐵筆神判」俞德先當然知道，草莽中的奇人異士不知有多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所以今天面臨敗跡，並無多少傷感。

「俞鏢頭！」于方這時輕輕叫了一聲，臉上露出很誠懇的神色，沒有絲毫取笑之意。

「閣下有甚麼事，儘管吩咐！」「鐵筆神判」俞德先頹然暗忖：對方武功太高，即使反抗，也無濟於事，不如豁達點，反而好些。

于方從懷中取出一張紙，雙手奉上，俞德先滿腹疑雲，接過紙張，只見上面寫着幾個字：「于方是我的好兄弟！」落款是烟酒散人。

這時候，「鐵筆神判」俞德先神情激動，一把抓住于方的右肩急道：「你爲何不早說，既然是他老人家……怪不得小兄弟有此神技，我輸得心服口服。」

「我這是不得已，假如俞兄不清楚我的武功深淺，許多事情很難進行！」于方莊容的道。

「好，今日能見識到兄弟絕世神功，那也算是開了眼界，兄弟有話只管吩咐！」「鐵筆神判」俞德先高興的道。

「烟酒散人的心意，諒來大哥一定明白，我只不過代他執行，三日後，我們再在此處相聚，詳細商討對策！」于方緩緩道。

「好，就這樣辦，再見！」「鐵筆神判」俞德先爽快的答應，立刻由後門走了出去。

如果在平時，「鐵筆神判」俞德

先少不免要請于方上酒樓，痛痛快快喝上三斤酒，但今天却不能夠，他們要做的事實在太過危險，所以行動自然要秘密些好。

于方望着俞德先離去的背影，心內泛起烟酒散人的面容，這次到金陵，就是他老人家的心意，只是此行任務危險無比，雖然于方習得一身上乘武功，但與對手的實力相比仍然是相差懸殊！

但是，于方既來金陵，就抱定幹到底的主意，自己既然知道對方勢力越大，害人就越多，一定要盡力收拾對方。于方正在沉思，如何着手進行，突然，三條人影凌空降落，其中一人正是趙子手老趙！

「正是他。」趙子手老趙指着于方叫道。

于方定神看去，另外兩人都是五十歲左右年紀，神態威武，氣度非凡，看來不是簡單人物！

「在下宣化仁，這位是子母乾坤錘古雲軒，朋友落足金陵，是否與敝鏢局有關呢？」

于方暗忖：「原來是『平安鏢局』的總鏢頭及鏢頭，他們大概懷疑自己來意不善，會危害『鐵筆神判』俞德先的安全，所以趕來相救。」

趙子手老趙此時仍然神氣十足，怒喝道：「我們總鏢頭的問話，小子，你可聽到了麼？」

「于某到金陵，與平安鏢局完全無關。」于方抱拳道。

「俞鏢頭呢？他方才走進廟門，並未走出去。」趙子手老趙怒道，似乎認定是被于方暗害了。

「我怎知道他到那裏去了？」于方也來個不認。

「嘿嘿，好小子，你早上交給俞鏢頭一封怪信，約他來關帝廟相見，俞鏢頭立即趕來，我見他愁容滿面，才知不對勁，立即知會總鏢頭，俞鏢頭就不見了，看來你這小子定然施出鬼計害死了他。」趙子手老趙手指幾乎指到于方鼻子尖上。

「俞鏢頭已經回去了，你們回到鏢局就可以見到他。再說『鐵筆神判』是何等人物，我怎能對付得了他呢？」于方笑口道。

這話不錯，在場各人對此確有信心，于方外表平常，毫無特級高手風範，再說，「鐵筆神判」俞德先一身武功，二十年行走江湖未逢敵手，豈能輕易給人害死！

「嗯！你小子鬼鬼祟祟的，一定不是甚麼好路數，我們總鏢頭及石鏢頭在此，你老老實實的說明來意，免得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趙子手老趙神氣活現的道。

「大鏢頭越說越過份了，你們好像審賊似的，我到底犯了甚麼罪，總也有證據才行。」于方笑道。

趙子手老趙這時臉一紅，大鏢頭三個字，令他有點受不了，而且當着總鏢頭面前，顯得更加尷尬！

「好，這位老弟，看來也是武林中人，今日既然碰上，也算是有緣，恕石某冒昧，想討教老弟幾手絕招！」「子母乾坤錘」見言語上套不出對方底細，決定用武功試探深淺，這小子混身冒着邪氣。

「看來我不答應也不行，只好捨命陪君子了！」于方笑道，絲毫未露怯意。

「哈哈，」子母乾坤錘仰首打了個哈哈，緩步上前，心中也暗自驚疑，對方外表看不出有武功模樣，但他此時氣定神閒，令人莫測高深，莫非眞是位絕頂高手不成？他口中仍然平和道：「閣下確是藝高人膽大，古某就討教幾手拳脚功夫吧！」

「請吧！」于方這回連客氣話都懶得說了。

「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心頭暗怒，他認爲于方只不過是個剛出道的後輩，只學了三幾招式，在他這樣老前輩面前，也該謙虛點才好，誰知對方竟然客氣話也沒有一句，就準備交手，這怎不令他生氣呢？

兩人對峙着，約有半盞茶的工夫，仍然毫無動靜，于方臉含微笑，毫無緊張神色，似乎等待對方先出手。

這一來令得「子母乾坤錘」古雲軒更火了，他決定給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點厲害，喝道：「看掌！」右掌疾劈，不待招式用老，改劈爲指，幻起六道指影，罩住對方上盤十二大穴。

于方雙眼盯着手指，似乎在看把戲，笑容絲毫未退，完全不當一回事。

「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心內大怒，暗中催動勁力，去勢更快，已經沾着對方的衣襟，正是胸前「膻中穴」。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方上身微微往前仰上去，看去極慢，但是時間拿捏得巧妙，在間不容髮之中，避開了致命一擊。

「好功夫！」「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吼叫如雷，雙掌有如疾風迅雷，狂風暴雨般的全力出擊。

于方身形搖擺不定，正像狂風中的弱柳，任憑摧殘，毫無還擊之力。

五十招過去，只不過剎那間，在場幾人，除了趙子手老趙之外，「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古雲軒二人心中暗自震駭，這少年雖未還手，僅此身法，已是武林中從未見過的絕學，看來對方大有來歷，這到底是誰人門下呢？

「雲軒，用兵刃！」「震三關」宣化仁道。

「好！」「子母乾坤錘」古雲軒正中下懷，這少年身手極高，在拳腳上想勝他只怕很難，所以改用兵刃或有可能過三兩招，那時也可以趁機收手。

「颼颼颼！」「子母乾坤錘」古雲軒果然不同凡響，雙錘破空飛出，威勢赫赫。

于方那套身法實在太好了，在子母乾坤錘攻擊之下，仍然游刃有餘，從容閃避。

這時，「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已經騎虎難下，全力攻擊既不能制勝，想停手吧，又實在羞刀難收。

于方似乎抱定宗旨，就是不還手！

「小子，你就只學會逃避的功夫，不敢還手麼？」趙子手老趙叫道。

「朋友，施展幾招絕學，也好叫我古雲軒輸得心服口服！」「子母乾坤錘」古雲軒亦在大聲叫道。

「好吧！你們一定要迫我，只好獻醜了。」于方淡淡道，臉上笑容依然未變。

這句話聽來很平常，但在「子母乾坤錘」古雲軒聽來，就像是晴天霹靂，對方出手一定是隻不好吃的果子。當下急採守勢，子母乾坤錘全力施爲，將全身要穴守護得密不透風。

于方微微一怔，隨即踏前兩步，左手緩緩抬起，似乎看準了目標，伸手過去。

「颼颼颼」子母乾坤錘迎胸十二錘，只要有一下中招，非死即傷，古雲軒已在拚命了。

于方那隻手已緩緩迫進，先頭還不怎麼樣，十二錘攻擊中，那隻手連姿勢都未變一下，就像有形無質，乾坤錘看來明明打中，但就是沒有碰着。

「呀！」趙子手老趙驚叫。

「震三關」宣化仁一生中閱歷過多少怪事，但像今天這樣，似乎是碰到了鬼怪，武功竟然失去了效用，見古雲軒形勢危急，叫道：「快退！」

于方身形欺近去，已抓住了乾坤錘，古雲軒正想用力往後拉扯，于方却沒有用力，趁機放手，微笑着，若無其事站在原處。

這時候古雲軒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敗在這少年的手上，實在無話可說，自己以爲少年可欺，怎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震三關」宣化仁又何嘗不震駭。這少年看來是剛出道，竟有此絕世神功，自己下場一樣無法取勝。「平安鏢局」經過許多大風大浪，今日莫名其妙敗在這少年手中，眞不知是運數所致還是有其它原因？

「朋友，如今古某認輸，與「平安鏢局」有甚麼過節，可以說麼？」「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定了定神，立即說話，急欲查探對方有何用意。

「我們根本不相關，是閣下一再相迫才動上手，甚麼過節不過節，我根本不懂！」于方怔怔的答道。

「震三關」宣化仁與古雲軒二人彼此互望了一眼，心內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心念急轉，「震三關」宣化仁抱拳道：「既然如此，宣某只好告辭，日後有空，請來平安鏢局，沒有其他好招呼，水酒三杯，請閣下喝個痛快！」

「多謝總鏢頭！我一定去叨擾！」于方拱手爲禮。

「後會有期！」「震三關」宣化仁微一抱拳，立即轉身朝前殿走去。「子母乾坤錘」古雲軒及趙子手老趙也相隨走出。

于方望着三人匆匆離去的背影，臉含微笑，似乎心底已有了主意。

* * *

金陵是一個繁華地方，于方自由自在在城中遊覽，佳餚美酒，任意吃喝。

第三天，他已感到有人跟踪，反正要與對手接觸，自然不怕甚麼，只是覺得太慢。

一直過了十天，仍然不見甚麼動靜，于方暗笑，對方沉得住氣，大概是不願招惹强敵，他們不動，自己可以採取主動再給他們幾下狠着，才能激出他們的火氣。

黃昏，夕陽染紅了半邊天，歸鴉的叫聲顯得特別悽涼。

于方施施然走到一所大院子前面，那些暗中躲在前後左右的人頓時緊張起來。

于方繞了兩個圈子，又折向左邊的小路上，裝着好像是在散步，只不過無意來到此處而已。

大院子裏的人們劍拔弩張，神色緊張，全神戒備，整夜不敢睡覺。

兩天後，大院內的人才稍放鬆，他們一致認爲，于方在門口出現，只不過是偶然，並非有意。

五更，大廳上燈火輝煌，坐在上首的大漢，看來就像一座鐵塔，他正是武林中威名赫赫的「泰山石敢當」石破天。左手邊滿頭白髮的老者，臉色紅潤，他就是三十年前橫行關外關內，未逢敵手的「雪山神魔」，今日他出現在這大廳中，可想而知，這座大院定然是個非同小可的龍潭虎穴。

左首並排的四人是「襄陽四虎」，來金陵只不過三個月的光

景。

他們坐在大廳上，似乎在商討着甚麼大事，個個神色凝重，憂心忡忡。

「『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古雲軒的話是否言過其實，這小子只不過二十歲左右，怎麼會有神乎其技的武功？我實在不大相信！」「泰山石敢當」石破天道。

「『平安鏢局』在我們羽翼之下，二十年來未出事，他們就是有天大的本領和膽子，也不敢危言聳聽，這小子來金陵究竟有何目的？至今還是個謎，令人摸不透！」「雪山神魔」緩緩的道。

「襄陽四虎」中的老大「飛天虎」胡子明站起來道：「由我們出面，試試這小子深淺，兩位前輩可以在一邊觀看，多少總可以看出這小子到底是何門何派弟子！」

「嗯，這倒是個辦法。」「雪山神魔」點頭道。

「我不贊成。」

這聲音來得突然，大家急循聲望去，正是于方，他站立在大廳中間，臉含微笑。

「你是怎麼進來的？」石破天問道。

「由大門進來的。」于方笑笑口道。

「大門口？」石破天實在不相信，如此戒備森嚴的大院，別說是陌生人，即使是一條狗，也不容易踏進大門半步，這少年說是由大門進來，豈非咄咄怪事！

「閣下既然能在嚴密戒備下，來到此軍機重地，無論是武功或智慧，當然是超人一等。我們最想知道，你今日來此目的，是友是敵？可以明確的告訴我們嗎？」「雪山神魔」到底是經驗比較豐富，開口即問到重點。

「是友是敵，目前尚是未知數，我這方面很簡單，但你們這方面又如何，就有很大的商討餘地。」于方笑道。

「照這樣說，閣下來金陵，尚待找尋適當棲身之處，老朽可有說錯？」「雪山神魔」臉上已露笑容。

「正有這個意思。」于方微笑道。

「天下各家各派，門戶極多，閣下怎會選中我們這個小門戶，莫非有緣？」「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笑道。

主人這話含有懷疑于方可能是敵人派來臥底之意，這在一幫派主人來說，這種顧慮是理所當然的事。

聞言之下，于方臉上依然掛着笑容，轉頭望了後面一下，喃喃道：「我好像是個犯人，沒有座位，站着給官審訊，恐怕就要定死罪了。」

「哦！失禮！備座。」「泰山石敢當」石破天大聲叫道，宏亮的聲音在大廳內廻蕩不已。

兩名大漢立即抬來一張太師椅，放在客位之上，然後低頭退出。

「請坐！」石破天伸手肅客。

「謝啦！」于方口內敷衍着，施施然坐了上去。

大廳內頓時靜了下來，靜得連根針落到地上都可聽到。

「閣下這身本領，當然是武林中各幫派的羅致對象，今日先到我們這個小地方，自然是歡迎還來不及，只是閣下要求的條件一定也相當高，不知我們是否付得起，這點希望閣下先說出來，好讓我們斟酌斟酌！」「泰山石敢當」石破天大聲的說道。

「我的條件很簡單，揚名立萬，待名成利就之際，已得到我的東西，目前我還未有所建樹，自然不能先開口說甚麼。」于方笑笑口道。

「很好，我代表盧三太爺先答應下來。」「泰山石敢當」石破天豪爽的道。

說起這位盧三太爺，表面上他是個金陵鄉紳，德高望重，明是交結官府，暗中羅致江湖好漢，在金陵一帶，偏門財路，幾乎全在他之統率之下。

「平安鏢局」二十年來未出過事，固然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及二十幾名鏢師都有功勞，但最重要的還是有盧三太爺的關照，黑道上的朋友才賣上幾分面子，所以才會如此順利。

表面上，盧三太爺無幫無派，但在大江南北武林中，尤其是黑道上，具有極大的勢力。

于方深明究竟，當日施展蓋世神功，將「震三關」宣化仁及「子母乾坤錘」古雲軒打敗，消息早已傳入盧三太爺耳中，自然而然，于方的身價也就相應提高。

盧三太爺頒下嚴命，遇到于方不可會戰，今日于方親自上到門來，說明要投靠盧三太爺，石破天雖然在此坐鎮，仍然不敢擅自決定，只是先敷衍着而已。

「來人！」「雪山神魔」突然高叫。

後廳立即有名管事來到雪山神魔面前，躬身道：「風老有何吩咐？」

「擺宴，我們好好的慶賀一番！」「雪山神魔」說道。

「泰山石敢當」石破天這時心內才放下一塊大石，他雖然是此地坐鎮，掌管着三家賭場、兩家妓院，但「雪山神魔」才是眞正能作主的人，有他的一句話，等於盧三太爺的口諭，對于方的錄用與否都不是

他所能決定的，但又不能不作回答，眞個進退兩難。

如今，雪山神魔吩咐擺宴，自然是允許于方的加入，石破天此刻才算透了一口氣。

「慢來！」這聲音突如其來，令大夥兒駭然一跳，定眼望去，正是「襄陽四虎」的老大「飛天虎」胡子明。

「胡老大，有何見教？」「泰山石敢當」石破天有點不高興，[illegible]聲問道。

「這位于老弟，武功極高，兄弟不自量力，想討教幾手拳腳功夫，不知可否？」「飛天虎」胡子明抱拳道。

「雪山神魔」與石破天聽了，心內暗喜，雖然「震三關」宣化仁說過，這于方一身武功高絕，但沒有親眼見過，心中總是半信半疑，如今這「飛天虎」胡子明要試試對方的武功，正好看看對方的底細。

「飛天虎」胡子明說完，大廳內所有的人全以希冀的眼光望着于方，看他如何的答覆。

于方緩緩的站了起來，微微笑道：「這是應該的，買貨的先看貨辨，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哈哈！」「泰山石敢當」石破天打了個哈哈道：「于老弟，聽說你有一身極高的武功，誰都想見識一下，就以你老弟剛才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入大廳重地，就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如今可不是考你，只是想開開眼界，可別見怪！」

「那裏話！」于方不以爲忤，淡淡的笑道。

此時，早有人將桌椅搬開去，空出中間地方，作比武之用。

「飛天虎」胡子明道：「請！」立即斂氣凝神，繞着對方緩緩的游走起來！

于方只是隨隨便便的站着，根本不當是一回事，臉上仍然掛着慣常的微笑。

「飛天虎」胡子明心內暗怒，當下大喝一聲：「打！」右掌暗藏實足掌力，往對方背心全力猛擊。

大夥兒眼睛全注視着于方，看他如何應付，誰知道他却沒事一般，絲毫不以爲然。

這一掌如果打實了，別說是人，只怕一塊鋼板也要給打彎，他不閃避，是何道理？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方上身微微搖晃了一下，「飛天虎」胡子明那威力絕倫，奔勢奇快的一招竟自落空。

根本沒有人看清楚于方是如何閃開了，表面上看他好像未動過，「飛天虎」胡子明這一拳落空得莫名奇妙。

「颼颼颼！」「飛天虎」胡子明改變了戰略，拳脚似狂風暴雨般密集打出，此時他再不用重手法傷人，只想打中對方，看他是否閃避得了。

但是怪事發生了，于方屹立在狂風暴雨中，有如風中擺柳，搖曳不定，「飛天虎」胡子明打出的手脚全給閃開了。

時間一久，大夥兒看出，于方這套身法是武林從未見過的絕學，看他那種若無其事的神態，眞個令人大開眼界。

百招過去，仍然是老樣子。

「襄陽四虎」老二突然叫道：「姓于的，怎麼不還手，你只會閃避逃走麼？」

「好，我要出手了。」于方微笑道。

這話一出，「飛天虎」胡子明立刻緊張了起來，攻擊的招式全部停頓，採取守勢。

于方右手緩緩伸出，一寸寸往前移動，那種慢法，只怕連烏龜也捉不到，更別說是去攻擊一個武林高手。

開始很平常，看不出奧妙，但是到後來，那隻手將「飛天虎」胡子明所有退路全部封住，無論往那裏逃，都無法閃避。

「呀！」「襄陽四虎」結義金蘭，其餘三兄弟見了這情況，忍不住驚呼了起來。

就這樣的莫名其妙，「飛天虎」胡子明胸前「膻中穴」給于方掌心印了一下。

「飛天虎」胡子明雖然沒有受傷，但整個人的精神意志却徹底崩潰，「托」一聲跌坐在地上，垂頭喪氣地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

「好功夫！」「雪山神魔」首先站了起來鼓掌道。

其他的人也跟着鼓掌。

但是，看得出其中變化的，只怕沒有超過三人。

「襄陽四虎」中其餘三虎，趕緊上前扶起老大，低聲問道：「老大，受了傷沒有？」

「我沒有事！」「飛天虎」胡子明頹喪的說道。

「這小子莫非會妖法？」老二低聲的問道。

「不是妖法，那是眞正的武功，當今天下，像這小子的武功，只怕不會超出三個。」「飛天虎」胡子明頹然的回答道。

「大哥，這小子如此狂妄，我們與他拚了。」其餘三虎悻悻的說道。

在江湖上，只許勝不許敗，「襄陽四虎」今日敗在他人之手下，在盧三太爺手下無臉混下去，所以他們才會想到拚命。

「哈哈，『襄陽四虎』請坐下喝酒，這位老弟武功實在太好，別說你們，即使是我也是一樣會敗，來

來來，俗語說，一山還有一山高，心內別存芥蒂，喝杯酒消消氣。」「雪山神魔」笑笑道。

「襄陽四虎」本來覺得沒臉留下，但雪山神魔是何等身份，連他都這樣說，那麼「飛天虎」胡子明失敗就簡直不算是一回事，四人立即感到輸得心服口服，心情也就舒暢得多了。

「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立即上前，伸手拉住于方右臂慇懃的笑道：「今日你是主客，請上座！」

于方沒有顯出洋洋得意的神色，只是平緩的道：「還有這四位也是新到的客人，這位老人家齒輩俱尊，坐上座啦，我沒有這個膽！」

雪山神魔心內舒暢，「襄陽四虎」臉上也有了笑容，所有能上桌喝酒的人全感到風光。

在各人一致推崇之下，于方坐了上座。

三天，于方像鳳凰一般，給人捧上了天。

于方心內知道，他們已派人知會盧三太爺去了，同時對他的身世也頗有懷疑。

這天晚上，大廳內也擺上了豐盛的酒宴，主要宴客對象就是于方，看來他們很重視這位年輕的高手。

酒足飯飽之餘，于方裝着微醉問道：「你們在金陵一帶，可有甚麼對手？」

「哦……這個……」「泰山石敢當」石破天吶吶的不敢回答，只朝「雪山神魔」望去，希望他能解答這一難題。

「老弟問這個，眞是一言難盡。」「雪山神魔」似乎觸動了滿腹心事，唏噓不已！

「風老這話是甚麼意思？」于方愕然的問道。

「唉！」雪山神魔長嘆了一聲，像是受了無限委屈，半晌才道：「盧三太爺心存仁厚，處處讓人，那班不開眼的混帳，以爲我們好欺侮，得寸進尺，我們呢，又不敢違犯盧三太爺心意，也只好打落門牙連血吞，一味死忍！」

「噢！誰這麼狠？」于方愕然問。

「雪山神魔」搖了搖頭，意思是不想說。

「風老，于兄弟也是自己人，告訴他沒有關係。」「泰山石敢當」石破天低聲的道。

「柳新城，開如意賭場的柳新城。」「飛天虎」胡子明插口道。

「老弟，你到金陵，千萬別惹事，雖然武功高，但江湖上甚麼花樣都有，防不勝防，別叫我們擔心！」「雪山神魔」一副關心神態，鄭重其事的道。

「多謝風老厚意，我知道了。」于方笑口道。

其實，盧三太爺恨極了柳新城，只是雙方旗鼓相當，勢力均等，幾次硬碰，折了許多大將，都是落得兩敗俱傷，依然是個不勝不敗局面。

盧三太爺及其親信多麼希望有人出頭，給對方一場沉重的打擊。

現在，于方正是最理想的人選，于方的武功高强，只要他一出手，如意賭場好手一定會受嚴重挫折，不但全軍覆沒，最少也會傷亡過半。

再說，于方的來歷也令人懷疑，只要他肯出手打擊如意賭場，至少可以相信，他不是對方派來的臥底，因此，「雪山神魔」等都有慫恿于方去做殺手的想法。

但表面上，他們都在做戲，大唱反調深怕于方惹事。

于方心底早有打算，此時却裝出一副爭强好勝的樣子，一定要去大幹一場。

見此，雪山神魔等人幾乎由心底笑了出來。

第二天，黃昏時份，于方施施然走到大街上。

他好像是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其實是向着如意賭場走去。

前後左右的許多武林好手，雖然裝着若無其事，于方知道，他們是盧三太爺手下所派出來的殺手。

毫無疑問，如意賭場是一座極其豪華的賭場。

于方一走進門，立即感染了賭場中的熱烈氣氛，賭徒們的眼睛全盯在骰子上、牌九上。

贏的人滿臉喜色，輸的人失意頹喪，好一幅衆生百態，于方暗暗嘆息，深感賭博實在害人不淺，多少人爲之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賭場上轉了一個圈，于方最後停在骰子賭桌前。

「下注，下注！買大賠大，買小賠小。」寶官神氣的大聲吼叫。

看了三次，于方準備下注。

賭場的氣氛立刻緊張起來，賭徒們似乎也感覺到，賭場中充滿了殺氣。

「一千兩買大！」于方微笑道。

「好，買金賠金，買銀賠銀，下注！下注！」寶官整個人的精神全投入了賭博中。

十次落注，每注一千兩，積累起來是一萬兩，于方已備受人注目了。

二十注過後，賭場所賠出的數字，已相當可觀，其他賭桌上的人漸漸湧了過來，於是賠出的銀子更多，寶官的聲音已經嘶啞了，雙手捧着寶盅拚命搖。

巡場的打手早就注意到，但

是，于方只是規規矩矩的賭，而且下注不大，外表也很平常，他們也就忍住沒有動手！

可是，時間越長，問題越發嚴重，于方的下注，從不落空，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實，再不採取行動，賭場只怕負擔不起了。

他總是下一千兩，很平靜、很穩定的放下去。

突然有幾名新到的賭客湧到了，于方又贏了五記，其中一人忽然猛地叫了起來：「你偷我銀子！」

衆人不由愕然，爭吵的正是新到賭客，這人高頭大馬，威風凜凜，顯然是個橫行慣了的人。

于方微微一笑，平靜道：「朋友，我只帶來一千兩銀子，下注二十四次，連本帶利共有弍萬五千兩銀子，如有多出的銀兩就算是我偷的。」

這話一出，衆人暗驚，這少年莫非是神仙，只帶了一千兩，非有十成十把握，才會如此下注。

「好小子，你偷大爺的銀子，還要說謊，待俺好好的教訓教訓你！」大漢說時，醋埕大的拳頭迎面擊去！這大漢可能是賭場派來的人。

于方紋風不動，大馬金刀坐在原位，拳頭正好擊在前額。

衆賭徒一陣騷動，以爲于方這下總會昏倒過去。

「哎喲！」反而那大漢叫苦連天。

「甚麼事？甚麼事？」幾名巡場打手匆匆趕來。

「這小子偷我的銀子，還想要打人！」那大漢惡人先告狀，反說于方打他。

「好大膽，到如意樓來撒野，拿下他！」另一名巡場喝道。

于方知道這是他們的圈套，懶得多說，只是望着他們微笑不語。

衆賭客立即鼓噪起來，七嘴八舌叫道：「這傢伙胡說八道，賴人偷銀子，先動手打人！」

賭場內百把個人齊聲喝罵，聲勢極爲壯觀。

于方在大夥兒心目中，無疑是個財神爺，見他被人冤枉，自然幫他說話，何況這是眞正的冤枉，衆賭客當然會說公道話了。

「誰人能證明這人的清白，跟我到後邊去講！」一名精瘦的漢子沉聲喝道。

很多人認得這個瘦漢子，正是如意賭場的打手「鬼影童子」路如風，站在他身邊的兩人是「亡命鬼」張宜、「喪門神」陸海山，左右兩邊全是如意賭場中的打手。

大夥兒看到這陣勢，知道不會是好路數，許多人心底漸漸明白，于方令賭場輸了錢，他們就想辦法對付，這根本就是詭計，講道理無

用。

尤其是「鬼影童子」路如風，要證人到後邊，那就是要用强橫手段對付的意思。

試想，誰不怕死？衆賭客漸漸的走開，只剩下了于方一人孤伶伶的站在衆打手之間。

「好小子，把偷來的銀子吐出來！」「亡命鬼」張宜吼叫道。

于方微微一笑，和氣道：「要花樣？太麻煩了！你何不直接了當，痛痛快快做你們想做的事！」

「好，給我打！」「鬼影童子」路如風大喝道。

「颼！」一條人影疾衝入場，正是「喪門神」陸海山，他悶聲不響，穿心腿直踢，存心要人命。

于方慣常的笑容絲毫未減退，帶着欣賞的樣子望着那穿心腿，好像在看着一朵花。

但是，呼呼勁風中，眼看穿心腿踢中胸口，于方就要一命歸天。

「呀！」衆賭客驚叫。

于方右手伸出，優雅而緩慢，輕輕推開那隻脚。

所有的人，不相信于方能逃脫這次劫難，那隻手怎能推開那麼有勁的一脚，這似乎是在做夢！

怪事立即出現，軟而無力的手指，像魔術般在空中有效的阻止了那穿心的一脚。

事情還不止如此，「喪門神」陸海山突然像中了邪一樣，翻身倒地，「哎喲！」叫痛之聲不絕。

像他這樣武功修爲的人，忍痛力要比普通人强的多，看他額頭冷汗直流，似乎是痛徹心肺，受創極重！

這不可能的事竟然發生了。

眼見「喪門神」陸海山受了內家絕頂氣功所傷害，「鬼影童子」路如風心頭疾震，想不到這少年貌不驚人，竟是個武林中的高手，而且是絕頂高手。

「你小子弄鬼，試試俺的刀法！」「亡命鬼」張宜身形如風，欺前五尺，右手已握着匕首，往前猛刺。

于方這回沒有讓，右掌伸出，「亡命鬼」張宜給打得飛了起來，「砰！」地聲響，撞在一根柱子上，整個屋子都在搖晃，這一撞之力可想而知。

如意賭場各打手這才知道，于方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絕頂高手。

「好！」各賭客轟然叫好。

「鬼影童子」路如風只好挺身而出，緩緩地抽出單刀，沉聲道：「朋友，請賜招！」

「不要客氣，請盡力施爲！」于方笑着說道。

「颼！」這一刀突然的劈了下來，勢疾如風，勁道十足，最少也有二十年的火候，原來「鬼影童子」路如風一身武功，也不是等閒可比。

于方連眼皮都未撩一下，待單刀劈至面前，右手微微一抬，食指及中指，已挾住了那柄鬼頭刀。

這是甚麼樣的武功，如意賭場的打手自然識貨，他們眞不敢相信，這鄉巴佬土小子，竟有如此不可置信的神奇武功。

「我們走！」「鬼影童子」路如風喝道，首先跑開，其餘打手也作鳥獸散。

「好呀！」賭客們高聲歡呼。

于方淡淡一笑，絲毫不以爲意，緩步朝門口走去，他以爲今日在如意賭場戲弄羣醜，也算是給對方一個小小的教訓。

突然，後廳湧出二十名弓箭手，一言不發，「颼颼颼」的射出密麻如雨的强勁弓箭。

于方不由大驚，身形展處，有如脫兎，向前疾衝，雙手憑空一陣亂抓，令人難於置信，漫天的箭羽竟然一枚不漏的被他抓在手中。

弓箭手仍在繼續射箭！

于方悶哼了一聲，雙手疾揚，手中箭羽紛紛飛出，不僅阻止了射來的箭雨，而且反而回頭疾射，二十幾名弓箭手人人手臂全都中了箭。

「哎喲！哎喲！」之聲不絕於耳。

弓箭落地聲份外刺耳。

于方大怒，對方太過卑鄙，對他個人用箭，還情有可原，但對這班絲毫不懂武功的賭客，對方也一併射殺，毫不容情，可想而知，這伙人平時手段必然殘忍毒辣，今日非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不可。

大廳內各賭客已人人看得目瞪口呆，于方的武功太過驚人了，眼前的情景顯然令他們震驚萬分，簡直無法相信，所以全都呆若木鷄般站立不動。

于方直衝入後廳，毫不留情，放手施爲。

只要碰到了人，伸手就打，如果是武功比較好，立即廢去武功。

這時，雖有幾人尚可抵擋三兩招，但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一敗塗地。

如意賭場後邊地方很大，衝過一重院子，于方正想放棄繼續攻擊，回身時，前面又有人聲呼喝，像是正在拚鬥。

于方急循聲跑去，數十人正在一對一的斷殺，其中一部份人正是盧三太爺的手下，其中還有襄陽四虎。

「于老弟，我們接應來遲了，你沒事吧！」「飛天虎」胡子明大笑道。

「多謝胡兄厚愛，我沒有甚麼。」于方笑着回答道。

「這是風老哥及石大哥吩咐，依老弟的性子，一定是來了如意賭場，立即派我們到此接應。」「飛天虎」胡子明笑道。

「你們好毒的心！」「鬼影童子」路如風拚命抗拒，但已是遍體鱗傷，看來遲早會死在「飛天虎」胡子明手下。

于方突然說道：「胡兄，放他們走吧！我們也應該早點回去，免得風老哥他們擔心！」

「好兄弟，我們聽你的，走！」「飛天虎」胡子明說停就停，招呼同來的殺手班師回朝。

這一次，盧三太爺大獲全勝，如意賭場一敗塗地，其中于方的武功是最重要因素！

從此，于方在盧三太爺心目中佔有極重要地位，如果他眞心歸附盧三太爺，金陵的勢力已在盧家的掌握中，即使是大江南北，也可以呼風喚雨，爲所欲爲。

對於于方的忠心程度，盧三太爺還沒有徹底摸淸。

所以盧氏屬下，對于方的一切仍存有戒心。

于方內心當然明白，他仍然裝着少年不懂事的樣子，行動上好像很輕率，幼稚毫無用心。

這天，于方獨個兒到大街上溜躂。

他走着走着，肚子有點餓，於是走進一家比較好的酒樓。

「于爺，請到貴賓房！」身穿長袍馬褂的帳房先生，恭而敬之上前迎接，那神態似在叩見皇上。

于方微微一怔，隨即處之泰然，跟着帳房走，連話都懶得說，架子擺到十足。

那眞是個好地方，寬敞舒適而高雅，而且一面臨江望水，室內擺了盆蘭花，越發顯得素淨脫俗。

一名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站立侍候。

三道菜，一壺酒，于方不理它三七二十一，放開心懷吃喝一頓。

酒足飯飽，一壺杭州雨前龍井，那陣清香，令他感到十分愜意。

那小姑娘不僅聰明，而且十分美麗，不須吩咐，侍候得于方極端滿意！

這時，她悄悄退出去。

于方好像變了個人，連客氣話也沒有一句，好像這是他應該享有的。

好半晌，他仍然不捨得走，這環境令人流連忘返，于方默默閉上眼睛，享受片刻的寧靜！

「于相公！」這聲音好甜，好美，令于方嚇了一跳，急忙睜眼一看，只見房中已站着一位絕色少女，看樣子約有十八九歲，體態婀娜，神情靈秀淸逸，確是人間難得一見的絕色美人。

那少女見于方呆頭呆腦的樣子，忍不住「噗嗤」笑了起來！

這一笑，就像春花初放，更加明艷萬分，于方簡直不知人間何世，差些忘了世上的一切。

少女咬緊牙根，好像在拚命忍住笑，逕自在一張椅上坐下來。

好半晌，于方才定下神，心內暗罵自己糊塗，見了美麗的姑娘就這樣的失魂落魄，成何體統。

那少女似乎看透了于方的心思，這時，才微笑道：「于相公在金陵很得意啊！」

「啊，窮忙，很無聊！」于方恢復了神智，立即回答道。

「小妹藍天芳，今日見到于相公，可算是我們二人的緣份！」

于方實在聽不懂這話的含意，茫然的望着對方那雙明如秋水的眼睛，希望從眼神中獲得了解！

「前日大鬧如意賭場，于相公的大名已在金陵傳開了，江湖上也震動了起來，大江南北，于相公已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眞是可喜可賀！」那少女藍天芳侃侃而談，似在讚揚，神色中又好像含有諷刺！

于方臉上一紅，赧然道：「不是我多事，他們實在太霸道，所以才發生爭執，這種打架拚命的事，我最討厭，那只是迫不得已！」

藍天芳「噗嗤」一笑，媚態橫生，妙目望着于方，不言不語，過了好半晌，才嘆口氣道：「于相公，你的想法錯了，爭强好勝，打架拚命，那是匹夫之勇。可是鋤强扶弱，匡扶正義，這正是除妖降魔的行爲。像你這樣胸懷正氣，身負絕頂武功的傑出人物，應該全力施爲，伸張正義！」

這姑娘說得義正詞嚴，于方感到很慚愧，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江湖上的險惡，于相公可能知道一些，恐怕了解得還不夠徹底。」藍天芳說到這處，略爲頓了一頓，又繼續道：「在金陵來說，如意賭場殺人不見血，而盧三太爺所作所爲，實在還要毒辣三倍！」

于方愕然，一位姑娘家，怎會說這話，莫非是盧三太爺派來試探他的吧？想到此處，立即笑道：「在江湖上混生活，各有各的方式，如意賭場也好，盧三太爺也好，他們爲自己的事業，各施謀略，也不算是甚麼過份。」

「哼，你的想法我明白，等會你跟我去看看，包你不敢再爲盧三太爺說話！」藍天芳說到這裏，臉色頗不好看，心中似乎有些不悅！

于方暗自忖道：難道盧老頭有不法行爲，她眞的知道一些內情麼？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藍天

芳說時立即站起身，不容于方說甚麼，當先往外走去。

于方從未享受過這樣好的飲食，看來藍天芳定然是有錢人家出身，才懂得來此享受美食。

大約走了兩個時辰，地點越來越偏僻，于方突然心頭一震，他已聽出有人跟踪，而且是絕頂高手，在金陵，還未見過這樣的高手，到底是誰？莫非是一個陷阱？

嘿嘿，看看他們在搞甚麼把戲！

「颼颼颼」一條人影越過，攔在路前面。

定眼看時，一名少年，神色冷峻，雙目炯炯有神，顯然內家功夫頗有火候。

「你……你想……幹……甚麼？」藍天芳見了那少年，臉色大變，結結巴巴的說道。

「嘿嘿嘿，妳想逃走？」少年冷峻的說道。

「我爲甚麼要逃，又沒有犯法，逃甚麼？」藍天芳說時，眼淚直流。

正在這時，又有十幾名漢子趕到，個個都有一身武功，于方因不明藍天芳的來歷，對她存有戒心，所以站在旁邊不發一言。

「給我拿下！」冷峻少年喝道。

「小姐，妳還是回去吧！」一名老者越衆而出，對藍天芳客氣的勸道，但冷峻少年是他的主人，他的命令又不能不聽，老者似乎感到爲難，所以希望說服藍天芳離開，免得要他動手。

「那有這麼多的廢話！」冷峻少年已不耐煩，又出言喝道。

「得罪！」老者不敢抗命，右掌箕張，往藍天芳右肩抓去，下手極有分寸。

藍天芳暗自咬牙，一言不發，身形微矮，右掌疾劈，直擊老者心口，下手毫不容情。

但是，那老者右手去勢不變，左手趁勢拍出，奇快無比，堪堪扣住藍天芳的寸關。

于方好像一個木頭人似的，冷眼旁觀無動於衷。

「你逼良爲娼，强搶民女，早晚會遭雷劈！」藍天芳又哭又叫。

「嘿嘿，妳再不聽話，只好再把妳送到怡香院，到時妳懊悔也就來不及了！」冷峻少年冷笑道。

于方開頭聽了藍天芳的話，正在半信半疑，此時經冷峻少年口中說出的話證實，他們果然幹了令人髮指的事。當下大怒，但爲免節外生枝，仍然按下心頭怒火，決定辦完自己事後，再來找他們。

「二少，我們回去吧！」老者低聲說道。

「嗯，將這小子廢了，丟在陰溝裏！」冷峻少年說時，人已轉身往來路走去。

在他以爲，于方不過是一名鄉巴佬，不屑對他一顧，殺了就算了！

于方抬頭回望，這地方十分僻靜，沒有半個人影，正合自己心意。

正在這時，三名壯漢衝了過來，他們連話也不說，手中鬼頭大刀猛劈，的確要他的命而來的。

「砰砰砰」三下響聲不大，但牛高馬大的壯漢全都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咦！」冷峻少年及其餘人這時才知于方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忍不住的怪叫了起來。

「好小子，竟敢逞强惹盧二公子，嘿嘿嘿，今天要你知道死才是你最幸運的事！」又是那老者出馬。

于方暗自震駭，對方竟是盧二公子，這如何是好？反正事到如今，索性幹到底，當下立定主意，望着老者一言不發。

所有的人全都湧了上來，他們知道于方有一身武功，自然要來幫忙圍鬥。

「殺！」老者陡地一聲大喝，「颼颼颼」鐵索揮動，全是毒辣至極的殺招。

于方雙臂疾振，靈掌橫劈，那種快法，簡直無法看得淸楚，「啪！」地聲響，老者胸口中了一掌，往後就倒，待人躺倒地上時，口中才噴出鮮血。

「呀！」衆壯漢大感意外，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于方一言不發，身形疾展，下手極重，還不到幾個照面，壯漢全都躺倒地上，沒有一個活的。

只有盧二公子一人，仍然滿臉傲氣站在原地。

藍天芳大喜，她此時已脫離了魔掌，高興的看到于方出手，說明了他是位俠義道人士，這才是最好的正義力量。

于方望着盧二公子，二人對峙着，沒出聲，山風呼呼，天地充滿了肅殺之氣。

藍天芳死裏逃生，站在一邊，望着戰場上二人，心內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齊湧，不知是甚麼滋味。

場中二人，全是內外兼修的特級高手，定力與氣勢控制比一般武林高手强，他們二人雖未動手，但形成的殺氣却愈來愈濃了。

于方很有信心，但盧二公子也不示弱，他的氣勢猶如排山倒海的波濤，迎面衝到。

于方吸了口眞氣，雙脚却釘在地面上，表面上平靜安祥，絲毫不爲所動。

在武學上，這已到了返璞歸眞

的境界，眞有屹立不倒的氣概。

盧二公子向來自負，視天下英雄如草芥，想不到今天碰到了對手，心內也暗自震駭！

此刻兩隻痲雀由南方飛至，投入二人身前空中，猛然間劇震了三四下，細小的身軀如隕星落地，渾身羽毛四下飛散，漫天飛舞。

「嗤！」一道寒光衝霄飛起，此時，盧二公子已抽出二尺七八寸長短的寶劍，劍身是碧綠色，漫天劍氣縱橫，陰森可怕！

于方身形如風擺柳，搖曳不定，盧二公子手中劍輕靈飄逸，已深得上乘劍法竅秘！

三十招過去，劍招愈急，攻勢愈强，于方心內劇震，盧二公子此時所施展的正是武林失傳已久的絕學——「天禽劍法」，威力絕倫，于方全力施爲，才保持不敗。

盧二公子心內更加震駭，天禽劍法已施展出十成功力，當今劍道名家，相信也不容易與之抗衡，面前這個鄉巴佬少年，還是赤手空拳，竟然從容應付，這是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雙方纏戰中，藍天芳祇看得眼花撩亂，面前兩位少年，武學修爲已不在武林名家之下，一正一邪，勝負影響極大！

時間久了，只怕要節外生枝，藍天芳暗自焦急，苦於無能爲力，只好站在一邊乾瞪眼望着。

于方也似乎看出危險，暗自一咬牙，決定施展出師門絕學！

「颼」！身形微頓，退出七尺，屹立地上，冷峻地望着盧二公子。

藍天芳也看出這一瞬間，正是二人決勝負之時。

于方臉上神色湛然，有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氣魄。

盧二公子眼看對方要施殺着，但他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暗一咬牙，也施出「天禽劍法」中絕着，「鸞鳳和鳴」、「百鳥朝鳳」，漫天劍氣，「嗤嗤」之聲不絕。

突然，于方雙掌微微抬起，穩定而緩緩推出，大約半尺光景，手掌幻出一層光影，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神妙無方，透過層層的劍影，欺身前去！

盧二公子怪叫連連，拚命抵抗，但是，于方那隻手就像有質無形，不受任何物質影響，盧二公子感覺自己就像待宰羔羊，無法逃生！

「噗！」那隻神奇的手掌輕輕拍了一下，盧二公子的心口衣襟跌下了一片，大小正和于方手掌完全相合。

「你……」盧二公子左手指着于方，搖搖晃晃，往前走了五六步，還想往前走，但已抬不起脚，「砰！」整個人跌倒，灰砂飛揚中，寶劍落地了。

于方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好像脫了力！

藍天芳趕緊上前扶住，柔聲道：「于相公，你可曾受了傷？」

「沒有！」于方茫然答道。

「那我們快走吧！被人見了又惹是非！」藍天芳見盧二公子及其手下全軍盡墨，趕緊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乃是上上之策，所以出言提醒。

在于方來說趕盡殺絕這伙惡霸，不算過份，但他生性仁慈，心內總是有所不忍，所以此時十分沉痛。

藍天芳拉着他的手，在荒野中疾行，大約走了十里路左右，才到一處濃密的樹林中。

「姑娘到此，莫非有甚麼事？」于方此時心已定下來了，見藍天芳對這地方很熟悉，此時又小心翼翼，怕給人發現似的，忍不住的低聲問道。

「此地是盧家做缺德事的現場，你不妨小心看看。」藍天芳低聲答道。

「好吧！聽妳的。」于方此時已知道藍天芳不是盧家派來的奸細，而且聰明小心，江湖經驗十分老練，所以聽從她的安排。

藍天芳點了點頭，躡手躡足往前走。

大約經過五十丈左右，隱約聽到人聲，藍天芳也停下步來，臉上已露出不安神色，于方伸手拖住了藍天芳，騰身躍到一株樹葉濃密的枝幹上，撥開樹葉，往前觀看。

那是座極大的院落，圍牆築有三丈高，外面很難看到裏面的東西，但于方此時已站在大樹上，所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安全。

院內有很多女孩子，由十幾歲至二十上下，全是姿色艷麗的少女，此時正在忙碌着，有的唱歌、有的跳舞，還有的彈琵琶、吹簫，旁邊站着四個大漢，手提皮鞭，誰一偷懶，皮鞭就會抽下去，可憐那些花容月貌般的少女們，飽受摧殘及蹂躪。

「這是甚麼？」于方問藍天芳。

「這些女孩子，全是被盧老頭擄來訓練妓女的，目前金陵第一流妓院，首屈一指的妓女，都是從這兒訓練出來的！」藍天芳答道。

「甚麼？」于方叫了起來，聲音不小。

「別這樣大聲，此處的獵狗嗅覺十分靈敏，我們雖然不怕，但此時尚不宜打草驚蛇。」藍天芳道。

「待我去救他們出來。」于方說着，就想跳下樹去，將那班家奴們打個落花流水。

「慢來！」藍天芳急忙攔阻：「目前你尚不宜暴露身份，雖然這羣

女孩子受苦，但目前仍未有生命危險，短時間仍然不會有甚麼大問題，儘可能先把其他事做妥，再來解救未遲。今日我帶你來此，只是要證明盧家人做的事都是滅絕人性，你千萬要認清楚才好。」

「唉！」于方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們回去再說，看了心內難過！」

兩人縱下樹來，緩緩走出樹林。突然，三名黑衣人出現在前面。

「你們自盡吧！」爲首黑衣人冷峻道。

于方定眼望去，此人又高又瘦，簡直像是一枝竹竿，面貌又黑又乾，雙手就像殭屍手爪，在幽暗林中，看了更加顯得陰森可怕，藍天芳到底是個女孩子，見了這樣的怪人，心內自然產生怯意，急忙縮到于方身後躲着！

于方心念動處，已知對方來歷，當下冷笑道：「『湘西乾屍門』雲氏兄弟，也做了龜奴，眞叫人想不到。」

「殺！」高瘦子叱道，已當先殺到。

于方知道「乾屍門」弟子雙手奇毒無比，祇要給他沾着點，性命難保，當下不敢怠慢，攔腰抱住藍天芳，從旁閃出七尺，右脚突彈，將其中一人踢中，祇聽得骨胳碎裂聲，那人半句聲未出，顯然已眞去做鬼了。

高瘦子微微一怔，似乎被于方驚人武功震住，這個鄉巴佬少年，臉上掛着淡淡的笑容，祇一舉手，一投足便把一武林高手殺死。若非親眼看到，又有誰相信。

「乾屍門」剩下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心意相通。藍天芳定下神來，四下觀望，一方面是防衛，另方面是搜尋跟踪的人，她知道今日之事，至關重大，稍有錯失，那就會落個有死無活的結果！

四下靜蕩蕩的，沒有半個人影！

颼颼颼！高瘦子雙手疾揚，「乾屍門」的黑虎釘破空飛出，直往二人身上打去。

他們知道黑虎釘的威力，奇毒無比，祇要有人沾着點邊兒，此人已向閻王殿報到。所以他們放出時不需要認準頭，可想而知，這暗器之厲害及霸道了。

「嘿！」于方悶哼一聲，雙手拍出，手心發出一股强勁無匹的勁風，朝前捲去，黑虎釘一下子便如碰在銅牆鐵壁上，猛地停住去勢，反而回頭疾射，去勢更快更急，噗一聲，已射入乾屍門的兩名高手體內。

乾屍門中弟子登時身亡。

環視一週，看看沒有破綻，于方低喝道：「快走！」拉住藍天芳往左方疾馳。

回到金陵城內，于方與藍天芳約定，以後見面時，可到慶天樓相見，除非有急事，否則，還是少見爲妙，待盧家伏法之後，那又當別論，二人雖然首次見面，相識祇不過半日，雙方心底下已深深印上了對方的身影，這對江湖兒女臨別時依依不捨。

雖然沒有甚麼親熱動作，但那含情脈脈的眼神已說明彼此的心意！

最後，于方咬緊牙根，猛一頓脚，身如輕烟般消失在林中。

回到大院內，仍然受到熱烈的歡迎，「雪山神魔」風亭及「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笑臉相迎。「老弟，今日玩得開心嗎？」石破天笑問。

「燈紅酒綠，衣香鬢影，簡直是人間天上。」于方裝作鄉巴佬入城的樣子，露出一副不勝嚮往的神色。

「過幾天，待老哥陪你去逛逛金陵好玩的地方，那地方不是你們門外漢可以找得到的！」「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笑道。

「哈哈，俺兄弟四人也可作嚮導！」「飛天虎」胡子明也露出神秘之笑容。

「多謝幾位大哥好意，我一個人到處逛逛，反而自由自在，譬如說，要吃塊糖吧，你們在一起，我就不太方便，待玩得熟悉些，那時你們再帶我去，比現在好多了！」于方隨便發表了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見。

「哈哈！」幾個人倒相信了，暢快地放聲大笑。

「明天，」「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突然神色一整，莊容道：「盧三太爺要見你！」

「哦，甚麼時候？」于方心頭一跳。今天殺了盧二公子以及十幾名高手，盧三太爺要知道，那時就有好戲看了！

「中午時分！」石破天道。

「這是老弟的運氣，盧三太爺一定要親自接見，對老弟的英雄事跡，他老人家讚不絕口，說要重賞，到時老弟別忘了我們才好。」石破天道。

「我會的。」于方急道。

「哈哈……」笑聲在大廳內迴蕩洋溢。

* * *

盧三太爺，表面是鄉紳，其實是個黑道巨擘，領導一羣窮兇極惡的匪徒在金陵城內大肆搜刮。由於手段夠，方法高，在上層社會裏仍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頗受士林敬重。

于方望見那華麗高雅的樓台亭閣，心內暗嘆，大好靈秀，可惜給

糟蹋了。

石破天陪同他踏進了大門，穿過兩重院子，才到內廳正院。

這時「泰山石敢當」石破天神色十分嚴謹，連大氣都不敢喘，看來這大廳必是盧三太爺見客的地方了。

「進來！」一名大漢走出來，冷峻地說了一聲，即轉身走開，派頭十足。

石破天幾乎連頭也不敢抬起，彎腰曲背的向廳內走。

于方看着心中有氣，他可是大模大樣的跟着走進去，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

突然，身後兩股勁風襲到，于方連忙雙脚疾蹬，砰砰兩聲，似乎已有人被打倒了。

于方自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仍然若無其事。抬頭望去，上首一位面貌慈祥的老者，手持旱烟管，微笑不語。

颼颼，一柄單刀劈至，勢猛勁急，顯然是出自用刀高手，于方眉頭微皺，右手橫拍出去，聽聲辨影，正好擊中使刀者的手腕，蹬蹬蹬，對方一連退出七八步，方才站定身形。

「哈哈……好，很好！」盧三太爺親眼看到這等精湛武功，忍不住開懷大笑了起來！

于方這時才看清楚廳內的人很多，全是武功高强的豪雄之輩。盧三太爺左邊站着一名女孩子，渾身紅衣服，手內握着小馬鞭，稚臉滿是傲氣！

這時石破天低聲說道：「快拜見三太爺。」

盧老頭聽覺很好，哈哈笑道：「別客氣，小老弟果然好身手，二十年來，我沒有見過這樣的高手，大夥兒見見面。」

「多謝三太爺栽培。」于方連忙抱拳爲禮道。

「哈哈，像老弟這身本領，到那裏都是被爭取的對象，今日到我們這小地方來，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盧三太爺似乎很高興，笑容特別和悅！

「三太爺，我想領教這位小兄幾手高招！」

聲音很輕，于方仍然聽到，他心內微微一怔，大廳內高手如雲，其中三人，特別令于方注意，這輕聲耳語的一位，就是其中之一。

此人氣歛神凝，態度沉着穩重，是個難得一見的絕頂高手。

「好，很好！」盧三太爺今天興緻特別好，笑得開心，甚麼事都感到滿意，滿口答應好後，轉頭向于方道：「小老弟，這位殷雲心先生，是天山派高手，你們不妨試試招，叫大家也好開開眼界！」

于方當下點頭道：「祇怕我這粗淺功夫，不入殷先生法眼！」

「老弟別客氣，我們先試試幾招拳脚功夫。」殷雲心說時，人已走向大堂中間。

「遵命！」于方口內答應，心內暗自震駭不已，這殷雲心外號「天外神龍」，是天山派第一高手，而且向爲白道先輩所稱許，怎麼也會投身盧家，做那黑道的勾當？

盧家人似乎也知道「天外神龍」殷雲心武功卓越，這時連燒飯的老媽子，餵馬的小伙子，全都湧到大廳來，場面熱鬧得很！

二人站在空地上，亮開門戶，彼此一抱拳，禮數算是盡到，互相繞着對方游走了一周，立刻進擊。

颼颼颼！二人出招極快，霎眼工夫，已互相換了五十六招！

天山武功輕盈矯捷，內勁尤强，輕快而不急躁，穩健而不凝滯，果然是正宗武術，博大精深。

廳內的高手雲集，見了二人武功後，沒有人心內不服的，那種快法，根本無法分清楚招式及身法。

一團互相糾纏的身影，在大廳內翻翻滾滾。

突然，于方身法一凝，「天外神龍」殷雲心三招落空，他不信邪，又施出「矯龍升天」，「雙龍出海」，「天外遨遊」三招連環，攻擊力增强了一倍！

（未完・一）

武林奇人奇技軼事／秦風・文　可飛・圖

蝴蝶掌

工於心計　得窺絕招

說到贊先生，一共有兩個，都是在武林中享譽的。鐵橋三的門徒當中，有蔡贊其人，武功超卓，威名遠播，故此武林中人稱他爲「贊先生」。

另外一個贊先生姓梁叫做梁贊，乃是詠春派的高手，因爲佛山的居民一向喜歡將先生兩個字連着讀出來，變成了「腥」的字音，故此，這位梁贊就稱做贊「腥」，跟上述的贊先生不同。以聲譽來說，「贊腥」比「贊先生」的名字響亮得多。

原因是贊腥曾經多次跟高手過招，次次勝得乾脆俐落，故此提到詠春派，當然首推贊腥，贊腥授徒找錢華，找錢華再傳武功葉向，葉向在香港的名氣極響。許多見過贊腥老前輩的人，都說贊腥爲人親切，武功高强。

在南香順鄉居住的人都知道佛山每年一度的「秋色」盛會，每逢盛會，「秋色」隊伍中載歌載舞，除舞獅、耍拳、踩高蹺等外，還有姑娘、小孩穿着打扮成古代名人雅士，戲之中的人物，等站在木枱上，由人抬着巡遊。

巡遊隊伍中，燈火煇煌，絲竹弦歌，熱鬧非凡，這種盛會也是外地所沒有的，正因爲每年盛會免不了要由一些孔武有力的人出面助興，因此當地的拳師、武館十分昌盛。

梁贊的藥材行叫做「贊生堂」，一向很有名氣，佛山秋色需要一些壯夫健男擔木枱助興，因此多數到贊生堂去物色，故此梁贊變成「贊腥」之後名氣更響。

說到佛山秋色，那是有來頭的，當年黃肅養造反，火燒十八鄉，單是佛山沒有遭劫，就因爲他想襲擊佛山之際，遙見夜間火光甚盛，人聲嘈雜，懷疑有官兵集中該處守衞，於是就不敢輕舉妄動。

其實，那時是佛山秋色巡遊而已，此事發生之後，佛山人爲了紀念那一次保全免劫的壯舉，更加把這一盛會擴大，亦即須要更多的武林中人坐鎮，於是佛山學武功風氣之盛，凌駕於南海名鄉之上。

當時梁博流在西江享譽，戰勝蔡家五虎，他曾經到佛山居留過一個時期，把渾身武藝傳給了梁贊，飄然而去，故此，梁贊雖然沒有跟高手過招，仍有許多人崇拜他，特別是商界中的中年人，練武只是用來健身，不想鬥拳，因爲太過粗鄙，詠春派拳術文靜，不必需要很大的地方，正符合他們的需要。

因此，贊生堂的後進就是健身院，有很多青年在那裏學武，不遠之處就是贊先生的大府，晚上有商人在那裏學習，於是「贊腥」的大名就遠近皆知了。

當時佛山四個衙門統領，其中有一個衙門叫做「都司衙門」，由高厚慈統領，此人渾身是勁，肌肉如鐵，就算穿上了衣裳，也是彪形大漢，脫下衣裳，赤裸上身，看來好像打虎的武松，都司衙門等於治安當局，他手下有七十多名好手練武，偶然聽街坊有人談及贊腥的大名，心裏不服，認爲贊腥文質彬彬，祇是一個商人，何以能武功卓絕呢？大概是盗取虛名而已，他想起就越加困惑，索性派人邀請贊腥到衙門一叙。

贊腥一向沒有跟衙門官府中人結怨，以爲此去祇是閑談性質，故此欣然到訪，進入衙門之後，高統領起立向他拱手致敬，說：「兄弟久聞贊腥大名，不但武功精湛，而且醫術高明，衙門裏缺少了一個跌打醫生，衙門衆兄弟朝夕練武，難免偶然撞傷筋骨，的確需要一名醫生負責跌打醫務，故此派人請贊腥到來談談而已，別無他意。」

贊腥一向非常樂意爲街坊做事，聽了這番話，欣然點頭道：「兄弟當然樂意負責跌打醫務，不過，那些健兒練武，由高統領指導，看來不會碰傷撞傷的，就算有這種事發生，無非小小損傷，不必勞動醫生，大概高統領有意栽培，使小弟的藥局錦上添花而已。」

高厚慈聽了，哈哈大笑，道：「贊腥眞是謙虛！」

跟着高厚慈叫出十二門徒出來分作兩隊，兩個人對招，一共六組，又叫他們對招之後，各自表演拳脚，讓贊腥過目。

那時，贊腥不知道高厚慈有心挑戰，隨口說：「他們所練的是東莞拳脚，很是正宗，但却夾着莫家的拳招脚法，似乎雜亂了一點。」

高厚慈聽了正中下懷，說：「這些健兒是我教授的，看來我本身的拳脚就是雜亂無章了，如非贊腥指點，我一直都不明白，難得贊腥駕臨，希望贊腥賜教，糾正兄弟拳脚方面有何不妥之處。」

這句話無異是向他挑戰，贊腥聽了，猛吃一驚，知道剛才所說的話，實在失言，但已無法補救，祇好勉强點頭說：「兄弟偶然說錯一句半句，敬請高統領原諒。」

高厚慈滿臉笑容說：「贊腥不必多禮，你在佛山的名氣凌駕於各拳館之上，無人不識，當然有獨到之處，坦白的說，我這個統領是打仗打回來的，拳脚方面，如果單對單的搏鬥，實在沒有把握，剛才兄弟所言，確是心裏所說的話，渴望贊腥指教指教，閒話休提，現時就請贊腥下場指導。」

他說的話咄咄迫人，贊腥無可奈何，祇好把長衫脫了，祇剩上邊的短打衣裳，下邊長褲，看來仍是文質彬彬，跟彪形大漢似的高厚慈相較起來，確是相差太遠了。各人看了，都覺得贊腥實在鬥不過高統領，至於高厚慈本人，更加有這種想法。

於是兩人擺好了架式，高厚慈道：「贊腥，請先發招。」

贊腥說：「我們詠春這一派，從來不先發招的，還是請高統領先發招。」

既然他這樣說，高厚慈也知道詠春派慣例，看見對方發招然後才還擊的，大概這一派確是如此作風，聽了更不客氣，拱了一拱手道：「那就失禮了，請贊腥還招。」

說完，他就上前當胸一拳打出，故意讓贊腥接招，然後用另外一隻手搶攻，前手化爲後手，兩手把贊腥的一隻手夾在當中，打算用鐵門閂的一招把對方的一隻手折斷。

這一招快而毒，確是出乎意外，換了別人，未必能化解，但贊腥却不同，他知道碰着鐵門閂，絕不能退縮，稍爲退後，那隻手就會折斷，必須標上前，貼身一擊，既然貼身，手可以向橫伸縮，那就不怕折斷，還可以借着伸縮之力，向對方推壓，他迅疾就依然照這種戰術施展出來。

詠春派的推壓手法有一招上邊向前靠着敵人軀體，雙手齊出，使勁一推，下邊却暗中半條腿勾住對方兩隻脚任何一隻，下邊撥，上邊推，對方是很難站得穩的，高厚慈沒有學過這一招，以爲贊腥祇是依照拳理方面，一隻手受制於人，祇好全身靠近對方，向橫撥開那隻手，借此自救，殊不料給贊腥靠着身體向前一推，忽然脚步虛浮，整個人退後三四步，仍然沒法站穩，眼見就此要跌一跤。

說時遲那時快，贊腥已經預先知道他必須向後連退數步，索性連人帶勢跟過去，假作跟他糾纏的樣子，實則扶着他，使他不會跌倒。

既然高厚慈沒有跌倒，兩人好像互相搏鬥，至此站定，然後分手，好像打了一個回合，他心知肚明，那是贊腥故意給他一點面子，免得在手下面前失威，實則他已打輸了，祇是打了這一回合，高厚慈就非常佩服拱手爲禮，說：「贊腥確是名不虛傳，佩服之至。」

那晚高厚慈把他留在衙門裏面暢飲，對他的詠春派拳術讚口不絕，贊腥循例敷衍幾句，盛讚高厚慈雙臂如鐵，確非普通拳師所能及，兩人識英雄重英雄，就此結交不提。

贊腥本是佛山的商家，懂得交際，交遊極廣，本身又有眞功夫自從打勝高統領之後，聲譽更響，不但他的門人甚衆，而且藥局的生

意比前更好，本來他已經是富商大戶了，此時就更加門第揚威了。

附近所有的武館拳師教頭，都不敢找他過招，不過，他爲自己的聲望起見，不會濫收門徒，而晚上到梁府學習武藝的商家，十居其九乃是健身性質，覺得詠春派的拳術，有獨到之妙，而且不必需要很寬敞的空間就可以練習，至於他們本身資質，當然不是練武的材料，因此之故，梁贊覺得有些隱憂，擔心這一派的功夫沒有特別出色的人繼承衣砵。

有一天，他在贊生堂藥局閒坐，忽然看見一個身材普通，但肌肉却十分結實的男子走到櫃枱，拿出一個「雙毫」銀幣來，抛在枱面，想買金銀花，那個企櫃抓住它看了一看，便把它交還給他，此人順手接過，企櫃說：「這個銀幣是假的，請你換一個。」

此人欣然把銀幣放在掌心之內，用力一握，便即粉碎，他笑着道：「你的眼光不錯，換過另外一個銀幣。」

說完，他拿出另外一個雙毫來，那是眞的銀幣了，企櫃把一包金銀花交給他了。

梁贊在旁，看在眼中，微微一笑，走近兩步，說：「你並非想買金銀花，不過想在我的面前顯點本領而已，如果你想過招，請即發招。」

此人聽了這句話，立刻跪下來，叩了一個頭，說道：「晚輩叫做阿華，街坊都叫我找錢華，請勿誤會。」

梁贊愕然，叫他站了起來，說：「找錢華，我也知道你在附近做錢莊生意，却不知你內勁如此深厚，是否學過許多年功夫了？」

找錢華靈機一動，說道：「稟告梁師傅，晚輩從來沒有學過功夫。」

其實找錢華已經學習了多年功夫，但他故意在梁贊面前說沒有學過，目的是要梁贊聽後產生錯覺，以爲他是天生神力，願意收他爲徒，他這一步棋十分高明，贊腥聽了果然臉有喜色，道：「你沒有學過功夫，居然有這種氣力，究竟是如何練習得來的？」

找錢華聽了，說：「梁師傅，我在櫃枱做找換生意，偶然發覺有些銀幣是假的，魚目混珠，就順手把它揑碎，日久了，掌力比較渾厚而已，至於我想練武這一心事留在我心中很久，不過，始終無法找到好師父，我想到梁府學習，可是，你所教的人全是商界之人，或者是豪門巨宅的弟子，自己實在不相配，故此沒有膽量登門求學。」

梁贊說：「你既然有心學習我這一派拳術，我非常樂意收你爲徒，你的意思怎麼樣？」

找錢華喜出望外，立即說：「多謝梁師父的栽培。」

自從那一天開始，找錢華每晚都到梁贊家中習武功，因爲他非商賈子弟，故此，梁贊叫他在他人學完武藝散去之後，才到他的家裡學習，換而言之，每晚找錢華都是在深宵夜靜的那一段時間到梁府學習，梁贊認爲他是個可造之材，便認眞指點他的武藝。

實際上找錢華已經有三四年武功的根底，當然一學就會，而且馬步相當穩固，爲了使梁贊賞識他，認爲他確有天生神力，故此他一方面在梁贊面前，裝出了不懂武藝，從頭學起的樣子，另一方面，在家裡苦練，本來他的肌肉已經非常之結實，渾身是勁，經過兩三年苦練之後，眞的有如天生神力一般，三年之後，他已成爲梁贊門下最出色的一個徒弟。

那時，梁贊年紀漸大，不想晚晚親自指導門人學習武功，而且他覺得詠春派的拳脚，不應該單傳給富戶，索性叫找錢華另外開設武館，接受任何階層的人入館學習。

一年之後，找錢華的名氣也就響了起來，反而梁贊深居簡出，外邊的人一談論到詠春派，總是推荐找錢華。

由於詠春派的聲譽甚佳，且又跟官府有交情，沒有人敢到找錢華那邊踢館，找錢華的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祇是知道已學到梁贊的許多絕招，任何人跟他過招，必然打輸。

當時的武林高手，如果有許多門徒，總是心裡有點陰影的，他們都會保留一些，且多數把本門的絕招分別傳授給幾個得意的高足，並非全讓一個人學習齊全，就算找錢華學到的絕招，也祇是蝴蝶掌。

有一天，師弟謝標到訪，談及此事，謝標十分誠意的說：「我在梁師父手下學武多年，自信有些斤兩，不過，蝴蝶掌這一招是詠春派的絕技，梁師父始終沒有把它傳授給我，照你看，此事有沒有內幕？」

找錢華道：「阿標，梁師父財多勢大，根本不會計較學費，故此不必從利字方面着想，如果有甚麼原因使梁師父不願意把蝴蝶掌傳授給你，恐怕是與你的綽號有關。」

謝標聽了心裏一沉，問：「這與我的綽號『火麒麟』，有甚麼關係？」

找錢華說：「有資格稱做『火麒麟』的人，一定是脾氣暴躁的，你就更加明顯，一來你眼睛突出，二來眼上經常佈滿紅筋，飲了酒或者怒火攻心，整雙眼睛發紅，『火麒麟』這個綽號十分貼切，可能因

此，梁師父擔心你脾氣暴躁學會了蝴蝶掌之後，容易闖禍，對你反而不好。」

謝標很性急，不待他說完，便插嘴：「我怎麼會無緣無故的闖禍？」

找錢華道：「那倒很難說，當你跟別人過招的時候，可能無意中殺傷了別人，這是毒招，故此不想教你。」謝標聽了之後，不覺心裡產生了怨恨，當時，他沒有說出來，過了兩天，他就單刀直入，在梁師父面前提出，希望梁贊把蝴蝶掌教授給他。

梁贊聽了連忙搖首，說：「根本上沒有這麼回事，所謂蝴蝶掌即是許多掌法之一，雙手齊出，有如蝴蝶，羅漢門或者其他門派，都有這種功夫，怎可以說它是詠春派的絕技呢？再者，我實在沒有這種絕招，如何教授給你？」

謝標說：「不，我這番話並非隨意說出，乃是找錢華師兄對我說的，你能夠把蝴蝶掌教給他，却不能教我，或者因為我綽號叫『火麒麟』之故，現在我決定改變作風，逢人打躬作揖，盡量學習禮貌，不再做『火麒麟』了，師父的意思如何？」

梁贊仍然是拚命搖頭，否認他有這種絕招，謝標無可奈何，祇好告退。

翌日上午，找錢華被梁贊召喚到家中，梁贊很鄭重的問他，是否說過蝴蝶掌方面的事，找錢華當然是否認，免得師父追究，因此之故，便造成了誤會。

過了三晚，謝標忽然跟找錢華說：「我已經把這件事向師父查問過，怎料師父推得一乾二淨，我非常不安，現在想問一問你，究竟師父有沒有把蝴蝶掌傳授給你呢？」

到了這時候，找錢華才知道上次的交談，招惹了是非，非常不安地說：「師弟，我明白你的心情，不過，我在師父面前已經發了誓，決不把蝴蝶掌教授給這個門派的任何一個，希望你原諒。」

謝標臉上浮起了一層寒霜，冷然地說道：「既然如此，我有辦法迫梁師父施展這一招。」

祇是這句話，已經把他的心事反映出來，顯然他想迫梁贊用蝴蝶掌擊敗他了，事實上當時梁館裡面的人，除了找錢華之外，最好武功的就是謝標，拳怕少壯，如果謝標故意施出毒招，梁贊不得不用蝴蝶掌破他，到時謝標可能有性命之虞，因此，找錢華立刻苦苦的勸告他，請他不要輕舉妄動。

謝標非常煩悶，他始終不敢跟找錢華過招，因為找錢華的功夫比他好，不必用蝴蝶掌也可以擊敗他。反而梁贊方面可以乘其不備，猝然發招，那就可以迫梁師父把這種絕招施展出來了。

故此當找錢華勸告他的時候，他雖然滿肚子是火，但仍然沒有發作出來。

不久之後，他就想出了一條妙計，迫梁贊與他過招了，所謂有心人算計無心人，很容易就會誘對方跌進陷阱中，就算迫師父過招，即使有心佈局，到時也是難免大打出手，當時謝標就有這種企圖，經過苦苦思考之後，他認為迫師父過招，必定要擇最有利的地勢，即是說，在那個地方一經出招，師父無法退後。那個地點就是掘頭巷，梁贊每日必到附近的一間茶樓品茗，它叫做「深竹居」，相當幽靜，謝標認為這個地方可以利用，因為謝標經常到該處品茗，跟企堂熟絡，那一天午間他先到「深竹居」略吃一些茶點，叫企堂看到梁贊從外面走入時，請即通知，企堂不以為意，果然看見梁贊由外邊一條長巷走進來，立刻通知了他。

於是謝標便裝作飲過茶後出門的模樣，由「深竹居」正門走出來。

那個地方本來是條長巷，通道尾是掘頭巷，「深竹居」就設在靠近末端的一處，梁贊是由另外一邊走入，謝標由「深竹居」門口走出來，立刻發動攻勢，揮拳向他發招，那時候梁贊無法向原路退出，於是閃身，一閃再閃，退到掘頭巷時已無路可退，非打不可。

謝標早已暗中算定，他必然受窘於這種地形之下，無法走開，因此，兩人在門外相遇，梁贊跟他點頭打招呼，他却擺出火遮眼的模樣，大喝一聲道：「師父接招！」

說完人到拳到，三兩招就把梁贊迫得閃身退後，果然不出所料，退後三步，就是掘尾巷，梁贊看見他的攻勢凌厲，大聲喝止，叫他收招，如果繼續發招，可能喪命。

謝標怎麼肯收招呢？攻勢更急，在梁贊退無可退的時候，他竟然以詠春派的一招「穿心掌」向前擊出，這是非常厲害的一招，變化多端。

於是，梁贊無法不施展蝴蝶掌，那時謝標雙掌齊出，向對方胸部正中出擊。但不是打到盡，祇打七分，照詠春派的拳脚而論，這一招「穿心掌」係兩掌齊發，如果對方僅用一掌擋格，實在擋不起，一掌向下沉，也無法壓倒，祇能壓住兩掌當中的一掌而已，另外一掌繼續打出，便使對方受傷，所傷的正是胸部當中。

練過武功的人，一掌就能置人於死地，故此稱做「穿心掌」，不容易破它，如果有辦法退後，還有招式可破，但因為梁贊背後就是牆，故此，梁贊非用蝴蝶掌破他不可了。謝標正想學這蝴蝶掌這一招，迫於用「穿心掌」出擊。

說時遲，那時快，祇見梁贊喝了一聲：「來得好。」便即發招，梁贊的雙手合攏，有如敬佛一般，叫做合掌手，先用合掌手由下邊穿上去，把對方的雙掌分開，本來憑着一分之力就可出擊。

可是，蝴蝶掌並非如此，分開對方雙掌之後，自己的雙掌打了一個圈，仍然在胸前再合，對方不管用左掌或右掌出擊，正符合他的意思，給予反攻。

謝標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給他分開雙掌之後收回左掌，右掌向前使勁推出，那是穿心掌的變招。

梁贊已經雙手合攏，當胸保護，有如交加手一樣，乘機由下邊穿上，抓住對方的右手，靠近手踭之處，使勁一拉，跟着左右兩掌一齊發招，左掌向對方的腰間打去，右掌向對方的胸出擊，上下兩掌，快如閃電，由於他一拉即打，謝標無法站穩，身體向前仆下去，受擊的力量更大，而且一個人猝然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穩，反應遲鈍，無法施救。

再又因為他僅得右手可以擋格，如何能夠用一隻手去擋兩隻手呢？

故此，這一招蝴蝶掌最厲害之處就是先拉後打，謝標雖然學到了蝴蝶掌，却因上下兩處氣門一齊受擊，登時閉氣，整個人被彈出八尺之外，仰臉跌倒，氣若游絲。

各人看了，大驚失色，梁贊叫他們鎮靜，不必驚慌，自己走過去替他按摩一番，祇見謝標吐出一口鮮血來，梁贊說：「受傷的人最忌血歸心，吐了鮮血，便告無礙。」

說完，跟着用跌打藥替他醫治，而且派人把他安放在軟床上面，抬入找錢華的拳館，繼續醫治。

自謝標偷學蝴蝶掌之後，梁贊覺得武術往往會引起許多是非，不想繼續教授門人，索性讓找錢華和謝標兩人接管館務，自己過着隱士般的生活。

他非常認真的告誡謝標道：「你雖然學會了蝴蝶掌，但千萬不要隨意教授給門人，免得闖禍，至於你自己，認真要收斂些，切勿跟別人結怨，因為蝴蝶掌一出，便會傷人。」

謝標果然照師父的訓言去做，一生沒有用過蝴蝶掌跟任何高手過招，上述的那種掌法，祇是幾個師父談論中推測它如何施展而已，究竟是否真的蝴蝶掌呢？還是……這仍是一個疑問。

（完）

他畢竟年輕，而且並沒有遇過甚麼大風大浪。

但有一點，却是仇大姐看得出的——他是個很忠誠，做事很有原則的人。

商世穎沉吟着，過了很久很久，才說：「我們商氏家族的龐大事業，早在五年前，險些落入一個西方老千集團的手裏，但最後……」

不等他說下去，仇大姐已知道了答案：「到最後，是鳳老哥插手干預，令到那些洋老千知難而退，對不？」

商世穎並沒有面露訝異之色。

仇大姐是甚麼樣的人，他就算不完全瞭解，最少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他只是緩緩地點了點頭：「不錯，我們欠下了鳳老哥一個很大的恩情。」

「所以，你這樣對我，就算是報答了鳳老哥？」仇大姐咬着牙道。

商世穎祇得又再點頭：「不錯，這就是妳一直都很渴望知道的眞相……但有一點，我必須補充：我是很願意和妳一直生活下去的……」

仇大姐的臉色早已發白：「夠了，商家大少爺，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請恕我無法子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她走了！

商世穎再也沒法子把她留下來。

* * *

商世穎不能留下仇大姐，露娜也同樣不能留下林力德！當然，這兩對男女的背景，是全然不相同的。

林力德走了，露娜並沒有太大的悲憤。

她祇是失望！失望！一種難以言喻的空虛和失落感，佔據了她所有的心靈空間。

她很快又帶着筱美搬了。

她搬到大埔。

她租了一個面積只有四百多呎的單位，但已足夠她和筱美使用。

她沒有立刻離開香港的打算。

她搬的時候，並沒有帶走甚麼衣物、家具。

她只是和筱美在散步的時候，突然截停了一輛的士就此遠離西貢。

她首先帶着筱美進入九龍市區，然後輾轉乘搭了好幾種不同的交通工具，肯定了背後沒有任何可疑人物跟踪着。

然後，她才又再在一條很難可以找到的士的街道上，截停了一輛的士，來到了大埔。

大埔，以前是新界的鄉村地方，現在却已變成了一個人口密度驚人的衞星城市。

她很容易就找到了有一切傢俬設備的居住單位，反正她的要求並不太高。

當她居住下來之後，她在想：「爲甚麼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趕快離開香港？」

她想不出一個可以令自己接受的答案。

是不是爲了林力德？

這男人對自己似乎是一片眞心的，可是，到了最後，他還是走了。

她無可奈何，也沒有甚麼可以做，唯一令她感到還有點生機勃勃的，就是筱美已回到了她身邊。

她在想：「一定要爲她的未來作出打算。」

她在大埔那個樓宇單位中呆了三日，才帶着筱美出外，購置一些可有可無的物品。

到了晚上，筱美睡着了，露娜獨自在細小的客廳裏看電視。

電視節目很沉悶，那是因爲露娜的心情本來就沉悶無比。

她對着螢幕不知所以地看了大半天，忽然聽見門鈴響了起來。

她呆住了，怎會有人按門鈴的，難道是業主嗎？

她小心翼翼地打開木門，但在鐵閘外却沒有人影。

她心中一凜，立刻把木門關上。

但不到一分鐘，門鈴又再響了起來，她這一次索性連木門也不打開，只是站在木門外透過防盜眼觀看外面的情景。

門外沒有任何異樣的動靜。

露娜越想越覺不妙，她打算報警，但這個單位原本的電話已被拆除。

總不成打開窗子向外面狂呼救命吧？

「也許……是附近的頑童在惡作劇？」她喃喃自語地說。

但這可能性並不高。

那麼，這是誰的所爲？又有誰會知道她搬到這裏來？

她心中忐忑不安，在客廳的沙發上六神無主地坐着。

不久，門鈴第三度響起。

她實在忍不住了，匆匆衝向木門，一打開門就大叫：「有種的給我站出來！」

但閘門外仍然沒有人影！

她生氣極了，忍不住把閘門用力推開，她要把這個卑鄙的傢伙揪出來。

但她中計了，那個「卑鄙的傢伙」，就是等待着這一刻！

她剛用力推開閘門，已有一隻强壯的手臂抓住了她的脖子。

一看見這隻手的形狀，露娜已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都市的戰爭

上文提要：鳳老哥爲了不讓仇大姐破壞他的計劃，讓商世穎找仇大姐尋開心，仇大姐自覺自己人老珠黃配不上這位富有且英俊的年輕人，心知其中必有文章……林力德與露娜閃電式結婚，使露娜有了安全感，兩人又秘密地搬到西貢西班牙式的別墅居住，目的是不讓人追踪他們。不料林力德仍然被丁艷冰的手下盯上了，而露娜在家中等林力德，阿生却突然闖進來……



人老珠黃情已逝　昔日風華難再現

仇大姐的笑意能夠令人從心底裏發出寒意。

商世穎怔怔地望着露台外一片漆黑的夜色：「鳳老哥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他是眞心爲妳好，所以……」

「所以他千方百計，找尋一個像你這樣的白馬王子，來讓我快活？」

「妳的措詞雖然並不恰當，但距離事實並不很遠！」

「他這樣做，是爲了我？還是爲了他的老千集團？」

「兩方面都有所兼顧，」商世穎慢慢地說道：「最近，妳在處理一些問題上的手法，並不聰明！」

「是不是倚老賣老、老氣橫秋？」

「不客氣的說一句，確是如此！」

「嘿！嘿嘿！所以鳳老哥要把我踢出局了？」

「只是要妳繼續愉快地生活下去！」

「甚至比以前活得更愉快，因爲我忽然有了一個像你這樣的男友？」

「不錯，這是客觀的事實。」

仇大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感情，並不是一種憐憫，更不應該當作一種施捨，這樣簡單的道理，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我甚麼都知道，但我必須告訴妳一件千眞萬確的事實，我願意和妳一直生活下去，永不後悔！」商世穎很認眞地說。

「爲甚麼？爲了我這麼一個快將到達風燭殘年的老女人？」

「妳別把自己的弱點過份誇張，其實……妳是個很不錯的女人。」

「再出色的女人，到了這把年紀，早已人老珠黃不值錢，在今天，我也許還可以倚靠化妝品、拉拉面皮掩飾掩飾，但五年、十年後又怎樣？」

「誰在乎天長地久！」

「但你從來沒有眞正地愛過我，我也不值得你那樣年輕有爲的男人來鍾愛。」

「但……要是妳不肯和我在一起，我會很難過，甚至沒法子抬起頭來做人！」商世穎忽然把聲音提高，他是認眞的。

但他這種認眞的態度，却令仇大姐帶來更大的疑惑，她立刻追問：「你和鳳老哥之間，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在「不可告人」這四個字之上，特別加重了語氣。

商世穎的臉似是迅速地在漲紅。

仇大姐看得出，他並不是個老於世故的男人。

知道對方是誰。

「阿生！」她驚叫。

她只叫出了「阿生」兩個字，已給阿生推入屋內。

「你要幹甚麼？」露娜沒有大聲呼叫，唯恐吵醒熟睡中的筱美。

阿生把她推入屋內之後，立刻把鐵閘和木門關上，但却沒有進一步施用暴力。

他甚至只是悠閒地坐下，說：「可以陪我喝點酒嗎？」

露娜鼓起了香腮：「對不起，這裏沒有酒。」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阿生已從褲袋裡取出一個扁平的酒壺。

他把酒壺遞給露娜：「妳先喝。」

露娜搖頭：「我不懂喝酒！」

阿生笑了起來：「露娜姐，妳別開玩笑了，這種酒，妳最少可以喝它一兩公升而面不改容。」

露娜咬了咬牙，終於仰起首，咕嚕咕嚕地喝了兩大口酒。

她的俏臉開始呈現嫣紅之色。

她是個美麗的女人，雖然年紀比阿生還大一點，但無論如何，她對男人的吸引力，是無可置疑的。

阿生坐在沙發上，痴痴地看着露娜。

露娜雖然穿着整齊衣服，但在這種目光下，她感到自己彷彿赤裸着的。

阿生的目光，甚至令她有着一股寒意。

「很好，我喜歡喝酒的女人，但不喜歡女人抽烟。」他的話充滿着大男人主義的味道。

露娜長長的吐出一口氣：「這是我的私人地方，請你立刻滾出去。」

阿生嘻嘻一笑：「我也很想滾出去，但外面風很冷，獨自滾出去很沒趣。」

他忽然又變成嬉皮笑臉的模樣。

但他這種嬉皮笑臉，並不像是一般下三濫的無賴，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恫嚇。

他一面說，一面逼近露娜。

露娜驚叫一聲：「不要再走過來！」

她又看見了另一個人的出現。那是一個女孩，那是她唯一的女兒筱美。

筱美的臉一片漲紅。

但比她臉色更紅的，是鮮血，怵目驚心的鮮血。

鮮血在一把尖刀下不斷淌着。

那是阿生的血，露娜的女兒筱美，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爬了起床，更一刀插入了阿生的身體。

這一刀插得有多深？露娜不知道，她只知道，筱美重創了這個男人。

* * *

阿生在一分鐘後走了。

他甚麼也沒有說，也沒有向筱美報復，他只是搶走了露娜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便匆匆離去。

滿地都是鮮血。

筱美看着這些鮮血，看着母親，臉色由赤紅變成紙般蒼白。

「我……是不是殺了他？」

「不！他沒有死，而且他是個罪犯，他擅自闖入我們居住的地方，妳用刀刺他，並不算犯法。」

但筱美還是哭了。

對她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噩夢，她看見了一個陌生的男人，到最後，她在無法自我瞭解、自我自控的情況下，一刀刺向那個男人的背脊。

但這一刀究竟刺在甚麼地方？刺得有多深？

她已無法記起來了。

* * *

中環，下雨天。

雨點雖然不大，但已下了整個上午。

街道上熱鬧如常，並沒有因為下雨而有甚麼改變。

狄高在這下雨天約見一個女人。

一個他早就想和她好好較量較量的女人——丁艷冰。

下午一點，丁艷冰駕駛着一輛米色的跑車出現。

狄高在禁區跳上了她的跑車，一個警員從後面趕上來，但丁艷冰連睬也不睬他，便開車走了。

「妳不怕抄牌？」

「要是連遇上抄牌都脚軟，我們還有資格在香港混嗎？」

「若照妳的見解，凡是在香港混的人，都不必理會警察的抄牌？」

「狄先生，你今天約見我，就是要談論香港的警察？」丁艷冰瞟了他一眼。

狄高悠然一笑：「我又不是當差的，這話題我並不在行。」

「你認為自己有那一方面的專長？」

「我和妳一樣，都是老千。」

「免了，我早已退出了這一行！」她嬌笑一下：「我是個頭腦簡單的女人，不給人千個頭昏眼花，已經上上大吉，又有甚麼資格做老千？」

「但鳳老哥對妳的評價却不一樣！」狄高盯着丁艷冰俏麗動人的臉龐。

「他老人家怎麼說？」她哂然一笑。

狄高忽然神情凝重地說：「他認為，你是天份極高的千門高手，只要肯多下點功夫，假以時日便成大器。」

丁艷冰道：「狄先生，你相信他的眼光嗎？」

「我相信他的眼光絕不會錯。」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相信他的眼光是一回事，是否相信他說的話，又是另一回事。」

「甚麼意思？」

「這意思簡單極了，他雖然眼光可靠，但說話並不一定同樣可靠。」

「妳對鳳老哥有太大的偏見。」

「你說對了，所以我離開了他。」

「但妳有沒有想過，妳的決定可能會令他老人家十分失望。」

「這一點，我眞的完全沒有想過，我只是在想：怎樣才能令自己活得更加快樂。」

「妳現在活得很愜意嗎？」

「當然，雖然談不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最少勝在逍遙自在，誰也管束不了我的一切。」

「包括那個警察？」

「你怎麼老是提起沒趣的事情？」

「妳認為甚麼事情才是有趣的？」

「哈！」丁艷冰的眼珠子轉了一轉，忽然說：「你若肯在這鬧市中裸跑，也許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狄高哈哈一笑：「在中環裸跑，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要是妳願意帶頭，我在後面跟着跑三幾條街，一定辦得到。」

「你是說眞的？」

「寧失信於天下，莫失信於美人，只要妳現在立刻脫掉身上的衣服，我立刻奉陪到底。」

狄高看着她的酥胸，似乎只等她一有所行動，便眞的和她一起在中環街道上裸跑！

她笑了。

「到我姑媽的農場去玩好嗎？」

「妳姑媽的農場有多大？」

「最少有五個足球場那麼大。」

「唔，很不錯，好，我贊成妳的提議。」

「好極了，反正我已很久沒探望過姑媽。」

丁艷冰與緻勃勃的把車子駛往九龍，然後直出新界。

她的姑媽，在新界北部有一間農場，那是經營了數十年的古老生意。

* * *

在許久許久以前，沙田已經是郊區。

但現在，甚麼地方才算是「郊區」？

以前的「郊區」，到九十年代的今天，早已變成了鋼筋森林。

農地越來越少，能夠在新界擁有一間農場的人，自然也不會多。

但丁艷冰的姑媽，眞的擁有一座很大的農場。

當狄高還沒有見這個姑媽之前，以為她是一個和時代脫節的老婦。

但一見之下，才知道大謬不然。

這姑媽很年輕，才二十八歲。

她叫楚菁。

丁艷冰告訴狄高：「楚菁是姑丈的第三任妻子。」

狄高這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 * *

楚菁的衣着，並不像丁艷冰那麼性感暴露，但她却另有一股魅力。

她帶着狄高到處遊覽。

農場就是農場，除了豬、牛、鷄、鴨之類的禽畜，並沒有甚麼好看。

最好看的，反而是楚菁。

楚菁有着一種與別不同的風姿，她在說話的時候，嘴角總是帶着勾魂攝魄的笑意。

她把他帶到一間休息室。

這休息室平時有甚麼用途，丁艷冰沒有說出，但這時候，休息室裏並沒有任何人。

狄高忽然問：「艷冰呢？」

楚菁嫣然一笑：「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孩，每次跑到這裏，總是跳蹦蹦的到處亂跑。」

要是單聽她這幾句話，倒令人以為丁艷冰只是個幾歲大的女孩。

但她却是一個漂亮的惹火尤物。

只是，丁艷冰的這個「姑媽」，也有另一種迷人的美態。

她的一談一笑，都能令男人從心底裏癢起來。

狄高看着這女人，眼神有點癡了。

楚菁也看着他：「其實，艷冰早已對我提及過你。」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男人，她為甚麼要向妳提起我？」

「不！艷冰並不是個普通的女孩子，她看人看事，很有她的一套，現在，就連我也不禁佩服起她的眼光。」

「我這人有甚麼特別？」

「在鳳老哥的集團裏，能夠比得上你的年青人物，恐怕一個都沒有。」

她提起了「鳳老哥」！

她果然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現在，她是這座大農場的主人，但她是否用千術把農場騙回來的？

狄高的眼神，使她立刻會意到他心底裏所想着的疑惑。

她搖了搖頭：「這麼一丁點大

小的農場，還不配令我食指大動。」

狄高淡淡一笑：「妳想吃大茶飯？」

楚菁微笑：「那個人不想吃大茶飯？尤其是有一身本領的人物！」

「妳認爲自己在這方面的道行，到達了怎樣的程度？」狄高試探着問。

「你是指一般的小玩意？還是驚天動地的大賭局？」

妳要食大茶飯，當然不能單憑一些魚蝦般的小玩意！」

「說得好，證明你是個頭腦相當清醒的人！」

「要是連這一點都搞不清楚，又怎值得艷冰看作是一號人物？」

楚菁淡笑着，忽然手中亮出了一副樸克牌：「大賭局，必須要有適當的對象，總不能對着一個窮漢施展出十八般武藝吧？」

「妳認爲我是個窮漢？」

「在金錢方面，三幾百萬現金，你是不成問題的，畢竟鳳老哥很看得起你，可是……」

「請說下去！」

「由於你在這一行，還沒有經歷過甚麼驚天動地的賭局，所以，你也沒機會得到些甚麼大豐收！」

楚菁侃侃而談，居然把狄高的底細摸得相當清楚。

狄高不禁對她另眼相看。這女人，似乎比丁艷冰更難對付。

但她偏偏是個如此迷人的女人！

她拉着狄高的手，把他拖到一張麻將枱旁邊坐下。

「我們來玩兩手吧！」

「玩甚麼？」

「隨便你喜歡。」

「既然這是一張麻將枱，那麼，我們就打麻將吧！」

「要是你輸了，怎樣？」

「這是妳的地方，妳要怎樣，我便怎樣！」

「好！一言爲定！」

* * *

一男一女，開枱打牌！

楚菁洗牌的手法，十分純熟，但狄高却看不出有甚麼破綻。

狄高打骰。

一、三、六，十點小，牌開在他的上家。

那一列牌，是他自己疊的。

他當然早已做了手脚！

根本上，開出來所有的牌，都是他自己一手疊上去的！

很整齊的一副好牌！

只要碰東，或者是碰發財，便已清章叫三六九萬！

但先來的並不是東、發這兩張牌，而是摸了一張九萬！

他叫東，發對碰！

他知道，楚菁有一隻東、一隻發財！

她要清章叫糊，這兩隻牌是非打出來不可的。

換而言之，狄高這一手牌是糊定的了！

可是，事情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簡單！

楚菁既不打東，也不打發，反而把中章牌一一打出！

她甚麼牌都打！

筒、索、萬甚麼都不要！

「十三么！」狄高心中一凜！

越往下打，楚菁越是十三么的格局！

雖然，除了她手上的兩張牌之外，還有一張東、一張發財，但要是她再摸一張東、發呢？

那麼，狄高只有一個機會，一張牌可以食糊！

形勢對狄高並不有利！

牌到中局，狄高幾乎已百分之百肯定，楚菁是在做十三么！

這時候，他摸了一隻五萬！

他連想也不想，便拆了一隻東出去！

他不再叫對碰！

他寧願扣五萬，再湊搭叫萬子牌！

他很快就摸了一張四萬！

變成叫三六萬！

整副牌，他須有一張三萬或一張六萬。

但枱面上並沒有三、六萬這兩張牌。

狄高心想：「這樣好得多了！她做十三么，一定比不上我那麼快叫糊，而且，她摸了三、六萬，必打出來無疑！」

豈料心念未已，楚菁竟然連續打了兩張東！

然後，連發財也打了出來！

狄高傻住了！

她在搞甚麼把戲？難道她自一開始，就不是做十三么嗎？可是，她却一直扣着東和發不打！

「中計了！」狄高暗呼不妙！

但他自恃叫糊，雖然明知道楚菁牌章十分厲害，但只要三、六萬一出，他還是個贏家！

可是，一直打下去，幾乎甚麼樣的萬子都出齊了，偏偏不見三、六萬！

「難道她對對糊，有三張三萬、三張六萬在手？」狄高心想。

心念未已，摸了一張五萬回來！

已差不多接近摸完的階段！

他把心一橫，打四萬，叫一萬、五萬對碰！

豈料他一打四萬，楚菁立刻打出一對六萬！

他也摸了三、六萬回來！

他眞的傻住了。

最後，楚菁糊牌。

她也是萬子牌。

她單吊二萬吃糊！

* * *

狄高服了！

他向楚菁俯首稱臣！

「高手！果然是第一流的高手！佩服！佩服！」他由衷地說。

楚菁悠然地說道：「我們只是打了一鋪牌罷了！」

狄高搖頭不迭：「高手過招，不必死纏爛打，是高是低，一眼分明！」

楚菁笑了，笑得很愉快，也很嫵媚。

「我很喜歡爽快的男人！」

「艷冰有妳這麼一位明師指點，她在千門中遲早大放異彩！」

「別把我捧得太高！」楚菁嘆了口氣，「在麻將枱上玩玩把戲，並不是第一流的千術，要達到鳳老哥那樣的級數，才能算是第一號人物！」

「鳳老哥是千門至尊，那是極其罕有的例子。」

「但鳳老哥也有鳳老哥的煩惱！」

「他有甚麼煩惱？」

「他喜歡的女人，都比他年輕得多！」

「到了這個時候，總不成找一個和他年紀不相上下的老太婆做伴侶吧！」狄高盯着楚菁的臉，忽然說：「不知道爲甚麼我一看見妳，就……就很想……」

「很想看看我的千術？」楚菁故意這樣說。

狄高當然搖頭：「不！我是想看看妳的身體！」

楚菁嫣然一笑：「你好大的膽子！而且那是色膽！」

「要是遇上別的女人，我不會說得這麼坦白！」

* * *

當晚，在一間私人俱樂部中，出現了一個稀客。

那是鳳老哥！

在這俱樂部中，有一些賭局所涉及的賭款，往往超過幾百萬，甚至是幾千萬元以上。

但在這最近十年以來，三幾百萬，甚至是三幾千萬的賭局，都已引不起鳳老哥的興趣。

但這一晚，他却親自來了。

陪同他一起出現的，左有狄高、右有菲菲。

菲菲是鳳老哥最信任的一個女性保鏢。

她長得並不漂亮，但也不算難看。

她並不是身形健碩强壯，有如男人婆一般的女人。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菲菲都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女人。

但她却是鳳老哥最信任的女保鏢！

爲甚麼？

答案很簡單，那是鳳老哥比任何人都更識貨，都更瞭解這個女保鏢的威力！

* * *

能夠開設一間這樣的俱樂部，主持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

他是本地有頭有臉的大企業家！

但這只是他表面上的身份！

他最賺錢的生意，全都是不合法的，其中包括了黃、賭、毒，甚至是偷運人蛇！

換言之，凡是有利可圖的生意，不管它是否合法，他都照做不虞！

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簡單。

他就是與鳳老哥相識三十年，但却一直沒有深厚交情的「禿狼」韓四。

現在已很少人知道他這「禿狼」的名號。

他已經是個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了！

無論在黑道，抑或是在工商界，他都享有盛名。

因爲他既有財，也有勢！

* * *

這一晚，不但鳳老哥來了，韓四也親自在這俱樂部裏主持大局。

在一間貴賓房裏，正在進行一場沙蟹大戰。

能夠參加這種賭局的人，當然很有點斤兩。

其中有兩個，都是銀行界的大亨。

又有一個，是億萬富豪的獨生子。

最冷靜，眼神也最陰森的是一位大撈家——禤八！

禤八是韓四的結拜兄弟。

韓四比他大三歲，但說到膽色，禤八最少比韓四大十倍！

到了四十歲以後，韓四最低限度已不敢親手殺人。

但禤八却絕不理會殺人會爲自己帶來多大的麻煩，多大的風險！

只要他不高興，他仍然會採取幾十年前初出道江湖的兇狠手段，親自出手殲殺異己份子！

韓四也曾多次勸誡這個結拜兄弟，但禤八充耳不聞，依然我行我素！

但很奇怪，到目前爲止，禤八依然逍遙法外！

* * *

這一場賭局，若只是上述這幾個人在賭博，能夠把鳳老哥引至此地嗎？

當然不能！

這些人也許都自視極高，但在

鳳老哥的眼中，根本就不值一哂！

能夠令鳳老哥駕臨此地的人，是這賭局中唯一的女性！

她並不年輕。

她以前也許很有點姿色，但她早已人老珠黃，青春不再！

她的右手無名指，戴着一枚玉戒指。

這玉戒指看來並不搶眼，但識貨的行家，都看得出它是價值不菲的珍品。

這玉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看來平平淡淡，但却給予鳳老哥無限的感觸。

他當然認得這一枚玉戒指。

這玉戒指，是他在二十五年前的中秋夜，親自套在她左手無名指之上的！

* * *

這女人當然是仇大姐。

除了仇大姐，誰配擁有這一枚玉戒指？

儘管在仇大姐之後，鳳老哥還有不少女人，但仇大姐就是仇大姐，他以後的每一個女人，都不能跟仇大姐比較！

江湖上，不少人都知道仇大姐和禤八是有過節的。

而且是很嚴重的過節！

——仇大姐在八年前，把禤八最鍾愛的一個女人毀了容！

這女人跟仇大姐有甚麼深仇大恨，沒有人知道。

但毀了容就是毀了容，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禤八雖然是一個極心狠手辣的梟雄人物，但遇上了仇大姐，他竟然一籌莫展！

他不是沒有使過手段，他用過形形式式的方法去對付仇大姐，但自始至今，他仍然動不了仇大姐一根汗毛。

仇大姐固然不好對付，但更難對付的還是她背後的鳳老哥。

要是換上別的女人，禤八也許會就此不了了之，就當作自己心愛的女人交上霉運算了。

但偏偏禤八對那個女人，十分執着。

他放不開！

放不開就是放不開！男女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比「一」字還更簡單，但有時候却會比一匹布更長，比一本字典還更複雜。

看來，今天這場賭局極不尋常。

仇大姐拿了多少籌碼來跟禤八對賭？

* * *

鳳老哥並沒有直接參加賭局，他只是以「觀衆」的身份，靜靜地坐在一旁。

禤八睨視着仇大姐，忽然道：「妳賭不起就別再賭了，何不索性請司徒老先生落場玩幾手？」

仇大姐冷冷道：「司徒先生若要賭，他自己會落場，至於賭得起與否？還得看看我手上的籌碼！」

「妳的籌碼不多！」

「眞正的贏家毋須由一大筆籌碼來壯膽！」

「說得好！不愧是仇大姐！」

賭局繼續，仇大姐不再說話，鳳老哥仍然冷靜地坐在一旁。

* * *

禤八手風大旺，一小時內他最少贏了兩千萬以上。

仇大姐輸了五百萬左右，但她一直都神色自若，毫不動容。

鳳老哥當然更不會有甚麼動靜。

就算枱面的上落超過五千萬，甚至是五億，他都不會動容。

甚麼大場面他都見過了，這賭局的注碼，在一般人眼中也許是個天文數字，但在司徒鳳天看來，一切都很平淡。

別說他只是旁觀者，就算他親自落場，也是一樣。

人人都知道，他是爲了仇大姐而來。

仇大姐賭術精明，那是不必說的，但禤八似乎比她更厲害，也更有運氣。

一個銀行大班已輸掉手上的籌碼，他退出了賭局。

每個人的視線，都不期然地望向坐在一旁的鳳老哥。

他會落場嗎？

但他沒有任何表示，仍然神態平靜地坐在一旁。

沒有人敢驚動他。

賭局繼續。

禤八繼續贏，又有一人退出賭局。

仇大姐面前的籌碼，越來越少，看來不足三百萬。

禤八的冷嘲熱諷又來了：「留下這三兩百萬，到屯門或者是元朗買一層房子吧！」

仇大姐「哼」的一聲：「堂堂男子漢，說話尖酸刻薄得像個潑婦！」

禤八不怒反笑：「有意思！妳要賭到盡，禤某一定奉陪到底！」

這一局牌，已派到第四張。

禤八的牌面，是3、K、J各一張。

連同底牌推測，他最大不外乎是K一對！

但仇大姐的牌面更差，只有2、6、9各一張。

她不可能有「順」的機會，目前連同底牌，大不了只有一啤9。

但仇大姐却加注：「一百萬！」

禤八當然照跟。

派到最後一張牌，禤八牌面有一對J。

仇大姐却來了一對2。

禤八沉吟半晌，叫：「一萬！」

他在試探仇大姐。

仇大姐毫不考慮，把面前所有的籌碼都推了出去，還說：「再加上一條左臂！」

禤八笑了：「妳要跟我賭手賭脚嗎？怎麼不乾脆點，連性命也賭上去？」

仇大姐冷笑：「我敢賭，就只怕禤爺身嬌肉貴，連一層皮都捨不得割下！」

禤八搖頭不迭：「妳搞錯了！禤某是吃甚麼飯長大的，人在江湖，早就隨時拚着一身剮，還說甚麼身嬌肉貴，眞是笑話！」

「別說甚麼笑話不笑話，你敢不敢賭？」

「算了，在妳身邊，有號稱『千門至尊』的司徒鳳天老前輩助陣，我就算再不識相，也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班門弄斧，這一局牌，就算我放棄了吧！」

禤八沒有跟進。

他棄牌，然後狂笑着離開。

仇大姐的臉色變得鐵青，她握着拳頭，指骨勒勒作響。

她忽然轉過臉，惡狠狠地瞪視着鳳老哥，怒聲道：「你爲甚麼要來？」

鳳老哥默然半晌，才緩緩地說道：「妳若一定要死，我沒有辦法可以制止，但在我們的集團裏，妳是舉足輕重，地位極其重要的人物，既然妳要選擇死在賭桌上，我倒想看看，誰有這麼大的本領可以把仇大姐擊敗。」

他語聲平靜，神情淡然。

但熟悉鳳老哥脾氣的人，都會感覺到，他正在盛怒之中！

他眞的很憤怒！

甚至可以說，他是怒氣冲冲地跑上這間俱樂部的。

他是第一時間接獲消息，然後第一時間直闖而至的。

向他通風報訊的並不是別人，赫然竟是韓四！

* * *

就算一般人不瞭解鳳老哥的牌性，仇大姐是絕對瞭解，她跟隨着這位千門奇人已有二三十年！

她甚至感覺得到鳳老哥的盛怒，是前所未有的。

最少，他從來沒有在她面前這樣發怒過。

她的一張臉，在不到二十秒鐘之內，由一片鐵青變得漲紅起來。

她並不是個沒有定力的人，尤其是在賭桌上。

但今天，她在賭桌上的定力，却很令司徒鳳天失望。他知道，她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

司徒鳳天緩緩地走到賭桌旁，把雙方的底牌揭開！

在他揭開之前，他說：「妳只有2、6雙對，但他却有三條J！」

底牌一揭開，他的推測完全正確！

仇大姐無言，她只是沒精打采地垂下頭。

「妳是知道的！他有三條J，絕對瞞不過妳的一雙眼睛！」

「你說的都是事實！」仇大姐黯然地說：「但你可知道，他就算在賭桌上贏了我的性命，他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鳳老哥在她面前坐了下來：「我當然知道！不但我知道，禤八更加清楚！要是他敢在賭桌上除掉妳這一號人物，不啻是公然向司徒某宣戰！」

「他不敢這樣做，萬萬不敢！」

「但要是我沒有來呢？」

「他……也許會按捺不住……因爲他極痛恨我這個女人！」

「妳知道就好了！」鳳老哥目注着她憔悴的臉，又握緊她的右手，「別讓我難做！妳知道，我是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妳的！」

仇大姐緩緩地抬起了臉：「但你可知道，在這兩三個月以來，傷害得最嚴重的人是誰？」

「是我？」

「不錯！」仇大姐的目光有逼視着他：「你爲甚麼要這樣做？那個男人……不，他只是一個大孩子！」

「妳弄錯了，他早已超過了法定的年齡，他並不只二十一歲。」

「但他的思想，並不成熟！」仇大姐說的「他」，自然是指商世穎。

「妳憑甚麼認爲他的思想不成熟？」

「憑常識，憑女人的直覺判斷！」

「可笑！」鳳老哥長長的嘆了口氣，「這是韓老闆的地方，我們已騷擾太久了，不如回我家裏再談吧！」

「對不起，我想……我們之間已沒有甚麼可談的。」

仇大姐甩開他的手，昂起臉大步離去。

鳳老哥看着她的背影，她是孤傲的，她的內心世界又有誰能眞正地瞭解。

* * *

鳳老哥獨自回到他的別墅。

他自己開車，讓司機放假，也不要狄高和菲菲跟着。

菲菲極力反對，但鳳老哥一意孤行：「菲菲！給我一點點自由！我並不是妳的囚犯！」

菲菲呆住了！

她從來沒聽過鳳老哥對自己這樣說話。

她只是發呆，並沒有憤怒和埋

怨。

她唯一的責任是無論在何時何地，必須愼密地保護鳳老哥的安全。

尤其是當鳳老哥在一些危險地帶出入的時候。

她知道，鳳老哥現在的心情是很惡劣的。

她只可以保衞鳳老哥身體的安全，但却沒法子爲他解除感情上的煩惱。

世間上沒有任何人是萬能的。萬能的，只有「神」。

但「神」會在甚麼時候向無助的人伸出伸援之手？

只有天曉得。

菲菲目送着鳳老哥離去，她的心情也變得不太好。

狄高安慰她：「不必擔心，他不會有事。」

菲菲瞪視着他：「最近以來，你很風流快活吧！」

狄高一怔，隨即苦笑道：「妳在甚麼地方聽來閒言閒語？」

「甚麼叫閒言閒語？我也只不過隨便說說的，你既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的情人，你在外面滾紅滾綠也好，跑到和尚寺出家爲僧也好，都和我這個局外人扯不上半點關係！」

「妳很暴躁！」

「我不但心情暴躁，連慾火也高漲得快要像貓兒般叫春了，你管得着嗎？」菲菲負氣地說。

狄高聽得傻住了。

「妳在開甚麼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你們這些男人，可以高談闊論性愛遊戲，我們做女人的，爲甚麼不可以？」

「別生氣，我請妳到酒吧喝酒解悶！」

「我不悶，我只是感到忿忿不平！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但女人在性愛這件事情上，永遠都是吃虧的一方！」

「但我沒有讓妳吃過虧呀！」

「我偏偏要吃虧，你是不是不敢上！」

狄高不禁爲之啞然失笑：「我只想再問一句：妳是不是認眞的？」

菲菲眨着眼，鼓起了腮：「認眞得不能再認眞！」

狄高給她弄得啼笑皆非，當下把心一横：「好！這是妳說的，跟我走！」

「跟便跟！總不成怕你會吃掉我！」

＊ ＊ ＊

千門風雲起伏，一股新生力量正在蘊釀成熟，甚至是全面爆發的階段。

鳳老哥當然比誰都更明白，甚麼叫樹大招風。

以他的年紀，應該可以退休了。

但他仍然戀棧着江湖，究竟是爲了誰？是爲了他自己？還是爲了他身邊的人？

他有親人嗎？

一般人所知道的，究竟有多少？

＊ ＊ ＊

在榮府的別墅裏，榮振南獨自坐在書房的交椅上，艮久動也不動。

他仍然活着，而且一天比一天活得更健康。

當然，他早已更換了醫生。

以前，他最信賴的醫生，原來竟然暗中勾結老千集團，對他不利。

這本是不可饒恕的卑劣罪行。

然而，榮振南並沒有報復。

他沒有採取報復，是因爲他比誰都更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他的老朋友出賣了他，但在當年，他又何嘗不是出賣了自己的好朋友。

他出賣的是司徒鳳天。

那時候——榮振南爲了金錢，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他重重地創傷了司徒鳳天！

他用滿手血腥的手段，攫取了一筆不義之財！然後，他平步青雲，在工商界扶搖直上！

但他和司徒鳳天一樣，永遠不能忘記他當年的罪孽！

＊ ＊ ＊

書房內，只亮着了一座枱燈。

榮振南的神色看來很沉重。

他在掛念着獄中的榮國業？還是另有心事？

桌上的手提電話忽然響起。

這手提電話，是他在兩天前才購入的，以往，他從不使用這類型的電話。

「喂……」他低沉地叫了一下。

「榮翁，是我！」對方傳來了一把清勁有力的聲音：「令郎已出獄，但他沒有回來見你！」

「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眞正的原因……」榮振南嗆咳着。

「你放心，這件事，我會爲榮翁作出徹底的調查！」

「好……很好……一切都拜託閣下了！」

「憑我們二十五年的交情，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不要客氣！」

雙方掛斷電話後，榮振南呆呆地獨自坐着。

他長長的嘆息一聲。

除了嘆氣之外，他似乎已不能再做些甚麼……

＊ ＊ ＊

打電話給榮振南的，是一個五十來歲，身材瘦長的中年人。

他是在一間情調優雅的餐廳裏撥電話給榮振南的。

他是一個著名的導演，曾經拍過不少轟動一時的鉅片，每逢他有新作面世，都一定備受影圈人士所矚目。

拍電影爲他帶來豐厚的酬勞，但只要是對他稍有認識的人，都一定知道，他做導演全然是爲了興趣，而不是爲了金錢。

因爲他本來就是個富商。

雖然他的財富也許還比不上榮振南，但在香港，能比得上榮振南的億萬鉅富，又能有多少？

總而言之，他做導演和金錢上的利益，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麼，是甚麼因素，足以令他在影圈中忙碌了二十幾年？

答案很簡單，那是爲了女人。

＊ ＊ ＊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嗜好。

有人喜歡賺錢，但却不願意花錢，這就是守財奴的嗜好。

有人喜歡喝酒，每個晚上無酒不歡。

有人喜歡賭博，賭少兩手也覺得心癢難熬。

但對荊鴻山來說，沒有甚麼東西能比女人更加吸引。

他喜歡女人，但却並不是甚麼女人都喜歡。

他對女人的審美眼光，別具一格。

一般的社交場合，以至是風月場所的女人，都很難滿足他的要求。

他喜歡的女人，先決條件是年輕、貌美，而且越純眞越好。

於是，他利用自己是名導演的地位，漁獵美色！

＊ ＊ ＊

荊鴻山年逾五旬，說年輕當然談不上，但他却也不肯認老。

他保養得宜，望之僅似四十許人。

有一齣鉅片要開拍了，必須北上大陸拍攝。

這是近年來罕有的大卡士大製作，影圈中有份量的演員，一般都渴望自己能夠成爲主角之一。

男主角已不成問題。

這齣電影，大致上是三生三旦制，三個男主角都是當時得令的巨星。

但在女主角方面，却出現了激烈的競爭！

其中有兩個女主角，是早已確定了的，當然不成問題，但還有一個空缺，却有四五個女演員都在爭取機會參加演出。

在這花花世界，更尤其是對名利看得比甚麼都更重要的電影圈，這種明爭暗鬥，可說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到底最後一個女主角的空缺，會落在那一個女演員的身上，圈中人都在密切留意着。

這一齣大製作的大老闆，是魏國平。

但眞正的決策者，却還是荊鴻山！

事實上，在這齣電影裏投資最大的人，並不是魏國平，而是荊鴻山。

但荊鴻山從來不喜歡在這方面向公衆炫耀，他反而只顧着導演的名份。

只有魏國平才知道，荊鴻山以其他名義大力支持這齣電影的開拍！

＊ ＊ ＊

這餐廳的氣氛相當不錯。

荊鴻山穿上剪裁功夫第一流的西裝，架上金絲鏡，四平八穩地坐在一個角落裏。

他看來並不像那些不修邊幅的藝術家，但他的外形，却很能討好一些女性。

他曾經客串過一兩齣電影，他的外形和演技，都備受好評。

但他並沒有繼續演戲。

他不想自己曝光太多，成爲公衆場所人人都認識的知名人物。

這一晚，他在等一個女孩。

一個十七歲，頭髮長長的女孩。

她叫婉宜，現在還繼續唸書，但却很有興趣拍電影。

事實上，她的確很有條件當演員，理由是她很有書卷氣質，而且十分十分漂亮！

＊ ＊ ＊

她遲到了，但荊鴻山絕不介意。

對女孩子，他的耐性是無可比擬的。

這一晚，她穿一襲淺藍色配深藍色的連身裙，頭上戴着一頂小巧的黑色皮帽。

她坐下來的時候，顯得有點慵懶，就像是一頭高貴而自負的小貓。

但無論她多高貴、多自負，在荊鴻山眼中都只是美麗的獵物。

他有把握可以把婉宜弄上手，因爲她有求於自己。

她一坐下來，隔不了多久便開門見山對他說：「我要拍戲。」

「妳早已經是一個演員。」

「我要拍你現在開始拍的戲！」

「女主角？」

「當然，難道你要我化妝扮演八十歲的老太婆？」

「當然不可能！」荊鴻山搖搖頭，婉宜的眼色立刻一變。

（未完・六）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霸王刀

上文提要：阮不悔遵照大叔龍一飛的刻意安排，每日挑水、送海鮮，夜夜練刀法，爲的是練就一身硬功夫，他果不負大叔的期望。關帝廟內阮不悔鄭重地接過霸王刀，聽清楚大叔交代的任務後，上路溫州衙門找呂文彬……段姑娘愛阮不悔老實有力氣，有意讓他學釀酒，大叔明白姑娘的意思，爲了不讓段姑娘再糾纏，毫不隱瞞地說出……

秘隱洩刀寶賊殺　人仇大放錯義仗

阮不悔不忘龍大叔的話，學刀要狠，下手要快，拖泥帶水必成災。

他咬咬牙，祇因爲他在一招之間絕對能殺了這男女二人，實在他這是有生頭一回，第一回總是下不了狠心。

女的突然出主意：「混賬小子呀，我拿銀子買命，怎麼樣？這是江湖規矩，你小子不會壞了規矩吧？」

阮不悔一聽心中想，也不錯呀，收了他們銀子，放了二人的命，再看二人這本事，他們絕不敢找來報仇，便眞有一天來報仇，也不怕。

阮不悔收了刀，冷冷道：「花銀子叫我放了你們？」

女的道：「怎麼樣？」

阮不悔道：「本來嘛，我求你們放我走人算了，你們偏偏要耍強梁，看我是二百五呀？錯了。」他一頓，又道：「說，花多少銀子吧？」

女的用力自血衣袋中掏，她掏半天拉出一張銀票來，用力往地上一擲，道：「拿去。」

阮不悔一看銀票上帶着鮮血，他「嘖嘖」兩聲，道：「看看，何苦來哉！」

拾了銀票心一動，我的乖，一張銀票一百兩呀！

自從他老弟在四維鏢局當金東陽徒弟起，大過五兩一個的銀子也未摸過，小徒弟有幾塊碎銀子算不錯了，至今也才自龍大叔手上接來十兩銀子，此刻，此刻……

此刻，他抓住銀票是百兩的大數目，可也叫他那顆未曾經過七情六慾的心，怦的跳了一下重的。

於是阮不悔抖抖銀票，大聲道：「你二人給我聽清楚，我今天不殺人，可不是怕了你們那些狗屁倒灶的甚麼後台柱，乃是看在這張銀票上，知道嗎？」

他看這二人不開口，立刻舉刀，吼道：「問你們知道嗎？」

女的低聲發抖道：「知道。」

阮不悔大吼：「大聲些，知道嗎？」

女的尖叫：「知道了吶！小子，你得意吧，你英雄吧，看你快活到幾時！」

姓海的咬牙站起來，左手拾起刀來就回頭跌跌撞撞的往小船奔去。

那女的隨後跟上去，他二人頭也不回的下山坡去了。

*　*　*

阮不悔未走動，他倒是楞住了。

他把手上「霸王刀」收起來，更把百兩銀票塞口袋，他心想，自己似乎眞的是笨蛋，自已不會做生

意。

是的，如果他要二人每人出銀一百兩，那麼，他不就是多收一百兩銀子嗎？

他還覺得上當了。

雖說自己有上當的味道，但這總算是進賬，有甚麼賠本的？才半招耶！

於是，阮不悔想到了龍大叔。

是的，自己原已在四維鏢局習武五年，刀法上稍窺堂奧，再加上龍大叔的幫助，不論功力上、刀藝上，阮不悔自覺已不復當年小癟三形象了。

就那麼霸王刀出鞘的氣勢，磅礴浩蕩，威武撼天架式，就已經與衆不同了。

阮不悔結果還是露齒笑了，得意嘛！

阮不悔也學會一招，那就是刀口下面有銀子，而且那麼容易的由敵人手上送過來。

他也想通一件事，江湖就是這碼子事，不是你的就是我的，誰有本事就是誰的，龍大叔的話還眞不差。

阮不悔是不會爲非作歹的，那多沒骨氣，更且有傷祖德，不幹。

如果幹，那就要認清目標，看好形勢，伸手拿取敵人的黑心銀子。

他絕對相信到手的一百兩銀子絕不是那姓石女子用勞力換來的，今天她失去銀子一百兩，也許不久她就會再弄一千兩。

阮不悔想到了那女子，忙低頭瞧岸邊，嚄！小船動了，女的坐在船尾上搖船直往大海去了。

阮不悔似乎聽到咒罵聲來自小船，他却不在意的拍拍口袋，他心中在想，罵是必然的，這就是江湖。

江湖上當某一人失了銀子，總免不了一陣指人咒罵，當一個人吃了虧上了當，如果還能悶聲不響，這個人的修養太好了。

祇可惜江湖上這號有修養的人太少了，猶如鳳毛麟角，也因此江湖上更充滿了殺戮。

阮不悔這是剛剛遇上，殺戮還在後頭吶！

當然，他自己心裏也有數，他是一出腿杵進染缸，想要乾淨退出，不容易了。

阮不悔走了，他祇是經過這裏，遇上這麼一件也算倒楣的邪事。

能說不邪嗎？走路遇上男女睡，還不霉呀！

阮不悔也暗自咒罵，怎麼這些狗皮倒灶的事都被他遇上了，眞叫邪門呀！

*　*　*

阮不悔有件事情忽略了，那便是海飛豹提到老子「毒蛟」海千仁。

海千仁不是無名小輩，六橫島島主便是此人。

海千仁有兩個兄弟，一個名叫海千剛，另一兄弟叫海千義。

這兄弟三人都是大海盜出身，東南沿海提到海家兄弟，沒有不頭皮發麻的。

海千仁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海飛虎，老二叫海飛豹，今天挨刀的便是海飛豹。

海飛豹今天頭一回亮出他老子的名號，却不被對方賣賬，阮不悔當然不會賣賬。

*　*　*

那個女的，阮不悔更不放在心上，他怎知道這女的後台是甚麼人物？

阮不悔聽也未聽進自己耳朵裏。

女的名叫石兔兒，那是她老子對她的暱稱。

這位姑娘有來頭，天台山八狼洞洞主「跳澗母狼」石婆婆就是這姑娘的老親娘。

「跳澗母狼」石婆婆身邊兩兒一女，大兒子叫石畏，二兒子叫石懼，三姑娘就叫石兔兒。

石婆婆的丈夫死了多年，喲！算一算整整過了七個年頭了吧！

這些年石婆婆少走出天台山，她與兩個兒子帶領他們的子弟兵勤操練，便也忽略了女兒的終身大事了。

其實，有誰敢去八狼洞提親呀！想不到石兔兒還眞有一套，同六橫島上的海飛豹勾搭上了。

*　*　*

阮不悔不知道這些事，更不想知道他們的身世。

一個人大步往南走去，他似乎還對懷中的百兩銀票有那麼一些後悔——當然是自己被突來的高興冲昏了頭，沒有來個獅子大開口。

阮不悔走得快，括蒼以後便是雁蕩山。

他想起龍大叔的老根在括蒼，人稱「括蒼刀霸」的便是龍一飛。

阮不悔也知道，龍大叔七年多未回家鄉了，他這些年住在小船上隱居於錢塘江，江湖上還以爲龍一飛早就死在海中了。

至於龍大叔眞正被坑殺的原因，龍大叔不對他詳說，他當然不敢多問。

龍大叔命他完成第一件任務後，也許會對他細述當年事，而阮不悔正是爲了溫州師爺而來。

他現就快走過雁蕩山，距離溫州灣祇不過五七十里那麼遠了。

前面可以看到海，前面也是高山，大海上停了三艘三桅大風船，山窪裡傳來喊殺聲。

阮不悔只一聽，便猛一楞，不

由分說拔腿便奔到半山峯。

他老弟手遮涼棚遙遙看，嚄！山溝裡兩批人幹得兇，再細看，官家同海盜們幹上了。

阮不悔就以爲那是一羣海盜，要不然爲甚麼黑褲黑脚黑巾包住頭，有一半還是打赤脚。

阮不悔心想，自己碰上這碼子事，不知躲起來好呢，還是下去幫某一方好？

阮不悔忘不了他來的任務。

龍大叔也一再交代，遇事要多用腦袋，出刀要狠，若想踩在人頭上過日子，你就必須有踩人的本事。

其實阮不悔並非呆，他能跟「三刀震乾坤」金東陽學武，五年又走道保鏢，自然見過的也不少。阮不悔只是忠厚老實，如果說他呆，那就錯了。

* * *

阮不悔終於笑了。

當然，他想到了去幫一方對付另一方，他打算去幫官府一方。

因爲他如果想接近溫州師爺呂文彬，那麼就助官兵一把最有利。

他也想着，海盜應該死，而助海盜，自己就別想大搖大擺的去溫州了。

阮不悔有了這個念頭，他拔出霸王刀來了

阮不悔才衝到山溝裡，突然發現黑衣人中有個女子，這女子的刀法很利，三個捕快也難應付，被她殺得直往外閃。

阮不悔更發現，官兵捕快三十多人，地上已躺了十幾個，地上也躺了三個黑衣漢，另有四五十個黑衣漢圍緊這些官兵在狠幹。

遠處有個軟轎停在山道上，不知道上面坐着甚麼官，有三個提刀大漢保護着。

此刻，黑衣羣中有人吼：「兄弟加把勁，下手狠呀！放倒了這些狗腿子，咱們去收拾那狗東西。」

「殺！」

「宰啊！」

於是，叮噹之聲宛如五月花炮般響，慘叫之聲也令人聽得心發寒。

於是，阮不悔出手了。

「殺！」

他這麼一聲「殺」，眞突然，五個黑衣人忙回頭看，便也立刻迎上阮不悔。

「娘的！不開眼不是？」

另一黑衣漢叱道：「你是朋友就快走開！」

阮不悔道：「你們撤走我收刀。」

黑衣人彼此望眼看，也彼此點點頭，立刻，五個人齊聲吼：「殺！」

五把刀直往阮不悔砍過去，好像要來個亂刀殺，分阮不悔的屍。

阮不悔一看，忙抽身暴退，他退了三步拔身起，口中厲烈的大吼：「天雷斬！」

「哎……唷……」

又見那道彩虹似的刀光閃現，是的，霸王刀第一招「天雷斬」使出來了。

那不是一個人發出凄厲的尖嗥，而是五個人齊聲出了口，就如同五個人剛自刀山之上滑落在地上般，五個人的刀也掉了，鮮血直冒。

這突如其來的變數，很難叫人接受，直把雙方搏鬥的人怔了一下。

於是黑衣大漢們立刻又揮刀往阮不悔殺去，數一數超過十個人。

阮不悔一見雄心起，依恃人多啊！那就送你們一個「千刀殺」吧！

「千刀殺」就是以少對多的刀法，阮不悔還未曾使用過，今天他有機會了。

他見十多人向他衝過來，他不但不閃避，忽的一個刀平舉，雙目一厲，大聲吼：「千刀殺！」

眞玄，只見他的身忽的半隱在一片光焰中，就見一個渾圓璀燦的光幕，倏忽成形，宛似月罩地，便在這片光幕中，阮不悔那若隱若現的身影暴增，霸王刀猝然就是十九刀相連接，是虛是實，端看挨刀人的造化了。

那種鏗鏘之聲十分窒人而沉悶，帶起的便是一片凄叫哀號聲，驚嚇着整個山溝。

這第二撥圍殺他的人，也都拋刀洒血疾退。

這雖然說得慢，其實快極了。

阮不悔得手，正欲往人多處撲過去，忽的一聲尖叫傳來，是女子的大叫聲。

「撤，撤！馬上撤！」

於是，口哨之聲傳來，那是尖銳的，也是凄厲的。

黑衣人中立刻架起受了傷的，扛着死的便往海邊方向狂奔而去。

那黑衣女子却一躍而到了阮不悔面前，她重重的道：「朋友好刀法。」

「不敢。」

「哼！」女的回頭就走，直往山坡上奔去。

官兵捕快傷得慘，三十多人死傷一大半，阮不悔還未收刀，半山坡傳來那女子的凄叫與咒駡。

「臭小子，你可惡！你爲甚麼幫着這批狗腿子呀！你以爲他們是官府的人就是好人吶？你錯了，官家惡人比壞人更可惡，你壞了咱們報仇之事，我們與你誓不兩立。」

阮不悔一聽之下吃一驚，他心想：「這些黑衣人原來是爲了報仇呀！他們不是海盜嗎？」

有個捕快正離開遠處的軟轎往阮不悔走過來，但阮不悔却想把事情弄明白。

他不能出了力氣壞人家的大事，便立刻拔腿去追半山坡上的黑衣女子。

他邊追邊叫：「妳等等！」

黑衣女子見阮不悔向她追上來，自知不是阮不悔對手，她若能打得過阮不悔，她就不會叫收兵了。

黑衣女子轉頭往山上逃，過了山腰又往海邊跑，阮不悔仍然邊跑邊呼叫：「別跑，別跑！」

再看過來的捕快，他又回頭了。

軟轎上的那個山羊鬍子半百老人把他叫回去了，因爲這地方不能久停留，越快離開越安全。

* * *

阮不悔跑得快，黑衣女子跑得也不慢，等到他追到海邊，黑衣人們已紛紛上了小舢舨往大船上划過去了。

看上去，他們就是海盜，阮不悔就以爲是。

小舢舨上不少黑衣人受了傷，見阮不悔追到海邊來，他們來個齊聲咒駡。

「操那娘，你是甚麼地方冒出來的黑無常，攪和了爺們的大事情。」

「王八蛋，臭小子，你狠！天爺也不會饒過你的，個混帳王八！」

阮不悔不但氣，他也急，小船已往海中大船靠過去，還頻頻傳來許多咒駡聲。

阮不悔岸邊直跳脚，今天眞倒楣，無來由的伸手管這檔子閒事。

他忍不住的大聲吼：「那位姑娘妳過來，有話大家說清楚！」

他再是叫喊也沒有用，三桅大船開駛了，三張大帆拉起來，只見另外兩條船上也升了帆。

阮不悔發了楞，也火大了，他沿着海邊直叫喊。

他也許想把事情弄明白，一口氣沿海岸跑了七八里才站住，因爲前面危岸峭立已不能再走了。

阮不悔有些無奈何，坐在一處高崖上，眼巴巴的看着沿海岸往北駛的三條大船。

* * *

阮不悔無奈的嘆口氣，他站起身來看大海，三條大船已被山頭擋住看不到了。

阮不悔喃喃的道：「這樣也好，至少我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溫州縣城。」

阮不悔繞過山脚往山道上轉去。

他大概又走了不到三里遠，忽的前面站着個人，那一看便知道是女人。

她身材嬌柔，長髮及肩，未施脂粉，手上却拎了一把刀，倒令阮不悔一怔。

這姑娘阻擋在山道上，冷面羅刹似的看着走過來的阮不悔。

阮不悔吃驚的在三丈遠處站定了，他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姑娘，一時間他的雙眉打結，道：「妳……」

姑娘冷叱道：「爲甚麼？」

阮不悔怔忡地道：「甚麼爲甚麼？」

姑娘道：「少裝糊塗，你傷了我們十多人！」

阮不悔立刻想到，原來這姑娘不是別人，就是不久前山溝裡拚殺的那個身穿黑衣的姑娘，也難怪看着似乎認識。

只不過阮不悔也驚訝。

這姑娘的動作眞快，如今變得一身淺紅色短紮，一雙薄底快靴也繡着馬櫻花。

阮不悔也發現這姑娘不紮黑巾，不穿黑衣褲，看上去眞是英氣逼人，英姿颯爽。

他上下看了姑娘一眼，淡淡的道：「果然是妳呀！」

姑娘雙目一厲道：「甚麼？你認識我？」

阮不悔道：「不就是在山溝中，妳大叫着撤退的嗎？」

姑娘道：「不叫行嗎？你出刀就見血光。」

阮不悔道：「妳此刻一人阻住我的去路，手上又拎着刀，莫非想同在下一較高下？」

姑娘道：「如果我能殺你，山溝中我就動手了。」

阮不悔道：「那又爲何阻住在下？」

姑娘道：「我只想知道，你同那個狗師爺是甚麼關係？你是官家人嗎？」

阮不悔一怔，又驚道：「我只是路過，我也只是幫官家殺退海盜們，如此而已。」

姑娘冷冷道：「你在扮俠義英雄了？」

阮不悔道：「不敢當，吾輩江湖人本份而已。」

姑娘突的發怒，叱道：「哦呸！你狗屁本份，你俠義，你英雄，你却犯下滔天大錯，你知道嗎？」

阮不悔道：「幫助官兵，打退海盜，我犯了滔天大錯？嗨，姑娘，妳可不可以再說得明白些嗎？」

姑娘道：「我來攔你，就是要告訴你的，你爲甚麼不閃躲一邊，反倒出手？」

阮不悔道：「我能見死不救嗎？」

姑娘道：「你救的是個萬惡不赦的大壞蛋，是個坑死人不償命的狗東西，知道嗎？」

阮不悔立刻想到山溝中，端坐在軟兜上的那人，不由問姑娘，道：「甚麼人？」

姑娘道：「就是那溫州縣衙裡的師爺呂文彬。」

嚄！她此言一出，阮不悔猛的跳起一丈高，他雙足重重的跺在地，道：「他是誰？」

「師爺呂文彬！」

阮不悔大感後悔，道：「妳怎麼不早說？」

姑娘一看這光景，立刻道：「你出刀就見血，誰有機會向你說？」

阮不悔心中好着惱，這麼好的機會錯過了。

如果自己不那麼冒冒失失的出刀，先問清雙方，姓呂的師爺就再也休想跑掉了。

他後悔死了。

他唉聲又嘆氣。

姑娘已瞧出端倪了。

「你怎麼不說了？」

阮不悔道：「我老實告訴妳，我也是爲殺姓呂的，才遠路趕來溫州的。」

姑娘雙眸一亮，道：「眞的？」

阮不悔道：「在下從不打誑。」

姑娘走近阮不悔，道：「原來是一條線上的，朋友，這一次做錯了！」

阮不悔道：「姑娘，相信我，我會去殺了姓呂的。」

姑娘仔細看着阮不悔，微微點頭，道：「你也許會殺了姓呂的。」

她忽的黯然一嘆，道：「這一次機會多難得呀！我們設計一個半月之久，好不容易才堵住姓呂的，都是你……唉……」

姑娘傷感的一聲唉嘆。

阮不悔心中如被人搗了一拳，他還眞的難過。

忽見姑娘把手往空中一陣揮動，山林中躍出兩個大漢奔過來。

原來不只這姑娘一人來了。

兩個大漢都夠高，一個胖一個壯，兩把砍刀擱肩上，走到阮不悔面前，二人還哼哼不絕，就要出刀了。

那姑娘道：「王叔、李叔，他也是爲了殺呂文彬才來到溫州的。」

姓王的拍着大肚皮，吼道：「操那娘的！爲何殺乜找們馬家寨的人？」

姑娘道：「他把咱們當成海盜了。」

另一黑衣大漢道：「咱們這是假扮海盜，不是眞海盜，看看就知道。」

阮不悔又是一怔，道：「你們這身打扮不就是海盜嗎？我就把你們當海盜了。」

他指指大海，又道：「海上還有三條船。」

姑娘道：「我們都是馬家寨的人，扮海盜是掩官家耳目，免得被他們那些狗腿子發覺，馬家寨就不太平了。」

阮不悔這才弄明白一半事情，不由問道：「姑娘，你們馬家寨同這狗師爺有什麼仇呀？」

姑娘道：「仇大了！」

阮不悔道：「如果姑娘信得過在下，何妨說出來聽聽。」

姑娘道：「溫州縣城中心，馬家寨開了兩家大字號，一個是天祥銀號，另一間是瑞祥綢緞莊，姓呂的師爺早幾年前就紅眼，他一心想把這兩門面弄到他手中，唉！這個惡毒的傢伙，他眞會誣栽，也不得不叫人相信他有兩張口，他姓呂呀！」

姑娘說着，全身似乎在顫抖了。

阮不悔道：「他如何誣陷你們？」

姑娘道：「他不知在什麼地方找來個幹海盜的日本浪人，便說我爹與哥哥二人，私通海上倭寇，不由分說就把我爹與哥哥下了獄，兩家店門查封了。」

阮不悔一聽火大了，難怪龍大叔要自己先殺了這姓呂的師爺，他果然爲惡地方許多年呢！

馬姑娘又道：「你還不知道，這惡師爺與海盜有勾結，跟台山島大海盜沈東海他們海上有交易。」

阮不悔道：「難道縣太爺就不管他了？」

馬姑娘冷冷一笑，道：「縣太爺的嘴巴早被姓呂的封口了，他一大把小辮子被姓呂的握在手中了。」

阮不悔一聽，指着老天罵大街：「操那娘！什麼樣的呂文彬你沒天良，殘害地方理不當，今天阮不悔找上你了，操！給你門面改字號，我要不宰了你這狗雜碎，我就不叫阮不悔！」

馬姑娘道：「你別小看呂文彬，他的武功聽說很狠毒，出手就鎖喉。」

阮不悔道：「馬姑娘，妳且看我去宰他吧！」

他這就要走了。

馬姑娘上前拉他衣衫道：「你且等一等。」

阮不悔道：「等什麼？」

馬姑娘道：「我爹我哥還押在縣大牢，我眞怕上面行文下來會砍頭，我想同你一起前去，怎麼樣？」

阮不悔道：「妳同我一起？」

馬姑娘道：「至少也可以幫你

出主意吧！」

阮不悔道：「馬姑娘，妳若同我走一起，我殺了人，他們抓我不到，反而會連累了妳。」

一邊姓王的名叫王天剛，姓李的胖子叫李玉峯，他二人聽了阮不悔的話齊點頭。

王天剛道：「大小姐，他說的有道理，妳露了白，官家便會找上馬家寨，妳知道民不與官鬥的道理吧？」

李玉峯也接道：「咱們暗中可以來，明着咱們躲一邊，大小姐，這位兄弟的話要聽呀！」

馬姑娘道：「不如這麼辦，我也去溫州縣城，咱二人不走在一起，如有需要，二人暗中聯絡。」

阮不悔一聽，點點頭道：「就這麼辦，咱們這就馬上去溫州。」

馬姑娘對王、李二人道：「帶着他們回去吧！我這就去縣城，如果上天肯幫忙，這一回殺了那惡賊！」

她說的這幾句話，還咬牙切齒，光景恨不得啃下呂師爺身上一塊肉。

* * *

阮不悔把他的霸王刀收起來了。

他不能帶刀進縣城，把包袱塞在後腰帶上。

馬姑娘的刀不帶了，兩把小刀暗藏在衣袋裡。

溫州有個呂文彬，誰也不許隨便帶着刀進城。

馬姑娘跟着阮不悔，二人從山道走到了小湖灣，過了洞頭山，不多久便看到溫州縣城了。

馬姑娘走了這麼一段路，她只知道阮不悔的名字，阮不悔幹過保鏢，是杭州府的四維鏢局人。

至於龍大叔，阮不悔提也未提起過。

阮不悔心中明白，龍大叔要的是「霸王刀」。

龍大叔也是江湖一霸，自然得罪不少人。

他如果隨便抬出龍一飛的大名來，不定會招惹出什麼大仇家出來。

* * *

馬姑娘邊走邊對阮不悔道：「你……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叫什麼嗎？」

笑笑，阮不悔道：「姑娘的芳名是……」

「馬小倩。」

阮不悔道：「你們馬家很有錢嘛！」

馬小倩道：「却也招惹江湖上不少人覬覦，那姓呂的師爺便是一口吞，太狠了。」

阮不悔道：「難道沒有人上告他嗎？」

馬小倩道：「太不容易了，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上告的人，便莫名其妙的失蹤了。」

阮不悔道：「個狗東西，我饒不了他。」

馬小倩道：「且莫太大意，溫州城盡是姓呂的暗探狗腿子，被他坑死了不少人。」

阮不悔冷厲的嘿嘿笑了。

他忽的雙目露出懾人光芒，就如同他在關帝廟中練刀法的神情一樣，嚇人吶！

馬小倩就吃一驚，道：「阮兄弟，你怎麼了？」

阮不悔道：「妖魔小醜想飛天呀，我阮不悔來了，他就等着挨刀吧！」

* * *

有了馬小倩的指引，阮不悔過了兩條小河，便到了溫州縣城。

這時候馬小倩不與阮不悔併肩行了。

她遠遠的跟在阮不悔的身後面。

就快進城門了，忽然有個捕快迎着阮不悔奔過來，倒令阮不悔一怔。

「少爺，少爺，咱是奉命守在城門等你呀！」

「等我？」阮不悔不明所以。

「是呀！你在大山溝立了奇功，師爺便派我們守在城門等你來。」

他似乎很興奮的又道：「果然師爺料定了，他料你必定會到縣城來的。」

阮不悔道：「我不認識你們師爺呀！」

那捕快直哈腰，道：「認不認識不要緊，要緊的是你在山裡救了咱們大夥，唉！那批海盜……」

阮不悔道：「等我幹什麼？」

那捕快急忙指着遠處街上縣衙門，道：「咱們師爺在候教，你請跟我來吧！」

阮不悔道：「我一定要去嗎？」

捕快笑道：「那是當然了，請！」

阮不悔回頭看。

馬小倩臉不變眼不轉，只不過輕輕地笑着點頭。

阮不悔便對那捕快道：「我是個老百姓，官府禮儀我不懂，去了怕失禮呀！」

捕快笑笑道：「你朋友不必進縣衙，咱們師爺的家在縣衙後街，去了你就會知道。」

阮不悔一聽，心中暗自高興。

只要呂文彬不在縣衙中，一切就好辦了。

他對那捕快點點頭，便跟着捕快走了。

* * *

那是一處高牆大院。

院子不多，一共兩進，後院住的是眷屬，呂文彬的家小，一共十六口以外，還有一個小老婆。

別看是小老婆，大老婆也怕她。

因爲這位小老婆不是別人，江湖上的「玫瑰娘子」宮玉人，便是呂文彬的小老婆。

玫瑰雖美，却有刺。

宮玉人就生活在這後院裡。

姓呂的多少還顧忌她，正就是呂字上面帶個帽，吃定他了。

其實宮玉人當年在江湖上作案手段毒，這幾年同呂文彬二人也撈了不少銀子，日子過得愜意吶！

前院乃是呂文彬會客與坑人的地方。

爲什麼說是坑人的地方？

那是因爲呂文彬是個疑心病最重的人，與他打交道的人，他總是防人七分。

這也許就是惡人的通病。

坑的人多了，眞怕自己也會上了仇人的當。

＊　＊　＊

現在，阮不悔跟着那捕快來了。

前大院兩邊是客廂，中央一個大廳堂。

廳堂有個大屏風，兩邊轉個彎就到二道院了。

二道院住的是內眷，師爺一家住在裡面。

前院正中央有假山，一道小溪水是由外邊流進來的。

別看是小溪，嚄！魚兒溪中游，一條條全是兩斤重的紅鯉魚、花鯉魚、黑斑花白的，另外就是一對大白鵝了。

小橋流着水，小橋上面一男一女兩個人，正撕着東西往小溪裡面拋，引得那些金鯉在搶食。

小橋上，那男的留有山羊鬍。

那女的白淨淨的，看上去頂多不過二十七，正伸手在那男的身上摟呀摟的，弄得那男子哈哈笑，魚也不餵了。

男的一回頭，正與阮不悔四目相碰。

「啊哈！總算把大英雄等到了，快請！」

他把手指往一個六角涼亭。

那捕快彎腰恭順的對阮不悔道：「少俠，請到那面亭內說話。」

阮不悔一看，點點頭，跟着捕快過去了。

小橋上的女人走開了。

她扭動身子進入大廳，轉過屏風就不見了。

於是，那捕快去吩咐下人送茶水來招待阮不悔。

不多時，就見山羊鬍漢子笑瞇瞇的走進亭內。

阮不悔更確認這傢伙正是他要殺的人——呂文彬。

阮不悔直覺得兩隻手掌在冒汗。

＊　＊　＊

一杯茶擺在石桌上，另外還有兩盤點心，看上去十分精緻也好吃。

山羊鬍漢子身穿緞馬掛，手上提了個錦囊似的小袋，坐下來便對阮不悔道：「老夫先自我介紹，老夫乃溫州縣大堂師爺呂文彬，小友，你呢？」

阮不悔道：「在下無名小卒。」

哈哈一笑，呂文彬道：「大名號都是從小名號而起，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事太少了。」

他仔細看看阮不悔，又道：「聽你口音，似乎家鄉在杭州吧？」

阮不悔就佩服，兩句話之後能猜出自己家鄉來。

他淡淡一笑，道：「杭州鄉下。」

一笑，也是得意的，呂文彬道：「小友的名字是……」

「阮不悔。」

「阮……不……悔……嗯，也是頭一回聽到。」

他把手一讓，又道：「喝茶，吃些東西先塡塡肚子，稍時咱們喝幾杯。」

阮不悔不取點心也不喝茶。

他想到了馬家寨，也知道馬家寨假扮海盜要圍殺呂文彬。

突又聽呂文彬道：「小友的刀法高絕，不知小友師承是……」他等阮不悔接口。

阮不悔道：「在下沒有拜師學藝。」

呂文彬道：「莫非家傳武功？」

阮不悔既不會說出大叔龍一飛，更不會扯上四維鏢局師父金東陽。

如今還未動手，一切還在後頭，那意思是說還是未知數。

阮不悔祇是稍做思考，便淡淡的道：「一位大叔的細心指教，完了便往他鄉而去，至今遺憾，不知他的名字如何稱呼。」

呂文彬道：「奇聞。」但他露出個不信任的眼神。

他心中也在想：「你這小子想在老夫面前耍猾呀！你差十萬八千里了！」

哈哈一笑，阮不悔道：「也不算奇聞，江湖上的奇事原本就不少嘛！」

呂文彬笑笑，道：「你年紀輕，閱歷倒不少。」

阮不悔心想：「個老奸大猾頭，你怎知我已走過五年保鏢生涯呀！」

但他仍然坦然的道：「你老多指教！」

他看看左右，想把話題轉向另

一題目上。

另一題目便是馬家寨的事。

阮不悔又道：「那般海盜們太可惡了，連官家的人馬他們也敢下手，眞是無法無天了。」

「他們不是海盜！」

一驚，阮不悔道：「那明明是海盜嘛。」

「小友，他們絕非海盜倭寇之流，老夫已猜了七成，那些黑衣漢子乃是馬家寨的人。」

阮不悔更吃一驚，道：「這是眞的？」

呂文彬道：「我說過，七成錯不了。」

阮不悔道：「那另外三成呢？」

「另外三成祇等證物。」

「證物？」

「不錯，證物到手，我們就派人去抄馬家寨。」

他眞跋扈，竟然自己可以派兵，這位溫州縣太爺有這麼個人物在他身邊，八成不好受吧！

其實自古以來，這種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事，發生過不少。

想這溫州地處海邊，省城也是鞭長莫及，於是呂文彬毫無忌憚了。

＊　＊　＊

阮不悔就爲馬姑娘捏一把冷汗，他淡淡的道：「呂師爺，是怎麼料定那些人不是海盜，而是馬家寨的人？」

呂文彬得意的道：「小友有所不知，海上橫行的兩處人馬，一是六橫島，二乃台山島，這些地方的海盜我清楚，而海盜中更沒有女子帶頭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馬家寨的姑娘會武功，馬家寨的姑娘叫馬小倩，老夫一清二楚，哼！黑巾包頭又怎樣？老夫何許人也！」

便在這時候，突然奔來一個大漢。

在長亭外他站定後，先是看看阮不悔，再對呂師爺道：「又暈過去了，半天醒不來。」

呂文彬冷酷的道：「不急，慢慢的來。」

那人施禮之後，便退出去了。

呂文彬立刻又換個笑臉，對阮不悔道：「小友打算做甚麼？」

阮不悔道：「師爺的意思是打算提拔在下了？」

哈哈一笑，呂文彬道：「老夫最喜天下奇才，山溝中見小友出刀，老夫便決心把小友收爲己用了，是以才派人守在城門，哈……果然被老夫的人守到了。」

阮不悔笑笑，道：「師爺眞的提拔在下了？」

呂文彬道：「祇等小友點頭，你就跟在老夫身邊辦事，一切少不了你的好處。」

阮不悔道：「請問師爺，我這官兒有多大？」

呂文彬笑道：「跟在老夫身邊，比你當個眞正的官兒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阮不悔哈哈笑道：「師爺呀，你果然大權在握呀！」

呂文彬道：「溫州縣境內外何人不知我呂師爺？」

他忽的雙目一厲，指着阮不悔道：「小友，你的那把刀……」

阮不悔全身一緊，道：「這刀師爺也認得？」

呂文彬已伸手，道：「拿來老夫一瞧便知。」

阮不悔反手取刀，他的心中想到大叔。

是的，大叔教他「刀在人在，刀失人亡」，他能把刀交在呂師爺之手？

阮不悔在咬牙，殺姓呂的此其時也。

他也許帶着緊張，而臉上的變化又豈能瞞過呂文彬？

不等阮不悔拔刀，呂文彬一聲斷喝：「拿人！」

祇聽得他一掌重重的擊在桌面上，於是……

於是亭內上方看上去是裝飾着一片銀絲的大網直罩下來，「嘩」的一聲剛響動，阮不悔還呆呆的抬頭看吶！

那網下墜之勢勁急，「刷」的已把阮不悔罩了個結實。

阮不悔剛自要開口，那網已往上收去，這一下可把阮不悔弄得難以逃出來。

有一根繩子在下面把口緊緊的拴牢，阮不悔想撥開也難了，他此時發急地直彈跳，脚下却虛空難施力。

下面，呂文彬嘿嘿笑了。

站在亭外的大漢也哈哈一笑，道：「師爺又發現甚麼不對勁了？」

師爺呂文彬收住得意的笑，他不回答大漢，却對阮不悔道：「你的那把刀是從哪裏撿到的？」

阮不悔立刻明白，原來漏子出在自己這把霸王刀上面，於是，他對這姓呂的如此精明不由得驚怒交加。

「你原來是爲這把刀呀！」

「說吧！你逃不掉的。」

「這祇是普通一把刀，有甚麼奇怪的？」

呂文彬嘿嘿冷笑起來：「哈……小子呀，那不是一把普通刀，老夫祇一看到刀鞘上的那個青龍，就已認出來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夫問你，『括蒼刀霸』龍一飛那個殺胚，難道他未死？」

（未完・五）

上文提要：武林人物羣集洛陽，人人磨拳擦掌參與爭奪眞經。目睹江湖人物的險詐，徐元平提高了警惕。自獲得慧空大師的內功後，徐元平擊敗了老毒手冷公霄及追魂羽士丁炎。為早日追回戮情劍匣，徐元平念念不忘尋找金老怪下落，忽遇神丐宗濤，有意求教，得隨小叫化一同追踪駝、矮二叟護駕的馬車，來至一座高大莊院……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虛情假意掩罪行
眞心護友遭蜂螫

查玉道：「不敢，不敢，余兄肯折節下交，查某人已感榮寵萬分了。」說話之間，人已轉身向山壁走去。

徐元平相度一下山勢，笑道：「咱們上了這山峯，不但可俯瞰莊院全景，且可眼觀四路。」

查玉道：「余兄祇怕登上這山峯之後，要大失所望。」說完話，當先向峯上攀去。

徐元平目睹查玉攀登身法，暗自忖道：此人十分狡詐冷傲，不知何以竟對我這般熱情。心念一動，故意放慢脚步，和查玉保持了兩丈多遠的距離，裝出一副力不從心的模樣。

查玉原想在這攀登峭壁的機會，一試徐元平的功，是以全力施為，人如點水蜻蜓，片刻間已登上峯頂。

轉頭望去，祇見徐元平尚在三丈以下的峯腰之間，正手足並用的向上攀登，不禁一皺眉頭，暗道：此人能接下老毒物冷公霄一記劈空掌力，何以輕身之術這般低劣？

心中忖思之間，徐元平已爬上了峯頂，祇聽他氣喘吁吁，似是跑得很累。

查玉是何等精明之人，一聞徐元平作喘息之聲，心中恍然大悟，當下左手一伸，取下頭上毡笠，右手在臉上一抹，除了假鬢，笑道：「兄弟自見余兄之後，不知何故，心中即生傾慕之感，腦際已深印了余兄的印象，故而一見余兄背影，立時就辨識出來，今承余兄不棄，紆尊下交，實兄弟生平之一大快事。」說來情意殷切，滿臉歡愉之容。

徐元平欲蓋彌彰，故作喘息，弄巧成拙，尚不自覺，聽得人一番頌讚之詞，不覺大減心中惡感，當下微微一笑道：「查兄這麼看得起兄弟，兄弟甚感榮幸……」

忽聽身後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哼！你怎麼會和這些人走在一起。」

查玉聽得那聲音後，臉色一變，但瞬即恢復鎮靜，流目四顧，眺望山下景色。

徐元平轉臉望去，祇見丈餘外處，站着和自己分手不久的小叫化子，不知何時他已到兩人身後，臉上微現慍怒之色，冷冷的望了徐元平一眼，緩緩別過頭去。

他本想出言招呼，但見那小叫化子冷漠之態，不禁心頭冒火，當下冷哼一聲，轉過身去，笑對查玉說道：「這莊院修築得這等堂皇富麗，不輸王侯府第，想那莊院中的主人，不是權貴世閥，當是坐地分贓的綠林人物。」

徐元平本是幾句無心之言，但查玉卻聽得心頭一動，但他乃心機

深沉之人，喜怒控制得宜，極不易看得出來，微微一笑，扭轉話題，說道：「余兄請仔細看那莊院，可有甚麼特別之處麼？」

忽聞身後那小叫化子冷笑一聲，道：「不求上進的東西。」

徐元平聽他出口傷人，不覺大怒，霍然轉身，厲聲喝道：「站住，你罵甚麼人？」

小叫化子本已轉身而去，聽得徐元平喝問之言，倏然停住脚步，道：「罵那一個你管不着，怎麼樣？」

徐元平怒道：「你憑甚麼出口傷人，難道我還怕你這個臭叫化子不成？」忽然想到神丐宗濤，亦是叫化裝扮，不禁暗悔失言。

那小叫化子看他大踏步向前衝了兩步後，忽然停步不前，冷笑一聲，慢慢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查玉笑道：「在江湖之上行走，難免要遇上是非紛爭，事情既然過去，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徐元平望着那小叫化子的背影，說不出心中是一番甚麼滋味，呆呆的站在當地出神。

查玉看他若有所思，心中頓生疑慮，眉宇間突然閃掠過一抹殺機，笑道：「怎麼？余兄認識那小叫化子？」

徐元平點點頭，道：「彼此有過一面之緣，談不上甚麼認識。」

查玉笑道：「既有一面之緣，余兄就該忍受一點閒氣，不必再為這等小事煩惱了。」

徐元平聽他這般關懷自己，心中大是感動，微微一笑，道：「多謝查兄勸慰。」

轉臉望去，祇見峯下松竹掩映中一座高樓上，緊閉的窗門忽然大開，綉簾起處，現出一張秀絕無儔的美麗面孔。

查玉一拉徐元平，向一棵松樹後面隱去。

徐元平、查玉的目光均異常人，雖然這山峯相距那高樓很遠，但兩人仍可看清楚樓上景物，和那秀絕少女的面孔。

祇見她髮挽宮髻，微向右偏，輪廓秀美，丁玲、丁鳳生得不算不美，但如果拿來和此女相比，立覺黯然失色，當眞如小謫人間的月宮仙子，如非是親目所睹，實使人難信塵寰之上，竟會有這等無與倫比的玉人。

徐元平生性端重，但也看得怦然心動，暗自讚道：「好一個天生佳麗，絕代尤物……」

一陣山風吹來，松枝搖動，遮去那秀色如畫的美麗面孔。

查玉輕輕歎息一聲，道：「余兄，你看那樓上少女如何？」

她似是很怕山風，舉手放下綉簾。

待風停松住之時，已難再見玉人。

徐元平腦際中仍在盤旋着那秀麗玉人的倩影，聽得查玉問話，忽覺心頭一凜，暗自責道：「徐元平啊！徐元平，你身負血海沉寃，尚未洗雪，來日凶險正多，豈可惑迷美色，消磨壯志。」當下一挺胸，長長吁一口氣，盡濾胸中雜念，笑道：「不錯，生得很美。」

查玉幼承父蔭，生活豪華，家中蓄養美婢無數，不是重金選購而來，就是綠林道上人物，作禮晉獻，北地胭脂，江南佳麗，西域美人，東瀛歌姬，無不齊全，而且個個秀艷如花，都是一時上選，但查玉為人志博遠大，雖然千百麗人獻媚送情，他尚可潔身自守，不為美色所迷，他生平引為自豪之事，亦就是不迷女色。

但在他見到樓上少女之後，竟然難止心波，匆匆一瞥，情愫頓生。

在他想來這等絕世玉容，必亦使徐元平心生傾慕之情，那知對方祇淡淡的應了一句，毫不為那絕世美色所動，不禁心中暗生敬佩。

忽然間，由那松竹環繞的莊院中，升起一面巨大的紅旗，旗上寫着升斗大小的白字，「擅入一步，死莫怨人。」八個字。

查玉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徐元平目睹那紅旗白字，心中陡然想到那小叫化子看不起自己冷漠之態，祇覺一股怨氣衝上胸口，道：「走，咱們進去瞧瞧。」

查玉笑道：「要去也不能現在就去，余兄若有意，兄弟定然捨命奉陪，不過要待天色入夜時，再去不遲，眼下咱們先找一處清靜之地坐息一陣，也許晚上入莊之時，難免一場大戰。」

徐元平點頭應好，兩人離開山峯，找了一處清靜山谷，食用了乾糧，坐息到天色入夜，重又回到山峯之上。

放眼望去，祇見那巨大紅旗，已改換一盞巨大的紅燈，白天所見那高樓，窗門也大開着，一個白髮如銀，肩背竹杖的老嫗，正在替一個全身紫衣的少女梳粧。

在那少女頭頂上面垂掛着一盞流蘇宮燈，四外燭火輝煌，耀如白晝，室中景物清晰可辨。

查玉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全莊各處，都是一片夜暗，何必單單在那樓上點起這多燭火，顯然是想誘敵到那高樓下面，如非那裏有甚麼厲害的機關，定然埋伏着武林高手。

徐元平却在運用目力勘查峯下莊院形勢，那知這一用心勘查，心中立時覺出不對，除了那座燭火輝

煌的高樓之外，全莊院所有樓台亭閣，都無法看得全貌，不是被環繞松竹遮去一半，就是被其他樓閣擋住視線，不管如何移動視線的角度，都無法看到任何一座閣樓的全貌。

轉頭望時，祇見查玉目光凝注在那高樓上出神。徐元平順着他目光看去，不覺暗中一笑。

原來查玉目光凝注不瞬之處，正是那紫衣少女梳粧面對的銅鏡上面，燭光照耀之下，鏡中反映一個秀美的臉孔。

突聽查玉輕輕的嘆息一聲，緩緩的移過目光。

側目望了徐元平一眼，心中忽然爲之一驚，低聲問道：「這等夜暗之間，余兄還能看到那莊院景物麼？」

徐元平道：「叨繁星之光，大致都可看到，祇是不如白晝清楚罷了。」

查玉心頭雖大感一駭，但外表却仍然鎮靜如常的微微一笑，道：「余兄可看出那莊院有甚麼怪異之處？」

徐元平道：「說來慚愧得很，查兄白天已提醒過兄弟，說這莊院建築與衆不同，當時兄弟尚未覺出，現下仔細看來，果是大有可疑，不論如何移動目光角度，均難看得任何一座完整的樓閣，祇怕這莊院中，定有着甚麼機關埋伏。」

查玉聽他說得一點不錯，心中暗道：此人目光銳利，內功必極深厚，看他年齡，又似比我還小上幾歲，不知何以竟能有這等超越武學常規的成就，他既肯和雲夢二嬌混在一起，又和那小叫化子相識，這人來歷實叫人弄不清楚，但看他言行舉動，又似是初出茅廬，不像走過江湖之人，不如今宵冒險和他同入眼下莊院一探究竟，如果能把他攏絡住，收爲己用更佳，不然便借機把他除去。

念轉意決，微笑道：「兄弟久聞鬼王谷中神算之學，獨步武林，余兄追隨令師，今宵要仗余兄之力，帶兄弟進這莊院了。」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道：「查兄對兄弟推心置腹，兄弟豈敢再相欺查兄，實不相瞞，兄弟並非鬼王谷門下弟子，丁氏姐妹隨口胡謅，兄弟不便當面否認罷了。」

其實查玉早已看出個中蹊蹺，祇是不便點破，故作糊塗而已。聞言裝出驚訝之態，道：「這麼說來，是雲夢二嬌對兄弟故撒謊言，那余兄姓名，怕也不是眞的了？」

徐元平歉然一笑，道：「不敢再騙查兄，兄弟姓徐，草字元平。祇是無意間遇得丁氏姐妹……」

但聞身後冷哼一聲，一條人影疾如凌空巨鶴，由兩人頭頂上面飛過，直向峯下落去。

來人去如離葦驚鴻，一瞥間已沉入峯下夜色之中，依壁所在，夜色又特別黑暗，饒是查玉目光銳利，也未看清來人形像，不禁一皺眉頭，道：「甚麼人，竟有這等絕佳身手……」

徐元平嘆息一聲，道：「是神丐宗濤。」

查玉啊了一聲，道：「甚麼？神丐宗濤，徐兄沒有看錯人麼？」

徐元平道：「錯不了，我看得十分清楚。」

查玉驚嘆一聲：「徐兄好佳的眼力，兄弟佩服至極。」心中却在暗自盤算着：此人行動舉止，分明是一個毫無江湖閱歷之人，不知怎麼會識得神丐宗濤，莫非他深藏不露，故作拙呆不成？心念及此，又暗中提高了幾分警覺之心。

徐元平目睹宗濤躍下峯去，心中忽然想到了身受他們師徒冷漠之情，登時豪氣迸發，爭雄之心陡生，回頭對查玉道：「咱們也下峯去吧！」不待查玉答話，雙臂一振，緊隨着飛下峯去。

查玉眼看徐元平一躍下峯，心中甚感爲難，祇怕自己輕功難以勝任，但事情擠到這步田地，祇得一提眞氣，縱身躍下。

祇見徐元平卓立在夜色下，目光凝注在交錯而植的松竹，呆呆出神，順着徐元平眼光望去，祇見兩個身着夜行勁裝，身背兵刃的大漢，正在那松竹之中團團亂轉，似是迷了道路一般，轉來轉去，却始終轉不出兩丈方圓之地。

他借機暗中調勻眞氣，緩步走到徐元平身側，問道：「徐兄，可學過五行奇術麼？」

徐元平回頭望了查玉一眼，搖搖頭道：「這個兄弟沒有學過，不知查兄是否精通此道。」

查玉道：「兄弟倒是曾聽家父講解過八卦、九宮陣式，及破解之法，祇可惜兄弟天性愚蠢，祇學得一點皮毛。」口中說話，心中却在默數那松竹相隔距離，暗中推算。

徐元平看他目不轉瞬，口齒啓動，似正在用心計算甚麼，不敢出言驚擾，靜靜的站在一側，心中却在暗暗讚道：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旁博奇門神算，倒是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大約過有一刻工夫，查玉凝重莊肅的臉上，忽然綻出了笑容，說道：「這莊院中的主人，實非平庸之輩，竟能把八卦、九宮變化，揉合一起，幾乎把兄弟蒙騙過去。」

徐元平喜道：「怎麼？兄台已籌思得破解之法子了麼？」

查玉笑道：「這八卦、九宮的變化，如放在家父眼中，實乃雕蟲小技，但兄弟却不敢誇此海口，祇

自信尚可爲徐兄識途老馬，但請隨在兄弟身後，照着兄弟出步轉彎的走法，當不致被這區區松竹植成的陣圖所困。」

徐元平道：「查兄多才多藝，兄弟今宵要仰仗大力了。」

查玉微笑道：「好說，好說，兄弟有僭，走前一步帶路了。」突然一提眞氣，身軀凌空而起，起落之間，人已到了松竹林邊。

徐元平緊隨查玉身後而行，果然毫無阻礙，片刻之間，穿過了五丈深淺的松竹林。

停步望去，祇見景物大變，滿地寸許長短的青草中，種植着各種花樹，有的盛開怒放，也有的葉落枝頹，也不知從那裏移植而來。

兩人深入了四五丈左右，忽聞一聲淒厲刺耳竹哨之聲，傳入耳際，緊接着前面丈餘處一株高大的花樹上，出現一盞紅燈。

查玉見那燈出現得突兀詭異，心中微生驚駭，大喝一聲，飛身直躍過去，人還未落實地，已發出家傳武學百步神拳，一股强勁的拳風，破空直擊過去。

但聞砰然一聲，那突然出現的紅燈吃查玉擊出拳風，打得飄空飛去，應手而熄。就這一瞬之間，花樹林中一片紅燈晃動，出現了百盞以上。兩人不覺間被那出現紅燈分去了心神，流目四顧起來。

忽然覺得不對，但見那紅燈忽然交叉移動，片刻間數易其位。因那紅燈一陣交叉移動過後，逐漸由多而少，祇剩下十餘盞左右，在相距兩人四五丈不停晃動。

徐元平看得心煩，側臉對查玉說道：「查兄，那紅燈移來移去，分明有人在搗鬼，咱們追過去活捉一兩個再說。」

查玉雖然覺出這紅燈出現得大是怪異，但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是何門道，他自恃通達八卦、九宮陣圖變化之術，不致被困，當下應了一聲好，振袂疾撲過去。

徐元平緊隨追撲過去，那知兩人剛一躍起，前面十餘盞紅燈突隱，左側却又陡然現出了三盞紅燈。

查玉冷笑一聲，不待身子落地，猛然一提眞氣，硬將向前疾撲的身子收住，右手探懷摸出兩枚制錢，運足腕力，忽向左側紅燈打去。

果然鏢不虛發，兩盞紅燈同時被錢鏢打熄，餘下的一盞也自動隱去不見。

花樹林中，又恢復一片夜暗之色和原有寂靜，但兩人却被紅燈一擾分去了心神，待想辨認出路之時，才覺出迷了方向。

查玉見聞廣博，心知此刻最是慌亂不得，祇要再有錯失，必要遭人暗算，當下低聲說道：「徐兄且請安心，莫再亂闖，祇要我們心神不亂，敵謀決難得逞，這花樹林雖有古怪，不外機關埋伏，咱們最好能先靜坐運功，調息一陣，待心神寧靜時，再思破敵之策。」說完，當先盤膝而坐，閉目運氣行功。

徐元平看查玉沉穩幹練，臨事不亂，心中又增了幾分敬服之感，當下依言靜坐，運氣調息。

他所習佛門禪坐之法，大異一般內功修爲，一經靜坐下來，耳目反而特別靈敏，剛一入定，忽聞嗡嗡之聲，遙遙飄傳入耳。

睜眼望去，祇見查玉靜坐如故，似是毫無所覺。他乃毫無江湖閱歷之人，雖聞異聲，但見對方絲毫沒有感覺，反而心疑自己聽錯，故並未出言招呼查玉。

但聞嗡嗡之聲愈來愈是强烈，而且四面八方羣起相和，才覺出事情不對，運足目力看去，夜色中隱隱可見千萬黑點飛撲而來，心中忽然一驚，大聲叫道：「查兄快些站起。」當先挺身而起。

查玉聽得徐元平大叫之聲，立時躍起身子，就這剎那工夫，十餘隻毒蜂盡遭震斃掌下。

但聞嗡嗡之聲大作，無數毒蜂潮水般自四面八方飛到，兩人雖都是一身本領之人，但目睹這多而奇大毒蜂，也不禁心生寒意。

查玉兩手分握自己衣領，察的一聲，把身上一件長衫撕成兩半，挾在雙手一掄，但聞風聲呼呼，把飛近蜂羣掃退了七八尺遠。

徐元平如法炮製，也撤下自己長衫，兩人貼背而立，掃打蜂羣。

兩人功力均甚深厚，雖是手執破衫，但掃出勁力却極强猛，揮舞之間，風嘯破空，把蜂羣逼擋在七八尺外，難越雷池一步。

無奈毒蜂過多，不知有幾千幾萬，而且悍不畏死，被兩衫風震退之後，立時又振翼飛衝上來，片刻之間，被兩人震斃的不下千隻之多。

毒蜂愈來愈多，聲勢也愈來愈大，放眼望去，四週一片濃暗，密密層層，蔽天瀰空，何至千百萬隻。

查玉一面揮衫掃打，一面索想破解毒蜂圍攻之策，忖道：這毒蜂不知多少萬隻，這等打法，也不知要打到何時終止，祇要一個失神，被毒蜂乘隙侵入，就難免要毀在這小小昆蟲之下，縱然防守嚴密，毒蜂不能乘隙侵入，但這等每擊必用內力的打法，累也要把人活活累死，倒不如冒險向外衝去，縱然這花樹林有甚麼埋伏，未必就定能困住自己。

心念一轉，雙手突然加足十成勁力，破衫掃出，威猛倍增，把身

前羣蜂迫退出一丈開外，說道：「徐兄，咱們這等打法，不知要打到何時才能住手，兄弟之意，如其受毒蜂所困，倒不如冒險向外衝去，就是遇上甚麼機關埋伏，也比被困蜂羣好些，不知徐兄意下如何？」

徐元平道：「查兄之意，和兄弟心意相同，如其被困蜂羣，倒不如衝入莊院之內，和他們拚搏一陣，勝則更佳，敗也死得心甘。」

查玉朗朗一笑，道：「好，就容兄弟替徐兄開路吧。」雙手破衫疾掄，勁風排空呼嘯，毒蜂被迫得紛紛後退。

徐元平目睹查玉打蜂羣的威勢，豪氣忽發，大喝一聲，凌空躍起，提足眞氣雙手破衫盤空一陣掃打。

這是他自得慧空大師傳授後，第一次運出全力，雙手破衫波動掃出，四外蜂羣成千成百的墜落地下，威勢直波及兩丈左右，破衫掃出的瞬之間，兩人週圍十步內毒蜂盡被震斃。

徐元平在運力掃出手中破衫之時，因未聞排空的風嘯之聲，祇道是自己功力不夠，心中微生驚駭，暗道：我這凌空掃擊，如果不能把蜂羣迫退，祇怕難免要被毒蜂乘隙飛近身側。心念正轉間，忽見羣蜂紛紛跌落地上，不覺呆了一呆。驚愕之間，忘記了身懸半空，提聚的眞氣一懈，砰的一聲，由空中摔了下來。

查玉亦被徐元平一擧震斃四週數千隻毒蜂之擧，驚駭得楞在當地，聞聲回頭看時，徐元平已由地上站起身子，急促間不明所以，隨口問道：「徐兄，這是怎麼回事？」話出口，忽覺失言，不禁臉上一熱。

徐元平却毫不在乎的拂着身上塵土，笑道：「我躍起擊打蜂羣，不想一口氣沒有提住，由空中摔了下來。」

查玉心中雖覺駭異，却仍然鎭靜如常的笑道：「徐兄一擧能震斃十步內千餘毒蜂，功力之深，當今之世祇怕也難有幾人，兄弟今宵算又開了一次眼界啦！」心中却暗暗忖道：此人分明身具上乘內功，不知何以在炫露之後，又故作掩飾，處處欲蓋彌彰，不知是何用心。

就在這兩人說話工夫，悍不畏死的毒蜂，又從四面八方中湧飛而來。

查玉翻身疾掄右手長衫，掃退近身蜂羣，說道：「咱們索性衝到高樓下去，看看南海門詭異武學，究竟有甚麼奇特之處。」

徐元平本有意大試身手，以雪宗濤師徒冷漠自己之辱，聞言大喜，笑道：「好極，好極，咱們最好能鬧它個天翻地覆！」手掄破衫，搶先向前衝去。

忽聞琴聲嫣嫣，挾雜着尖厲難聽的哨音，遙遙飄傳入耳，四週毒蜂聞得那琴音哨聲後，如中瘋魔，爭先恐後的硬往兩人身上衝去，有些貼地低飛，有些凌空下襲，四週上下如佈形雲，密密層層，前仆後繼，聲勢驚人至極。

兩人掃出的衫風雖然强烈，但見毒蜂愈來愈多，而且越攻越是猛烈，也不禁心生寒意。

徐元平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正待重演故技，震斃蜂羣，瞥眼見兩隻毒蜂破空而下，直向查玉頭上飛去，不禁心頭大急，口中喝聲：「查兄小心。」右手破衫交到左手，一掌橫掃過去。

查玉聞聲警覺，全身向前一傾，兩隻毒蜂盡遭徐元平掌風震斃。

但這一緩之間，蜂羣已乘隙由空而下，徐元平慌急之間，右掌疾施一招「拱雲托月」，潛運眞力向上一推，强勁的排空勁氣硬把蜂羣震退回去，不禁暗道一聲：「好險。」忽覺右腕劇疼，右臂頓覺麻木，心頭一驚，趕忙運氣閉住穴道，左手長衫疾掄半週，迫退左右湧來蜂羣。

原來查玉身子向前傾讓之時，一隻毒蜂乘隙由左側侵入，徐元平運氣出掌，逼退由上而下的蜂羣時，被毒蜂借勢螫中右腕。

這罕見巨蜂，一螫之毒極重，徐元平雖然運氣自閉了右臂穴道，但仍覺劇疼刺心，整一條右臂已難再運用，長嘆一聲說道：「查兄，我右腕已遭毒蜂螫傷，不能再用，影響所及，全身都有運轉不靈之感，查兄快請衝出蜂羣，不必再管兄弟了。」

查玉默運眞力，雙手交叉揮舞長衫，帶起强勁嘯風，逼住蜂羣，人却轉頭望了徐元平右臂一眼，登時嚇得心頭一陣亂跳，祇見徐元平一條右臂，在這片刻之間，已腫脹一倍。

查玉暗自忖道：不知那裏弄來這種巨蜂，竟有這等强烈之毒，眼下四週圍集毒蜂，不下千百萬隻，如被牠們侵入螫中，祇怕當場就要毒發身死，此人功力，比我高出很多，尚難擋受毒蜂一螫，看來今宵是凶多吉少了。略一沉忖，朗朗笑道：「徐兄把兄弟看成甚麼樣的人了，咱們雖是萍水相逢，但却一見投緣，承徐兄不棄，紆尊下交，兄弟至感榮幸，今宵咱們是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說話間，手中長衫交替掄擊出手，風聲呼呼如嘯。

幾句話說得豪氣奔放，義薄雲天，祇聽得徐元平大是感動，仰臉長嘯一聲，强忍右臂的劇疼，提足眞氣，左手長衫全力掄擊出手，長

衫一陣波動，蜂羣紛紛墜地。

這正是慧空傳授他佛門中極高的無相神功，發出的般若掌力，他在急切之下，無意中用了出來，不過他自己不知道罷了。

毒蜂連吃他兩次發出般若掌力，震斃了數千隻以上，四週所受壓力頓減。

但徐元平却因第二次發出般若掌力，眞氣消耗過大，自閉右臂的穴道突然自開，蜂毒循血攻向內腑，祇覺胸口處一陣麻疼，全身眞氣忽散，心頭大吃一驚，急道：「查兄，我已經不行了，你快些走吧，何苦陪我死在此地。」

查玉回頭望時，徐元平已感到全身痠麻難支，搖搖欲倒。查玉雙手掄動破衫，震退蜂羣，道：「徐兄快請盤坐運氣小息，讓兄弟獨擋蜂羣。」

蜂羣被徐元平連發兩次般若功力震斃半數以上，已不似先前那般密集洶湧，查玉全力揮舞雙手破衫，丈餘內盡都是激蕩的排空勁氣，竟把蜂羣擋住。

徐元平眼看查玉擋住蜂羣，心中略覺寬慰，他因眞氣消耗過多，人已困倦難支，再加蜂毒內攻，半身已經麻木難動，心知如不早些運氣調息，祇怕立刻就難再移動寸步，祇好席地而坐，閉目調息。

他自己並不知他此時的內功，已可和當今武林中精修數十年的頂尖高手相比，一經運氣調息，內體陡生强烈反應，祇覺一股熱流由丹田衝上內腑，透穴走脈，緩緩向四肢流動，把隨血脈侵入內腑的蜂毒，慢慢的向外逼去。

查玉一面揮衫掃蜂羣，一面暗中留神徐元平的擧動，看他閉目靜坐，頭上熱氣蒸蒸上騰，心中大感驚異，暗道：此人內功怎的如此精深，如再假以十年歲月，其成就實在不可預料，眼下如不把他借機除去，日後再想殺他可是千難萬難。

念轉心動，殺機突起，右手破衫交於左手，正待下手，腦際突然又閃掠過一個新的念頭，暗暗忖道：眼下如把此人殺掉，不但有些可惜，而且自己也少了一個得力幫手，當前環境十分險惡，千毒、鬼王二谷，均有高手在此，神丐宗濤師徒之外，還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參與此事，駝、矮二叟，早已是馳名大江南北的高手，還有那錦衣白馬中年大漢，祇怕亦非好惹人物，如果把他殺掉，自己更覺人單勢孤，不如暫時留下他，借機施恩，攏爲己用，借他之力，以拒各路强敵，日後再設法殺他不遲。

他心念九迴百轉，也就不過是一轉瞬間的工夫，泛臉殺機起而復消，右手迅快取回交到左手的半襲長衫，雙手掄動，擊打蜂羣，臉上又現笑容，故作關心之情，低聲問道：「徐兄，可覺得好些麼？」

徐元平睜開雙眼，目光中滿是感激之色，點點頭微微一笑，重又閉上雙目。

忽聞那低沉下去的琴聲哨音突然高拔，既響且急，尤以那鬼哭狼號般的刺耳哨音，更是響振耳際，叮叮琴聲，反被它壓了下去。

查玉乃見聞廣博之人，聽哨聲忽然掩琴聲，心中立時感到不妙，但一時之間，却無法想到對方又要要些甚麼花招，祇好聚精會神，眼觀八方。

徐元平亦被那刺耳的哨音驚擾，不覺間睜眼向四下瞧去。

他一連兩次分散心神，中止行功，正是運行內功的大忌之事，全身眞氣尚未暢及各脈，倏然中止，氣返血聚，那已被迫離內腑的蜂毒，重又隨着行血返回，祇因他在靜坐之間，不易感覺到强烈反應罷了。

但聞哨音愈來愈響，隱聞四週和響起了一片沙沙之聲，查玉爲人機警，見多識廣，聞聲變色，立即驚呼道：「毒蛇！」

徐元平運足目力望去，果見數丈外一片蠕動之物湧集而來，長嘆一聲，道：「不錯，是蛇毒。」

查玉放眼四望，看四週草叢花樹雖多，但却無一株可容人棲身，心頭暗自發急，但外形却仍然裝出鎭靜之態，朗朗笑道：「上有毒蜂羣攻，下有萬蛇圍襲，徐兄，咱們今宵恐怕送命在蜂毒、蛇口之中了。」

徐元平霍然站起身子，道：「查兄爲維護兄弟，不肯獨走，兄弟感激不盡，現下兄弟略經調息，已覺好了許多，查兄請退，讓兄弟獨擋蛇羣，也許查兄還可出險。」

查玉笑道：「能和徐兄並肩陳屍，死而何憾。」

就在兩人說話的工夫，蛇羣已到，徐元平運氣劈出一掌，勁道及處，十幾條當先游到的毒蛇立被震斃掌下。

掌勢劈出時，突覺胸口一麻，他怕分散查玉心神，祇得勉强忍下，未出一聲。

忽見火光閃動，笑聲震耳，距兩人丈餘之外，一個手執火把的老叫化子，盤坐地上，左手掄動火把，擋住蜂羣，右手抱一紅漆大葫蘆不停飲酒，每飲一口，就噴在週圍，片刻之後，忽然一沉手中火把，登時火焰大作，燃起一個大圈，他却悠然自得的坐在火圈之中，正是神丐宗濤。

查玉眼光何等銳利，徐元平雖然强忍傷疼，未出呻吟，但他已看出徐元平身受蜂毒極重，如再强行

運氣出手，祇怕蜂毒發作更快，微一沉思，說道：「徐兄身受蜂毒，恐難再運氣發掌，如再强行出手，祇怕對身體損害甚大。」

徐元平聽得查玉之言，已知他看出自己傷勢極重，祇好點頭應道：「兄弟已覺蜂毒攻入內腑，查兄還是快些獨自去吧！」

查玉微微一笑道：「眼下咱們祇有一條生路，那就是躲入神丐宗濤那火圈之中，毒蜂、毒蛇最是怕火，決難突入火圈，但那老叫化子素和家父不睦，祇怕不肯讓咱們容身他那火圈之內。」

徐元平如何能鬥得過查玉心機，當下接道：「兄弟久聞宗濤俠名，如若眼看咱們被毒蜂、毒蛇所困，不肯讓咱們躲入他的火圈，定然是欺世盜名之輩，那就索性和他鬥個同歸於盡。」

查玉笑道：「好吧！徐兄就留下一份眞力，準備對付那老叫化子，兄弟抱你過去。」右手長衫盤空疾掄，左手着地一掃，逼開蜂蛇，暗提眞氣，左手抛了長衫，一探手，迅快的抱住徐元平，右手不停揮動長衫，護住頭頂，雙足用力一頓，凌空而起。

徐元平看他飛躍出一丈四五尺後，身子疾往蛇羣中落去，不覺大感憂急道：「查兄快些把我放下。」

查玉急道：「徐兄千萬不可掙扎。」暗使千斤墜身法，降落奇快，雙足着地出聲，脚下毒蛇盡遭踏斃，一借力重又飛起，落入宗濤的火圈之中。

神丐宗濤目睹兩人穿入火圈，既未阻止，也未歡迎，手中火把一探，把查玉穿飛入火圈時身帶疾風裂開的空隙封住。

本是幾隻毒蜂，借勢飛入，却被宗濤火把一封，盡皆燒斃。

查玉放下了徐元平，道：「徐兄，快請運氣調息，先把蜂毒聚在一處，再想辦法療治。」

徐元平向宗濤望去，祇見他揮動着手中火把，把上面空隙封住，和身外四週燒起的火焰結成了一道嚴密的火網。他本來想說幾句相謝之言，但見宗濤冷漠的神色，直似沒有看見兩人一般，不覺心頭生氣，暗道：我處處都以晚輩身份，對你執禮甚恭，尊你敬你，你對我却冷若冰霜一般，當下一轉頭，盤膝坐下，閉目運氣調息。

查玉却素知宗濤爲人冷傲，也不和他搭訕，暗中運氣戒備，站在徐元平身側相護，說他站在徐元平身側相護不能算錯，如若他把徐元平當作掩護之物也可，因他站立之處，正好是徐元平右側，和宗濤隔着徐元平遙遙相對，總之此人心機深沉，處處都防人一着。

但見火圈外面毒蛇越聚越多，那奇大的毒蛇，也因兩人躲入火圈而盡追過來，繞飛在火圈外面，嗡嗡之聲，不絕於耳但三人四週的火勢却是逐漸微弱下來，原來宗濤火圈，是用葫蘆中的烈酒，噴在四週花樹上面引燃起來，酒燒完，火勢就微弱下來。

忽見宗濤伸手拿過放在身側的紅漆葫蘆，喝了一大口酒，呼的一聲噴了出去。

他這紅漆葫蘆中藏酒，似是異常劇烈，一遇火，立時爆閃出一大片藍色火焰，相距較近的毒蛇、毒蜂都被波及。

忽聽啾啾蛇叫之聲，前面的蛇羣紛紛向後退去。

原來幾人週圍花樹，被火焰燻烤一陣之後，枝葉乾枯，紛紛被燃，因蛇羣太過擁集，前面毒蛇被波延的火勢燒得向後面退，後面蛇羣却向前衝，以致前面蛇羣退避不及，被延展的火勢燒得啾啾亂叫。

忽聞宗濤一陣大笑後，高聲說道：「毒蜂、毒蛇，都已經領教，也不過如此而已，還有甚麼古怪的走獸、飛禽，快請放出來讓老叫化見識見識，如果黔驢技窮，那就快些把毒蛇、毒蜂召回，來幾個能說人話的，讓老叫化看看南海的詭異武功究竟有甚麼驚人之處，如若仍然仗恃毒蛇、毒蜂胡鬧，惹得老叫化性起，燒光你這臭花臭樹。」

但聞那響起的琴聲哨音，突然一變，由急厲刺耳，變成悠揚緩和，蜂羣、毒蛇紛紛開始向後退去，片刻間，退得一隻不留，那琴聲哨音也同時倏然而住。

神丐宗濤霍然站起身子，投去手中火把，冷冷的望了查玉一眼，振臂躍起，凌空疾飛，起落之間，就是兩三丈遠。

查玉俟宗濤走遠，才轉臉向徐元平望去，祇見他頂門上汗水隱隱，似是正値緊要關頭，心中暗暗忖道：看他神情，全身眞氣，似正聚集十二重樓，祇要我一掌擊中他身上要害大穴，立時就可以把他震斃掌下，此人不死，祇怕終是禍害，但此時殺之又覺可惜，如果白放過這次殺他機會，不知要到何時才能重遇？

一陣忖思之後，突然站起，暗中潛運功力，正待運掌擊襲徐元平背心「命門」要穴，忽聞身後響起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道：「少堡主手下留情。」

查玉右手疾從徐元平身後拂過，一股强烈的拳風，擊在數尺外一片向兩人停身處蔓延過來的火焰上，火頭應手而熄。

徐元平聞聲睜眼，查玉拳風已掠身而過，他側臉望望那被查玉拳風擊熄的火頭，相距自己盤坐之處，只餘下兩尺多遠，回頭看着查

玉微微一笑，流現滿臉感激之色。

閃電手查玉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怕驚醒徐兄用功，不敢起身撲滅火頭，才改用拳風擊熄火勢，想不到仍然把徐兄驚醒。」

一番謊言，說來不慌不忙，絲絲入扣，臉上神色自如，騙得徐元平深信不疑。

但聞嬌笑盈耳，疾風拂動火光，兩條人影捷如掠波燕剪般，穿入火圈之內，並肩落到兩人身側，正是雲夢二嬌丁玲、丁鳳。

這時，兩人的臉上都套着人皮面具，但衣着仍然如舊，一黑一白。

丁玲緩緩伸手取下臉上人皮面具，笑道：「少堡主機詐卓絕，口若懸河，縱是謊言，也說得若有其事，無懈可擊，愚姐妹有幸耳聆，佩服至極。」

查玉微微一笑，道：「賢姐妹不要誤會，兄弟一和徐兄相遇，立時請他去和二位相見，但徐兄執意不肯，叫兄弟有何辦法？」

丁鳳沉不住氣，一伸手取下人皮面具，目光盯在徐元平臉上問道：「這話可眞的麼？」

徐元平點點頭，道：「不錯。」

丁鳳心中大急，冷笑一聲問道：「你爲甚麼怕見我們，難道我們會吃了你不成？」

徐元平道：「我看不慣妳們三叔父那種冷暴之氣。」

丁玲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你是很討厭我們兩姐妹的了？」

徐元平雖然不懂她的話中含意，但却有一種本能的感觸，覺得這兩句問話之中，不是單純的好惡，不禁愕然相顧，沉默了半晌，答道：「那也不是，妳們兩姐妹都對我很好。」

只聽丁玲嬌笑一聲，道：「你既然不討厭我們姐妹，那我們可不可以和你們走在一起？」

查玉一皺眉頭，正想開口拒絕，忽然心中一動，趕忙改容笑道：「鬼王谷、查家堡一向不分彼此，賢姐妹肯屈駕和兄弟走在一起，我們歡迎還來不及……」

丁鳳冷笑一聲，接道：「才見了幾天面，就稱兄道弟起來，眞叫人聽着刺耳。」

查玉微微一笑，一語不發。

徐元平却瞠了丁鳳一眼，皺皺眉頭。

丁玲輕輕拍了妹妹一掌，道：「鬼丫頭，說話總是沒規矩的。」

查玉笑道：「大小姐不必苛責令妹，兄弟倒是很歡喜令妹的天眞無邪，直言無隱！」

丁鳳忽然嗤的一笑，道：「你覺得我說話好聽是麼？」

查玉道：「聲若鶯嚦，九曲百轉，聽來使人蕩氣廻腸！」

丁鳳嬌笑道：「那你是很愛聽了？」

查玉道：「如果兄弟無事，眞願聽上三天三夜。」

丁鳳突然一沉臉色，道：「你可知道我願不願意講呢？」

查玉道：「這個麼？兄弟就不知道了。」

丁玲白了妹妹一眼，叱道：「死丫頭，專愛講沒有用的話……」回過頭對查玉笑道：「我這位妹妹隨便慣了，查兄千萬不要和她一般見識。」

查玉笑道：「好說，好說……」話未落口，突聞衣袂飄風聲，花樹叢中陡然湧現出八個黑衣大漢，個個手提水桶，向蔓延的火勢上澆去，轉瞬之間，已把燃燒火勢完全熄去。

這突然間的變化，使得查玉不便再和丁氏姐妹爭論，目注來人，暗暗扣了一把蜂尾針，只要來人一動，立時先發制人。

丁玲、丁鳳同時移動嬌軀，擋在徐元平身前，運功相護。

那知現身的八個大漢，似是沒有看到他們一般，熄去火勢之後，立時轉身而去。

丁鳳目睹幾人背影消失在花樹中後，回頭對丁玲說道：「姐姐，怎麼這般人都似有眼無珠一般，難道他都沒有看到我們麼？」

丁玲也覺得有些奇怪，看來人步履矯健，身手似都不弱，何以竟目睹敵人，毫無反應，匆匆撲熄火勢就走。

但她生性沉穩，不解之事，從來不肯隨便出口，回頭目注查玉，笑道：「少堡主見聞廣博，想必已洞悉敵情，他們這般來去匆匆，不知何意？」

查玉道：「南海門的武功素以詭異見稱，想他們爲人，亦必是奸詐無比，熄去蔓延的火勢，是怕神丐宗濤這一把火，燒光了他們種植的花樹，見我們視若無睹，無非是想誘我們深入……」

丁玲道：「少堡主高見，使人佩服，但咱們既知敵人用意，不知是否讓他們趁心如願，深入腹地？」

丁鳳站一側聽得暗暗奇怪，忖道：「姐姐作事，一向果決，何以今宵大反常態，事事問查玉意見。」

查玉微一沉吟，笑道：「是否深入腹地，兄弟也難作得主意，這個麼，要請徐兄決定了。」

徐元平霍然站起身子，道：「既然來了，豈能就此而退，不如進去瞧瞧的好。」說完話，大踏步當先走去。

（未完・九）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上文提要：武小郎故意迎上假劉押司，告訴他發現了驚天秘密，假劉押司便請武小郎到酒館喝酒，除了給他吃喝外，還忍痛拿出五百両銀票，武小郎才將「浩然亭」有寶光衝天之事說出……假劉押司帶着成管事、于家神偷兩兄弟冒着大雪在亭裡找了半更次不見寶，假劉押司憤怒的出腿踢在一個玉櫈上，誤觸玉櫈機關，果然找到了寶塔，此際程、甘捕頭出現了……

盧小玉知恩圖報　張水柔醋意大發

盧小玉道：「良心上我也算沒有對不起張家姐姐了，武哥，我要履行我的誓言，便是有一天誰伸手援助我得報大仇的人，我便侍候他一輩子。」

武小郎聽得一怔，難怪盧小玉打扮一番才出現，但武小郎不是淫徒，他怎好接受盧小玉的愛？

「盧姑娘，我助妳乃是一腔俠義心，更何況妳又是我盧大伯的女兒，我怎好挾恩索報。」

「你並未挾恩索報，乃是我的誓言，老實說，你便是已經有了三妻四妾，我還是要侍候你一輩子。」

她把身子緊緊的貼上去了。

武小郎可急了，他低聲的道：「盧姑娘，妳等等。」

盧小玉道：「還等什麼？你嫌我？」

「不，不，我怎麼嫌妳呀，盧姑娘妳聽我說呀。」

「我不是已經在你懷中了，說呀！」

武小郎道：「第一件事便是幹下這滅門血案的眞凶尚未找到，妳的大仇仍然未報是不是？」

盧小玉道：「找出眞凶已是早晚之事了。」

武小郎道：「第二件便是我打算把妳送去十字坡，如果我二人幹下那件事被張姑娘知道不大好吧！」

盧小玉道：「我非去十字坡不可嗎？」

武小郎道：「非去不可，因爲我怕官府來人把妳也抬去埋掉就慘了。」

盧小玉忽的一嘆道：「武哥，你果然是個俠士，你並未爲我所迷惑，你令我好感動，只不過……」

武小郎急問：「不過什麼？」

盧小玉道：「爲了我的誓言，我決心跟定你了，武哥，這也許是我的自私，我要拖住你，我以爲只有武哥才會爲我把凶手找出來。」

武小郎道：「我盡力，但盧姑娘千萬別把我當成妳的男人，我……不配。」

盧小玉道：「是我不配，我……是個嫁過人的女人。」

武小郎見盧小玉又貼上來，便又道：「盧姑娘，妳身上的刀傷未癒，妳多保重。」

盧小玉道：「武哥，我不回去了，我在你這兒住下來，有機會出城去十字坡。」

武小郎道：「今夜妳還是先回去住在棺材中，盧姑娘，天快亮了，我需要好好睡一覺。」

苦澀的一笑，盧小玉道：「我理解，因爲有我睡在你身邊，你是睡不穩的。」

她轉身往外走，一邊還回頭衝

着武小郎凝視着直到她出了門口。

武小郎未再走出門，他心中緊張，他也想得多，看起來這兒沒事了，但他却隱隱覺得有一種不祥之兆。

他以爲他走了桃花運，走桃花運的人不是要破財，就是會倒楣，甚至會喪命。

武小郎直不楞的坐在床上，他半天也難閉上眼。

武小郎用手去摸右邊眼皮，他罵了一句：「他娘的，跳得眞厲害。」

武小郎用力揉眼皮，又喃喃的道：「左眼跳財，右眼跳災，奶奶的，前幾天左眼跳，跳了許多銀子來，今夜右眼跳起來，操，這是不祥之兆呀！」

武小郎半天睡不着覺，他迷惘了。

*　*　*

武小郎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他是被一陣嘈雜聲吵醒來的，武小郎聽得有人呼叫聲，好像就在大院中。

於是，他急急忙忙的起來了，拉開房門，他嚇一跳，好傢伙，今天來了這麼多的人。

武小郎剛走到大院邊，人羣中程捕頭過來了。

「武小郎，太爺命人把死的八具棺材中屍體今天就入土爲安了。」

武小郎道：「不可以。」

程捕頭一怔道：「你說什麼？」

武小郎道：「今天不是黃道吉日呀！」

程捕頭叱道：「你還知道黃道吉日呀，小子！」

武小郎道：「天下大雪呀，城外雪地不好走哇！」

程捕頭道：「噫，你好像關心起死人來了。」

武小郎道：「沒有那回事，我只是……」

程捕頭道：「只是什麼？難道早點把死人爲土爲安，你還不高興？」

武小郎道：「我高興呀，我……」

他的話未完，忽的後院傳來叮噹噹聲，武小郎急問：「喲，後院在幹什麼呀！」

程捕頭叱道：「去，去，多事，棺材上釘才能抬出去下葬呀！」

武小郎一聽大驚失色，他急得大叫：「老子不幹這看門房的工作了，你們另請高明吧！」

程捕頭道：「本來就不用你了，武小郎，你收拾一下走人吧，這一回大門上封條，這兒不再來人了。」

武小郎一聽，立刻奔入門房中，他把他的一切行頭背身上，當然少不了他的那把刀。

武小郎又走出門房外，他不出大門而往後院走，程百里立刻大聲叫：「武小郎，你去那兒？」

武小郎道：「我在此住了十來天，我去謝謝那些死了的人呀！」

「你謝死人？」

「怎麼了，不可以？他們在我看門房的時候不來嚇唬我，他們是愛和平的人，比有些活人高尚得多了。」

他說完立刻往二院奔去，程百里冷笑道：「這小混混，娘的，他中邪了。」

武小郎拚命跑到二院裡，已見有人把棺材抬往廂房外，他一個箭步奔上去，只見四個大漢正在用繩索綑紮盧小玉的那口棺材了。

武小郎走上去，他拍着棺材大聲叫：「你放心，你放心，我武小郎跟你走了。」

四個大漢一聽哈哈笑，這小子是不是被厲鬼嚇瘋了，要不然怎會要與死人一齊走？

棺材抬到院中央，武小郎眞擔心盧姑娘會在棺中彆得慌，萬一棺中不透氣，再埋地下非死人不可。

武小郎急了，他忽然自懷中取出二十兩白花花的銀子擧得高高的，大叫道：「伙計們，你們聽清了，我這兒有的是銀子呀！」

嚄呀，所有抬棺漢子們圍上來了，武小郎立刻又大叫道：「這些死了的人早就要入土爲安了，只爲案子未破才停屍在屋中，我在這兒看大門，夜夜聽得哭泣聲，我不怕，因爲我是好人吶，我這兒出銀子，那一個棺材抬得快，我便賞銀二十兩，伙計們，開始啦！」

他這麼莫名其妙的一吼，大門下程捕頭也聽到了。

程捕頭奔進門才一半，一口口棺材擠擠蹭蹭的抬出大門來，抬棺的走得快，一個個的口中直叱喝：「閃開，閃開，撞了不負責。」

八口棺材抬出來，出來便往城外跑。

程捕頭大叫：「喂，武小郎，你是不是有毛病？」

武小郎理也未理他，只把眼斜了一下。

他跟定了盧小玉的那口棺材走得快，這年頭有誰見過抬棺的用跑步，死人也會被顛活過來。

八口棺材沿路跑，引起路人也哈哈笑，一口棺材四人抬，吼吼叫着出了城，這是去下葬，既無送葬人，也沒有吹鼓手，王員外一家人死得眞寒傖。

泰山縣城北有個黃土坡，那兒也算山明水秀之鄉，聽說這兒有一半田地是王覺的。

八口棺材早經說定了要埋在這

黃土高坡上，當棺材抬着抬上山崗的時候，挖坑的才挖一半深。

眞叫妙，八口棺材抬棺的人好像路上商量好了似的，到這黃土坡，大伙一齊排隊上山坡，誰也別先走一步，那個先往坡上走，死了下輩子變老狗。

於是八口棺材哼哈咳的好像在操兵一樣，一二一的一齊到了坡頂上。

八口棺材放下地，三十二個抬棺的便把武小郎圍住了，有個大個子哈哈笑，他伸出大手就要錢。

「兄弟，咱一看你就知道你是君子，說出話來帶鏗聲，大丈夫就是你這樣。」

一笑，武小郎道：「別多說，我知道你們都是窮哈哈，放心啦，每口棺材二十兩，我一個也不會少，只不過快快埋了你們走。」

那大漢似乎是頭兒，聽了之後哈哈笑道：「兄弟，一切有步驟，你一邊等着瞧。」

便在這時候，有兩個捕役也來了，他們是代表官方來監督埋人的。

這二人也認得武小郎，二人走過來，其中一人對武小郎道：「喂，咱們捕頭說了，你不用再去王宅看大門了，你被解僱了。」

武小郎道：「我早就知道了！」

便在這時候，八口棺材齊入土，入土以後再掩埋，那一劏劏的土好像堆在武小郎的身上似的。

武小郎見差不多了，他一聲大吼：「要銀子的快過來，操他娘的，晚了要出事。」

「出事？出甚麼事？」兩個捕快一瞪眼。

武小郎道：「爲甚麼不出事，八口棺材中八個厲鬼呀，天黑就會冒出來，你們不怕呀！」

兩個捕役嚇得一瞪眼，忽見埋土的人又圍過來了，這些人等着拿銀子。

兩個公差捕役慢吞吞的取了一把碎銀子，小心翼翼的分給這些抬棺材的人，算一算每人半兩還不到。

「好了，好了，回去啦！」兩捕役說完先自下土坡去了，他們不想留下來。

抬棺人不走，他們等着武小郎給銀子，他們拚命抬棺跑出城，這光景不是開玩笑，一個個累得伸舌頭。

武小郎摸出一張大銀票，他揚揚手道：「各位苦哈哈，我會賞你們二百兩銀子，去換了大家分吧！」

嚄呀呀，三十多大漢怔住了，便挖坑的八個大漢也一樣的幾乎不相信。

武小郎突然猛一吼：「快走，再不走我一個錙子也不給你們。」

抬棺的、挖坑的，噢噢大叫着：「走哇！」

看吧，一個個比賽着下山坡，有幾個還連滾帶爬的直叫：「等等我！」

這光景令武小郎好傷心，銀子這玩意兒，說他好嘛，還眞不錯，神仙也哈哈，能使鬼推磨，說它不好吧，這世上天天有人爲銀子拚性命，害死不少苦人。

武小郎看着已跑下土坡的這些人，便心酸酸的想着，如果自己有座銀山，他一定分給天下的窮人。

＊　＊　＊

土坡上不見人影，武小郎一聲大叫：「盧姑娘呀，我來救妳了。」

只見這武小郎迅速地認準那個埋盧小玉棺材的土坑拚命地用雙手挖起來。

「快！快呀，我的媽，千萬別死掉！」

武小郎一邊雙手用力挖土泥巴，一邊口中喃喃的叫！

武小郎把黃土堆得高，他後悔爲甚麼剛才不叫那些人留下一把鐵鍬。

好一陣狂挖之後，總算挖到棺蓋了，武小郎已在坑口叫道：「盧姑娘，我來救妳了。」棺材中沒回音，武小郎可也急了，他再叫：「盧姑娘呀，妳可千萬別出事，妳馬上就重見天日了。」

只是他再叫，棺中仍然沒回音。

「死了，死了，怎麼辦呀，天爺！」

武小郎眞的發了急，他見棺木上已上了木釘，立刻拔出他的刀來對準棺上的木釘一陣砍。

每口棺材四個木釘分別釘死在兩端，那地方的規矩，兇殺而死的人棺材不能釘鐵釘。

武小郎忙着把木釘先砍斷，他吃力地把棺材蓋往一邊錯，土在一邊阻得緊，武小郎再把棺蓋斜着推，沙沙一陣响中，他忙着低頭看棺內，這一看他可怔住了！

武小郎不但楞住，而且他也吃驚的呼叫：「人呢？人到那兒去了？」

原來棺中已不見了盧姑娘，盧小玉根本不在棺材裡，倒令武小郎白白的忙乎一場，還失了白銀二百兩。

武小郎只不過一楞間，他忽的哈哈笑了。

「哈……盧姑娘必是聽到要埋棺材，她事先便找地方躲起來了。」

武小郎並不急着走，他急急忙忙的再把棺材蓋妥，更把黃土再堆起來。

武小郎把新墳弄妥後，他雙手

拍拍身上的土，嚄，他唱起山歌下山崗了。

「東山吶一把青，西山吶一把青，姐兒山上打燈籠，姐兒山上等呀等，等到呀東山天上的星星到了西山頂，你要問姐兒她來的甚麼人喲，嗨！她等的當然是她的心上人呀，嗨……嗨……」

武小郎的歌聲不怎樣，老山東的山歌沒唱錯，唱完山歌他哈哈笑，嚄，連蹦帶跳的又回到泰山城中了。

＊　＊　＊

武小郎進城的時候天已經黑呼呼了，如果不是地上盈尺積雪反的光，路上不小心還眞會掉到水坑中。

怎會掉水坑？因爲水坑也凍了！上面一層雪！

這年頭就有那麼巧的事，武小郎剛經過那家酒館，就聽得酒館中傳來一聲罵：「娘的老皮，這些天陰風慘慘，陰氣上身，辦甚麼案子都不順手。」

武小郎只一聽，便知道是程捕頭的吼罵，他仍然還是要進去，因爲他也需要弄些吃的喝的。

武小郎也打定主意，他要再去王家凶宅，他知道盧小玉正在那兒等着他回去。

盧小玉是不敢大着膽子走出王家大宅的，人們都知道王覺一家人被人害死了。

＊　＊　＊

武小郎輕悄悄的掀起那個像棉被的門帘子，好一股冷風吹進去，便也把酒館中的客人引過來了。

程捕頭也瞧見武小郎了。

「喂，小子，過來，今天我請你喝一杯。」

武小郎哈哈笑了，他現在的心情好極了。

只要盧小玉無恙，他當然高興。

＊　＊　＊

武小郎才不會把大好的時光浪費在酒館裡，只不過程捕頭要請他喝一杯，他是不會拒絕的。

武小郎走到程捕頭桌前，他笑笑道：「大人今天請我吃酒，太好了，武小郎叨你幾杯！」

「坐，坐下來我有話問你。」

武小郎坐下了，他自己斟上酒，道：「大人，你有話呀，公事私事？」

程百里道：「我聽說你花了二百兩銀子送給抬棺材挖坑的那些人呀！」

「是呀，大人，這不犯法吧！」

「當然不犯法，只不過我就想不通，你身上那條筋鬆了，我那些苦力們開心呀，你叫他們賽跑。」

武小郎猛喝一口酒，道：「大人，你聽了別生氣！」

「我不會生氣！」

武小郎道：「王員外招誰惹誰了？不就是因爲他存了一件寶物呀，合着被人把一家大小八口人砍了，人死了就該早早入土爲安吧，娘的，一具具棺材擺後院挺屍，便是死了也不安，這是甚麼世界呀！」

程百里沉聲道：「事情好像被你這小子知道了。」

武小郎道：「你們在後院打打殺殺的，我是猜呀，我是被你們吵醒了聽的，我不能塞住耳朵吧！」

程百里道：「我就是事情弄砸了才來買醉的，來，武小郎，碰一杯。」

武小郎舉杯道：「乾！」

「叮」的一聲，二人猛乾一杯，程百里又道：「武小郎，你爲甚麼要花二百兩銀子，我知道你這些天發了小財，可是你也未免太大牌了，出手就是二百兩，你圖甚麼？你比王員外在時還大方。」

武小郎道：「大人，那銀子花了再找，我武小郎同死人共處十多天，大家相安無事端，我曾對死的人許心願，有一天能爲他們做些甚麼，大人，對死者而言，有甚麼比把他們早早入土爲安重要？」

「所以你叫他們賽跑？」

「也是我僅僅能做的一件大事情。」

程百里哈哈笑了。

武小郎道：「大人，吃了你三杯酒，有句話我不說不痛快。」

「你說吧！」

武小郎道：「你大人實不該在那個時候動手抓人的。」

「我打算人贓俱獲。」

「屁，我早就說過，那四個人都是高來高去的人物，你弄些捕役管甚麼用？」

程百里道：「所以我在後悔呀！」

「你後悔吧，我走了。」

程百里道：「喂，武小郎，我問你，你知不知道四人之中除了假的劉押司之外，另外三人……」

武小郎搖搖頭道：「我天天夜裡睡大覺，不知道！」

他是不會把看到的事對程百里說的。

於是，武小郎愉快地走出酒館，他可不能再稍停，因爲他必須回到王家大院去找盧小玉。

＊　＊　＊

武小郎匆匆的奔過大街到北頭，這時候街上行人少，大雪天人們早就關緊門烤火取暖去了。

武小郎轉入後街荒涼的北牆角，他抬頭看，大門上已經由官府上了封條，他只是微微一笑，便繞到了後院牆。

王覺的院牆一丈八尺高，這可

不入武小郎的眼裡，他只兩臂稍張，人已到了院子裡面了。

武小郎到了院中左右瞧，灰蒼蒼的大院中有些陰森森的怪嚇人，但武小郎的膽子大，他立刻奔到左邊大廂房，人未到先呼叫：「盧姑娘，我來了。」

大廂房中不見人，倒令武小郎吃一驚，於是，武小郎立刻每個地方他都找，他甚至也找到院角處的大灶房。

武小郎進了灶房四下瞧，天黑黑但鍋灶似乎有火苗。

武小郎心一動，急忙用木棍去撥弄，只見果然火苗子未熄掉，這顯然是有人在此燒過東西。

「奇怪了，盧姑娘去甚麼地方了？」

武小郎嘴巴咕噥着走到前院，再抬頭看向大門房，那地方他曾住了十多天，是不是也上了封條呀！

於是，武小郎不由自主的走過去，他站在門房下再細看，門上未曾貼封條。

武小郎伸手去推門，「呀」的一聲門開了，門開的不是誰，而是屋中的人。

武小郎吃驚的往後閃！「誰？」

「是我呀，武哥！」

武小郎雙目張得大，果然房中是盧小玉，他笑了！

盧小玉也笑，她伸手：「進來呀，武哥！」

武小郎當然進去，他剛進門便聞到一股子香味道。

盧小玉已把桌上油燈點亮了，只見桌上已擺了兩道菜，杯子筷子有兩雙，暖酒一壺放一旁，盧小玉提壺爲武小郎斟上滿滿一杯酒，再爲自己也斟上。

武小郎已木然的說不出話來了，因爲他發覺盧小玉經過打扮更漂亮迷人了。

盧小玉舉杯道：「武哥，我敬你！」

武小郎忙應道：「不敢當！」口中說着，還是舉杯喝了一滿杯。

只這一杯酒入肚，武小郎開口了：「盧姑娘，妳眞把我嚇死了，還以爲妳在棺材中被人抬出去埋掉吶！」

盧小玉道：「武哥，當時我看你急的樣子，眞想立刻告訴你我不在棺內，可是……」

「當時？當時妳在甚麼地方？」

盧小玉道：「樑柱上，我躲在樑上暗處，我聽到人聲，我也聽到他們是來抬棺材掩埋，我急了，便躲在樑上，我發覺你來，可是他們那麼多人，我沒機會向你說呀！」

武小郎微微笑了。

盧小玉抬起筷子道：「武哥，我知道你會跟去的，你也會挖開棺救我，在你發覺棺內空的時候，你就會回來這裡找我了。」

武小郎道：「我也花了二百兩銀子。」

盧小玉感動地道：「我只能做兩樣菜等武哥回來吃，吶，你嚐嚐，這是我做的板鴨栗子與炸香腸，這兒只有這兩樣東西。」

武小郎舉筷吃着，不住的讚道：「好吃，好吃！」

盧小玉道：「我以後常常爲你做好吃的。」

「常常？」

「我是武哥的人了！」

武小郎道：「這怎麼行？」

盧小玉道：「我已是無家可歸的人了，人們早把我當成已死的人，武哥如果不收留我，我只有死路一條了。」

武小郎道：「慢慢來，盧姑娘，你忘了妳還等着報這血海深仇呀！」

盧小玉道：「我已明白，我這血海大仇家不是滄州的司馬亮，也不是官家下毒手，這件事還得仔細去訪查，所以啦，我只有找武哥幫我了。」

武小郎道：「我是當然要幫忙的，只不過妳又何必以身相許，而我……」

盧小玉道：「如果我是武哥的人，這血海深仇我更加放心有你爲我去找兇手了，是不是？」

她還眞的坦白，武小郎却猶豫了！

這壺酒眞管喝，二人喝到三更天，盧小玉宛如小婦人般溫柔，她起身到床邊去收拾，她的動作眞細膩，放了枕頭鋪了被，拍拍床墊弄平坦，然後走近武小郎。

這光景武小郎發了楞，好像今夜不太平了。

盧小玉面對武小郎微微笑，她的手去扶武小郎。

「起來吧，起來上床睡覺了。」

「我睡覺妳怎麼辦？」

哈哈一笑，盧小玉道：「你睡了我才能睡。」

「妳……去那兒睡？棺材抬走了。」

「傻子，我當然同我的男人睡呀。」

武小郎道：「妳身上七處刀傷……未癒……」

盧小玉道：「這些天有你幫我忙，已經差不多好了。」

「眞好了？」

「要不然我怎能騰身躲在三丈高的橫樑上呀！」

武小郎道：「聽妳說，妳只是學了盧大伯的一點點功夫，妳原來……」

盧小玉道：「人嘛，不能太吹噓，你知道，我公公王覺也是功夫不錯的，可是來的人太厲害。」

她見武小郎站起來，便主動的爲武小郎解衣帶，武小郎想閃躲也難了，這地方實在太小了。

「盧姑娘，妳的這個決定令我很爲難呀。」

盧小玉道：「我知道你擔心什麼。」

武小郎道：「妳知道？」

盧小玉道：「我知道，武哥擔心的是十字坡，十字坡的張姑娘，對不對？」

提起張水柔，武小郎還眞的心一緊，張水柔粗手粗脚粗綫條，一行一動宛如個大男人，膽子大心又狠，便是大牛也動手宰，那當然她也殺人，而且殺人如宰鷄。

武小郎以爲張水柔雖然對他還不錯，但如果涉及男女關係，說不準張水柔會殺人，這明裡動刀可以防，暗中黑心必遭殃。

武小郎想到這地方，他頭皮打了結的有些痲。

盧小玉却又笑笑道：「武哥呀，你放心，咱們過一天回去十字坡，你放心，我必叫張姑娘更高興地收留我，你安心啦！」

武小郎道：「妳有什麼好辦法？」

盧小玉道：「有哇，只是此刻不能說，說了以後就不靈光了。」

武小郎無言以對了，他拉開舊棉被，一個鯉魚躍龍門便鑽進被子裡了。

「噗」的一口吹熄了燈，盧小玉眞的快，波斯貓般的扭動一下腰肢便也躲進武小郎的懷中了。

武小郎不敢動，口中默唸阿彌陀佛，他活脫像僵屍。

想也明白，武小郎此刻只求個色而不淫就安了。

然而事情不是他想的，盧小玉在被中抱緊了武小郎，她口中唸着兩個字：「武哥！」

一個口中阿彌陀佛，一個口中叫武哥，這時間一久便沒有聲音了。

沒聲音並不表示二人睡覺了，四隻眼睛睜得大極了。

挺冷的天怎麼會全身發了燙呀，那當然是這二人過於緊張了。

武小郎就覺得着不一樣，當他同張水柔在一起的時候他是既輕鬆又愉快，叫他怎樣就怎樣，隨心所欲的多自在，那張水柔又是很坦白，什麼姿勢也作得出來，這二人邊造愛邊逗樂子，好像天下只有他二人最可愛。

然而此刻不一樣了，武小郎僵了，便雙手也不知擱在什麼地方才適合。

被窩中只有盧小玉在扭動着，盧小玉的身子眞光滑，武小郎被她抱得實在喘不過氣來，他半天才吐一句話：「盧姑娘，妳會後悔的。」

盧小玉的面頰熱呼呼的貼在武小郎的胸口上：「武哥，你就叫我後悔吧！」

武小郎並非魯男子，更不是坐懷不亂的人，便是聖人吧，也經不起美女三聲嗲。

武小郎一狠心一咬牙，決定這以後把王家凶宅的擔子攬上身了，於是……

於是他在下了決定以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的雙手會動了，再也找不到沒有放手的地方了，他的身子也會扭了，一扭扭在盧小玉的身上了。

盧小玉很會逢迎，她接受了武小郎，她也忍不住的落淚了。

男人嘛，一旦到了這個節骨眼便什麼也不顧了，便是盧小玉落淚，武小郎也未發覺，他是閉上了眼睛在「蠻幹」，別看這個單人小床，還眞的經得起床上二人的折騰，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平靜下來。

這一夜對武小郎而言眞是五味雜陳呀！

＊　＊　＊

天才剛剛亮，武小郎便與盧小玉二人雙雙要走出王覺的這座凶宅了。

就在大院中，盧小玉抬頭看向正廳屋脊上的那座三尺高的雕塔，這是北方有錢的人家蓋大房子在屋脊上的特別裝飾物，有的會立上三座神像，乃福祿壽三星是也，但王覺的宅中前後正廳上却是立的兩座塔，那意思乃是用以鎭宅而求平安之意。

盧小玉抬頭看了一陣，武小郎在她身邊道：「盧姑娘，妳在看什麼？」

盧小玉道：「武哥，你瞧屋脊上的中央。」

「那是一座雕的寶塔。」

「是的，是寶塔，我公公每天都會抬頭看着屋脊中央的那座塔，而且一看便是一個時辰之久。」

武小郎忍不住的仔細看去，他覺得那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上了彩的琉璃塔而已。

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傳來人聲，武小郎忙拉過盧小玉，兩個人往後院中奔去。

兩個到了後院中，盧小玉指着一間堆了雜物的小屋子道：「武哥，那屋子有個地窖，平日放了酒罈地瓜大白菜之類，如今可以躲躲人。」

武小郎便與盧小玉走進去了。果然，那地方有一堆雜物堆牆邊，一塊大木板被一些東西壓着。

武小郎道：「咱們別入地窖裡，快到屋樑上躲起來。」

盧小玉抬頭看屋樑，道：「樑上太髒了。」

武小郎已躍在樑上了，盧小玉

一看，也只好一躍而上，她與武小郎又抱在一起了。

就在二人剛躲好，後院已傳來人聲，聽起來有三四個之多。

有個人的聲音武小郎一聽便知道，那是程捕頭的聲音，姓程的果然又來了。

就聽院中程百里道：「今天先在這後院中找，你們要仔細的找，什麼地方也別漏掉。」

「是！」三個捕役齊聲應，三個人分向三個地方開始在這後院找起來。

武小郎就弄不懂，程百里又來找什麼？那些翡翠玲瓏寶塔不是已經被那假的劉押司弄走了嗎？

盧小玉却冷冷低聲耳語：「武哥，姓程的想發財，他率人前來找我公公的存寶了。」

武小郎只有點點頭，忽見院中一人走到這間小屋外，他雙手一推，「轟」的一聲門開了。

這捕役走進來先是左右瞧，他也抬頭看，嚇得樑上二人縮一邊，捕役撥弄地上雜物哈哈笑了。

這人雙手把地上的東西撥一邊，立刻去掀那塊大木板，於是，地上露出個地窖來了，他一高興便叫起來：「找到了，這兒有個地窖呀！」

很快的，程捕頭當先過來了：「在那兒？」

「大人，你瞧這地窖。」

「下去瞧瞧。」

那捕役跳到地窖裡他叫了：「好像伙，這兒堆了很多酒罈子。」

「搬上來！」程捕頭這是下命令，地窖中的捕役應的聲音有精神：「是，大人！」

於是，另外的兩個捕役也過來了。

程捕頭對他二人也吩咐：「幫着把地窖中的酒搬出來，娘的，有酒用得着，喝了酒再找王覺的金庫。」

原來他們是來找王員外的存金了。

＊　＊　＊

一罈罈糯米黃酒搬出地窖，數一數就有二十多罈，每一罈二十斤，程百里已笑哈哈的道：「太好了，一大早喝這樣的酒最補身，來，咱們開上一罈酒喝個夠。」

三個捕役也笑開懷了。

糯米黃酒喝多了也不傷身，二十斤黃酒喝完，程捕頭當先笑起來，道：「娘的，你們這是在幹什麼呀？」

他說話舌頭發硬，聽得一個捕快笑道：「大人呀，問你自己呀！」

程百里搖搖頭道：「我……我忘了。」

三個捕役聽得笑起來了。

這時候，躲在樑上的武小郎就知道程百里喝醉了。

＊　＊　＊

天色已大亮，街上已有行人，程捕頭叫捕役把酒放妥之後便率領三人回衙門去了。

武小郎與盧小玉二人今天是走不了啦，想出城，那得等天黑了才好行事。

雖然今天走不了，武小郎却不寂寞，盧小玉很會侍候他，兩個人相擁在一起，比新婚夫妻還甜蜜。

就在這天過午不久，王員外的這座凶宅附近忽的出現一個人，這人繞到後大院左右看看沒見人，雙臂一掄間，人已落在後院中了。

這人穿着很樸素，藍短襖黑棉褲，足上一雙老棉靴，細腰上紮了一根綠腰布帶，兩把尖刀反背插，只見他左右稍稍一打量，立刻跳到右廂門，這人原打算推門的，但見門上貼了尺長的封條，於是他口中低低的「噫」了一聲。

直待這人半側面，才看見她原來是個女子，十字坡她苦等十整天，她心想，武小郎也應該辦完了事回去了。

張水柔隔着窗子看廂房，廂房中什麼也沒有，原來的棺材也不見了。

「噫，怪了，人呢？」

張水柔到處看一遍，她最後才走到前大院，張水柔正在左右瞧，忽的傳來一聲笑，笑聲只一聽，就知道是女人的細膩聲，她怔住了。

女人房中笑，房中必然另有人，這人會是她的武小郎嗎？小郎不會這個樣吧？

張水柔足尖點地走鶴步，悄無聲的走到門房外，她把耳朵貼門板，聽得她幾乎要把肚皮氣炸。

房中傳來盧小玉的聲音道：「張姐肚量大，我拿她當老姐尊敬她侍候她，我處處讓着她。」

「妳不知道呀，她殺人手段嚇死人，妳們還是別見面，另找地方住下來。」

房中的武小郎只說了這麼幾句話，嚄呀，那門房發出彭的一聲大震，門被踢開了，張水柔冷冷的看進去，她的臉色泛了青。

武小郎就不會見過張水柔臉上這種顏色，房中的床上，舊棉被中兩個人，兩個人和衣蓋着被，此刻見張水柔出現，床上兩人立刻坐直身子發了呆。

張水柔一聲冷笑道：「好哇，你們兩個夠快活的呀，難怪不回十字坡。」

武小郎哈哈笑了，道：「知道妳會來，哈哈哈！」

一怔，張水柔道：「知道我要來，你們？」

武小郎道：「這是故意叫妳看見的。」

張水柔道：「你們在弄我？擺個這模樣打算氣氣我？為什麼？」

武小郎道：「為什麼？因為妳吃醋才夠美呀，哈！」

盧小玉走下地，她走到門口伸手拉住張水柔，道：「進來，張姐，外面好冷。」

「我熱血沸騰，我快要氣出汗了。」

張水柔看看床上的武小郎，又道：「我吃的什麼醋？」

武小郎道：「妳已經氣得臉泛青了。」

盧小玉道：「武哥，別欺騙張姐了，我們已經好過了，為何還騙張姐，我們求張姐諒解吧。」

武小郎正在動心機只一半，盧小玉這麼兩句話，他立刻啞口無言了。

張水柔忽的冷冷笑，道：「好呀，妳承認搶走我的男人了，是嗎？」

盧小玉道：「張姐，我有苦衷呀，我們的爹娘當年梁山聚義，我們……」

「別給我說過去，妳已不夠資格說過去了。」

她重重的看了盧小玉一眼，又道：「我死也不會放棄我的武哥，盧小玉，妳我只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什麼辦法我都答應。」

「好，妳出來。」

盧小玉坦然的走到房門外，只見武小郎滿臉楞然的也跟着出來了。

武小郎發覺張水柔反手拔出兩把尖刀來，他吃一驚。

盧小玉不驚，她還上前一步笑迎着，道：「張姐，妳如果殺我，我不回手，但求妳一件事。」

一怔，張水柔道：「求我一件什麼事？」

「為我找到滅門凶手，為我們王家報此血海深仇。」

張水柔道：「我為什麼要替妳報仇？我恨不得殺了妳。」

盧小玉道：「為了武哥吧，如果為了武哥，妳是不是答應我的要求？」

張水柔毫不思索的點點頭，道：「為了我的武哥，我什麼也做得出來。」

盧小玉把雙目一閉，道：「張姐，妳出刀吧，我死得十分安心，我也不會恨妳的。」

武小郎道：「這怎麼可以呀，咱們前輩一條心，輪到咱們就相殘呀，不可以。」

張水柔道：「武哥，我雖然殺人不眨眼，但還不會如此對付盧小玉。」

她舉着手中兩把尖刀，又道：「盧小玉，妳看看，我手中拿的是什麼？」

「兩把尖刀。」

「對，妳接着一把。」不等盧小玉回應，尖刀已飛向盧小玉，張水柔見盧小玉接刀在手，便又一聲冷笑，道：「想要同我武哥在一起的女人，這個女人必須有兩把刷子，妳如果打敗我，我就帶妳回十字坡，天長地久的咱們二人侍候他。」

此言一出，盧小玉雙目一亮道：「張姐呀，妳就是一位大肚量的女人嘛，我敬佩妳！」

張水柔道：「妳先露幾手我瞧瞧。」

「咻」的一聲起處，張水柔的尖刀直取盧小玉的前胸。

這個女人喜歡開膛破肚，出刀盡是要害處。

這光景最擔心的便是武小郎，他擔心盧小玉不出十招就會挨刀殺，他打算找機會攔住二人殺下去，然而，兩個女子殺在一起眞好看，尖刀之外也動拳脚，武小郎看了十招已過，二人仍然秋色平分，他安了。

那張水柔越殺越潑辣，她出氣粗重幾乎要開罵，那盧小玉花蝴蝶似的閃展騰挪不搶攻。

這兩個女子從前院殺到後大院，武小郎急得直搓手，他幾次想叫未出口，因為他發覺盧小玉祇守不攻，張水柔一路狂殺未稍停，這光景祇要兩個不對殺，大概不會出太大的紕漏。

便在這時候，張水柔忽的一聲尖叱：「我看妳還不攻進來。」

就在她的叱吒中，祇見她刀法一變，一片冷焰抖撒得二人之間無數碎芒出現，盧小玉手中尖刀撥七次，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尖叫：「噢！」

盧小玉的手背上被尖刀劃了一道血口子，張水柔發出冷笑道：「妳攻不攻呀，殺！」

又見一片冷焰出現，盧小玉仍然不回攻，她被逼到牆角處，忽的拔身上了房。

張水柔舉刀冷冷道：「妳躲到天邊也休想躲得掉。」

說着，她搖晃雙肩也到了屋頂上，於是，兩人由矮屋再殺到正廳的屋頂上，兩個人在屋頂上殺起來了。

盧小玉殺了十幾刀，她忽的道：「張姐，我不得不回手了，妳小心吶！」

張水柔道：「少來，妳盡管出刀吧！」

盧小玉果然開始搶攻了，她發覺她已很有肚量了，對方為甚麼苦苦追逼，那就殺吧！

（未完・九）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 小五子在嬌嬌阿姨引領下進入八邪的無憂洞，小五子表態要借未婚妻小彩同去「別家寨」顯威風。十年後的今天，文公度、石老三等八邪見小五子已長得一表人材，但必須考驗小五子的「才幹」是否夠「惡」，可否治「邪」，更要考核小五子的武功如何，小五子要出「拔陽回生氣功」，令文公度等驚嘆不已……

名義之上爲夫妻　不知原來一家親

小彩笑道：「老禿子伯，我要出門去了，這一回可以玩十天，好棒啊！」

老禿子並未笑，他還是看着小五子。

小五子笑笑，道：「老禿子，聞得你的醫術高明，下回來，必定向你討教！」

老禿子臉色凝重的道：「你是……你是……」

小五子道：「我叫小五子，是小彩的未婚夫。」

老禿子雙眉一挑，道：「胡說，你不可以！」

小五子怔了一下。

小彩更是笑嘻嘻的道：「老禿子伯，你不能叫我永遠住在無憂洞陪你吧？」

老禿子沉聲道：「你們是去結婚？」

小五子道：「那得一年後！」

老禿子正要再開口，又聞得嬌嬌聲音，道：「等等，等等我和你們一齊走！」

老禿子不開口了。

他不敢再開口了，如果他不想活的話，他就會說出他心中的秘密，但是，他還不想死。

嬌嬌已到了洞口了，她瞪了老禿子一眼，道：「開門！」

老禿子不敢多言，忙又走進洞室中去指揮兩個大漢開洞門。

於是，無憂洞緩緩的移動了，擋着那塊巨石右移開尺半寬一個洞口，一縷陽光照進來，便也吹進一股江風。

嬌嬌先伸頭外面看，身子一偏便出了洞。

小彩與小五子便也立刻跟出來。

無憂洞馬上又關起來。

嬌嬌祇一打量四週，便率領二人找到小舟。

嬌嬌笑道：「小五子，你去過別家寨？」

小五子搖搖頭。

嬌嬌道：「那麼，這次去了以後，一定要先摸清別家寨的內部情形，尤其是別家寨的銀子放在甚麼地方！」

小五子笑道：「嬌嬌阿姨很喜歡銀子，不過，這件任務應該交給小彩去辦！」

小彩道：「爲甚麼要我去辦？」

小五子道：「你跟別浩進入別家寨，當然有機會找到別家寨的庫房！」

小彩道：「我祇幫你騙過別浩，讓你賭贏劉石頭，還眞的要坐花轎上別家寨？」

小五子道：「本來祇騙騙別浩的，可是文公度幾個要用快刀洗一洗別家寨，我的計劃便得加以删改了！」

小彩道：「我明白了，你叫我跟別浩去別家寨，約定時間裏應外合，是嗎？」

小五子道：「我就是這個想法。」

搖船的嬌嬌哈哈笑，道：「這個主意我贊成，哈哈哈，他日江湖上有你二人在，一定十分熱鬧，哈……」

小五子也笑，他笑得十分開懷。

小彩沒有笑，她不是不想想笑，祇是她笑不出來。

老禿子就會告訴她，那日老禿子聽到的，她是大俠南英的女兒，被嬌嬌抱進無憂洞的。

既然父親是大俠，自己却怎肯變邪惡之人？

小五子的人長得不錯，祇可惜他是個小惡人。

小彩漸漸的大了，她慢慢的體會出善惡來了。

但她也十分明白，如果此時違背文公度幾個人，她一定活不成。

在她的心中，她還存着感激文公度幾人之心，是文公度幾人收養了她，同時也給了她報仇的機會。

有一天她要爲她的娘報仇，爲她的父親南英報仇——她還不知道，南英中了嬌嬌的毒，幾乎眞的埋骨在兩狠山。

小彩更不知道，小五子就是她的親哥哥，就像小五子也不知道小彩就是他親妹妹是一樣。

在小彩的心中，她很喜歡小五子，但她却不願意自己的丈夫是個惡人。

她寧願不嫁人。

等到有一天她的武功學成，她便立刻遠走高飛，但眼前她却不能走，她還未練成「摧陰滅絕氣功」。

嬌嬌領着二人來到土屋前，小五子立刻拉過馬來，道：「我們要走了。」

成器從屋子裏奔出來，吼道：「文公度眞的答應小彩跟他走？」

嬌嬌已笑迎上去，道：「快去準備準備，我們也去青龍鎮！」

成器道：「幹甚麼？太平日子過膩了？」

嬌嬌道：「活動活動筋骨也不錯，何況還是爲了別世雄的銀子。」

成器道：「一聽有銀子，你就暈頭轉向不知東南西北了，眞是與生俱來的老毛病。」

笑笑，嬌嬌道：「我的成器，這幾年我對你可夠客氣了，你看我同那個男人在一起了？你對我永遠不會膩，我也一向喜歡銀子，這一次你正好去弄些回來，充實一下我們的愛情呀！」

小五子已笑道：「見你們如此恩愛，眞是羨煞人了，不比白阿姨，她的作風就不一樣！」

嬌嬌十分好奇的道：「那個萬人迷是甚麼作風？」

小五子道：「春露遍灑，惡人洞中誰也不吃醋！」

小彩道：「別囉嗦了，我們快去吧！」

小彩擰身上了馬，小五子立刻騰身上，半空中，小彩揮袖打過來。

小五子人在空中未落下，忙着一個後空翻，從馬屁股落下來。

小五子戟指小彩，道：「你怎麼不叫我騎上去？」

小彩道：「兩個人騎一匹馬，成何體統？你走路！」

小五子道：「我是你未婚夫呀！」

小彩道：「可還未拜花堂。」

小五子叫道：「這是我的馬！」

小彩道：「是你來請我去的，你總不能叫我走路吧！」

小五子大聲吼道：「你眞不講理，時間還有幾天了，再不快馬趕，十日期限一到，我輸定了。」

小彩道：「那是你的事！」

小五子道：「別忘了，我送你的那顆大寶石也押注了！」

小彩眨眨俏眸，道：「好吧，好吧，你在前面騎，我在後面抱着你，不過……」

小五子道：「不過甚麼？」

小彩道：「我們到了鎮上，你立刻買一匹自己騎，我可不同你騎一匹馬！」

小五子道：「你變得不溫柔，不體貼了。」

小彩道：「人都是會變的，沒甚麼奇怪。」

小五子躍在馬鞍上，小彩雙手摟他的腰，土屋門口，嬌嬌已笑道：「看，這一雙小夫妻，如此的恩愛得羨煞人，哈……有一天你們結了婚，我們全都得發昏……」

小五子馬上問道：「你們怎麼會發昏？」

嬌嬌吃吃笑道：「我們大夥一高興，立刻就樂昏了，哈……」

「哈……」成器笑得十分粗野，宛似豬在叫。

小五子也笑了。

小五子心中在想，總得生個法子整整你們幾個老混蛋，就像整羅老大幾個一樣，叫你們寢食難安！

小五子當然不會說出口，就好像他不會把自己是南英兒子的事說給小彩知道是一樣。

＊　＊　＊

黃土大道上一片灰沙飛揚，小五子拍馬急馳，小彩却平靜的坐在馬鞍後。

小彩對於嬌嬌的話，感到有些討厭，老禿子的話令她十分神往，南大俠威震江湖的刀法，更令她心

神難安，自己怎會壞了爹的一世英名？

小五子騎馬也心不寧，自己眞的會娶小彩做老婆？

一年後，如果闖出名堂來，也不知七惡八邪如何爲自己鋪張震動江湖的「偉大婚禮」了！

小五子想到這裏，便不由得扭回頭來看看身後的小彩。

小彩總是瞪眼，道：「看甚麼？沒見過？」

小五子回報以笑聲，他眞的無話可說。

就在這時候，前面山坡下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鈴聲，小五子極目望過去，祇見一輛雙轡大車，正緩緩的往西馳，馬車上的布篷眞新鮮，大紅頂，淡黃邊，四週插喇叭花兒，趕車的是個大漢子，坐在車門邊眞安逸。

小五子笑對小彩道：「你不願同我合騎一匹馬，也沒有關係，我立刻替你弄一匹。」

小彩望着坡下的馬車，道：「你在打主意整那大車了！」

小五子道：「也是爲了你！」

於是，小五子拍馬直追過去，趕車的大漢回頭看，不由得笑道：「好一個千里共嬋娟！」

大車仍在往前馳，小五子的馬已在大車後，祇見車簾撩起一條縫，一對眼睛往外看。

小五子正在打主意。

他總不能一上來就要人家的馬。

不料大車內傳來一聲驚呼，道：「這姑娘長得像仙女，可愛呀！」

趕大車的回聲道：「也可惜呀！」

小彩突然叫道：「喂，趕大車的，我騎在馬上不舒服，可以坐你的大車嗎？」

趕大車的未開口，後車簾已掀開來，祇見一個半老徐娘的女人笑道：「姑娘，你快上車，坐在車上可舒服！」

小彩順着馬背爬下來，匆匆的登上大馬車。

小五子還未想出主意來，眼睜睜看着小彩上了車。

小彩坐在車廂裏，好一陣花粉香，幾乎令她打噴嚏。

她發現車廂中坐了三個人——三個都是女人。

半老徐娘的女人指着身邊兩個姑娘，對小彩笑道：「她們都是我女兒！」

小彩點着頭，她發覺兩個小姑娘很害怕的樣子，兩雙眼睛癡癡的瞧着她。

那女人望着小彩笑道：「我怎麼沒見過姑娘的面？你是甚麼地方人？」

小彩道：「我也是這附近的人，可是我的命苦，到如今祇好跟着我未婚夫走。」

她還眞會演，淚水還在眼眶滾。

那女人又伸頭望向外面看，他把小五子看了幾眼，這才對小彩道：「我看你未婚夫是個窮光蛋！」

小彩道：「所以我說我命苦！」

那女人立刻又道：「看你長得像天仙，怎可以跟着那小子去吃苦？不如你跟了我去，吃香喝辣不用愁，穿金帶銀隨你選！」

小彩道：「你那麼有錢？」

女人吃吃笑道：「我的銀子用不完。」

小彩指指車外面，道：「可是我未婚夫又怎麼辦？」

女人笑道：「好辦，那個男人不愛錢，你看我的！」

小彩道：「是，我看你的，我也聽你的！」

女人立刻拉住小彩的手，吃吃笑道：「眞是的，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挑挑撿撿有半年，不料半道上遇見你這位女天仙，哈……」

她笑了一半又開口叫：「快停車，快停車！」

大車立刻停下來了。

趕大車的回頭笑道：「大老闆，你有吩咐？」

忽然從車簾處伸出一隻手，手上托着一錠銀元寶，那女人已沉聲道：「送給那騎馬的少年人，叫他走吧！」

趕大車的笑道：「大老闆，他肯嗎？」

那女人道：「肯不肯看你的了，難不成我白養了你這頭小霸王？」

小五子也停下馬來了。

大車不走，他當然也不走了。

便在這時候，趕大車的坐在車轅上對小五子招手，道：「朋友，過來過來。」

小五子拍馬來到趕車前，笑道：「老兄，你有甚麼指教？」

趕大車的笑道：「你走運了！」

小五子道：「別開玩笑了，我是個窮光蛋，走的甚麼運？你……」

趕車的不等小五子說下去，手掌托着個重重的銀元寶送到小五子面前，道：「吸，拿去！」

小五子道：「這是幹甚麼？」

趕車的道：「你拿着這錠元寶，找個地方做生意，你這一輩子也餓不着了！」

小五子笑道：「你們原來是大善人呀！」

趕大車的道：「說不上甚麼大善人，祇不過你不用再把姑娘帶走了！」

小五子道：「你們用這錠銀子買我的未婚妻？」

趕大車的一瞪眼，道：「也是幫了你的忙，姑娘長得那麼美，怎好跟你去受罪？」

趕大車的雙手在褲腿上摸，立刻摸出兩把尖刀來。

小五子道：「別動傢伙，我答應就是了！」

趕大車的吃吃笑，道：「眞光棍，你快走吧！」

小五子看着手上的銀元寶，道：「這錠銀子能不能買一匹馬？」

趕大車的道：「別說是一匹馬，兩匹馬也足夠了！」

小五子吃吃笑道：「那麼我祇要你給我一匹馬，如何？」

趕大車的沉聲道：「我這裏祇有兩匹拉大車，那有馬賣給你？快滾！」

小五子道：「老兄，你出銀子買走我的未婚妻，我一口就答應下來，人在江湖行，那裏不是交朋友的？我今買你一匹馬，你都不答應，這未免太過份了吧！」

趕大車的臉皮一緊，道：「你有一匹馬足夠了，還買馬做甚麼，快滾！」

小五子笑笑。

他笑得十分苦澀的道：「我這個人有個怪毛病，別人對我說好聽的，就算他要我老婆，我也照樣會答應，而且我也已經答應了，如果對我不禮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我照樣不吃你這一套！」

不料他「套」字剛出口，車上大漢忽的一鞭子便打過來，空中響聲「叭」聲，小五子根本沒有動。

其實他動了右手，兩個指頭妙不可言喻的挾住鞭梢，就好像挾住一條小蛇。

車上大漢猛一抖，他沒有抖脫鞭梢，有一股彈力反擊回來。

趕大車的吃一驚，小五子已握住鞭子桿。

車裡面，那中年婦人高聲道：「怎麼不走了？」

趕大車的低聲道：「這小子原來有一套！」

中年婦人伸出頭來看，見小五子手中握着馬皮鞭，楞了一下，道：「喂，人錢兩訖，你這還要幹甚麼？」

小五子抖着皮鞭「叭叭」響，淡淡的道：「你的趕車的不禮貌，他拿鞭子要抽我！」

中年婦人伸手攏了一下頭髮，道：「年輕人，照子放亮一點，你知道我們是幹甚麼的？」

小五子道：「關我甚麼事！」

中年婦人道：「年輕人，我這是在點醒你，你可別不上路！」

小五子道：「怎麼，唬人呀！」

中年婦人沉聲道：「看在你賣老婆份上，你走吧！」

小五子道：「要我走可以，答應賣給我一匹馬。」

中年婦人道：「我把馬賣你，我的大車怎麼啦？」

小五子道：「我的未婚妻賣你，往後我日子怎麼過？」

中年婦人臉色一寒，道：「你才幾歲，死了並不值！」

小五子道：「老婆都不要了，命還要他做甚？」

中年婦人咬咬牙，道：「你是個小癩皮！」

小五子道：「賣老婆的怎麼會是好人？」

中年婦人頭一縮，沉聲道：「小霸王，他是你的了！」

中年婦人這是命令，趕大車的嘿嘿笑着跳下車，雙手已握着兩把尖刀。

小五子道：「喲，動刀子呀！」

趕大車的沉吼道：「你找的，怨不得別人！」

小五子笑了。

他又換了一副笑臉，笑得令人覺得他好像撿到一個好大好大的大元寶。

趕大車的往小五子逼過來。

趕大車的也在笑，他聲聲發自嘴巴的是冷笑，笑聲中充滿了不屑之色。

小五子在馬上笑嘻嘻的道：「老兄，你請等等，如何？」

趕大車的道：「你現在滾還來得及。」

他心中也暗暗吃驚，小五子能用兩根指頭奪下他的皮鞭，自非泛泛之輩。

小五子却笑道：「我是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人，今天買定你的馬了。」

趕大車的一咬牙，道：「那麼你就死吧！」

尖刀挑起一溜極光，直往小五子馬前殺去。

小五子騰身而起，口中大笑道：「千萬別傷了我的坐騎！」

長鞭宛似一條飛躍的毒蛇，飛閃在大漢的頭上，也在小五子的足下發出「叭叭叭」連聲響，趕車的大漢已厲吼着往路邊急旋——他的臉上好長一道血印子。

小五子落在地上仍在笑。

趕車的大漢以左肘拭着臉皮上被皮鞭抽裂的鮮血，齜牙咧嘴地暴吼道：「小王八蛋，今天你死定了。」

小五子仍然在笑，笑得十分得意。

雙尖刀上撩下削，大漢全身而進，十七八刀連成一氣，兩隻腳踩得地上碎石沙沙響。

小五子半旋身，抖着皮鞭猛一閃，「叭」正打在大漢的右手腕，便也把尖刀打上了天。

便在大漢「啊」聲中，大車上紅

影連閃，那中年婦人已往小五子迎頭抓來。

小五子笑聲仍不斷，身子却在滴溜轉，他轉到婦人的身後面，長鞭已往撲過來的中年婦人脖子上纏去。

不料這婦人眞不含糊，她一個騎馬蹲，便躲過小五子的皮鞭，二尺長的尖刀便平直的往小五子胸前送過去。

「厲害！」小五子叫聲裡，忽然一個觔斗，他從中年婦人的頭上越過去，皮鞭桿尾便打在中年大漢的頭頂上。

「啊！」

大漢頭未破，但却打得他東倒西歪站不穩。

小五子身子落在地，皮鞭桿子又敲在大漢的膝蓋上。

「坐下來歇歇吧！」

小五子的話甫落，大漢果然「咬呀」一聲坐在地。

中年婦人便在這時回殺過來。

小五子長鞭連三抽，「叭叭叭」，全打在中年婦人的頭髮上，便也打得中年婦人髮髻散亂，臉皮上青紫一條。

「唔！可惡呀！」

中年婦人旋着身，手中尖刀虛空削，光景恨不得削下小五子的頭。

小五子的皮鞭便在這時候平地捲翻在地。

中年婦人倒在地，立刻抛刀掩面大哭起來。

小五子吃吃笑道：「打不過要賴，是嗎？」

中年婦人還眞的大哭起來。

她邊哭邊號，道：「方圓二百里，那個敢欺侮我夜來香，不想今日遇見鬼，被你這小子窮折磨，嗚……」

小五子猛一怔。

便又聞得中年婦人大叫道：「相好的，你死到那兒了？怎麼十年不見你的面，害得我在咱們自己地頭上被人欺，大頭鬼呀，你聽見我叫你了沒有！」

小五子又吃一驚，這一下他不笑了。

小五子往中年婦人面前走，他在想，難道這女人就是包叔說的「七里蕩的夜來香」？

那女人見小五子不笑，便又敞開喉嚨，道：「小子，今天你整了我夜來香，若是我那相好的知道，必不與你這小子干休！」

小五子道：「老闆娘，我問你，七里蕩可是你家鄉？」

中年婦人哭了半天沒有淚，聞言收住號，道：「不錯，老娘住在七里蕩！」

小五子道：「七里蕩有個姓包的，人們叫他大頭鬼，這人你認得？」

中年婦人道：「包大頭就是我相好的。」

小五子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中年婦人道：「你笑甚麼？」

小五子收住笑，道：「包藍欠我錢，他叫我到七里蕩，找個開窰子的夜來香要，眞是巧，我們在這兒遇上了！」

中年婦人道：「你見過包大頭？」

小五子道：「當然見過，如果你是夜來香，就請你還我錢！」

中年婦人厲聲道：「那要包大頭自己來拿！」

小五子道：「他怎麼敢來？官府畫影圖形捉拿他，賞銀十萬兩，死活不論，他怎麼敢露面？」

中年婦人黯然的道：「他欠你多少銀子？」

小五子心中可眞樂了。

但他却又神色一整，道：「欠的也不多，白銀一千兩，這是個小數目，你一定出得起。」

中年婦人道：「拿來。」

小五子道：「拿甚麼？」

中年婦人道：「包大頭的借條。」

小五子道：「包大頭沒有給我寫借據！」

中年婦人厲聲道：「你一紋也拿不走！」

小五子道：「夜來香，你也不想想，連包大頭都不敢吃我的銀子，你敢不給？」

夜來香頭髮一甩，尖聲叫道：「不給就是不給！」

小五子忽然抛下皮鞭，在地上又拾起夜來香的尖刀，他冷冷的道：「你不給我非要，今天且看誰倒楣！」

他握着尖刀指着夜來香的眼珠子，嚇得夜來香又是一聲叫，道：「你幹甚麼？」

小五子道：「我先挖出你一顆眼珠子，再切下你的俏鼻子，然後割下你耳朵來，我看你給不給！」

夜來香身子往後挪，大聲道：「好小子，你見過誰出門會帶一千兩銀子的？」

小五子道：「你帶了多少？」

夜來香道：「本來帶了三百兩，兩個姑娘用去一百兩，剛才又給你五十兩，我一共還有一百五十兩！」

小五子伸手，道：「拿來！」

夜來香道：「就放在大車上。」

小五子高聲道：「車上有銀子嗎？」

車裡面，小彩應聲道：「有，我全放下了。」

小五子立刻走到車頭前，尖刀出手如電，立刻把套車的兩匹馬繩索割斷，他高聲道：「車上的，統

統下車了。」

小彩笑道：「我就知道你會用銀子把我再買回來的！」

小五子笑道：「算一算，包大頭還欠我八百兩！」

夜來香道：「不，包大頭還欠你七百五十兩，因爲你又把這位姑娘買回去了！」

小五子幾乎想笑，他的肚皮急劇的起伏着……

他沒有笑出聲，他想，這世界眞小，自己離開惡人洞的時候，包藍叫自己到七里蕩探望他的老相好——夜來香，不料這才幾天，眞的在這兒遇上了，而且是這種場面，怎不令他想笑！

小五子走到大車邊，伸頭往大車裡看，見那兩個姑娘擠在一起直哆嗦，笑笑道：「別怕，別怕，我把籠子打開來，你們這兩隻小鳥便又自由了！」

兩個姑娘吓的臉焦黃，哆哆嗦嗦不開腔。

小五子招招手，笑容滿面的道：「下來！下來！」

另一面，小彩已跨在馬背上，笑道：「小五子，你還要帶走那兩個小姑娘？」

小五子回身點點頭，道：「帶在身邊替我們洗衣裳，我怎麼忍心叫你幹粗活兒？」

小彩在馬上吃吃笑道：「將來你是我丈夫，你說甚麼我都贊同。」

兩個姑娘下得大車，小五子立刻把二人托在一匹馬背上，且笑道：「坐好，坐好，小心跌下來！」

地上坐的夜來香立刻又大聲吼道：「好小子，你怎麼還要帶走我的兩個姑娘呀！」

膝蓋受傷的大漢也咆哮的道：「王八蛋，欺人太甚……」

小五子突然臉色一寒，道：「你說甚麼？」

大漢怪吼連聲，道：「娘的，原來你們兩個演雙簧，坑人坑到爺們頭上來了，這不就是强盜土匪是甚麼？」

小五子指着自己鼻尖，道：「我是强盜土匪，你們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豺狼虎豹，好在我還動動腦筋，靠自己的本事拚拚命，你們却端賴着女人胯下的腥羶沾葷嚼穀，比較一下，你們差遠了，別逗得我發火，否則我立刻宰活人，你以爲我是菩薩的乾兒子？」

夜來香反而大罵大漢，道：「個小霸王，包大頭不在，你就稱王了，這回下鄉要你帶幾個兄弟，你却他娘的拍胸脯又吹大牛，自家地頭上，閻王老子也不敢猖狂，可好，半路上遇見這小瘟神，你說怎麼辦！」

大漢聞言，虎吼一聲道：「我同你拚了，小雜種，哎喲！」

大漢剛站起來，他的腿却不聽使喚，便立刻又摔滾在地上。

小五子也上了馬，他吃吃笑道：「看你們怪可憐的，算了算了，包大頭欠我的那筆銀子全免了，下次你見了包大頭，就說我不問他要了。」

夜來香突然尖聲道：「可惡小子，包大頭根本不欠你的錢，你騙我！」

小五子道：「那要等你見了包大頭才知道。」

夜來香道：「我知道包大頭的人，他的財寶一大箱，十八輩子也用不光，他怎麼會欠你的錢？」

小五子笑笑，道：「財神爺也有欠人錢的時，何況包大頭，再說，那包大頭是有幾個錢，不過，那早晚也全是我的！」

小五子仰面一聲大笑……

他說的不差，惡人洞中七個人，七個人把他當成他們的繼承人，有朝一日七個人死光，洞裡的財寶當然全變成小五子的了。

這話小五子當然不會說，夜來香更是不會知道。

夜來香手掌拍着地，尖叫道：「小子，你有本事坑老娘，但包大頭可不是我，容得你去啃吃他，你等着，包大頭早晚會找上你小子的。」

哈哈一聲洪笑，小五子得意的道：「不用包大頭找我，只要我高興，我隨時都可以找包大頭，哈……」

小五子拍馬走了。

夜來香幾乎拍地大哭起來。

大漢——小霸王開罵得口沫橫飛，他的一雙眼珠子也幾乎被他瞥出眼眶外。

小彩盡情的安慰着兩個吃驚的姑娘。

她與兩個姑娘的馬併騎着，笑嘻嘻的道：「別怕，我那個未婚夫是個可愛的小惡人，他是不會再把你二人推下火坑的。」

坐在後面的姑娘抖着聲音，道：「謝謝！」

小五子拍馬追上來，他看着兩個小姑娘，笑道：「二位，家住那裡呀？」

又是坐在馬後面的姑娘回話：「七里蕩東南方七十五里地的齊家村。」

小五子道：「你們的爹娘眞狠心，把你二人賣進骯髒門，以我看，該殺的是你爹娘！」

那姑娘立刻又道：「不，我們都是老實人，這兩年欠收成，加上那女人又是軟又是硬，才把我二人買來的。」

小五子道：「倒也怪可憐的！」

（未完・三十）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開心小子令狐爽　不上學堂要拜仙

人嘛，活在這世上，總是要活得開心，活得愉快，活得爽，方不虛度此生。

這種人，便是抬頭看月亮，也覺月亮在衝着他笑。

如果這人活得愁眉苦臉，覺得事事不順心，就好像每個人都欠他錢不還似的，活得痛苦，而且以爲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這種人便是抬頭看月亮，也覺月兒正衝着他汩汩落淚。

令狐爽是個很開心的人，而且活得愉快，說他開心得不得了，絕不爲過。

祇不過令狐爽開了心，他四週的人就不太開心了，而且是很不開心。

這些不開心的人中，包括了令狐爽的父母、兄弟、同窗、先生，當然他也挨了不少揍，祇不過令狐爽祇要開心，挨揍也會笑。

* * *

玄進士，那位進京考了七次也未考中的白鬍子老先生，就在這虎牢關西城門內設了個私塾學堂執教鞭當起先生來了。

玄老先生的名字起得不太好，他叫玄空，聽起來好像「懸空」的味道。

有人早就勸玄老先生改改名字，也許能一舉得中個榜眼探花甚麼的，却遭到玄老先生拒絕。

玄老先生很固執的道：「名字起自父母，改之不孝！」

他是寧不考中，也不改名。

有人說，這名字好像出家人的法號，玄老先生祇回以兩個字：「放屁！」

罵人的人本身必不愉快，玄老先生就不高興。

* * *

西城牆邊那間大學堂屋子裏，傳來了讀書聲音，聽起來好像要把那三間大房子的屋頂掀了似的，站在門口往裏面看，讀書的大小娃兒一共十七個。

當然，這其中就有個十三四歲的娃兒叫令狐爽。

人家令狐爽可是個大戶人家兒子。

虎牢關姓令狐的還是個大家族，勢力不小，人口不少，令狐爽他爹就開了一家大棧房。

令狐爽他爹叫令狐敬，人老實，脾氣也還隨和，祇希望他的兒子能成材。

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材。

天下的父母都不喜歡別人子女比自己子女强。

* * *

十七個敞開喉門讀書的娃兒中，誰的聲音最大？

嗨！那還用說？當然是令狐爽

的喉門最大了，聽起來聲嘶力竭的叫。

祇見他坐在後面靠二排正中央。

「趙錢孫李、先生偸米、馮陳褚衞、先生磕睡、蔣沈韓楊、先生尿床、朱秦尤許、先生偸豬、何呂施張、先生當當、孔曹嚴華、先生完啦……哎唷！」

令狐爽正讀得高興，後腦袋上挨了一記指頭釘。

甚麼叫「指頭釘」？

那是五指虛空圈起來，以指尖的關節處往人腦袋上打上去，挨的人如被杵搗，稍重一些就會吃不消掉眼淚。

令狐爽手撫後腦回頭看，嚇了一跳，玄老頭站在他的身後面！

玄老頭者，玄空老先生也！

「令狐爽，你給我站起來！」

令狐爽挨打，另外十六個同窗劣友都在心中竊笑不已，有幾個同學還在心中歡呼着：「打得好呀，哈……」

其中一人忍不住的呵呵笑。

令狐爽站起來，一手在頭上用力揉搓不已。

玄老先生叱道：「你在讀的甚麼書！」

令狐爽道：「百家姓。」

玄老先生手指門邊，吼道：「拿了書，跪門口！」

「嘻……」有四個同學又笑了。

令狐爽道：「老師不公平。」

玄老先生叱道：「甚麼不公平？」

令狐爽手指着笑的同學，對玄老先生道：「老師呀，他們讀的更難聽，你要不要聽一聽？」

玄老先生道：「他們讀的是百家姓，我聽到了！」

令狐爽道：「那是老師來了，他們才未再損你老呀！」

「損我？甚麼？」

令狐爽道：「老師，他們吶，我說了你會生氣！」

玄老先生雙目一瞪，吼道：「說，不說我打你！」

所有的同學全楞了。

令狐爽指着笑出聲的那個同學，道：「他唸的聲音最大，我也聽得最清楚。」

玄老先生一瞪眼，道：「他唸的甚麼？」

令狐爽帶着無奈，唸道：「趙錢孫李、先生打妻、周吳鄭王、先生上床、馮陳褚衞、先生不睡、蔣沈韓楊、衣服脫光，朱秦尤許，抱住母豬、何呂施張，先生爬上、孔曹嚴華，先生尿啦……」

玄老先生大怒，戟指向臉色泛白的學生叱道：「你好大的膽子！」

「我沒有……」

玄老先生指着門口，道：「去，跪在令狐爽對面，你二人跪到放學。」

那個同學比令狐爽來得高，無奈的跪在門口，他雙目幾乎噴火。

「小王八蛋，放了學我揍你！」

「叭！」令狐爽狠狠的打了那個同學一巴掌，巴掌剛打中，令狐爽當先一聲大叫。

「哎呀，先生吶，他打我。」

玄老先生猛回頭，發覺令狐爽雙手在自己頭上用力揉，雙目也見濕。

那個同學也摸頭，急道：「是他打我。」

玄老先生過來了。

玄老先生低頭看，忽的打出「指頭釘」，打得那身材高大的學生哎呀一聲叫。

「你說誰打誰，他爲甚麼會流眼淚？」

到了這時候，令狐爽呀，哈……他爽極了。

於是，那個比令狐爽高大半個頭的同學也哭了。

這個同學叫莫南河，莫南河的眼淚是熱的，眞正的眼淚是熱的。

令狐爽的不是，令狐爽的眼淚是口水。

* * *

別以爲莫南河對令狐爽莫奈何，他個兒大，也練過拳脚功夫，是個娃子頭，祇差缺少心計。

令狐爽不怕莫南河，因爲令狐爽是個天生詭計多端的人，也可以說他是個難纏的人物。

放了學，令狐爽仍然嘻嘻哈哈的往家走，前面是條長巷，令狐爽猛抬頭，五個娃兒等在巷子裏，這其中就有個莫南河。

莫南河站在四人正中央，咬牙切齒的等着了。

令狐爽也站住了。

「莫南河，你們五個要打我？」

「打得你哎呀爬回家！」

笑笑，令狐爽道：「別打了，老先生叫我找你吶！」

莫南河一怔，道：「找我？」

令狐爽道：「這種事我能騙你嗎？」

再一怔，莫南河道：「找我幹甚麼？」

令狐爽道：「咱們同學中，有人告你了！」

莫南河道：「告我甚麼？」

令狐爽道：「告你甚麼我不說，不過嘛，我知道暗中告你的人就是站在你身邊的四個人其中一人！」

他此言一出，莫南河憤怒的看向身邊四人，他怒吼了。

「誰，哪一個告我？」

四個人齊齊發了楞，誰也開不了口。

令狐爽道：「莫南河，你是頭

豬呀，你這樣問他們，誰敢承認呀，他們那一個能跟我比，我要打你，我是當你的面打你，他們敢不敢？」

他爽了一下，又道：「莫南河，快去吧，老先生等你回去吶，快去，快去！」

莫南河拔腿就走，留下四個回家了。

令狐爽哈哈笑了。

令狐爽也暗暗的跟回去了。

＊　＊　＊

有一棵羊腿那麼粗細的桑樹，彎彎曲曲的把個茅坑遮住一大半，這個茅坑無屋頂，茅坑就在桑樹下，一共有三個併排挖的坑！

這時候，玄老先生氣咻咻的站在桑樹附近，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根木板子，那是打學生用的。

莫南河走過來，開口就叫：「先生找我？」

玄老先生一把抓，立刻好一頓打。

莫南河皮粗肉厚也吃不消，又被打哭了。

玄老先生憤怒的指着牆邊，道：「你果然叫我莫奈何了，你爲甚麼把我的唐三彩夜壺砸爛？那是寶呀！」

莫南河祇一看，立刻大叫：「我沒有！」

玄老先生道：「做賊的是不會承認他是個賊！」

莫南河道：「先生，是誰看到我把先生的唐三彩尿壺砸爛的？是林豆子？還是郭其升？我敢說必是令狐爽！」

玄老先生搖頭，叱道：「不是他們。」

莫南河道：「先生，把這人找來，大家三口六面說個清楚吧！」

玄老先生火了。

「就仗你個子大，放學回家你打他！」

忽的，板子又是一頓打，玄老先生喘氣了。

「我夜裏用甚麼尿尿啃？頑劣之徒，朽木不可雕也，我要見你爹！」

莫南河吃一驚，他爹是個團練，知道了他就慘了。

「先生，千萬別見我爹，過一天我給先生弄個新的來，一定。」

玄老先生一聲吼：「滾！」

莫南河拭淚走回家，又到那條長巷了，忽見令狐爽站在巷中衝着他吃吃笑。

莫南河一身痛得慌，他憤憤的道：「令狐爽，我知道是你整我寃枉，對不對？」

令狐爽眞乾脆，他吃吃一笑，道：「莫南河，我這是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莫南河道：「果然又是你坑了我！」

令狐爽道：「我知道你們幾個會在半道上等着打我，我總得先求自保，是不是？」

莫南河一聽火大了。

「你娘的老皮，我揍死你！」

他果然出手，而且是拳脚交加，怪的是令狐爽不但不避讓，更不還手，還把一張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臉也送上了。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莫南河打了十幾下不打了，多沒意思呀，一人打一個挨的。

莫南河住手了。

令狐爽道：「你把氣出了？」

莫南河叱道：「滾，你再坑我，我再揍你！」

令狐爽道：「你不生氣我就高興了，走吧，我先送你回家，我們變成朋友了，好不好？」

莫南河不知又是計，他大步往家走。

令狐爽跟在莫南河的身後面：「莫大哥，莫兄弟，你是咱們學堂老大，以後大家聽你的，好不好？」

莫南河道：「除了你一個，他們那個不怕我！」

「我以後也怕你。」

莫南河又把胸挺起來了，他還擧擧右臂。「把你爹的尿壺偸出來，賠給先生吧。」

「好吧。」令狐爽冷笑了，但他還是在點頭。

莫南河家大門口站着一個怒漢，這人短短的虬髯修得齊，他正是莫南河的爹，叫莫中一。

眞叫絕，令狐爽大步跑過去，他衝着莫中一跪下了。

「莫大叔，你救救我。」

莫中一一怔，忙去拉令狐爽。

「哎呀！」

令狐爽一聲叫，他撩起了衣衫，解下了褲子，道：「莫大哥他打我，快把我打死了！你看我的臉！」

莫中一大怒，道：「他爲甚麼打你？」

令狐爽道：「莫大哥把老先生的唐三彩尿壺打爛了，莫大哥以爲是我告訴老師，所以他打我，而且……」

「而且甚麼？」

令狐爽道：「而且他……還逼我回家偸我爹的尿壺賠老先生，我怕……」

莫南河一邊氣得全身打哆嗦：「你……你……」

令狐爽忙閃開：「他又要打我……」

「轟！」

莫中一是個練武的人，他出腿把兒子踢出三丈外，大吼一聲：「氣死我也！」

莫南河被這一腿踢得倒在地上不動了。

令狐爽溜回家去了。

他多少有些擔心，莫南河會不會被他爹踢死了？

令狐爽雖然如此想，他却仍然呵呵笑了。

＊　＊　＊

明崇禎癸未年，天下大亂，時常發生天崩地裂之事，怪異現象之外，在陝北延安出了個李自成。

這李自成十四歲拜在滿天星門下學藝，他學的是打鐵，那滿天星也會功夫，偶爾也教教李自成打拳脚。

那時候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時代，李自成打鐵也打造刀槍兵器，於是，認識不少三山五嶽的兄弟，初時結黨成羣，掠奪村鎭，兄弟一百零八人，仿梁山好漢，出兵造起反來了，不多月，人馬已至數百萬衆，姓李的成了氣候！

姓李的也製造了花子幫。

中原的花子最多，均是逃避流寇搶掠屠殺的人，他們離鄉背井，便流落外鄉了。

＊　＊　＊

那年深秋時分，從北邊過來一批花子，這批花子也是有組織的，他們進了虎牢關。

虎牢關的人並不歡迎花子們，可是花子嘴巴長，花子吃四方。

虎牢關北城門內有座城隍廟，廟的對面是個戲台子，這年頭日子不好過，早就沒有唱戲的了。

大戲台前走來了八個男女，嗨，怪就怪在這八個男女長得怪，仔細看，一個個像神仙。

說他們像神仙，一些也不假，這其中那個女子二十多一點，長得是婀娜多姿還帶着些媚，一雙大眼睛似乎會說話似的，只要一看人，就自自然然的發出勾人的眸芒。

別看她穿的舊衣裳，看起來仍然美。

還有個笑哈哈的白鬍子老人，他騎了一頭小毛驢，這小毛驢眞能馱，另外幾人的行李也馱在背後。

有個瘸子拄拐杖，瘸腿走在最後面。

還有個十七八歲的少年人，他邊走邊同那道士在開玩笑，嘻嘻哈哈的快活得不得了。

另外幾人不說話，但却也是滿臉春風。

這八人走過大街上，花子們見了忙起立。

有個花子在前走，恭敬的把這八個人引到了虎牢關城北的那座戲台上。

那可不是叫這人唱什麼戲的。

戲台上面已鋪了乾草，台下面已有人在做吃的。

這八人到了戲台上，附近花子幫的人來了一大堆。

一大堆就是數不清，大約也有近千人。

這些人對八人十分恭敬，沒多久，紛紛往街上走去了。

當然是去討飯了。

＊　＊　＊

虎牢關忽然來了這麼多花子，第一個引起注意的便是那位已經成爲娃子王的令狐爽了。

令狐爽已成爲玄空學堂的頭兒了，這天他就是在大街上看到這八個人，心中又爽了。

「八仙來了吔，機會不可坐失呀！」

令狐爽怎知這八人不但是花子幫的八大合夥人，而且一個個身負絕學。

令狐爽如果想在這八人中任何一人的身上製造痲煩，令狐爽就會吃大虧，倒大楣。

只不過當令狐爽見這八人如此受人尊敬，他的心中以爲這就是八仙來了。

當天夜裡，令狐爽一個人偸偸跑到城隍廟，他先察看這些八仙在幹什麼。

黑暗中，他發現這八人眞的不簡單，三丈半高的戲台子不用梯子上下，只單腿一彈就成了。

那個拄着拐杖的也一樣，舞動拐杖有風聲。

有個道士會舞劍，吃過飯他就在舞台上舞了一路劍法，另外幾人也一樣，端坐台上不躺下，一坐就是老半天，還有出口氣連鬍子也直起來。

令狐爽暗中竊喜，這還是假的嗎？八仙來了吔！

令狐爽立刻走過去，他跪在戲台前面了。

戲台上有個女子低頭笑了。

「少年人，你幹什麼呀？」

戲台下，令狐爽道：「求仙人帶小子入仙界。」

「嘻……」那女子笑了。

「又遇上個想成仙的人了，數一數你已是第十九個想當神仙的人了。」

「我叫令狐爽，神仙日子符合我呀，因爲神仙日子是很爽的。」

「嘻……你神經病呀！」

忽聽那白鬍老人道：「小子，你要成仙嗎？」

令狐爽道：「萬望成全。」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來，我先摸摸你的骨頭，是不是有仙骨。」

令狐爽急忙奔上前，他十分規矩的跪下來。

那老人把手按在令狐爽的頭頂上揉呀揉的，有一股熱氣令人覺得老人的手好像會冒火。

令狐爽十分高興，只不過老人把手收回來，指着戲台邊道：「去，跪在那兒到天明。」

令狐爽依言跪下來了。

他怎知老人在修理他。

* * *

令狐爽能跪，一跪就到大天亮。

戲台上八個人醒來的時候，發覺令狐爽仍然跪在戲台邊未回家，八個也哈哈笑了。

又見那老人對令狐爽道：「小子，你眞的想當神仙吶？」

令狐爽道：「我拜你老爲師，我侍候你老。」

那老人道：「你不管你爹娘了？」

令狐爽道：「我先學成仙，再回去管呀！」

那老人指指一個火堆道：「去，一頭衝進火堆裡。」一驚，令狐爽道：「衝進火堆會燒死的呀！」

那老人道：「我是神仙呀，我叫那火不燒你。」

令狐爽走過去，一堆柴火燒得旺，架個鐵鍋在煮湯，令狐爽到了火邊他把頭往火苗子上接近。

老人道：「衝呀！」

令狐爽把頭再接近，忽的一聲「喳嘰！」聲，頭髮燒去一大片，他急忙把頭縮回來。

「老神仙，火燒了我呀！」

那老人搖搖頭道：「唉，你是雜種凡胎，沒有仙骨，難以成仙，快回去吧！」

令狐爽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他又跪下了。

也不知又跪了多久，忽見那老者手上托了一個盤子，他對令狐爽道：「你餓了吧，來，我們吃什麼，你吃什麼，大家一齊吃。」

令狐爽十分高興的伸手接過來，却幾乎嘔出來。

他回頭看戲台裡面，只見八人與他吃的是一樣的東西，可是，爲什麼那麼臭。

令狐爽再細看，他幾乎已確定那是一盤屎，黃中滲黑的稀臭。

令狐爽心想：「這是什麼神仙呀，神仙是慈悲心，愛衆人的，幾曾見過有神仙玩人的。」

令狐爽不吃了。

他把一盤屎送在那老者面前了。

令狐爽不當仙人了，他反而坦然的笑了。

「老神仙，小子我也明白了，小子我缺少仙骨，沒命跟你上道山，小子臨去有兩個要求。」

「什麼要求呀？」

「第一，小子想知道，你是八仙之中的那一位？」

「張果老，花子幫有許多人叫老夫一聲張神仙。」

笑笑，令狐爽又道：「張神仙，小子第二個要求，是這一盤東西是什麼？」

「仙餐吶，小子，咱們八人都吃呀！」

令狐爽一笑道：「就請張神仙把這一盤仙餐吃下肚子裡，你老吃完以後，小子我二話不說的立刻走人。」

老者雙目一厲，叱道：「你想不想當神仙？」

令狐爽道：「小子我一直想當神仙，只不過當神仙要往火裡衝，吃的是大便，算了，這神仙不當也罷。」

他把一盤金黃滲黑帶冒烟的東西往老者的面前一送，又道：「你老吃了以後，我已認識八仙了，我這一輩子也沒白活着，吃，吃下去。」

那老者指指地上，道：「放下去！」

令狐爽道：「老神仙吶，我覺得你們吃得還眞香，要不要換一換也可以。」

老者手指地上道：「放在地上。」

老者似要生氣了，令狐爽只好放在地上。

只見老者也放下手上盤子，他雙掌並擧，猛吸一口大氣，全身骨節有聲音。

忽然，這老者雙掌虛空推出，相隔尚有三尺遠，只見地上的盤子已往戲台下面飛去，嘩啦一聲砸在下面了。

令狐爽一見，雙目一亮。

「你老的功夫……」

那老人笑笑道：「我是神仙呀！」

令狐爽道：「你不是神仙，你們都不是神仙，你們只是有功夫的人。」

他跳下戲台，又道：「如果不是神仙，想學功夫，我自會去找莫南河他爹去學，莫南河他爹一拳打死一頭牛。」

令狐爽剛走十幾步，半空中發出噗嚕一聲響，他剛抬頭，那老者已攔住了去路了。

令狐爽一見吃一驚，他心想：「這些人不是神仙也差不多快成仙了，莫南河他爹就跳不過三丈高，這老人家他會飛呀。」

普通人是不會飛的，只有神仙才有此能耐。

心念間，令狐爽站住了。

「小子，你要走？」

令狐爽笑了。

他總是這副逗人的微笑。

「你老不是仙人呀，我只求仙呀。」

「你就那麼想當神仙？」

令狐爽道：「天下只有神仙爽，是不是？」

那老人指指戲台上，道：「我們八人過的日子也很爽呀，因爲我們以爲比眞八仙還爽。」

令狐爽笑了。

「你老眞會騙人，哈！」

那老人道：「我騙你？」

令狐爽道：「你們比神仙還爽，却住在戲台上，吃的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這不叫爽，這叫受活罪。」

那老人道：「你知不知道西北出了大批不要命的流賊，他們就快殺來了。」

令狐爽道：「他們殺不進虎牢關。」

一笑，老人道：「我老人家告訴你，快回家告訴你家中人，找個地方去藏藏，小心遇上流賊就完了。」

令狐爽笑笑道：「我要是神仙就好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老人家，我已經知道你不是神仙了，你們八人都不是神仙，只不過剛才你露了一手飛的功夫，實在不錯，如果你肯教我學，我一定聽你的話孝敬你老人家。」

那老人一笑道：「說說看，你怎麼孝敬我老人家？」

令狐爽道：「比方說你老老得走不動了，我可以背你呀，又比方說，你老人家病了，身邊沒親人，有我呀，我侍奉你湯藥之外，還替你老暖被窩，老人家，冬天就快到了吔。」

那老人已在瞪眼了。

令狐爽又道：「再比方說，你這麼大年紀了，一旦完蛋翹了，沒關係，我會收你的屍呀，我不會叫你老人家曝屍荒野，落一個死無葬身之地。」

「哈……」另外七人大笑。

老人一聲怒吼：「住口！」

令狐爽笑笑道：「是不是我說得太對了，惹得你老人家不高興？」

老人大巴掌已擧起來了。

「他娘的，你小子盡說些喪氣話，叫人聽了不舒服，老夫揍你！」

令狐爽忙搖手道：「別打，別打，你老人家聽聽我下面的話。」

「說！」老人吹鬍子又瞪眼睛。

令狐爽道：「你老是個明白人，還分得出好話與歹說，眞不簡單。」

那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開口了。

她只一開口，聲音眞美妙，便是令狐爽也看她，而且用力的盯着女的看。

「是個小潑皮娃兒呀，你今年多大了？」

令狐爽笑笑，他愉快的道：「可惜，我今年虛歲十五小年紀。」

女的一笑聲若黃鶯道：「爲什麼說可惜？」

令狐爽道：「如果我早生十年，今年二十五，我一定用一切手段討妳當我老婆，妳……好美。」

「嘻……」女的笑了。

那老人大吼：「小子，你倒是說不說？」

他又欲出手打人了。

令狐爽道：「老人家，說好聽的話，是人都會說，我當然更會說好聽的話，我說你老長命千歲永不會死，我說你老福如東海子孫滿堂都叫你老爺爺，我說你老一天能吃十斤肉，而且是龍肉，喝天下最好的酒，穿天下最好的衣，住在皇宮裡，你會喜歡聽，對不對？」

那老人已哈哈笑了。

令狐爽道：「我問你老人家，你活一千歲會不會累？你滿堂子孫沒有一個像我令狐爽一樣的成材，都叫你一聲老爺爺也會氣死你，還有，你一天吃上十斤肉，而且吃龍肉，你就不怕龍抓你？你穿的住的再好，你也永遠住不了皇宮，住在戲台上差不多。」

「哈……」另外七人又笑了。

令狐爽又道：「我是個實話實說的人，而且我說的話必實現，拍你馬屁我不幹，歌功頌德是騙人的，有人叫你一聲老爺爺，可是他心中說不定駡你老混蛋，你說你是不是老混蛋？」

老人大怒：「你小混蛋！」

令狐爽爬在地上叩個頭道：「你收小混蛋爲徒了，哈，太好了，師父！」

老人叱道：「我什麼時候收你爲徒？」

令狐爽道：「我說你是老混蛋，你叫我一聲小混蛋，這不是師徒是什麼？」

那個道士笑了。

「好，這小子頗機智，是塊未琢璞玉。」

那女子也心中甜甜的，立刻笑道：「你們剛才聽到了嗎？他也複姓。」

那個年輕不到三十的漢子道：「他也複姓？」

女子向令狐爽道：「你姓什麼呀？」

「令狐爽，爽爽快快的爽，哈！」

「哈！」又聽得幾人大笑。

道士過來拍拍令狐爽，笑道：「行，小子，他司馬元不收你爲徒，我收你爲徒。」

令狐爽上下看看這道士，搖搖頭道：「道長，誰要出家呀，當的什麼道士，天天與鬼爲伍，我不幹！」

道士嘆口氣道：「你小子知道天下有多少人想拜我爲師嗎？」

令狐爽道：「多少？」

道士道：「多如過江之鯽。」

令狐爽道：「你吹牛！」

道士大笑道：「好，我吹牛你看。」

只見他自懷中摸出一張黃裱紙，很快的在黃紙上畫了一頭牛舉在手上道：「小子，你看我吹牛，你可要仔細的看喲。」

令狐爽張大眼睛看，只見這老道對着黃裱紙連吹三口氣，大叫一聲：「金牛星升天了。」

他雙手把黃裱紙往空中猛一送，忽然一團白雲飄來，那張黃裱紙變了，變成一頭大黃牛。

只見這道士站在地上仰面吹，吹得一頭黃牛直往空中奔去，越奔越遠，直到不見。

道人不吹了。

道人大喘氣的道：「累死人了，這頭牛那麼重，若非我一口眞氣通天，還眞把牛皮吹破了。」

「哈……」另外幾人又笑了。

令狐爽却楞了。

「我的乖乖，這麼看來，你的本事比這老頭兒的還要大多了！」

那老人叱道：「小子可惡，剛才要我當你師父，你小子口稱我老人家，如今見了東方東露了一手絕活，你就叫老夫爲老頭子呀，現實！」

令狐爽道：「是你老不要我當你徒弟嘛！」

老人道：「收你爲徒了。」

令狐爽樂歪了。

那道士道：「我呢？你不當我徒弟了？」

令狐爽道：「當呀，兩個師父也不錯！」

老人叱道：「胡說，那有一徒兩師的。」

令狐爽道：「天下不論甚麼事，總得有個開頭吧，咱們就開個頭也不錯呀！」

「嘻……」那女的笑了。

她走到令狐爽面前，道：「機智一流，口才至上，反應靈敏，膽子也壯，怎麼樣，你再多一位師父如何？」

令狐爽道：「你有甚麼本事合我當你徒弟？」

女子吃吃一笑，道：「你這小子，你如果知道我的底細，怕是你會嚇死！」

令狐爽道：「那就是說，我的膽子天下第一了？」

「差不多！」

女的說着，由地上拾起兩塊石頭，一塊交在令狐爽手上，道：「你把石頭抛出去，越遠越好！」

令狐爽振臂把石頭往遠處抛，「咻」的一聲那石頭已在七八丈外！

祇見女子手腕一抖，手中石頭已飛出去，遠處發出一聲響，兩個石頭撞一起，全碎了！

令狐爽也吃一驚，女子一笑，道：「你擲得不夠遠，還是我擲給你看！」

她再拾起兩顆拳頭大小的石頭，往空中抛去。

祇見那大石升空之後越看越小，幾乎已看不見了。

那女子一笑，另一石頭抛出了手，口中大叫：「天快下灰土了吔！」

半空中聽得「叭」聲並不大，因爲距離太遠了。

果然，就聽得刷刷的聲音傳來，碎石土灰落下來，兩顆石頭變成灰了。

令狐爽一見這光景，他拍手笑了。

「太好了，我令狐爽有三位師父了吔，哈……」

他走上前，再施禮，道：「師父，你長得眞像何仙姑，好看！」

女的一笑道：「我的外號叫何仙姑，我的本名叫宇文鳳，西北道上女煞星！」

令狐爽才不會去管甚麼女煞星，祇要收他爲徒，甚麼也不放在心上。

令狐爽笑笑，道：「女師父複姓宇文呀？」

宇文鳳指着道士，笑笑道：「老道他叫東方東……」

令狐爽又笑了。

「哈……喲，我的道士師父也是複姓呀！」

他指指老人，又問：「我的老師父又是甚麼姓？」

宇文鳳道：「司馬元呀！」

「哈……」令狐爽又笑了。

「眞的巧合呀，我的三位師父都是複姓，哈……」

他忽的十分愉快的又道：「三位師父，你們均是複姓，我就不會叫你們『趙錢孫李先生偸米，周吳鄭王、先生尿床了，哈……』」

「哈……」

有個缺一條腿的毛漢子大笑，道：「是個調皮搗蛋小子呀，我老人家喜歡，哈……」

令狐爽道：「你喜歡，也得要我喜歡！」

缺腿毛漢一怔，道：「老夫喜歡，是你的運氣！」

令狐爽道：「你看你髒的樣子，我要是當了你徒弟，天天爲你逮蝨子就夠嗆的了！」

「哈……」

缺腿毛漢笑道：「我的蝨子也是寶，誰叫你逮呀！」

「你有甚麼本事？」

缺腿毛漢吃吃笑笑，道：「小子，你也別問老夫的本事了，過來，你如果能把我這根鐵拐杖扛起來，老夫就不當你的師父了！」

一笑，令狐爽走過去，道：「就算鐵的吧，頂多不過十幾斤！」

他雙手接過那根拐杖，幾乎被壓倒！

令狐爽用力扶正，道：「乖乖，眞重呀！」

「你小子扛起來呀！」

令狐爽已試過三次未扛起，臉紅耳赤喘大氣，道：「你這鐵拐有幾斤？」

毛漢坦然一笑，道：「七十二斤二兩二，不多也不少！」

令狐爽道：「那麼重呀！」

毛漢接過手，他對着地面猛一杵，地面發出噗嗤一聲響，鐵拐入地一半不動了！

毛漢對令狐爽道：「過來，替我拔出來！」

令狐爽拔了幾下直搖頭，毛漢笑了。

「拔不出來，對不對？」

「甚麼對不對，我才十五虛歲呀！」

「哈……你說你是拔不出來了，是不是？」

「是呀！」

「那好，老夫罰你！」

令狐爽道：「罰我甚麼？」

「老夫罰你當我的徒弟呀！」

令狐爽也笑了。

「好吧，你如此的看得起我，我不是個不近人情的人，勉勉强强的拜你爲師吧！」

他走過去，爬在地上叩個頭，又道：「瘸子師父，小子這廂叩拜了！」

「哈……好，好！」

毛漢笑得眞開心，拔出鐵拐上了戲台，道：「徒兒，你已是老夫的徒兒了，哈……」

令狐爽道：「說了這麼一會兒，你老人家也是複姓嗎？」

「哈……你猜對了！」

「姓甚麼？」

「高原野狼夏侯金就是老夫！」

他以爲大名報出，令狐爽必會驚叫出來，不料這小子一些反應也沒有！

要知夏侯金在西北高原一帶，有名的魔君人物，誰聽了都會閃躲，而不會惹他！

不料令狐爽仍然吃吃笑，這就令他十分的不習慣。

「你小子不怕我？」

「怕你？我的膽子很大的。」

夏侯金道：「好，我的徒兒膽子大，那太好了，祇不過我打算試一試你的膽子，是不是像你說的一樣，夠大，夠瞧！」

令狐爽笑笑道：「那就試呀！」

＊　＊　＊

夏侯金手指向對面那座城隍廟，向令狐爽道：「小子你知道那是甚麼廟？」

令狐爽大笑道：「那是城隍廟，虎牢關的人都知道，我常見死了人的家人們，二更天哭喊着前去爲死的人報廟，喂！報廟是幹甚麼的，你老知道嗎？」

他頓了一下，又道：「報廟就是向城隍老爺報個到吔！」

一笑，夏侯金道：「咱們不提城隍老爺，咱們祇說那城隍廟的後面大草棚！」

「停棺材地方呀？」

「對，就是停棺地方！」

令狐爽道：「那地方陰森森的有荒草！」

夏侯金道：「而且還停了五口大棺材！」

令狐爽道：「幹甚麼？」

夏侯金道：「今夜三更天，弄個饅頭去餵第三口棺材中的死人！」

「餵死人吃饅頭？」

「當然，怕了就不必去餵！」

令狐爽道：「怕是不怎麼怕，就是弄不懂，人死了怎麼會吃東西呀？」

他轉臉向東方東，又道：「道士師父，你是同鬼打交道的人，你說說，我聽聽，鬼有吃東西的嗎？」

東方東回答的眞乾脆：「有！」

「有？」

東方東道：「鬼如果不吃東西，咱們就不必設壇供桌上擺祭品了！」

令狐爽怔住了。

忽聽夏侯金一聲吼：「你去不去？」

令狐爽狠了心的道：「去！」

司馬元與宇文鳳二人也笑了！

司馬元道·「娘的，膽大心細武藝高，你未來必是天下第一人，哈……」

令狐爽未注意司馬元這句話。

宇文鳳笑笑，道：「命大福氣走時運，他日擔當代表人，眞叫妙呀！哈……」

令狐爽道：「好，我這就去準備，準備今夜去餵死人吃東西！」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灰髮老人手提一根打狗棒過來了，老人走得直冒汗！

這老人也走得有點喘，深秋天氣並不熱，這老人，必是走了好長的路！

這老人根本不看令狐爽，一直走到戲台邊。

「公羊兄，各位爺們、大妹子，有消息來了！」

只見宇文鳳八人立刻把老人圍起來了。

「甚麼消息？」夏侯金沉聲。

東方東也吼叫：「西門風，花子幫的消息最靈通，快說，是不是那話兒有動靜了？」

老人不是別人，花子幫幫主西門風是也！

西門風還未說，忽見有個小姑娘也奔來了！

小姑娘長得巧模樣，細柳高佻的，年紀不過十二歲。

小姑娘還未到，西門風已笑問：「吹花，甚麼事？」

「四長老也回來了。」

「快回去，告訴他們等着我，我馬上回去。」

那小姑娘回頭走，走到令狐爽的身邊了。

「噫，你是誰？」

令狐爽道：「我是他們徒弟呀！」

「嘻……」小姑娘笑開懷了。

令狐爽笑道：「有甚麼好笑的？」

小姑娘道：「我笑你不怕死呀，嘻嘻嘻！」

她欲走，令狐爽走上前攔住她，道：「小妹妹，說清楚了你再走！」

小姑娘道：「甚麼說清楚？」

「你怎麼說我不怕死？」

小姑娘道：「他們每位都有徒弟，可是當不了多久就跑了！」

「跑了？」

「被他們整跑的！」

小姑娘說完又小聲道：「他們每個人的本事都比我老爹高明，可是我就不敢當他們徒弟！」

「眞的？」

「不信你以後就知道了。」

小姑娘又匆匆的走了。

令狐爽忽的又笑了。

令狐爽笑着冒出一句話：「眞有意思！」

他也走了，回家去拿饅頭去了。

拿饅頭當然是準備三更天去餵死人吃的。

* * *

上官文長得很像八仙中的韓湘子，斯斯文文的有儀表，細細高高的愛乾淨！

他掃掃身上灰，問那花子頭西門風，道：「西門風，何時出車？」

西門風道：「三至五天內，必出車！」

上官文重重點着頭，道：「總算等到了，嘿……」

這人發出冷笑聲，實在很難聽。

另一中年長髯大漢道：「西門風，把你的花子幫人馬分配妥當，到時候別是亂哄哄的。」

西門風道：「公羊兄，不會的，我們四個長老每人帶着一批兄弟上路，各有所司的。」

那人叫公羊山，關中有名的黑道殺人王就是此人。

就聽公羊山呵呵一笑，道：「莫忘了，叫你那些花子們要有分寸。」

西門風道：「當然，當然！」

現在，另外兩人也吃吃笑了。

那是「泰川老怪」，人稱漢鍾離的申屠艮。

還有一個「神目殺手」，有人叫他藍采和的公冶長，祇不過此人並非那個老古人會聽鳥語的公冶長！此人祇會殺人，而且殺過許多人。

於是，丐幫幫主西門風也匆匆的走了。

這時，又有幾個花子，把好吃的東西送來了。

花子幫把夏侯金等八人當成上賓，在這兵荒馬亂，闖賊流竄的年代裏，這八個人扭結在一起，必將有大事發生了。

* * *

戲台上很靜，八個很像八仙的人，均是盤膝趺坐在戲台上，閉上雙目聽不到呼吸聲，比老僧入定還入定。

他們好像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要令狐爽去餵廟後荒草地上放的第三口棺材中的死人吃饅頭！

死人是不會吃饅頭的。

怪了，死人還眞張口了。

* * *

令狐爽先是來到戲台下，今夜月黑風高，他在台下低聲的叫。

「師父，拐子師父！」

夏侯金猛的一瞪眼，叱道：「叫甚麼？」

令狐爽道：「師父有命，叫我餵死人吃饅頭呀！」

「哈……」

夏侯金笑笑，道：「你還眞幹呀？」

令狐爽道：「我是你徒兒呀！」

夏侯金道：「好，你去餵吧，鬼抓你，你大叫，然後師父去救你！」

令狐爽道：「師父，不用了，我帶了一把尖刀，鬼吃我餵的饅頭，他如果抓我，我捅他一刀。」

「殺死人？」

「他沒良心呀，我餵他，他該感激我的，抓我呀，我最恨沒良心的人。」

夏侯金道：「你有良心嗎？」

令狐爽道：「我的心可表日月，師父，你放心，我是天下最有良心的人。」

夏侯金又笑了。

夏侯金手指遠處道：「此刻正是半夜子時，你可以去了。」

令狐爽轉身就走，他走得十分堅決，看上去他不但不害怕，而且就好像去向一個活人施捨東西似

的。

「這小王八是個二楞子。」東方東說得平靜。

「我以爲是個鬼靈精。」司馬元撫髯微笑。

「我漸漸的喜歡他了，倒希望拐子別把他嚇死。」

這是宇文鳳的話，聽起來很婉轉。

一邊，果然那夏侯金已不見了。

夏侯金去嚇令狐爽去了。

* * *

令狐爽走到城隍廟後面的荒草叢邊上，他就已聽到了哭泣聲。

哭泣的聲音低沉哀傷，抽噎的連聲音也快打住了。

「娘……餓……」

「娘……我也餓呀！」

聽起來是小孩的聲音，呼叫的聲音怪怪的。

不旋踵間，就聽到一個女人聲音道：「忍着，忍着，令狐爽快送吃的來唷！」

令狐爽聽得清楚，全身起了一層鷄皮疙瘩。

令狐爽心想：「眞有鬼呀！」

「令狐爽，快來呀，我們都快餓死了。」

令狐爽也知道，這兒五口棺材裝的是餓死在路邊的一家人，如今停棺在這兒，等待有一天運回家鄉的。

令狐爽頓了一下，仍然硬起頭皮撥草而行。

荒草撥出嘩啦嘩啦聲，他便也發現草叢中果然擺了五口大小棺材。

令狐爽由左往右數：「一、二、三、……」

他站在第三口棺材邊。

「咱們虎牢關人都知道，你們一家人眞可憐，逃難餓死在外鄉，我是令狐爽，給你們送饅頭來了。」

忽聽棺材中一聲哀嗚：「餓死鬼難投生啊！」

令狐爽想跑，但又怕瘸子恥笑他。

咬咬牙，令狐爽用力去推第三口棺材。

棺材發出咯咯聲，棺材露出一半來，這時候天黑得幾乎伸手難分辨五指。

令狐爽極目低頭看，嚄，長髮女屍張大口，森森白牙全都露出來了。

那女屍的嘴巴張得大，好像早就等着令狐爽前來送她吃饅頭了。

令狐爽一見這光景，忙把手中饅頭塞過去，他一邊塞饅頭，一邊左手拿出刀子來。

「你別動，我手上有刀子。」

令狐爽把饅頭塞到女屍口中，這就要把棺材推合上，猛古丁，肩後有人猛一捏，捏得他拿刀子的臂也抬不起來了，刀也落地了。

令狐爽忙着回來看，那捏他的正自一口棺材中坐起來，道：「我……也……吃……」

令狐爽全身嚇軟了，只有兩隻脚還硬朗。

他忙着用力甩脫死屍伸出的手，拔腿就往外跑。

「我再去拿饅頭來，你等着，千萬別出來。」

令狐爽衝出三十幾丈外，跳到城隍廟前面，他老弟半天才喘出大氣來。

「我的媽，眞有那玩意呀！」

他伸手摸褲子，苦笑一聲又道：「只尿出一點來，娘的，差一點嚇得我尿濕褲子。」

於是，令狐爽大步往對面戲台走過去，到了戲台邊，只見八個人仍然趺坐在那兒。

「拐子師父。」

夏侯金睁開眼，他笑了。

「餵死人吃了嗎？」

「大饅頭塞在女屍嘴巴裡了。」

夏侯金哈哈一笑道：「你小子沒有騙我吧？」

令狐爽道：「可以去看呀！」

忽聽東方東道：「令狐爽，你已經可以做我們的徒弟了，所以我要對你說件事情。」

令狐爽道：「什麼事情，道爺師父。」

東方東道：「回去對你爹娘講，陝北出了個李自成，他是大魔頭，不久就會血洗中原來，叫你們一家快找地方去藏藏。」

令狐爽道：「虎牢關的人不怕李闖王，而且……」

他指着八人又道：「你們八位本事大，虎牢關更不怕什麼李闖王。」

宇文鳳道：「我們一兩天就要走了，你要是學本事，就回去給你爹娘叩個頭吧。」

令狐爽道：「你們要走？」

司馬元道：「你要是多口，滾回去別來。」

令狐爽一聽，忙道：「走，跟你們走。」

夏侯金道：「徒兒，多帶家中銀子呀！」

令狐爽道：「多帶銀子？幹什麼？」

夏侯金道：「吃花之外也要交學費呀，也就是孝敬你的這幾位師父呀！」

令狐爽道：「我讀書在玄老先生門下，一個月一斗麥子，不用交銀子的，你們……」

東方東道：「小子，你不拿白不拿，李自成一到，什麼也沒有了。」

上文提要：原野與小楊討論李楚之死，因小原對其之死有懷疑。而霍奇花、趙雲卿曾救他，目的是因李楚在世教他的「天門玄功」最多。小原為摸清二女人的底細，暗中觀察，竟在「太平客棧」發現二女與一來歷不明的男人胡搞，李清看到大娘、母親的勾當後黯然離去……小楊瘋了，險些被車雷及金梅所殺，幸虧陰美華一直在暗中保護他……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為報失寵之仇恨　故誘小妾偷漢子

不一會，一碗大滷麵已下肚。臨走時還要了幾個包子邊走邊吃。

出了飯館大門不遠，就遇上了金梅。

這女人認定了小楊。

這可能是因為守寡不好過，那滋味就像似吸毒上了癮之後却斷了毒品一樣地難過。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小楊失去了記憶。

至少和這個小伙子上床，他不認識她。

不認識也就不會出去亂說，至多說她是勾欄中的老鴇子。

「小楊，我們找個地方聊聊……」

小楊瞇着眼道：「多少錢？」

「你看着給就是了。」

「妳是那一家勾欄的？」

「天香塢！」

「嘿！還是個勾欄的窰姐哪！走！到那裡去？」

金梅道：「跟我來……」

那是一幢小民房，等於半個四合房。

這是金梅的私產。

她早有打算，一旦找到合適的，就在此同居。

她不能守寡一輩子。

她開了門，把小楊拉了過去。臥室內寢具齊全，有時金梅外出辦事，常常來此暫住，但任何人不知此一秘密所在。

當然也包括趙、霍二婦在內。

小楊迫不及待地去摟抱金梅。

這也正是金梅所求之不得的。

因為她希望小楊能主動，要是她主動，小楊是個怪物，也許會抗拒也說不定，小楊眞的饑不擇食嗎？

此刻的確如此，小楊慾火中燒。

他一下子就扯下了金梅的下衣，嚇了她一跳。

這些年來，她沒有過這種刺激。

當然，這也是她所夢寐以求的，甚至小楊越粗野、急色，越能使她有成就感，以為魅力仍在。却不知道小楊的急色是有特殊原因的。

此時此刻，金梅當然不會浪費大好的時光。

二人扭纏着上了床。

金梅連上衣都來不及脫去，小楊當然也是如此，就有如狂風驟雨般地在蠢動着。

一個年輕力壯，精力充沛。

一個是正當盛年，守寡數年。

等於是儲存了太多的精力，一下子發洩出來，兩個人上上下下，也不知誰是主動誰是被動？

金梅體會到青春之可貴。

中年人再能玩，比之少年人那就差得多了，年輕人的體力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一個時辰的狂癲，金梅有如癱瘓。

當然，小楊也累慘了。

那是因為他在亢性藥物之下欲罷不能。

他怎麼會服亢性之藥呢？

在那飯館中，不是有個清秀的年輕人拍了小二的肩胛一下，要小二送包子嗎？

就在那一個照面之下，小二端了一碗大滷麵中已被放了春藥，那個年輕人正是陰美華。

陰美華知道小楊和小原的交情。

她也知道，二婦對小楊的威脅很大。

很難說有一天小楊惹火了二婦，而不會招致殺身之禍。

她這釜底抽薪之法，使小楊把金梅玩得服貼了，金梅必會不顧一切地迴護着小楊。

這就是她安排的一切。

金梅如果有知，不知該感激陰美華還是恨她？

此事已成，陰美華就放心大膽地走了。

*　*　*

小原雖寂寞，却在另一方面大有斬獲，他的「天門玄功」一招接一招地想了起來。

他已經想起了十三招。

這連他自己都十分吃驚了，他有時會問自己：我到底會多少招？

只不過他非常思念小楊及李清。

今天在鎮上，他遇上了陰美華。

事實上也不是巧遇，而是陰在找他，把小楊完全交給金梅，她也不完全放心，交給小原她才放心。

「美華，妳怎麼在這裡？」

「純屬巧遇！不過我要順便告訴你一件事。」

「我們找個地方邊吃邊談如何？」

二人進入一家酒樓，午飯已過，客人稀少。

陰美華道：「小楊瘋了你知道嗎？」

「知道，楊啟宇帶回去為他治療。」

「你該知道，楊啟宇不能治這種病症的。」

「至少由其父照料，總是安全些吧！」

「那就未必了！」

「怎麼？妳見過小楊？」

「對，他目前根本不在楊啟宇身邊！」

「不在他父親身邊，一個人到處流淚？」

「對！」

「他在哪裡？」

「五天前他在揚州大發客棧中。」

「現在我就去揚州。」

「小原，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不知你會不會責備我出餿主意？」

「甚麼事？」

陰美華說了撮合小楊和金梅的事。

小原道：「妳為甚麼要這樣？」

「我認為小楊很危險，好幾次霍、趙二婦及車氏兄弟都想殺他，我在暗中化解了，但總是危險，所以我為他們撮合，想使金梅盡力保護小楊……」

小原愣了一下，道：「這想法表面上看來不錯。」

「怎麼？實際上沒有用？」

「如果車雲及趙、霍二位要對小楊不利，金梅能擋得住嗎？況且金梅又是霍奇花的女僕。」

「明裏擋是擋不住，但如像我一樣在暗中牽制，就會有些用處的！」

「妳沒有想到，一旦小楊恢復了記憶他會如何？」

「如何？」

「金梅至少比他大了十歲！」

「可是，這種老妻少夫的例子也不少！」

「小楊會和金梅白首偕老？」

陰美華道：「如果不要，小楊也可以把她甩了。」

「有那麼容易？」

「也不難！因為金梅是在小楊瘋了時乘虛而入勾引小楊的，所以小楊恢復記憶之後和她分手，她也沒有話說。」

小原走了，他要去找小楊。

陰美華看出，小原不願和她同行。

第二天黃昏，小原在林中休息。

他奔波了一天，連晚上睡眠都只有兩個時辰。

他希望趕到揚州，小楊還沒有離開。

這時忽然傳來了衣袂聲。

只要一聽這衣袂聲，就知道輕功極高。

人影一閃，林中多了一人。

小原幾乎要激動地大喊大叫。

來人正是她晝思夢想的李清，上天對他不薄吧？

李清並未發現小原，因為小原躺在一邊草中，草高過人體，人要是躺着不動就很難發現。

此刻又是黃昏時刻。

李清似乎被人追踪，四下打量似要找個地方藏起來。

小原低聲道：「阿清，快躺在草中！」不一會衣袂聲又傳來，兩

個身影閃入林中。

李清剛剛躺在草中。

來人竟是趙雲卿和霍奇花。

「奇花！這丫頭不見了！穿林而過了吧？」

「也許！」

趙雲卿道：「我進去看看，你搜搜這林子！」

「就這麼辦……」

趙繼續追下去，霍奇花邊搜邊道：「丫頭，我們追妳是爲妳好，一個姑娘單身在外是很危險的。」

當然沒有動靜。

只不過霍奇花向草堆這邊搜了過來。

由於小原距霍近些，他不能繼續緘默。

他一躍而起，道：「妳找誰呀？」

霍奇花道：「我找誰干你甚麼事？你在此幹甚麼？」

「怎麼？我不能來？」

「你把李清藏在何處？」

「李清在哪裡？她來了？」

小原裝得挺像，只不過霍奇花比他更刁道：「你少打馬虎眼，不交出來，可就不妙了！」

小原道：「李清爲甚麼要逃避妳們？」

霍奇花一窒，道：「甚麼逃避我們？」

「要不，妳們爲甚麼在追她？」

「她不過是和她娘有點小口角而已。」

小原心中雪亮，道：「不是爲了別的事？」

「爲了甚麼事？」

「你們的家事誰會知道？」

「你交不交出來？」

「我也在找她。」

霍奇花第一招就用了第九招。

小原如果不用第十招，只怕要失招受創。

霍奇花以爲小楊的話中有刺，如果小楊知道她們的秘密，小原也絕對知道，所以下煞手。

她們對小楊下手有點顧慮，對小原則無。

小原不得不用第十招了。

他是眞不願炫露，炫技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

霍奇花陡然一驚，不用第十一招就會挨打。

她不由自主地施出了第十一招。

這一招當然可以尅制第十招了。

小原如不用第十二招，也可能失招。

因爲十招以後的又和七八招以前的不一樣了。

七招以前的可以把一些式子拼起來，對付高招。

但十招以後的就不成了。

小原正在爲難，趙雲卿忽然折回來，也出了手。

在此情況之下，他如果不用十三招，極可能一下子被制或被重創，這是必須採斷然措施的時候了。

十三招施出了。

二婦失聲驚呼，同時暴退。

因爲這一招太凌厲了。

她們以爲，只有當年李楚施展此招時才有這等威力。見了此招，就像見到李楚一樣。

二人在危急時，同時各施出了一招「散手」。

這也是李楚昔年傳給她們的救命絕招。

這種「散手」有極大的暴發力。

正因爲「散手」和前後不連貫，只是一種應急的招術，所以應變力強，效果當然也大得多。

只不過，二婦也只是化解了危機，却沒有沾到一點便宜，且被震退了三四步不等。

二婦驚得幾乎失態。

霍奇花喘着道：「你到底會多少？」

小原冷冷地道：「再試一次就知道了！」

二婦互視一眼。

如果小原只會十二招，不會說這句話。

就算小原在唬她們，她們也僅會十二招，但威力遠不如小原，打下去也不會有甚麼結果的。

有機會下台，當然不會錯過。

趙雲卿道：「小原，你沒有見過李清？」

「我剛才在此睡覺，妳們是說李清來過？」

趙雲卿道：「我們只是猜想她來過而已。」

小原道：「她可能去了哪個方向？」

霍奇花道：「可能是西北……」

趙雲卿道：「不對，應該東北……」

二人離去，小原知道二人會演雙簧，事實上她們都在胡說八道，她們以爲李清會走南方，所以都說是北方。

小原上了樹頂，眼見二婦追向東南去了。

於是小原和李清去了西北方向。

「小原，我不想和你同行，我還有事。」

「妳有甚麼事？」

「誰都有些私事的。」

「妳的兩個長輩找妳，妳爲甚麼要逃避她們？」

「我……我沒有逃避她們。」

「既然沒有，爲甚麼剛才不現身？」

「我只是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

出來逛逛！」

小原自然知道她在說謊，却不便揭穿。

「走吧！阿清，妳不知道我有多想妳！」

李清也相信這一點。

只不過自看到那一幕男女狂野地苟合之後，她對男女間的事十分厭惡，也可以說很害怕那種事。

當然，小原畢竟不是那種男人。

以前二人也相處過，却沒有那種惡形惡狀。

李清沒有再說甚麼。

在十里外一個小鎮上，包下一家小客棧的西跨院。

小原叫了七八個菜，還有名酒。

多麼珍貴的重逢，小原怎能不好好地慶賀一下。他舉杯道：「阿清，爲今夜的重逢我們要乾杯！」

阿清道：「小野，我只能喝一點點！」

「好，那妳就喝一點點吧！」

小原連敬三次，李清也喝了兩小杯。

不會喝的人，兩小杯茅台也受不了。

李清有五六分酒意，笑起來更加甜美可人。

小原坐到她身邊來。

過了一會，小原又把她抱在懷中。

「阿清，妳喜歡車雲嗎？」

她搖搖頭。

「那麼，我們何不及早成親，使任何人都不能再反對我們，更不能否定我們的婚事了！」

「小野，沒有長輩的許可行嗎？」

「妳尊敬妳的長輩嗎？」

「你是說……」

「阿清，我們二人之間不該有任何秘密，兩長輩應該尊敬，但如果他們不能作晚輩的楷模，爲甚麼要聽他們的不正確的命令？」

「甚麼……甚麼是不正確的命令？」

「反對我們就不正確！」

「怎見得？」

「如果我原野不好，令尊李楚前輩能親自授我武功？」

「我爹到底教了你多少？」

「我也不知道，大概不止十二招吧！」

「據說我爹會十七招，你會不會已學了十六、七招？」

「我也想不起來了！」小原抱起她狂吻着，但他也不敢太粗獷。阿清離家，就是被那男女苟合的野性嚇壞了。

放在床上，小原非常技巧地和她溫存。

黃花閨女的膽子小，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

小原的敵人太多，他不能再失去李清。

他技巧地替她脫衣，解她的衣扣。

她撥開了他的手，一連三次都是如此。

小原只好去褪她的下衣，她也推拒。

「阿清，誰都是如此，世上的男女都要經過這一關的。阿清，不要怕！我不能沒有妳！」

好歹哄着褪了她的下衣。

當小原要提槍躍馬，長驅直入時，李清大叫一聲，全力抗拒，爲甚麼會有這情況呢？

這是因爲她心底有一種悸懼。

她永不忘記親睹大娘身上那個男人的樣子。

就像一隻兇悍的大公雞野蠻地踩在母雞身上，以雞啄咬住母雞頭上的毛作那事一樣。

而下面的人，居然也像狂癲一樣地配合着。

那是齷齪、骯髒的也是下流的。

甚至那是畜牲的行爲。

正好她剛才看到小原的興奮，刺激神經，以及那硬邦邦勃起的東西，又勾起了她的恐懼。

她推下小原，匆匆穿上下衣衝了出去。

小原本以爲她只是怕或羞而已。

小原還是未想到李清由於心靈上受了創傷，把所有男女的事都視爲邪惡的或骯髒的。

待小原穿上下衣追出，李清早已不見了。

這簡直是功敗垂成。

小原到處追踪，却不知道她去了那個方向。

小原檢討自己，有太粗野之處嗎？

他不以爲自己是太粗獷而把她嚇跑了。

＊　＊　＊

趙、霍二婦發現了金梅和小楊在一起。

二人大爲驚奇，暗中一看，嘿！吃童子雞啊！

小楊和金梅打得火熱。

尤其是金梅，需索無度。

這年紀稱之爲狼虎之年，又像久未吃飽，一下子要補上過去數年所欠缺的，其狂熱可知。

兩人大白天就玩這個，稍後金梅下了床。發現門外有兩個人，嚇了她一大跳，差點驚呼。

「原來是兩位夫人……」

「金梅，眞想不到，妳也來這一套。」

金梅搓着手尷尬地道：「飲食男女，世上又有幾人能勘破這

一點。」

「妳有了小楊，就不要我們了？」

「不是不要，而是奴才自感罪孽重，不敢再見二位夫人了！二位夫人千萬要原諒奴才。」

趙雲卿道：「小楊瘋了？」

「是，是的。」

「瘋了還會幹這事？」

「啟稟夫人，人只要還知道不吃飯會餓，就一定還有性慾的……」

「噢？妳懂的還眞不少哩！」

金梅道：「奴才愚魯，夫人可以找個手脚俐落的奴才侍候二位，奴才不想回去了！」

霍奇花道：「妳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奴才侍候夫人數十年，我以爲二位能放過我的！」

「本來可以，可是妳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金梅道：「夫人，奴才知道甚麼？」

霍奇花出手就抓金梅的頭髮。

金梅當然不甘就範。

事實上她早已知道二婦出軌的秘密了。

她偸看過很多次，二婦同床侍候那個男人。

那中年男人還眞行，把她們服侍得五體投地。

金梅以爲，她們能那樣瘋狂，而她自己和小楊，根本就沒有甚麼了。

金梅閃了開去，大叫道：「夫人饒命……」

這工夫小楊在霍的身後蹴出一脚。

她未防小楊這一脚，蹴在屁股上，栽出三步。

趙雲卿道：「小子你找死……」

趙撲向小楊，小楊似乎未忘記「天門玄功」。

這二人不論是聯手或分開，都不是霍、趙二人的敵手中因爲他們學的幾乎只有她們的一半。

二人被連連擊中時，忽然發現院中有十來個人。

金梅大聲道：「二位夫人，我就是知道一點甚麼秘密，也絕不會說出去的！二位放心！」

二婦心頭大恨。

這話分明是威脅她們，表示如二婦逼急了，她就會當衆宣佈一些狗皮倒灶的秘密。

院中十來個人，大多爲本客棧的客人。

其中又多爲武林中人，是誰召來的？不問可知。

二婦此刻雖恨得牙癢癢地，却又不能不暫時賣帳，趙雲卿道：「看在妳過去份上，放妳一馬。」

金梅道：「多謝夫人寬宏大量……」

二婦出鎭，恨恨不已。

霍奇花道：「眞是年頭變了！連金梅這種小人物也叛了咱們，這口氣咱們如何能嚥得下？」

趙雲卿道：「她眞的知道？」

「她一天到晚不離咱們左右，雖然咱們的行動很秘密，總是另找隱蔽之處幽會，要瞞住她也很難。」

趙雲卿道：「會不會是爲了自保，故意詐我們？」

「寧可信其有！」

「這麼說，還是盡快除去好些！」

「而且可以把這殺人的罪名推到小楊身上，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他不能也不會洗脫殺人罪名的。」

兩人決定之後，就不離左右了。

金梅雖精，那能逃過二婦的計算？

金梅也知道身在危險中，就和小楊偸偸參加了一個出殯的行列，披上孝衣出了鎭。

小楊還會唱輓歌。那是跟小原學的。

這一手的確出於二婦的意料。

他們知道楊、金二人退了房子離去了。

她們找遍了全鎭，不見二人的人影。

只不過由於這出殯行列的人不太多，找他們也不難。

加之小楊的輓歌唱得不怎麼高明，怪聲怪調地，引起了二婦的注意。

仔細一看，果然是披了孝衣的小楊。

找到了小楊，找金梅自然也不難。

到了墓地之後，金、楊二人脫了孝衣走出行列，把孝衣往林中一丟，小楊道：「喇叭花，妳爲甚麼要我這樣？」

金梅道：「傻子，不這樣能逃過霍、趙二人的追殺嗎？」

「她們爲甚麼要追殺我們？」

「那是因爲我知道她們的秘密。」

「甚麼秘密？」

「偸人……」

「偸人？甚麼叫偸人？」

「偸人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人還能偸？」

「偸人就是養漢！」

「養漢又是甚麼？」

「養漢就是養漢子！」

「是不是像妳這樣養我？」

「你少胡扯！」

「那我們又算甚麼？」

「我們是朋友。」

「養漢子是不是上床？」

「是啊……是啊！笨蛋！」

「她們和誰上床？」

「我也不知道那男人是誰，每次他們做那事從不講話，而且總是三人同床，各個擺平！」

小楊道：「這個人很有一套。」

「當然，要不這兩個假正經的女人才不會迷上他哩……」

這工夫忽然林中出現了兩個人。

金梅突然魂飛天外。

如果是一個，他們二人聯手還有點希望。

兩個一齊來，想跑都辦不到了。

「二位夫人萬安……奴才這兒有禮了！」

金梅深深一福。

一邊行禮，一邊示意小楊同禦大敵。

可是小楊渾渾噩噩地，根本不知危機已至。

霍奇花道：「眞是小看妳了！」

金梅道：「夫人說甚麼？」

「你是塊奇材，居然大材小用了！」

金梅道：「夫人何必罵奴才，我不安份，是個人海中的渣滓，大人不記小人過嘛……」

「本來如此，可是妳不夠聰明！」

「奴才愚魯，當然不會聰明。」

「不聰明也無妨，居然還不大老實！」

「奴才不老實，請夫人教導……」

「妳的狗嘴不老實，胡說八道，揭人隱私！」

現在已經挑明了，金梅必須捍衛他們二人的生命了。也許小楊是楊啟宇的兒子，又失去了記憶，還可以保住小命，但她却不成。

金梅低聲道：「小楊，動手。」

小楊道：「她們都是妳喇叭花的姐妹是不是？」

金梅狠狠地擰了他一下，小楊尖叫起來。

霍奇花撲向金梅。

小楊未動手，趙雲卿也在觀戰。

這場面很單純，不一會就可以結束。

小楊對趙雲卿道：「妳們都是下了海賣身的，爲甚麼自己打自己？還不叫她們停手！」

趙雲卿也不光火，笑笑不答。

小楊道：「妳是掛頭牌是二牌的？」

趙雲卿道：「頭牌！」

小楊道：「這麼大的年紀掛頭牌，妳一定是床上功夫了得，是哪一家勾欄，能不能告訴我？」

「你要幹甚麼？」

「我對老梆子特別有胃口。」

「爲什麼？」

「老梆子經驗足，別有一番滋味……」

「你還眞是大內行哩！」

「見過世面嘛！老梆子，妳這一輩子和小男人睡過覺？」

「如果加上你，那只有三個了！」

「加上我？」

「你不是喜歡老梆子？」

「我也沒有說要玩妳呀！」

「我比金梅好得多了。」

「怎見得妳比她好？」

「我以前是千金小姐出身，她一直是做下人的。」

「千金小姐那東西就不一樣？」

「傻瓜，在心情上玩起來的趣味就不同。」

「有什麼不同，妳說說看！」

「我的不一樣……吃過才知道……」

小楊搔搔頭皮，道：「能不能比喻一下？」

「比喻？怎麼比喻？」

「就以吃的東西來比喻好哩！」

「噢！那就像灌湯包子一樣……」

「哪我懂了！我能不能看看？」

「等你要玩時再看……」

這工夫金梅已挨了三四掌。

眼見是支持不住了，她大聲道：「小楊……快上啊！她們殺了我……也不會放過你呀！」

小楊道：「不會的，兩個老梆子……我擺得平……」

趙雲卿向小楊點點頭，表示隨時可上。

就憑趙、楊這一段交談，趙雲卿這女人的德性，也就完全勾勒出來了。

人，是很難評估的。

人格不能量也不能秤，但它確確實實地存在。

有很多人一生都被認爲是君子或淑女。

只不過那是客觀的，而且是暫時的。

是否君子、淑女，必須蓋棺始可定論。

這一段談話，即使是高級的窰姐也不會說出來。

金梅呼叫着：「小楊……你一點也不顧念咱們的露水之情嗎？小楊，出手呀……」

「蓬」地一聲，金梅被一掌砸出五六步。

跟蹌未停，霍奇花淩空下踩。

「蓬」地一聲，金梅的身子在地上彈起一尺多高，土石飛濺，金梅痙攣了一會就寂然不動了。

霍奇花拍拍手道：「雲卿，怎麼處理？」

趙雲卿道：「在她身邊留下小楊的東西。」

「証明是小楊幹的？」

「對！主殺僕，傳出去不大好聽！」

趙雲卿抬抬下顎，霍奇花走近去抱住小楊。

她們都是一樣的貨色。

死了丈夫，作了未亡人，她們從未閑着。也就是說，她們從不獨守空幃，虛度良宵。

霍奇花的手在小楊身上摸索。

小楊「吃吃」傻笑，因爲她偶爾會摸到下體。

只不過霍却摸出了他裝毒藥的皮囊。

那上面有楊金虎的名字。

霍把此囊交給趙，趙取出一些毒藥，把那空囊丟在金梅的屍體旁。

小楊被二人帶走。

一路上，趙、霍邊低聲交談邊「吃吃」笑着。

顯然，二人已達成協議，要啃嫩草了。

* * *

這是個小鎭，只有兩家規模很小的客棧。

在這家稍大些的客棧中，有人包下了後院。

此刻華燈初上，菜已上桌。

名菜、美酒，加上沒穿多少衣衫的兩個徐娘，小楊大聲嘩笑，葷話連篇，不成體統。

霍奇花一手端杯，一手放在小楊的下體處。

識途老馬，久經房事，她們知道和小男人一起做那事的景況，火力足，但耐性不久。

兩個走調的婦人輪流去握那硬如鐵杵的東西玩。

色不迷人人自迷，現在可以用在二婦身上。

小楊並未勾引她們，完全是她們自己在勾引自己，追求肉慾的刺激，賄賂這個臭皮囊。

小楊撥開她們的手道：「好像妳們那個是我朋友女友的長輩是不是？我有一點印象。」

二婦互視一眼。

由此可以測出小楊失去記憶的程度。

他失去的不太多，重要的還能記起。

二婦決不死心。

老實說，年輕人對她們的吸引力還是很大，儘管她們的面首年紀不小，「辦事」還是能應付得了。

就在二婦拉拉扯扯，要和小楊上床時，門口出現了一個蒙面人。

這人不但蒙了面，甚至渾身都密封起來。

就像穿了一件衣褲及頭罩連在一起的衣服一樣。

二婦不由自主地感覺脊樑上昇起一股寒氣。

因爲此人未發出一點聲息。

眞有如幽靈鬼魅似的。

霍奇花道：「什麼人？」

「嫖客……」

聲音低沉、沙啞，說不出是哪一省的口音。

二婦又聽不出是誰的口音。

本來她們以爲是那面首到了。

看來又不是他，至少她們以爲能聽出他的口音。

趙雲卿道：「嫖客？妓女呢？」

「妳們不就是……」

霍奇花道：「一句俏皮話可能會送掉小命，你不考慮收回？」

「不……」

二婦雙雙撲上。

二人一上就是「天門玄功」第九招。

威力大，合作默契好。她們有信心，宰了這個人滅口，但這人一出招，二婦竟然守不住了。

此人用的不像「天門玄功」，但凌厲無比。

聯手都擋不住這股銳氣，二婦退了兩步。

來人跟入房中，連出奇招。

二婦在氣勢上就落了下風。

那是因爲，她們剛才要吃童子雞。

儘管小楊早已不是童子了，只不過年紀輕，比二婦小了十餘歲，正派女人絕對不肖如此的。

這是什麼人？他用的又是什麼招式？此人也不想讓她們看出來。

雖然看不出是「天門玄功」，却又隱隱約約地帶那麼點影子，却又不敢確定。

能把「天門玄功」的精華溶入自己武功中而不使人看出破綻的人，當眞是高明之極了吧？

二婦開始挨打了。

小楊不幫她們。

在小楊的潛意識中，知道一點二婦和他的友人有點關連，所以不會胡來，這也是人性尊嚴的表現。在幾乎完全失去記憶的情況下，仍能遵守最後一道道德防線。

他有點厭惡二婦，趁機走了。

怪人打擊二婦，連挨五七下。

每一下都擊中腹部。

每擊中一下，二婦必然尖叫，或慘叫。

這怪人似乎不打別處，專打腹部。

爲什麼會如此呢？

二婦不久就隱隱猜出來了。

此人想使她們流產。

她們都懷了約三個多月的身孕。

此人要使她們流產，動機又如何？

這就不是二婦可以想像的了。

既然此人的口音不是她們的面首，專門打擊她們的肚子，目的何在？她們流了產對此人有什麼好

處？

除非此人是李楚，李大俠尚未死？

他不能讓自己的老婆生別人的孩子。

如是李楚，不殺她們未免涵養太好了些吧？

不久二人就慘叫連連，雙腿褲管中血流如注，流產已成大局，能保住命就不錯了。

這個神秘人物居然收手離去了。

二婦痛得昏頭轉向，都躺在地上抱腹呻吟。

「奇花姐……痛死了……要不能盡快止血……我們八成不能活着離此……哎喲……」

趙雲卿道：「奇花……我有流產的藥……和急救流產的方法……我先救妳……妳再設法救我……」

「好好……妹子……妳快給我止血藥，告訴我……治療方法……快點呀……」

趙雲卿取出藥給她服了，趙自己也服了些。

然後忍痛先爲霍治療。

霍的情況好轉，她上床躺下。

趙還躺在地上，道：「奇花姐，該由妳幫我治療哩……」

「等等，雲卿……我的肚子還痛得無法忍受……躭……躭一會我再爲妳治療……」

又停了好一會，趙雲卿道：「奇花姐……」

「妳耐心等一下成不成？」

「奇花姐……我很不舒服……」

「妳不舒服我舒服？」

趙雲卿心頭一沉，霍奇花會不會過橋抽板呢？

她們二人本來就不大可能成爲朋友的。

大婦愛小妾，那自是世上少有的事。

她們之所以能和平共存，是因爲同時被那個人勾引而失節，在同一床上和那人苟且，不好也要敷衍。

這就是她們能維持脆弱感情的原因。

趙雲卿道：「霍奇花，妳沒有良心……」

霍奇花笑了起來，但立刻又呻吟起來。

停了一會道：「妳知道原因嗎？」

趙雲卿哼哼着道：「我知道……妳恨我……因爲李楚對我好些……但妳很能忍……」

「對，我不忍又如何？妳處處佔先，即使武功，他也多教了妳一兩招，告訴妳，我恨你們。」

「我知道……妳一直在找機會報復。」

「當然，他生前我不敢反抗，却用另一種方式醜化他……我那時就和這個上了床……」

趙雲卿道：「所以李楚死後……妳就千方百計地引誘我，使我和這男人勾搭上！」

「對，我要妳失節。」

「妳不是已失了節？」

「我恨李楚，所以不承認是失節。但他對妳另眼看待，妳失了節，負了他，妳將後悔終生！」

是的，趙雲卿現在後悔了。

她沒有理由負李楚。

只是因爲空幃難守嗎？

也未必是如此的，主要還是霍奇花想盡辦法誘惑她，比喻說，她故意作成圈套，使趙雲卿深夜入厠看到她和那人完全無遮在幹那事。

那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尤其是對食髓知味的人。

像李清，却由於看到這種苟且而厭惡卑視。

趙雲卿想站起來離開，但床上的霍奇花却冷冷地道：「妳不必枉費心機！」

「怎麼？妳要殺我？」

「何必！只要讓妳流血就成了！」

「妳好毒！再說，目前妳我的情況差不多，妳能阻止我離去？」

「能！但妳不能阻止我……」

霍奇花抽出劍來指着趙雲卿。

趙雲卿的劍却在五六步外的桌子上。

兵刃是武林中人的第二生命，永遠不能離身。

霍奇花道：「妳認了吧！妳多學了一兩招，却始終不亮出來，妳的城府夠深，但是又有什麼用呢？妳會帶入地下……」

「未必吧……」一個人在門口道：「人算不如天算，妳又不能不信。現在妳還以爲妳能穩吃？」

聽口音是胡葉——趙雲卿的女僕。

霍奇花大驚。

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無論如何，她想不到此刻胡葉能出現，她聽說胡葉也叛了與趙雲卿和齊東海在一起。

其實他們都正在籌建「乾幫」中，這次是出來找尋好手及友人入伙，恰巧遇上了這檔子事。

霍奇花道：「胡大妹子，妳不是已經和趙雲卿翻了臉？妳不會管這種閑事吧？」

胡葉道：「我本來叛了她，那是因爲我發現她和妳一起胡來，爲李楚主人戴了綠帽子，但我剛才聽到妳們的交談，才知道是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設計勾引她的，所以主人之墜落是值得同情和原諒的……」

胡葉奪下了霍奇花的劍丟到門外去了。

她這才爲趙雲卿治療，因爲胡葉也很內行。

治好之後抱起趙雲卿道：「霍奇花，按妳的劣行，死有餘辜，但看在主人李楚大俠份上，我又不便殺妳，妳還是閉門思過多想想今後的出處吧……」

胡葉抱着人走了。

霍奇花像自噩夢中驚醒。

胡葉能不殺她，也算是奇蹟了。

但是，她並沒有覺悟。

她仍然恨李楚當年的厚彼薄此，因爲過去李楚常說霍奇花缺乏大家閨秀的風範。

她的肚子還很痛。

她有點後悔，至少她應該多向趙雲卿要點藥，吃一次藥怎會好呢？也只有找鎮上的大夫了。

*　　*　　*

原野找到了小楊。

是在這大鎮上一家飯館中。

小楊吃了飯付不出錢，正在被圍毆。

這些普通壯漢能打中小楊，可見他的記憶是眞的失去了，連剛學的絕學都記不起來了。

小原分開衆人道：「爲什麼要欺負一個失去記憶的人？」

其中一個漢子道：「他吃了酒菜不給錢。」

「打人能解決問題嗎？」

「能！」

小原拉着小楊就走，衆漢攔住鼓噪不休。

小原道：「你們說過，打了人就解決了問題，剛才你們已經打過了，問題已解決，爲什麼不放人？」

其中一個漢子道：「你小子是他的什麼人？」

「朋友！」

「你要代他還？」

「當然，接住！」丟出一塊銀子，那漢子一接，突然狂叫一聲，甩手不已。到現在手掌上還冒着青烟哩。

這當然是一種深奧的內功所致。

只不過這些壯漢却當作了戲法魔術。

一聲喊打，一齊撲上。

就算是小原用最最普通的招式，不出五六招，已把六七個漢子打得東倒西歪，灰頭土臉。

那知這工夫小楊却指着小原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你的朋友小原哪！」

「我的朋友？」小楊道：「他們才是我的朋友，你爲什麼要打我的朋友？」

小原道：「小楊，他們不是你的朋友，要是朋友，吃了一頓飯不過幾兩銀子，他們會打你？」

「他們是我的朋友，你不是！」

「小楊！」

「你是王八旦，你是個騙子。」說着就撲上來攻擊小原，而且專攻要害。

小原又不能反擊小楊。

他只能攻擊其不重要之處。

小楊邊攻邊駡，道：「你爲什麼要打我的朋友？我妹子讓你玩，你爲什麼打我的朋友？」

小原十分尷尬，因爲很多人都在拍手大笑。

也許有些武林中人知道，楊金蕊和小原有過一手。

當然，小楊偶爾也會用一兩招「天門玄功」。

只不過用得不倫不類，都走了樣。

「各位朋友，你們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他姓原……挺有點名氣，就是他奶奶的不大上路。他玩我妹子，我妹子也賤，甘願被他玩……」

衆人大笑，有人問道：「你見過他們玩那個嗎？」

「沒……沒有……我想……就和你爹玩你媽差不多吧！」

這人不由一怒，引起一陣爆笑。

小楊全力施爲，章法大亂，道：「他有時會揍我，下手很猛，只是因爲我喜歡玩相公，你們哪一個是相公。」

「嘿！你還有這毛病哩！哪一家相公堂子呀？」

「是不是在你家隔壁？」

又引起一陣嘩笑，似乎他還會轉彎駡人哩！

這工夫小原耳際聽到小楊以「蟻語蜨音」道：「小原，我已經恢復了，但因人羣中有厲害角色覬覦，所以不得不裝瘋胡說八道。」

小原大喜。

好友脫離了危險期，只要他們二人在一起，大約可以對付最棘手的人物了。

小原故作發怒，拳打脚踢，揍了小楊一頓而離開了現場，他隱隱發現，似乎有個中年人頗似車大空。

不久小楊也出了鎮。

他唱着五音不全的怪歌，四山迴應。

這時後面追上二人。

竟然是車雲和車雷兄弟二人。

小楊回頭一看，不由心頭發毛。

一個也夠他調理的了，兩個怎麼成？

小楊瞇着眼，指着車雲道：「你是否姓……姓雲……叫什麼……什麼……什麼雲車來？」

車雷大笑，道：「還兩車哩！他是你爹！」

（未完・廿三）